

征服者貝萊

馬丁·安德遜·尼克索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征服者貝萊

第四卷

黎　明

丹麦　馬丁·安德逊·尼克索著

陈　蔚　譯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五九年·北京

征服者貝萊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內大街320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003号
北京市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書店发行

*

書号1182　字数170,000　开本850×1168 耗$\frac{1}{32}$　印张7$\frac{3}{8}$　插頁2
1959年2月北京第1版　1959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5500册
定价(3)0.73元

Martin Anderson Nexφ

PELLE EROBREREN

——Gryet——

本書根据 J. Joly 法譯 M. Anderson Nexö: PELLE LE CONQUERANT (Les Editeurs Français Réunis, Paris, 1954)幷参照 J. Muir 和 B. Miall 英譯 M. Anderson Nexö: Pelle the Conqueror(Peter Smith, New York, 1950)轉譯。

內容說明

一九五四年六月以八十四的高龄去世的馬丁·安德逊·尼克索，是現代丹麦伟大的无产阶級战士和作家。他最著名的作品是长篇小說三部曲——"征服者貝萊"、"狄蒂——人的孩子"和"赤色分子莫尔頓"。在这三部曲中，作者彻底地批判了資本主义制度，揭露了法西斯走狗的面貌，反映了丹麦工人运动的发生和发展，暴露出机会主义者的丑恶面目，指出了革命的眞正道路。三部曲中貝萊和莫尔頓就是两个鮮明对比的典型人物；貝萊成年以后的历史成为改良主义和机会主义的代表，而莫尔頓的一生却是在俄国革命的影响下走上正确革命道路的典型。

三部曲的第一部"征服者貝萊"又分为四卷，是作者一九〇六至一九一〇年間写成的。第一卷"童年"和第二卷"学徒生活"描写貝萊的前期生活；第三卷"伟大的斗爭"和第四卷"黎明"描写貝萊的后期生活。也就是在第三卷和第四卷里，作者以丹麦开展中的工人运动为背景，写出在首都环境里的貝萊。在这时期，他的世界观和活动方面开始轉变——他开始現出了自耕农的面貌，越来越脫离工人运动，走上了机会主义改良主义的道路。

第四卷"黎明"描写貝萊出獄以后，对改善个人和家庭的生活的要求十分强烈，在世界观及活动方向上，都有了轉变。他傾向于"和平革命"的道路，成为当时由于右翼社会民主党的支持而在丹麦广泛展开的合作制运动的領袖。他認为随着罢工运动的被鎮压，革命时代已告結束，用合作制的方法，便可以确立"社会主义"。这条道路是錯誤的，是改良主义机会主义的道路，正如書中人物特雷叶所說，仍然是資本主义的道路，是站在資本主义的立場上利用合作制来調和阶級矛盾的策略。作者尼克索在本書中，只写了貝萊的发展，而沒有給予充分的批判，但他在"狄蒂——人的孩子"和"赤色分子莫尔頓"两書中，却充分地指出了右翼社会民主党人叛变策略的妥协哲学的全部危害性。

第一章

在一片广大而肥沃的田野里，人們正在許多气氛很愉快的小农屋四周忙着用耕犁翻土，这田野中間聳起着一座暗沉沉的大厦，四面的墙壁都是孤另另地面向着这微笑的世界。窗上也沒有玻璃能把朝阳和落日的紅光閃爍地反射出来，只有三排安上鉄栅的窗口，貪婪无饜地吞进了一切的白天的日光。在这蔚蓝的春天的背景里，它們看上去就好象一些通到无尽的幽冥世界去的洞窟。这座巨大的石头建筑物，非常阴沉地压在这許多笑盈盈的小农屋上面，但这些小农屋里的和气的居民却好象一点也不覺得受到威胁。他們安靜地耕他們的田，一直耕到它的墙脚下。只要在看得到这座建筑物的地方，他們总抬眼看看它，眼光里表示着这几堵堅固的墙壁所給予他們的安全之感。

这座庞大的建筑物，象一个界标似的巍然矗起在周围一切之上，看它这气概多么堂皇，好象是人們为酬謝神恩而造起来的祠庙。不过，要是果真是神祠的話，那么它准是古代造起来的，因为，即使是給上帝住的，現在也决不会造出这种野蛮样式的房子，仿佛故意不要光綫和空气透进去似的。那些坚厚的墙壁，里面浸透了潮湿和黑暗，外面經历了几百年的风霜雨雪，以致长满了霉菌苔藓，但是它們似乎还可以再經千百年而不坏。

可是这座建筑物既非堡垒，也不是壁龕里供着不知名的神祇的庙宇。如果你走近它那高大，沉重，并且經常关鎖着的大門，你就看得見大門的圓拱上有两个鉄鑄的大字："监獄"。底下还有两行不免有点夸张的拉丁文詩句：

进德之国，益智之門！

公道正义，惟吾能伸。

仲春季节的某一天，监獄大門上的一道小門开了，走出来一个高高的汉子。阳光正照在他那蒼白的脸上，刺着他的眼睛，使他連連眨个不停。他的脚步軟了，不得不把身子靠在墙上——看样子好象他想回到里面去呢。但是，他終于深深地呼吸了一下，迈步走上了广大的原野。和煦的春风愉快地迎接他，想吹乱他那囚犯式的剃得短短的略带灰色的头发——它上次吹乱的还是些金黄色的鬈发呢——并且温柔地鑽进他的衣服，仿佛用清凉的手去輕撫他的身体。

"欢迎你，貝萊！"太阳一边說一边望他的胀大了的眼珠，它們因为受了囚房里黑暗的影响，还有点惺忪。

但是他脸上沒有一根筋在顫动，仿佛是用石头雕出来的。只有眼珠子因怕阳光而收縮起来，收縮得太厉害以致几乎有点疼痛，不过他仍然向前面看着。每逢看見一个人，他便站住了定睛望着，可能是盼望有人来迎接他。

他走上皇家大道的时候，有人喊了他一声。他不胜欣喜，馬上轉过身来，但是随即就低下了头，一句話也不回答，繼續走他的路。原来向他打招呼的不过是一个流浪汉，从离路旁不远的一道田沟里露出了半个身子。这流浪汉在耕过的田地上奔过来，嗄声地喊着：

"等我一会兒，喂！我在这兒等了一个早晨啦，想等个人来一路走！你总可以等我一会兒吧！"

这是一个肩膀宽闊，有点肥胖的汉子，他背平而頸粗，后脑又給帽子盖住，从背部到头頂形成一条直綫，使人自然而然地会想到刑場上的絞架。他的鼻梁塌陷，几乎和他那紫酱色脸一样平，显得又凶恶又蠢笨，活象一只哈吧狗。

"你在里边耽了多久？"他赶上了貝萊，气喘吁吁地問，两眼露着凶光。

"从彼拉多①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我就进去了，你自己去算吧，"貝萊冷淡地回答。

"天爷！好家伙！到底为了什么事？"

"啊，还不是那里边恰好有个空位子，他們就把我搁进去，免得空着！"

那流浪汉斜眼望着他。

"你說得太神气了，誰也不相信你！"他迟疑地說。

突然他站到貝萊的面前，把他的牯牛般的前額凑近貝萊的脸。

"我有句話对你說，小子！我才头一天出来，不願意跟什么人动手，但是你最好还是丢掉你这一副臭架子！因为我从早上起就在这里等着，想等个人来和我一起上路。"

"我也不想得罪人，"貝萊漫不經心地說。

他的神情好象全无生气，脸上也絲毫沒有想采取自卫手段的样子。

"真的嗎？那么算是你的运气！要不然，我就会叫你那哭丧的脸上挂彩的，虽然我幷不願意。閑話少說，我媽叫我問候你。"

"你是費迭南嗎？"貝萊抬起头来說。

---

① 彼拉多(Pontius Pilate)是把耶穌釘死在十字架上的古代罗馬的犹太总督。

“别装傻！”費迭南在路上吐了一口唾沫，“坐牢把你坐成一个大人物了，是不是？”

“我眞認不出是你呀，”貝萊誠懇地說，他立刻兴奋起来。

“唔，你旣然这样說，好吧。毛病大概出在我这塌鼻子上。这是在安葬我媽的那天晚上給人家打塌的。我媽叫我問候你呢。”

“謝謝，”貝萊感动地說。

关于“方舟”的一切回忆充滿了他的头脑，加速了他周身的血液循环。

“你媽过世已經很久了嗎？”他同情地問。

費迭南点了点头。

“不过这样倒也好，”他說，“現在再沒有人使我良心上过不去了。我一心一意要讓她在老年里过几天安逸的日子，所以我非常謹愼。但是我仍然因为做一个小案給逮住了，吃了八个月官司。那是在你刚进去之后……难道你不知道嗎？”

“我怎么会知道？”

“我不是打过电話給你的嗎！我关在A字廊房里，就是你对面。我認出了你的号子之后，有一天晚上便給整排廊房里通話，传个消息給你。你們那廊房角上有一个神气活現的神父，一个假圣人，唔，这样說来，你一点都不知道嗎？我一向疑心他沒有把我的消息传过去；这畜生枉自有一肚子的知識学問。到我出獄以后，我对自己說，該洗手了，因为我媽担够了心事，身子变衰弱了。我就到一条住着那些規矩賊的街上，設法当了一名善書推銷員，安分守己地工作。如果讓她老人家餓死，那是說不过去的。我們这样快快活活地过了六个月，我媽仍然挺了脚，在公墓里安葬她的那一天，我从来沒有那样痛苦过。‘走罢！’我对自己說，‘現在媽已經安息在地下，你可以不干这些事了，再沒有什么叫你放不下心了。’于

是我就到賬房里去，要求算賬，誰知那些流氓竟賴掉我五十个定戶！

“我当然就去报告警察——那时候我眞是够傻的。要曉得他們全是一伙里的坏蛋。他們認为費迭南說的話連一句都不可信，还想馬上就把我关起来呢；但是尽管他們七查八問，他們也找不到我的一点岔子。‘这回給他隐瞞得很巧，这个无賴！’他們說，就只好放我出来。但是这也不会长久的，因为我打算自己去解决这件事，你可以相信他們到底不会占便宜的。你瞧，天下有两种人：一种是只有肯乖乖地受剝削才被認为誠实的穷人，一种就是其余的人。他媽的，一个人为什么要做那些讓人家剪毛的綿羊而不还手呢？我总有一天要搞他們一下，那就又是一句：‘监禁三年，犯人！’我現在已經准备再坐牢了。”

“那就得看你自己了，”貝萊慢慢地說。

“唔，当然，我常常能有办法躲过，不过警察的手段也越来越精明，始終不落网的人还沒有生出来呢。”

“你应該再找一个正正当当的工作。你不是已經証明过你可以干得好的嗎？”

費迭南嘘了一声。

“哼，干那种鬼事情才怪呢！謝謝你的好心劝告！你要我去給大財主放鵝，而后坐在后門口台阶上啃干面包，光聞烤鵝的香味嗎？不，謝謝！况且即使我肯干，又有什么用？你放心，随你怎样安分守己，人家还是会处处提防你，过不到两天，黑影就罩在你身上了。‘唔，这个費迭南是怎么一回事？’有人說他手脚不干凈。其实他的工作倒作得不坏。不过还是讓他另外去找别的地方罢！’这样做的人还算是好的呢。别的人干脆等到发工錢的日子，扣掉你一些工錢——因为他坐过牢房。誰知道——說不定他偷过他們一些

东西！所以最好还是給自己保保险。如果你鬧起来，他們就当面駡你‘贼坯！’你可以相信，我費迭南早已有过經驗了！現在，你也可以去試試。的确，凡是进去过一次的，都免不了再进去第二次！所以我說，我現在又准备去坐牢了。糟糕的是刑期一次比一次加长。象我这样的人，哪怕只偸人家五个克朗，也会吃五年官司——这岂不丢丑？所以倒不如貨眞价实地做一个大案才划得上。我只要能够大干一下，什么都不管帐。反正我媽已經死了，什么都无所謂了！如果有一个孩子哭了，总不是为的我。你想想看，如果我費迭南的脑袋給挂上絞架，会有一个人掉眼泪嗎？人們只会走过来睜着眼睛看，这以后呢，我的大名至少还会上报！

"坏人嗎？不錯，我是个坏人！有时候我覺得好象是个发痒的大脓疮，恨不得把脓血挤到他們的脸上！世界上是沒有善人的，說有的全是假話，所以我不欠什么人的情。我在监獄里的时候，有过好几次想弄死那个监獄长，单是为了想发泄发泄，因为他其实并沒有难为过我。但是后来我想想，这到底太愚蠢了。如果我費达南給判了死刑，我也并不反对，这样倒比坐一輩子牢监爽快些。但是总該先轟轟烈烈的干一下，这顆脑袋才值得送掉。我現在就是这么个想法！"

他們脸向着远处城市上空的烟霧，迈着大步前进。費迭南一路嚼着烟叶，不断地把黑色的涎沫吐在路上。他現在不說話了，他那冷酷的哈吧狗似的脸，胀满了血絲的眼睛，完全沒有表情。

迎面走来一个农村少年，拉直了喉嚨唱着歌。他的年紀大概是十三四岁光景。

"孩子，你为什么这样高兴？"費迭南拦住了他問。

"我牵了一头小牛进城，賺了两个克朗，"那少年满脸笑容地回答說。

“你想必是起了个大清早罗，”貝萊說。

“是呀，我昨天夜里三点鐘就动身了。但是我現在已經賺到了一天的工錢，下半天可以歇歇了！”少年一边回答，一边把那两克朗的硬币抛上空中又接住了。

“当心別丢了，”費迭南用紅色的眼睛望着那硬币說。

“会丢嗎？”那孩子笑着說。

“我来帮你看看，是不是个真貨。牲畜市場上常有許多人使假錢，很可怕。”

少年把那枚硬币交給他。

“唔，你看，原来这是可以剝成两半的那一种！”費迭南說着把那錢耍了几个花样。“分一半給我行不行？”

这时他的神情活跃起来；眼睛斜睨着貝萊，一边耍弄着那枚硬币，看上去真象是分做两个似的。“拿去，这是你的半边！”他一边說一边把硬币塞进少年的掌心。“好好地拿着，別討你媽罵一頓！”

那少年惊异地摊开了他的空手掌。

“还我的两克朗来！”他将信将疑地笑着說。

“哎，不是已經还給你了嗎！”

費迭南粗魯地推开少年，轉身就走。少年跟在他后面，哀懇着要回他的錢。接着就哭了起来。

“喂，把錢还他！这不是鬧着玩的时候。”貝萊不愉快地說。

“鬧着玩？”費迭南立刻站住了，惊异似地瞅着貝萊。“你以为我是为两个小錢耍戏法嗎？这孩子跟我有什么相干！讓他走他的路，我又不是他的老爷子！”

貝萊莫名其妙地望了他一会，然后从背心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紙包，里面包着几个小銀币，他拿出两克郎递給那少年。那少年开

头站着发了一会兒呆，随即接过錢去，拔脚飞也似地跑开了。

費迭南繼續往前走，一边嘴里嘀咕着，眼睛眏个不停。忽然他站住了喊道："我对你說，警告你下次，这件事情要不是你，并且也为了我今天不想闖祸，我会敲破你的脑袋的。从来沒有人敢向我耍这一套，你懂得嗎？"

他又把头湊近貝萊的脸，做出威胁的声势。貝萊閃电一般快地一手揪住他的領口，一手捞过他的褲腰，猛力把他摔在一堆石头上。"你吓唬我，要敲破我的脑袋，今天已經是第二回了，"他憤怒地說，同时把費迭南的头按在石块上撞了几撞，按了他几分鐘后，才又扶他站起来。

費迭南脸色通紅，身子摇摇晃晃地站着，准备再扑到貝萊身上，两眼东张西望，想找一件武器。随后他才很勉强地从衣袋里掏出那两克郎来递給貝萊，表示屈服了。

"你留着吧，"貝萊客气地說。

費迭南連忙把錢放回袋里，动手撣去身上的泥土。

"牢监里的清湯似乎沒有搞掉你的劲道，"他們言归于好，繼續上路之后，他又很高兴地說。"你倒还有这么一付手段。不过我不明白你对那个小鬼为什么心腸这样軟；我們不管他，他也会有办法的。"

"从前不是有过一回，有人要搶一个孩子的錢，你也給那个孩子打过抱不平嗎？还記得吧？"

"啊，是'方舟'里的那个小家伙，給他媽去买葯的嗎？那是陈年古代的事了！"

"你为了他还跟警察冲突过！我記得你跟警察鬧蹩扭就是从那回开头的。"

"那孩子的确沒有犯什么罪，我亲眼看見的。所以我拦住了那

个会累他吃官司的警察。原是为了他媽有病，我媽也还活着，外加我那时是个大傻瓜。你看得出，这种滥好心是行不通的！难道我們还欠什么人的情嗎？”

“唔，我有的，”貝萊說，突然把头抬起来向着光。“但是你呢，大概你已經沒有要报答的人了。”

“多么傻！”費迭南瞪着眼說。“照你說来，人們还待得你很好嗎？甚至把你关进牢监里去，也算是好嗎？你想装作有教养的好人，呃？得了吧！这些話你去对别人說罢。你是不是說你进牢监里去一趟是应該的，而我才是黑天冤枉的嗎？眞是胡說八道！他們抓到我費迭南的时候，他們是知道該怎样处置的，但是你呢，他們大可以放走你。你有五万群众，你們到底做出了些什么来？我看还及不上一只小耗子竄进女人褲襠里鬧的那么凶呢。有錢人害怕我費迭南比害怕你和你的全体群众不知要厉害多少倍。我还算得冤枉嗎？收起来吧，少說这些废話！你别饒恕人，也不求人家饒恕：一句話說完了。說起来，你还是把你的两克郎收回去吧。我費迭南不想欠任何人的情。”

“那么就算是借我的好了，”貝萊說。“你总不能空着手一文不带进城里去啊。”

“拿去吧？”費迭南恳求他。“你的錢来得并不比别人容易，况且用这种方式拿走你的錢未免有点卑鄙。你这是在牢监里一个一个地积下来的，連烟都不抽，我費迭南好意思騙掉你的嗎？不，沒有这道理！还有，你从前帮助过我媽，我几乎忘了。我不在乎这两个銅子兒。我知道有一个地方可以去捞一票的！”

走到离丹胡斯湖不多远，他們轉进一条往北的横街，打算取道北桥区进城。右边远远地有浓密的云雾挂在城上空——那是首都噴出来的烟。当东风把它們吹散过来，費迭南竖起他那哈巴狗似

的鼻子，迎风嗅了一嗅。

“要是我們現在能够坐在‘吸血管’餐館里吃葱烤馬肉該多好。”他說。

这时候，下午已經快过尽了。他們从人家栅栏上拆下一根木头，当作手杖拄着，沿着沟渠和堤岸，尽快地跨着大步往前走。

在四周的田地里，犁头来回不絕地犁开田亩，把黑土翻开来，烏鴉和水鳥在新犁成的田沟里爭食。耕人們到了田尽头处，便把馬繮繩系在腰上，掉轉犁头，放到打算再开一条新田沟的地方。他們在放馬休息的时候，远远地望着这两个春季徒步旅行的外路人。这两人的服装是怪式怪样的，以致那些耕田人以为他們准是那种徒步游历各地的人，便用不成句的外国話尾着他們喊，表示他們自己也懂得他們的行径。不錯，他們定是周游世界的旅行家。也許明天这两个人又到了一个外国了，可是也有些人永远离不开他的家乡！

他們經过一座白房子，孤另另地隐在許多古树丛中，有一道很高很密的荆棘篱笆把花园和大路隔开。費迭南走近那小木門边，偷偷地向里面溜了一眼：所有窗子都已拉下窗帘。他就有点不安静起来，再走了几步，便突然轉进到一排树丛后面，不願意再往前走了。

“我不想空着双手进城，”他說。“况且，晚上才是行动的最好时光。我們在这里等天黑罢。我的鼻子已經嗅出这屋子里有銀子气味。”

“走吧，别再瞎想了，”貝萊劝他說。“新的生活就从今天开始。我会尽力帮助你找一个正当工作。”

費迭南哈哈大笑。“我的天爷！你想帮助别人！你还沒有尝到过从牢监里出来后的味道啦！你自己安身立命就困难得很，朋

友。新生活，哈，哈！不，我劝你还是留在这里，等天黑了我們做它一小桩生意。那屋子不象沒有油水的。然后我們就上‘吸血管’餐館去享乐一下，装作是从美国回来的。况且你空着双手回家，沒带一点东西給家里人，这也不对。你等着罢。你得賞鉴賞鉴‘美臂罗拉’的舞蹈！这是我的衣食愛人，你懂嗎？她能蒙着眼睛在摆滿了啤酒杯的桌子上跳舞，一滴也不濺出来。也許还可以給你亲个嘴。……哼，你想象得出还有什么别的地方会欢迎你嗎？……沒有，我可以老实告訴你，不会有人在盼望你回去的！……好，你走你的吧，傻瓜，給我問候你的老婆！要是你在家里呆膩了，可以到‘吸血管’餐館里去找我。”

他說最后这句話的时候，把手湊在嘴边做个揚声筒，他那嗄哑重浊的声音穿破了春天清明的空气。

貝萊快步地走着，仿佛急于要离开什么东西似的。他走出牢监的时候，心里存着一种妄想，希望受到亲热的接待：或者是同志們唱着歌来欢迎他，或者有一个女人带着两个孩子站在白淨的大路上等候他！誰知却只碰到了費迭南！这簡直是一瓢冷水，但是他現在已經摆脫了失望的情緒，打起精神来，大踏步前进。健捷的脚步加快了他的血液循环。天气从来沒有象今天这样爽朗过，太阳一直照到他的心底。一切都在笑盈盈地和他打招呼——吹进他怀袖里的风，新耕起的土地，沟渠里的淙淙流水，全都在喊着：“欢迎你回来，貝萊！”

对于一个在四面高墙里囚禁了几年的人来說，这个世界显得多么广大和美丽啊！南边的天空中，云好象一只每年鼓动着大翼翅把夏天从远方带得来的那种大鳥的胸脯；还有，四面八方，都是寬闊而白淨的大路，提供了前途光明的保証。

貝萊这是第四次出发去征服世界；这一次，得認認眞眞地干一

下了。以前几次他常常走了回头路，但是这一次，他覺得必須是一場决定性的战斗。这一次如果得到胜利，便应該是永远的成功！这次总得是一場殊死战，所以他要破釜沉舟，把一切力量全部投入战斗。他从来沒有装备得象現在这样齐全。

在背后，他还远远地看得見监獄的圓頂；它象一座大碾磨似的屹立在地獄的入口处，假借人道的名义，把貧穷的粮谷磨成犯罪的面粉。它把所有遭受生活顚沛的人們全都吸了进去，貝萊自己也曾悬身在这个磨孔上，亲自体驗过它的那股旋风吸引他下去的力量。但是貝萊的配备是十分充分的；从小到現在，他向来善于运用一切东西作为进步的資源，这一回他还是要照样运用。他的头发固然已經失去了以前的金黄色，可是，另一方面，他的头脑却由于認識了事物的本質而奇妙地丰富起来。因为他曾坐在一切东西的根基上，在孤独中听到了一切的秘密。正如神話中的快乐王子一样关閉在黑暗的山腹里，靜听“永恒”把宇宙的大謎唱給他。沒有别的，这只是恶鬼把他攝进到山里罢了。他們現在又放他出来，深信他也和他的前輩一样，已經变成为一个恶鬼。但是貝萊却沒有被他們的邪法所迷！他自身已經改造过了，許多事情曾帮助过他的成长，現在又加上了这一件。他那为期并不長久的监禁，和几百年悠悠的岁月比起来，算得了什么？他是天生就一身胜利的甲胄，无論刀剑或毒物，都休想伤害他。

他坐在一个小丘上，除下帽子，讓凉风吹拂他的前額。这风里蘊含着无限的希望：在它的周遍世界的春游里，收集了許多足以益智长力的东西，全都送来給他。向你的周围看看罢，貝萊！

无論你向哪里望去，都有人在耕地准备播种，駕着犁的馬在小丘的斜坡上掙扎着上去，随即便隐沒在小丘背后。一层稀薄的水蒸汽从地里升起——那是土壤里的最后一些寒气，在这春天的傍

醜蒸发出来。在稍远些的地方，有几座紅色的农舍，以笑脸迎着夕阳，再远一些，就是永远有烟霧籠罩着的城市。那边将有怎样的前途在等待他？現在那边的情形又不知是个什么样子？新时代是否已經到来，还是他又得去在剝削者的手下做工，自己只能勉强吃飽肚子，眼看着利潤全放进别人的口袋嗎？那里已經开了許多新的工厂，象腰带似的围繞着全市，有許多大烟囱聳入云霄。但是这些烟囱并不冒烟，准是发生了什么事故。难道又罢工了？

現在他打算給自己訂出一个生活計划，要在他在孤独中奠定的深厚的基础上把生活重新建立起来。可是他坐在这里，对于城里的情况却一点也不知道。沒有关系，他有的是成千累万的朋友；这城市总是在张开双手来欢迎他，比以前更加热爱他，因为他受了这許多苦难！他在什么都不懂得的时候，也曾引导过他們前进了一步，工人运动选定他做了它的盲目的工具，而这工具居然也有过成就。但是現在，他却要率領他們一直到达最后的目标——因为現在他已經有了生活的眞正基础！

怎么？他又有了从前那种海闊天空的想头，把牢房給他的严酷教訓全都忘掉了嗎？为大众的幸福，那是当然的！他拼死拼活地关怀着成千累万的家庭，却沒有力量建設自己的家庭！多么荒謬！城里有三个被他所抛弃的人要控訴他。以多数人的幸福为借口又有什么用？即使現在有千千万万的人来迎接他，歌頌他，称他为恩人，如果那三个和他相依为命的人振振有辞地控訴他不尽責，这能帮助他減免罪戾嗎？他常常想压住这个責难的声音，但是，在监獄里，他却沒有办法使任何声音靜下去。

貝萊始終深信他是注定了要为大众造福的，但是一想到他一向忽略了的人人应尽的家庭責任，这就是次要的了。他过去錯誤地倒置了輕重，把小事当作大事，以为他如果做出一些难能可貴的

事业，他就是漏掉一些起碼的日常責任也不要紧；殊不知这乃是人生最重要的职責，也正是人人都应該克尽厥职的事。他曾征服了一切，但是偏偏沒有征服那最主要的，因而实际上是一无所成，現在只落得成为一个化子回来，得向人乞求布施。他已經被打上了罪犯的烙印，現在他只好从头做起，履行他在有权有势的时候所沒有履行的义务。在目前情況下，重建家庭是相当困难的，还有誰能帮助他呢？那三个本来可以代他說話的人，他又为了一种实际上应該由他自己負責的过失而懲罰他們，把他們丟下不管了。

的确，他从来不曾这样貧乏地投入过生活。牢獄生活使得他什么都不剩——連原諒人的权利都沒有了。他在牢里有过充裕的时間把以往的一切进行过检查。愛倫的为人，他以前或者因为忙于自己的事情，沒有注意到，或者認为是对于他的計划抱着沉默的反对态度，現在却一清二楚地显現出来了。不管他願意也好，不願意也好，它仍然显現出一个毫不自私自利，不只是关心自己的小天地，而是能够作忘我牺牲的女性形象。貝萊一点不肯放弃他自己的权利，于是便对她处处指責，援引礼敎和法律来数說她的罪状。但是无論什么都改变不了她的形象，反而加强了她的崇高品質。为了他和孩子，她牺牲了一切，她惟一的希望就只是他們的幸福。他的每一次指責只有給她的形象洗掉一层泥污，从而使得她的自我牺牲精神更加鮮明。正因为她是那样的貞洁端庄，所以她才做到这个地步。多么可怜啊，为了他的失职，她不得不付出很高的代价。她眞是一个在极度貧乏的时候，牺牲自己的肉体来餵养子女的母亲。

貝萊有过很长的时間不甘認錯，用尽全力来和这个思想斗爭。他先是和別人一样被剝夺了自由和人权，使他不能象別人一样地做人，現在孤独又要把他所剩下的最后一点点維持心灵的东

西也剝夺掉。不，即使大家都連合起来反对他，他也还是沒有錯，他也决不肯承認有錯。这是他，牺牲了个人，才能使大罢工胜利結束，却不料发現爱倫当了妓女。他的思想里丢不下这个名詞，老是在粗魯地喊着：妓女！ 妓女！他并不把这个名詞和任何概念联系起来，只想用来淹沒那些从四面八方投过来使他更加苦恼的責难。

起先还有人写信給他。大概是他的老战友寄来的，可能也有爱倫的，他不得而知，因为他拒不接收。他恨爱倫，因为她比他强了；在无可奈何的憤怒中，他就仇恨一切，仇恨所有的人。他不容許她或任何人以安慰他来自鳴得意。旣然他被人們当作一个不干凈的人监禁起来，那么最好还是自己乾脆同大家完全隔絕。他宁願使他所受的刑罰更重，就索性故意加深他的孤独，从脑子里清除掉怀恋至亲骨肉的思想，而首先想到那些最苦痛的事情。爱倫当然是已經把他丢在脑后，另有屬意的人了，也許还教导孩子們不再想念他！她一定禁止得他們連“爸爸”都不許說起。在他的想象中，他淸楚地看見三个人围坐在灯下，其乐融融，偶然有一句半句話提到了他，房里馬上便变成冷冰冰的，寂靜无声。他冷酷无情地用尽一切最可怕的推想来折磨自己，在这冷冰冰的生活中，相信就是給自己施行了报复。

这样地过了好久之后，他弄得发了狂，把头去乱撞墙壁，大声叫喊着要出去。为了使他安靜下来，人們便給他穿上拘束疯人用的那种紧身衣，还把他移入黑牢。他被認为屬于难对付的犯人之列，存心要自找苦吃，那么人們就用对付这种犯人的方法来对付他。

但是有一天晚上，受了体罰懲戒之后，躺在板床上呻吟，他忽然在黑暗中看見了上帝的怒容，便馬上靜了下来。

“你是个人嗎？”上帝說，“怎么連一点苦痛都受不了？”

貝萊大吃一惊。他从来沒听說受苦是人的本分。可是从那一

晚起，他变得安静了，整天側着耳朵，仿佛在傾听隔墙的声音。

"他服貼了！"獄卒从偵視孔里望着他說。"他不久就会变成白痴了！"

但是貝萊还只是刚开始轉变；他勇敢地向黑暗中望着，想再看見上帝的脸色，希望这回会比較慈祥些。他首先看見的又是爱倫：她坐在那兒，非常美丽，比从前他不公平地責駡她的时候更加美丽，更加可爱。以前一切微不足道的事情，在这里看起来，变得意义多么重大，多么有道理！給自己强辯有什么用处？他的命运明明掌握在她手里，他只好在她面前无条件屈服。他对于爱倫还是和以前一样有許多理解不透的地方，但是他現在懂得了另外一些更重大的生活規律——使她变得伟大，而使自己变得渺小的規律。結果是她保持了貞靜純洁，出污泥而不染，而他却在污泥面上就給粘住了。

他在牢里經常不断地想到她，她使他的思想从浮表面深入到从未到过的深度。她的始終如一的母爱，好象从幽深莫測的地方发出来的脉搏，显示出了神秘的潜力。这是一顆隐藏在一切事物背后跳动着的伟大的心的有形节奏。她的关怀照顧使人想到她就是上帝的化身；她比貝萊更接近生活的泉源。生活的泉源！亏得她，这些字眼才在貝萊的眼前現出活生生的形象。仿佛是她給了他一个新的生命；对于她那一向以为象个謎似的性格进行了一番思考之后，他的思想才变得越来越深刻。他覚得有一道汇合百川似的洪流；有时候他在寂静的牢房中好象听到他的生命在奔腾澎湃地流去，象一道大河似地，流往他的思想以前从来不敢涉足过的地方。过去的那些岁月，那一切胜利的时候，成了个什么呢？爱倫永远忙于眼前的現实，从来不想到渺茫的事情，就是这样一个爱倫，使貝萊正視着无穷无尽的前途。

在他这样寻思着的时候，有一个礼拜日，他听見牢里有人在唱格隆特威格①所作的圣詩，“往日已經过去”。这首詩說出了他一向多少有点模糊地想到的意思，使他大为感动。这些詩句冲进他的狹窄的牢房，冲到他身上，宛如汪洋大海以一种单調的力量把几百年历史的浪潮冲上岸来。他突然明白了一代一代的人在世上經过的道路，便勇敢地抓住了他到如今还只是朦朧地直覺到的那个观念，那就是他和現在的人以及过去的人之間的关系。他从前那种团結的观念，和这样庞大的古往今来的人群比較起来，显得多么渺小！每一个人对于后世的責任，又多么重大！现在他才明白，事情如果不經过考慮，只顧一意孤行，会发生多么慘重的后果。事实上，一个人是什么都丢不掉的，哪怕你躲避掉一件最最微小的事情，它也会在你下一段生活之路上等着你，成为主宰你的命运。

誰能預料到任何一个行动的后果呢？所以你总得經常不断地以寬恕待人，到后来自然会証明这就是你寬恕了自己。

貝萊的思想認識提高了，这是他自己心里也承認的事实。他越来越想到爱倫；他已經失去了她，但是他还不能不想到她。她仍然爱他嗎？这个問題日日夜夜地，愈来愈紧地糾纏着他，到后来，甚至他的生命也好象与此有关了。他觉得如果他不能把她的心爭取回来，他就簡直是一个废物了。他在孤独中疑問似地瞪着眼睛呆看着。眼前出現了新的視野；他隐約地分得清一切事物間的巨大連系，而且似乎看得見生命的根伸得多么深，从他所在的黑暗里吸取营养。但是对于他的这一个問題，他却得不到直截了当的解答。

他从沒有想到要写信給爱倫。上帝对每一个人自有他的安排，

① 格隆特威格（N. F. S. Grundtvig，1783—1872），丹麦宗教家兼詩人，出版有丹麦教会詩歌集。

誰也不能去左右它。新的轉变，就象过去所发生过的一样，到时候自己会来找你的。因此他妄想地盼望愛倫会来探望他，因为他現在心平气和地准备接見她了。每逢礼拜日，他总是焦急地等着听大鉄門开放时的震耳声，这說明探望犯人的时間到了。当獄吏带着鏘鏘鏘鏘的鑰匙沿长廊走过来的时候，貝萊的心跳得几乎連气都透不过来。这样一次又一次地过了許多个礼拜日，最后他才放弃希望，委之于天命。

但是，过了好久，命运照顧了他，給他带来了好消息。在这座大屋子里，每天晚上熄灯后，犯人都在敲墙壁互通消息，仿佛有成千累万个报丧虫在叫一样。貝萊自己并沒有什么消息要传递，他自己煩心的事情已經够多了，只是把那些要由他轉递的消息传达过去。可是有一天晚上，邻号里新来了一个犯人，惊醒了貝萊。他是这所大厦的老主顧，一到便向四面八方发布他光临的消息。这就是酒鬼华尔德，寡妇拉斯穆笙的游手好閑的愛人，他常在教堂街的門洞里过冬，老是把口涎吐在他那擦得精光雪亮的皮鞋尖上。不錯，他很熟悉貝萊的家庭情况；大罢工期間，当愛倫出外工作的时候，他的愛人曾帮她照应过孩子。愛倫非常勇敢地应付环境，始終是气度軒昂的。她在做縫合鞋面的工作，收了两个学徒当助手，景况很不坏。她不和任何人来往，連她的亲人都不見面，因为她一刻都不离开她的孩子。

酒鬼华尔德每天晚上都得走近墙边；最細小的事情对貝萊都有极大的意义。在黑暗里，貝萊看得見愛倫活灵活現地站在他的面前，脸色蒼白，經常穿了一身黑衣服，經常是很严肃的。她跟她的父母断絕了往来，为他牺牲了一切，她仍然記着他，常常談到他，使孩子們在他回家的时候不致于已經把他忘記掉。

“他們还以为你是出門旅行去呢，这些小子！”华尔德說。

这样說来，一切都很好，眞是侥幸！他一想到虽然他抛弃了她，但她还是忠实于他，在等他回去，他的心好象給太阳照暖了一样。一切都瓦解冰消，从此以后，尽管有其他許多苦恼，他可总是一个富人了。

她还是頂他的姓嗎？他很兴奋地問。以她那种不屈不挠的性格，要是不顧一切，还用大字在門上挂出“貝萊”的戶口牌，那才象她的为人。

当然用罗！有什么理由要瞞起来呢？拉賽·弗雷得力克和小妹妹現在都大了，还有小安兒看上去也比他的岁数大得多——是一个地道的小胖子。他們在礼拜日出去游玩的时候，看他坐在嬰孩車里的神气，那才好看煞人呢？

貝萊站在黑暗里好象头上挨着了一下悶棍似的发了呆。小安兒，坐在嬰孩車里的小孩？却又不是爱倫代人家保育的孩子；这酒鬼华尔德說得那么簡单，显然認为是貝萊亲生的。爱倫啊！爱倫啊！

从此他不再走近墻边去了。酒鬼华尔德打电报也是白打，他那六个月的刑期什么时候滿的，貝萊也不知道。不过这回他并不暴躁，只是好象受了咒詛似的低倒了头。老天爷一定是在敌視他，因为同一件事給了他两次打击。白天他从劳动和書本上去寻求躲避，夜里他躺在肮脏而发霉的席垫上哭泣。他不再想毁灭爱倫的形象了——他晓得这是沒有希望的，她的影子始終悲惨地籠罩着一切。爱倫是他的定命，到現在还在他的思想上占有重要地位，但是已經不是光輝神圣的了。他們的生活不再有什么光明和伟大的前途，不过只是一种出于不得已的必需罢了。

那么，他的工作呢？一个男子在遭遇不幸的时候，总常常退避到工作里去。貝萊做工作是非常認眞的，监獄里制鞋部的首脑对

他很满意，因为他做的总是超过了分配给他的定額。空閑的时間他总是孜孜不倦地讀書，热情地参加獄中文化班的学习，特别是历史和語文。监獄里的牧师和教师都很器重他，常常把一般犯人所不允許看的書籍供給他。

到疲倦至极的时候，他才想想家庭，作为休息。疲劳使他对一切事情都采取了妥协的态度。他躺在床上冥想和孩子們欢聚，連那个带着古怪的嘲笑神气望他的小杂种也在內。只有和爱倫，他还不能亲近。在她現在这种可望而不可及的神气中，她显得比以前更加美丽，但是她祗是以神秘的緘默来接受他的一切保証，只是以她那副莫測高深的眼光望着他。他遺弃了她，遺弃了家庭，他知道；但是，难道他还沒有想到悔改嗎？他現在抱在膝上的就是她的孩子啊！这就表示他有意要重建家庭啊。他已經过膩了流亡者的生活，他的疲劳的头需要有一顆温柔的心来当枕头。

这一切都还是梦想，不过現在貝萊是得从头做起了。他并不覺得怎样乐观：无把握的情况还有許多可能性。爱倫和孩子們的情形現在不知怎样了？她还是和从前一样在等候着他嗎？还有他的同志們……他的前途到底会怎么样呢？

貝萊因为已經不习惯于呼吸新鮮空气，有点昏头昏脑，尽管心里不願意，却仍然坐下来，背靠着土坡睡着了。想早点赶完路的心太切，使他做梦也还在繼續走路，走进了城。但是他完全不認識这个城市了，一切都已大有改变。人們都穿得很华美，有的去园林里游玩，有的去参加集会。

“那么，誰在工作呢？”貝萊問一个路上遇見的人。

“工作？”那人惊异地說，“当然是机器罗！我們一天只管三小时机器，不久还要縮短到两小时，因为机器越来越灵巧了。現在的

生活多么好过，沒有了奴隶，只有无生命的机器，这件事我們得謝謝一个名字叫做貝萊的人！”

“唔，就是我呀！”貝萊高兴得笑着說。

“你？荒唐！你还是一个年輕的小伙子，这已經是好久以前的事了。”

“的的确确是我！你不看見我头发灰白，額角上有了皺紋嗎？这就是我为你們斗爭才得到的。难道你認不得我嗎？”

但是人們只对着他哂笑，他只好走开。

“我去找爱倫，”他垂头丧气地想。“她总会認得我的。”脑子里这样想着的时候，他已經身在爱倫屋里了。

“請坐！”她和藹地說。“我的丈夫就要来了。”

“不就是我嗎？”他惊喊着，差一点要哭出来；但她好象不認識他似的冷冷地望着他，移步走向門口。

“我就是貝萊啊！”他懇求地伸出手来对她說。“难道你認不得我了嗎？”

爱倫张开嘴正要叫嚷，这时她的丈夫示威似地在門口出現了。他背后是拉賽·弗雷得力克和小妹妹，惊惊惶惶地张望着。貝萊看見只有两个孩子，心里稍稍觉得安慰。

但是可怕的是：那个人就是他自己，貝萊的本来面目，嘴唇上留着一撇金黃的小髫髭，前額上披着鬈发，脸上还現出滿不在乎的神气。当他看清了这一切之后，它們便全都消失了，于是他感到消沈失望。

貝萊悚然惊醒过来，出了一身大汗。他望望田野和晴空，謝天謝地，总算人还活着。他站起身来，踏着沈重的步子，繼續往前走；春风吹在他的汗湿的前額，使他感覺到一陣清凉。

他从东北方走进了北桥区。太阳在他的背后落山了——天色

近晚，应該是工厂放工的时候了。但是并沒听到汽笛声，也沒有一大群一大群面目烏黑的工人从横街上涌出来。在弗雷特烈桑特路上那些小茶館的凉棚底下，有許多工人家屬带了婴孩車和食盒坐在那里。他們都打扮得很华丽，在享受春天。这和他在梦中所見的不是完全一样嗎？那么他的回来眞是值得欢庆的了。他就問人这是怎么回事，人們告訴他今天是选举的日子。

"我們今天要取得首都了，"他們滿怀着胜利的信心得意洋洋地說。

他从三角場轉向凱克迦公墓，順着白楊树成蔭的馬路，一径走到敎堂街。在路尽头，他看見了三层楼上的两个小窗口。他仿佛看見爱倫站在玻璃窗里向他招手。于是他飞奔过去，三四級当一跳地上了楼梯。

但是，当他正要伸手去拉門鈴繩子的时候，听見里面有陌生的声音，便瘫軟得停了下来。門口冷淸淸的，有些异样，并且沒有戶名牌子。他懶懶地踱下楼梯，向开設在地下室的伙食鋪去打听。

"这里三楼上，靠左边，住得有一个縫鞋面的女人嗎？她的丈夫抛弃了她，她有两个孩子……不，有三个，"他立刻自卑地加以糾正。"他們怎么样了？"

伙食鋪老板是新搬来的，什么也不知道。于是他又走上楼梯，一家家地去問，也是毫无結果。因为穷人大概都不是长住在一个地方的。

貝萊在街上东走走，西逛逛。他想不出一个办法来打听爱倫的下落，弄得垂头丧气。在消沈失意的心境下，他認为这是人們故意避开他，这么一想，便越发丧气了。他心里急切地巴望有人对他說句亲切的好話，但是沒有人来理睬他。也沒有一个人因为看見他出獄而显得高兴，他挨家逐戶地去找同情他的人，可是完全白費

工夫。他突然产生一种仇恨心，恨不得碰到什么就不顧一切地一拳打去。

天色快近黄昏了。在教堂旁边，公墓的墙外，有几个卖报童子騎着脚踏車在玩警察捉賊的游戏。他們駕車就好象騎馬，簡直不亚于南美洲的小騎士。他們或者仰臥在車上，或者只用后輪駛行，还表演跳越障碍。他們把送报袋挂在背上，蓝色的帽带象两面小旗似的在耳朵边飘着。

貝萊在一条游椅上坐下来，心不在焉地看着他們那不顧性命的游戏，他的思想也回到了自己的横冲直撞的少年时代。一个年紀大約十二岁的孩子表演得特别惊险；他同时还对其他的几个孩子发号施令——显然是个領袖，好象很有权威似的。他那长着一个朝天鼻子的脸，显得很莽撞的样子，他的帽子擱在两只向外突出的招风耳朵上。

孩子們开始拿这个陌生人做他們戏弄的对象。在踏得飞快地經过他身傍的时候，他們装作控制不住，因此車輪屡次要滚在他的脚上，后来那領袖忽然在經过的时候把貝萊的帽子抛在地上。貝萊不声不响地拾起帽子，但是等那孩子一个圈子繞回来，打算再耍新花样的时候，他便跳起身来，一把揪住他的領口。

“唔，現在你該挨一頓了，小鬼！”他把那孩子从車上拖下来。“不过讓你爹娘去收拾你，也是一样。你爸爸叫什么名字？”

“他沒有爸爸！”其余的孩子示威似的簇拥着他乱叫。“放了他！”

那孩子破口大罵了一些下流話，忽然他住了口惊慌地望着貝萊，象个疯子似地想脫身。貝萊覚得奇怪，就放了他，他一脫身，便跳上脚踏車，呼喊着跑开了。他那些朋友也都象一群燕子似的跟在他后面。

“等一等，拉賽·弗雷得力克！”

貝萊站着望了他們一会，然后低着头慢慢地走上北桥区的大街。

重新走在这一条在他的生命中有过重大意义的街上，是有一种异样的感覚的。人們走在这条街上，步子特别沈重，路面都用石块鋪成，因而应声更响。这条热鬧馬路的土地，似乎特别坚硬，使人們每走一步路都感覚到劳动的份量。

商店还是从前的老样子，有几家的老板，他也还認得。他竭力态度自然地走在群众里，望望他們的脸，心想是否还有人認識他。他旣怀有希望，同时又感到害怕。但是大家都忽忽忙忙地在他身边走过，并不来理睬他，只是偶然有个把人对他那种异样的步武瞟一眼。他自己对这些人却非常熟悉，仿佛昨天刚和他們有过来往似的，因为这几年来在他和这些旧人之間并沒有新的面孔插进来过。他不时遇到一些旧同志和他們的老婆手挽手地走在人行道上，还有一些站在电車里当司机或卖票員。这些人有的是懦弱无能的，有的是坚忍不拔的——都是他当年的部下。他叫得出他們的名字，也很熟悉他們的家庭情况。可是，自从那时候到如今，桥下已不知流过多少水了！

他走进一家专供流动手艺人歇宿的小客栈，开了一个房間。

“唔，一眼就看得出你是出过門回来的，”小客栈老板說。“出了远門嗎？”

唔，不錯，貝萊是見过些世面了。可是在这里，家乡，显然也改变得多了。这里的工人运动怎么样啦？

“很好，同志！簡直好得不可开交！我們的党大有发展；今天我們要在全市取得胜利了！”

“那么，大概許多情况都会改变了吧？”

“唔，这可还沒有把握。失业的人年年增加，尽管我們在市議会和国会里有了代表。但是也有一件事情很有成就，那就是物价涨得很高了。”

“請問你，几年前搞运动的人有一个名叫貝萊的……他現在怎样了？”

老板搔搔头皮。

“貝萊……貝萊？不錯，有过的。他怎样了嗎，唔？他不是造了假鈔票，或者是搶劫了人家的保险箱嗎？如果我沒有記錯，他的下場是关了牢监或是进了感化院。唉，每个运动里总难免有坏分子的。”

有两三个工人，正坐在傍边一张桌子上吃烤肝，便插嘴进来。

“五六年前他是很出过点风头的，”其中的一个一边咀嚼一边說。“但是他并沒有什么了不起；他太喜欢空想了。”

“不过，他的口才确实来得。”另一个人說，“我还清清楚楚地記得他在大罢工时候說过的話。他能使你覺得，和他在一起，你就是个大人物！可是，这都是过去的事了。来，干一杯，祝你健康，同志！”

貝萊一声不响地站起来走开。他被人忘掉了；他的战績和苦难一点也沒有給他們留下什么記忆。从那时以来，他們又已經閱历过許多事情，脑子里簡直不再有他这个人了。

他不知道該上哪兒去才好。这条街本来是他的地面，現在，他在这里反而覺得比别地方更有无家可归之感。到处都挤滿了人，但是他投不进这些人流中去；他好象是被水冲刷到岸上就停止在那里的东西。

这些人都穿着节日的盛装。工人們成群結队地走着；有的是投了选举票回来，有的是正要去投票。有的人由热心的同志們在

街上約齐了陪送到投票箱去。有人把手擱在嘴边象个揚声筒似的隔着街在叫喚："喂，彼得逊，你投过票嗎？"到处都是兴高彩烈，精神振奋，因为全市都将在他們手里了。

貝萊随着人流走过路易王后桥，深入市区。这里人們的情緒又有不同，意見紛歧，互相爭論，各逞詞鋒。报館外面站着密密层层的人，阻碍了車輛交通，都在等候窗口貼出选举結果。每一个选区的竞选結果张貼出来，便万头攢动，得了胜利的，便发出一陣大声欢呼。但是一切情形都比較宁静；人們各自站在自己的党报館門口。只有少数搗乱分子挤在对方人堆里找机会挑衅。报館里的工作人員都在来来去去地张貼选举結果，又不时加以改正。

所有餐館和咖啡館都是座上客滿。电話鈴声响个不停，投递員前后踵接地从电报局里把名单送来，人們爭先恐后地挤到大黑板前去看結果，座中談論的都不外乎誰有胜利的机会，以及其他一些关于政治的話。

貝萊从来沒有看見城里人这样热烈兴奋过，就是在大罢工期中也沒有。阶級和阶級之間彼此摩拳擦掌，短兵相接。工人阶級甚至比資产阶級还更活跃，他們巳經成了百分之百的政治人物了。貝萊看得出，工人运动的重心巳經轉移到这方面来了。現在所需要的是爭取到更多的席位；他們希望在首都占优势，在外省打定巩固的基础。有几个資望高的領袖巳經被选进国会，在会議上运用他們的实际經驗；他們現在的目的是要掌握政权。这当然不是容易的事，不过工人运动巳經大有进展，这总是事实。貝萊对于一切群众情緒，还保有以前的敏感，因而也就捉摸到社会生活的調子巳經起了变化。它变得更洪大，更民主了。甚至上层阶級現在也不得不看重投票箱，只好屈尊紆貴地爭取多数票了。但是在这場斗爭里却沒有貝萊的地位。

“喂！你投过票嗎？”人們走过他身傍的时候向他喊。投过票！他連投票的权利都沒有呢。在現在进行着的这場斗爭中，他这員老将連一名小卒都当不成。

“站开！”

工人一小队一小队地踏着一致的步伐去投票或到工会去，占滿了整个人行道，貝萊心甘情願地讓路給他們。这一回，他到这里来，已經不是大家所盼望着的王子了。他已成了地道的圈外人，被抛在一边，被忘記得一干二凈。即使他能使人家想起他，也只能引起人家对一个造伪鈔的罪犯的記忆。

那边就是斯多尔倍的住宅，他們也許知道愛倫的地址吧？但是这对他还有什么关系呢？他还沒有忘記拉賽·弗雷得力克的惊慌的脸色。那边街角上就是莫尔頓經营的鋪子。唉！他們老早就各走各的路了！莫尔頓实在是一向对他有妒忌心，耐不得他的巨大成就。現在他却是个胜利者了！

貝萊怒气塡膺，憤不可遏，头脑里昏昏乱乱的，一腔怨毒思想只恨无处发泄。几年来，他一直蘊蓄着和人們共同生活的要求，可是現在这些念头象冰山一样崩坍了。他只想和什么人吵一架，为了使自己不再那样地不被注意。为什么不上“吸血管”飯店去呢？至少那兒是有人在等着他啊。

在格里芬費尔德街口，聚集着一大群人，他們圍着一个挑煤夫。那人在用木鞋尖乱踢一根路灯柱，嘴里还恶言恶語地駡着，原来他撞在电灯柱上，头皮給撞破了。人們在看着他取乐。

电灯光照着这个醉汉的烏黑的脸，貝萊認出他就是快乐的約各！便拨开两傍的人挤到他身边，拉住他的胳膊，憤憤地問道：

“怎么回事，約各？你又变成个酒鬼了嗎？这是什么意思？”

“誰敢来干涉一个有組織的工人的事！”約各口齿含胡地說，两

只脚乱跳乱踢，使許多看热鬧的人乐了，慫恿他再来一个。

“我是工会会員，沒欠会費；喏，你們看罢！”

他从衣袋里掏出一个黑皮面的小册子，翻开来。

“你們自己看罢，同志們！会費交清了，不是嗎？罢工基金捐款也交了，不是嗎？大会入場証，不是嗎？这可沒有話了吧？拿去，传給大家看看，証件都齐的。你也参加选举嗎？那么去投票罢，混蛋！誰要是不捐献一点兒，他，就是个坏同志！誰說是賊？这兒沒有人做賊，听見沒有！我約各是个正式会員……”

他忽然哭起来了。涎沫从口角流到衣服上，酒气醺醺的脸皺縮成一副可怕的怪样子。貝萊把他拉进一个附近的院子里，就自来水龙头上給他洗滌伤口。冷水使他打了个寒噤，他的头疲弱地垂着。

“这种卑鄙的破坏分子，”他啜啜地說，“我要去告訴会长在报上訓他一頓！”

他突然認出了貝萊，吓了一跳。他那醉态模糊的脸上漸漸透露出知觉来。

“怎么，是你啊，师傅！”他滿面羞慚地說，紧紧地握住貝萊的手。“你回来了嗎？你一定以为我是个畜生，但是叫我有什么办法呢？”

“跟我来！”他断然地說，不願意有这許多人围着他們。

他們走上美浓街。約各眼睛斜望着他的老上級，不声不响地向前走。他的脚步不大稳，不过这是由于他工作太累之故；碰到貝萊，已經使他多少有点清醒了。

“你一定以为我是个畜生，”他終于又可怜相地說，“但是沒有人来扶植我，又有什么办法？”

“是給老酒搞坏的，”貝萊簡单地說。

“唔，不錯。不过一个人也还时常需要句把好話，并且有个地方去听。我告訴你，同志們都看不起我，把我丢在一边。”

“是怎么回事？”貝萊問。

“怎么回事？我是倒霉嘛！因为在大罢工的时候，我不願意叫我的老父亲餓死。我們原本过得很好，我約各是一个正經兒子，并不羡慕大戶人家金銀滿袋……可是，吃了一点官司，从此就見了鬼……。現在，人家就說：‘这个傢伙！做过賊，吃过官司！别去理睬他。’也沒有人問一声，为了什么。你不看見他們都已經变成闊人了嗎？以前我叫快乐的約各，人們都願意跟我結交。現在你曉得人家叫我什么？窃賊約各！当然，他們并不当面这样喊，因为怕我会剥掉他們的皮。可是这就是我的名字。我就自己問：也許当时你把事情看顚倒了，也許你眞是个賊吧？因此我只好喝酒，为了使我重新变成一个正經人。”

“因此就去向路灯柱发火嗎？为什么不去向那些誣蔑你的人发发火，岂不更好些？”

約各低倒了头不回答。这个本来是刚强勇敢的小伙子，現在变成了人人可以踢一脚的狗。人到了倒霉的时候，在自己人中間也会落得这样可怕，那么貝萊还有什么話可說呢？

“你的哥哥怎么样啦？”貝萊問，想把話題移轉到比較愉快的事情上去。“他是一个很好的青年啊。”

“他吊死了，”約各凄慘地回答。“他受不了啦。我和他一道去搶一个鋪子，想大家負一半責任：那老板欠了我們老头兒的錢——他在这鋪子里工作过，可是那混蛋不給他工錢。我們两个老的因此就挨餓了，連火也生不起。我們就是去把他們本分該得的錢拿来。事情干得倒还順手，但是后来到煤栈起工潮，鬧宣传，鬧选举和諸如此类的新花样的时候，他們就撇开了我們两弟兄，說我們不够

格，剝夺了我們的选举权？我哥哥除了在挂电灯的鈎子上拴个活扣之外，沒有别的办法来解这个結。我呢，我想来想去，也想不出个办法。”

約各靜默地走了一会兒，才又說道：“現在你还是干老事情嗎？我很需要听句好話。”

貝萊沒有回答；这件事情使他覺得很慘。他甚至沒有听見这句問話。

“主要是你說过的話使我相信好日子快要来到的，”約各还在說下去，“否則我哥哥和我說不定另有一种作法，我們的情形或許会变好了。唔，我想你自己是相信过的，但是現在你又是怎样想法呀？你現在还相信好日子会来嗎？因为我很想重新做个好人。”

貝萊当然还是相信的。

“这种話，現在可一个銅子也不值了，但是如果你还是这样說，我也还是相信你的。别人不会有头脑想到他們自己的事情；自从你走后，我們穷人就好象一切都化成了烟霧。后来大家只好坐小酒店。如果有什么事情，也决沒有我們穷人的分。如果有人訴苦，便有人塞給他一张选举票，对他說：去投票，同志，一切就会改变了！活見鬼，这样再也不能把一个从小沒有讀过書的人鼓励起来。他們也曾为我的事情忙过一陣：給我要求恢复名誉，讓我恢复选举权。但是他們却沒有办法使我不被人瞧不起。所以我說，謝謝吧，不用白費心了！但是如果你还相信那个，那么我也就相信，因为我是信任你的。这一点也不假。”

約各还是象从前住在“方舟”擱楼上的时代那样天眞善良。他的性格里也許还有点頑惡，但是他的話却使貝萊的心得了溫暖：这兒有一个人，虽然在斗爭中变成了残废，却仍然需要他，信任他。这是貝萊所遇到的第一个伤員，他准备还要再多会見几个，听听他

們的控訴。現在他失去了权势，一定会有許多人掉轉头来反对他，但是他自信还受得了。現在，他覺得自己获得了足够的力量。

貝萊繼續在街上信步走去，心里想着过去和将来。当时大家都深信他們的新时代馬上就会到来。这个新的伟大的眞理眞是光輝万丈，仿佛一切旧的东西都馬上会在它面前垮下来，象中了魔法。可是，現在呢，这眞理却一天一天地失掉它的光彩。

照貝萊的体会，这中間并沒有发生什么特殊变化。怎么会发生呢？这原因只是在于推翻旧制度并不是那么簡单的事。

听了約各的那些話，他覺得可以坚持他自己的正确的判断，他不再感到沮丧，也不管后果会怎样。他很想立刻就去向他那些老同志的意見挑战，以衡量一下他自己的看法。

他走过几条小街，来到一所灯火通明的大楼前面，有許多人正沿着寬闊的台阶走上去。这是一个工人大会堂，人們正在这里举行选举庆祝会。由于习惯使然，貝萊也跟着大家进去。他站住在大厅的后边，看着四周，仿佛刚从另一个星球上降落下来似的；現在他又置身在群众中了，心里便充滿了异样的感情。一时間他眞想向大家张开两条胳膊，喊一声："我回来了！"但是他立刻就控制住自己，又恢复了沉靜的容态。

这些人在大罢工期間岂不都是他的战斗部队嗎？他們的衣着，比起他領导着他們以眞正的市民身分举行胜利入城式的时候，显然好得多了。他們的头也抬得高了些，不再羞縮在人背后，而是堂皇地就座了。他看得出他們吃也吃得好了些，因为他們的脸色丰潤了；他們的眼色也有了一种无所挂虑的表情，不再有飢餓愁苦的神气，而是泰然自若地左顧右盼了。他們都准备着再一次的长征，这也許是有好处的——因为伟大的事情并不是一眨眼就能成功的。他忽然发現身边有人在回头来看他，因而他的沉思被打断

了。回头来看他的人越来越多，人群中喃喃地传言着："貝萊来了！"几百双眼睛带着詢問的神色集中在他身上：其中有些显然盼望着立刻会有什么不平常的事情发生。

人丛中涌起了一股浪潮，貝萊被这个无法抵抗的潮头推向前去，拥上講台。一陣巨浪似的欢呼在他周围响起，几乎吓昏了他那敏感的头脑。——在这顆头脑里，長时期的孤寂不断地帮他設計出一个人家所不知道的更美好的新世界。忽然，一切都靜了下来，靜得使他又听得見牢獄中的孤寂了。

貝萊开始沉靜而恳摯地講話。他的話好象是一个他們所还沒有認識的世界給他們的敬礼，一个非常孤寂的世界，在那里，沒有声音宏亮的同志来鼓励你，你必須孤独地傾听着，直到听得見自己的心的跳跃。

他坐在这个牢房里，好象未萌芽的种籽，孤孤零零的，被人所遺忘。有一只蜘蛛在他的头頂上精巧地結网。最初他对这只辛勤的小虫很生气，扯掉了它的网；但是那蜘蛛又耐心地从头結起。这使他得到了教訓：不可因稍受挫折就放弃斗爭。他开始爱上了这只孜孜不倦的，結网結得这样精巧，仿佛在完成一項重要任务似的小虫。他又問自己，不知道这蜘蛛是不是知道他的存在，它是不是在同情他的孤独？因为它不搬到别处去，总在原地方一次又一次地耐心結网，愈結愈精美，仿佛以前的給人毁掉，不过是因为它的工作做得不够好。

他痛悔他对它的粗暴行为，宁愿出重大代价以求得到这只小虫原諒他的表示，因为任何人都不容許侵害别人，甚至微小的昆虫对你也是有重大意义的。孤独的牢獄生活使人懂得了团結的意义。有一天，当他正在看書的时候，这只在忙着吐絲結网的蜘蛛，降落在他的肩膀上，作一个临时据点。它对他从来沒有表示过这

样大的信任！无論如何，这只小昆虫居然知道怎样去感化一个凶恶残忍的犯人。这使他明白，他有一顆心，和一个魂灵，要好好地保持着……这些从非常孤寂的地方发出来給同志們的敬礼，是早已等候着要一个个地向他們表示的。

貝萊严肃地說出了心底里的話，但是看見同志們的脸上有惊疑的神色。这是什么話？是不是因为他自己坐过牢，便巴望人家也去尝尝味道嗎？以前的貝萊，那个被称为“閃电”的貝萊又到哪里去了？他显然是給整垮了，他从前那种雄辯滔滔的口才一点兒也不剩了！

听众对他的講話很快就失去了兴趣，开始在竊竊私語。只有零零落落的几个掌声在角落里响了一下。貝萊感覚到会場上对他的失望和淡漠，便笑了笑。他現在巳經不再需要暴风雨般的鼓掌，只要听听自己內心的声音。他站在台上有了这样一个認識，那就是他和台下的那些人还沒有断絕关系；事实上，他还只是剛才开始和他們在一起。現在，他要去完成他的事业了。过去的成就給摧毁了，这倒也好，現在他可以重新建設起一个新的，更好的来。他坐过牢，所以他巳学会了坚忍。他回到台下，和那些領导人坐在一起，覚得自己实在是一个局外人。他之所以被邀来参加大会，不过是出于一种同情；他从他們的眼里看得出，現在所有的成就都不是靠他得来的，而他的到来恰在一个很不适当的时候。这个冒失鬼是打算重新回到他們中間来呢，还是打算出走？唉！他对这运动确是沒有給予多少推动！不过，他們哪里会知道他在孤寂的牢獄生活中巳长进了許多知識！

貝萊不声不响地坐在那里，好象置身局外似的，想在一片喧嘩声之外，听出一些永恒的声息。人們有說有笑，碰杯敬酒，致祝辞，也为貝萊干杯。可是他并不需要这一切！他們巳經有了自信心，

說話也很直率了，行动举止都有了一定程度的自由；总的来説，他們給了人們一个好的印象。但是他所期待的那个奇迹呢？那不可解的东西呢？他覚得在他們这种好現象背后，却缺少了一点忧虑，一点表示他們曾盼望过新世界的沉靜。他們喧嘩得这么响，难道沒有听到这永恒的声音，这个永远在他耳朵里响着的柔緩的声音嗎？

牢房里的沉靜使他的听覚变得准确了；他們这种兴高彩烈的嘩笑，表示着他們生活上的快乐，却引起了他的苦痛。在一块大黑板上，有一个領导在人們欢呼声中写下当天的胜利結果。貝萊乘人不觉，从会場里溜了出来。

他站在台阶上，深深地呼吸着清冷的夜气，突然有一个青年人走近他，和他握手。原来是他的內弟弗雷得力克·斯多尔倍。

"我欢迎你回来，还要謝謝你刚才的講話，"他說。

"爱倫怎么样了？"貝萊低声問他。

"很好。她住在維多利亚街二十号，干洗衣工作。我想她一定高兴和你見面。"他試探地望着貝萊。"如果你願意，我可以給你們連系在我那兒会面。"

"謝謝！"貝萊回答，"不过我明天早上会自己去看她的。"

他不用再轉湾抹角了。

第 二 章

貝萊給远处一个打雷似的鬧声惊醒了，这声音冲破了夜的靜寂，漸漸迫近到监獄的墙边。他躺在那里一动也不敢动，提心吊胆地听着，希望听到的是獄卒走过他門口的脚步声。他的昏沉的头

脑里，奇思异想紛至沓来，竟好象是脱繮之馬。那滚雷似的声音越来越近，越来越响，突然，在深更靜夜里，响起了霹靂，仿佛山崩地坍，把一切东西都震倒了。

他惊慌失措地跳到窗口，心怦怦地跳着；但是轉眼之間他就知道是鬧了笑話，觉得好不慚愧。原来他又做了一个世界末日的噩梦，象他幼年时候在故乡每当閃电在山上照射的时候一样。其实这不过是一批最早的农民駕着大車从公路上轉到市区里鋪石板的街道上。

这是因为他那习惯于孤寂的脑子，对每一个响动都要受惊。但是这終于会消失的。

他伸了个懒腰，把噩梦赶走。自由了！再也沒有獄卒象恶鬼一般地走来，打破他的自由的美梦。他已經自由了。从今以后，他不必在規定的时間把他的床鋪吊起在墙上，他爱睡到什么时候就可以睡到什么时候，如果他高兴，睡一整天也可以。但是今天他有很重要的事情——有人生大事在等着他去办。所以他就急急忙忙穿上衣服。

下面街道上，有一个路灯佚正在熄灭路灯，每两盞中熄掉一盞。从乡下运粮食菜蔬进首都来的大車川流不絕。貝萊一边穿衣服，一边打开窗子，呼吸这个才醒来的城市的新鮮空气。他在寂靜里睡慣了，这种寂靜，只有偶尔被热气洞底的耗子的啃嚙声来打破一下。所以，城市中夜間的那些喧声——电車的轆轆声，夜行人的叫嚷声——这一切不习惯的声音，在黑暗中显得特别可怕，因此使他大做怪梦，在他的脑子里产生出一系列妖魔鬼怪似的幻象。不过，他現在已經觉得神清气爽，欣然向这城市道早安了。不錯，他已經睡够了；市声在召喚他，也应該下去加一把劲，凑凑热鬧。几年来他什么事也沒有做，只是养精蓄銳；現在他可要去施展一下他

的体力和气魄了。

一穿好衣服，他便往楼下跑。去看爱倫还嫌早些，但是他在屋子里再也耽不住了。

时間还早得很。头班电車刚从郊区开进城，車里載滿了工人，有的甚至挂在机車和后面两节拖車的踏脚板上。头一批送牛奶进城的农民来了，可是牛奶房連門都还沒有开。載滿工人的电車每十五分鐘开来一班，赶菜市的大車絡繹不絕地从农村里开来，装滿了蔬菜，粮食，和宰好的猪只。街道就象一条唧水管，正在把营养品源源不絕地吸进城来。农民坐在一車一車晃晃蕩蕩的稻草頂上，也在跟着点头晃脑。他們是从老远的弗勒得力克森区来的，已經赶了一夜的路。还有些牧人赶了几头牲畜去上市場。这些牲畜不欢喜城市，常常东奔西突，或者繞着路灯柱打轉，或者逃到电車軌道上去妨碍交通。送报的女人，围裙袋里塞滿了报紙，正在挨家逐戶地送报。她們吃力地踱上楼梯，仿佛两条腿上墜着鉛似的。在这一切喧鬧声中，还可以听到赶去上工的工人的迅急的脚步声。

这种特别亲切的声音使他突然想起自己已經不再屬于这个队伍，而只得不論結局如何，去走他自己的道路。他本来也是这股人流里的一分子，天天随着上班下班，現在为什么不和从前一样呢？牢獄里的孤独使他学会了从一个新的角度来看人，現在他看了每一个人的脸，总会自然而然地探察有沒有使人自成一个小天地的独特的东西。但是他看到的这些人却全都是一样的；他們倦眼朦朧地匆匆忙忙地从幽暗的小街上走出来，直到会合在人群中，才真正睡醒，迈开大步走去。貝萊認得这种豪健的步伐，是他亲自教他們这样走的。

西桥区天色发亮了，春天的潮气和工厂里的烟使天空显得灰沉沉的。这一带地区显然还沒有完全睡醒；在大街上走着的，大概

还是一些夜游子。貝萊轉到維多利亚街，向周圍一望，觉得很詫异，原来他从来没有到过这个地区。他一家家地認那些戶名牌："艺人招待所"，德文写的"艺人之家"，"艺人宿舍"，"按摩师兼修脚师"，"服装出租"。

大多数招牌是外国文的，这中間还有："走鋼絲訓練班"，"音乐院——教授乐器歌舞"。典当和买卖旧貨的招牌也不少。爱倫怎么会流落到这么一个有脂粉香，旧衣味，和异国情調的怪地方来的？在底层那些房間的玻璃窗里，他看見椅背上搭着些奇装异服——阿拉伯式的連头巾的外衣，土耳其式的紅帽子等等。在二十号屋子的古老的宫殿式的大門口，一个身材矮小，皮肤黝黑，拖着一条长辮子的人，赤脚穿了一双黃拖鞋，輕輕地打他身边走过。

貝萊走上楼梯，心在怦怦的跳；梯級已經残破，脚步踏上去就有咯吱咯吱的声音，房門半开着，他听見前間有人在扫地，再里头一些，有一个小孩子的說話声，或者是在自言自語，或者是在和洋娃娃說話。貝萊不得不在楼梯口歇一下，平平呼吸，打叠勇气。

爱倫正在用帚清扫沙发底下。她站起身，看見了貝萊，便有点手足无措的样子，扫帚从她手里掉下了，身子也搖晃不定。貝萊把她摟在怀里，她就軟弱地倒在他身上，面色蒼白，眼睛閉攏，这样地过了好久。直到后来，他把她的头拨过来面对着他，和她亲吻的时候，她才哭了。貝萊溫柔地撫慰她，象撫慰孩子一样。她象平时有所感动的时候那样，紧紧地閉着眼睛。她偎在他身上，他說話的时候，觉得她全身都在顫抖。眼泪終于使她的紧张精神緩和下来；她溫柔地偎依着他，这情况使他体会到她曾多么頑强地維持了这些岁月，因此貝萊覚得十分快乐。这一切全都是她对他的爱情支持她的！她以絕大的毅力，和命运对抗到他回来。现在，她把她的一切重負都交給了他，自己一下子就衰潰了。她是多么疲乏了啊！

但是，現在，她和孩子們都該会好轉了；他要为她而生活了！

他已經把她放在沙发上，自己坐在她身边，低下头来輕輕地对她說：他是多么悔恨，多么想念她。她并不答話，只是抽搐地紧握着他的手，不时睜开眼睛看他一眼。忽然她发現他的脸已显得多么蒼老，多么憔悴。她仿佛想使他的容貌恢复柔和似地用手撫撫着它，同时禁不住嚎啕大哭起来。

"把你苦够了啊，貝萊！"她激动地喊，用顫抖的手指去掠他的鉄灰色的头发。"我从你这可怜的脸上覚得人們对待你是多么残酷啊。我又不能和你在一起！我現在巴不得能够有什么办法安慰你，使你快乐！"

她把他的头摟在她的胸膛里，象一个母亲撫摩孩子的头那样撫摩着，貝萊的脸色也变得好象孩子吃到母亲的乳汁那样。仿佛生命之泉流过了他的全身，他的脸上的冷酷神情消失了，而代之以温暖和生气。

"我不信你还会回到我們这兒来，"爱倫說。"但是自从昨天拉賓·弗雷得力克碰到你之后，我就在等着你了。"

貝萊忽然注意她精神很疲倦，便問道："你一夜沒有睡嗎？"

她微笑着搖搖头。

"我恐怕临街的大門給人家上了鎖。每逢有人回来，我就跑去把鎖打开。孩子乍看見你会害怕，你可别动气。他事后很难过，整个晚上跑遍了全城去找你的。"

从臥房里有一个清脆的孩子声音在不住地喊：

"伯伯！早安，伯伯！"

那是小妹妹，坐在爱倫的床上，手里玩弄着一根从鴨絨被角上脫出来的羽毛。她乖乖地給貝萊亲了一个吻，撅起了嘴，鼻子扭得很滑稽的样子，一动不动地坐着。

“你是个伯伯！”她討好似的說。

“唔，一点也不錯，”貝萊笑着說，“但是什么样的伯伯呢？”

“伯伯！”她又庄重地点着头說。

小妹妹現在和爱倫同睡在一张床上了。大床脚头放着她自己的小搖籃，也就是拉賽·弗雷得力克早先睡过的，这搖籃里睡着……唔，貝萊把头轉过去望房間的另一边，那里拉賽·弗雷得力克睡在一张小床上，头枕着一条胳膊打鼾。他俯伏着睡得正酣，伸手伸脚地，把被子都撇在一边了。这孩子长得倒还結实，貝萊想。

“懶骨头，該起身啦，”貝萊一边喊一边去拖他的脚。

孩子慢慢地翻过身来。他一看見父亲，便立刻就醒透了，把一条胳膊遮护着头，仿佛提防挨打似的。

“旧賬一概不算，孩子，”貝萊笑着說，“新賬从今天算起！”

拉賽·弗雷得力克还是不肯把手放下来，有意无意地眼望着前房，仿佛不明白他父亲的意思，但是脸却变得通紅了。

“你連跟爸爸說声早安都不会嗎？”爱倫說。

于是他才勉勉强强地放下了手，把头轉过去对着墙，他还很懊悔昨天的举动，担心会吃一頓教訓。他头边的墙上，一个釘子上挂着他的制服和帽子。

“拉賽·弗雷得力克干送牛奶的工作嗎？”貝萊問。

“是的，”爱倫說，“他干得很不坏，开牛奶車的車伕很夸奖他。”

“那么他怎么还不起来呢？我已經遇見好儿輛牛奶車了。”

“不，我們这几天罢工，”孩子喃喃地說，脸还是沒有回过来。

貝萊听了大感兴趣。

“你們倒真了不起！居然也搞罢工？为了什么？是要求增加工資嗎？”

孩子只好一五一十地說明白，头也慢慢地回过来了，但是眼睛仍然不望他父亲。

爱倫站在房門口含笑听着。她显得很疲弱。

“拉賽·弗雷得力克是領袖，”她輕声說。

“可是他不去街上查罢工破坏分子，却躺在这里睡懶覚！”貝萊憤慨地喊。“好一个領袖！”

“你以为有人会卑鄙到去当罢工破坏分子嗎？”拉賽·弗雷得力克說；“絕对沒有！是定戶自己到車上去拿牛奶的。”

“那么你們就該把車伕也拉来一起罢工啊。”

“不行，我們沒有正式的工会組織，所以他們不肯支援我。”

“那你們的工会太可怜了！赶快起来，孩子，有这种大事情等着你去办的时候，怎么还可以睡着打鼾！你以为幸运会在你睡覚的时候到来嗎？”

拉賽·弗雷得力克还是不动，他認为沒有什么特别理由要尊重他父亲的意見；但是他看到母亲責备的眼光，便喊声一，二，三，連忙爬下床来穿衣服。当他們喝咖啡的时候，貝萊給兒子出了些主意，怎样去进行。他的兴致很高，把問題詳細加以研究；他彷彿自己离开群众才是昨天的事。許多关于斗爭的愉快的回忆，一时都在他脑子里涌現起来；現在是每一个孩子都知道，世界上最无耻的事情，莫过于破坏罢工了！可是在当时，甚至对有知識的工人，也得費了大劲才能使他們懂得！罢工这一手段，当他初次使用时，工人們非常害怕，現在竟連孩子們都乐于运用了，这情形想起来不免有点滑稽可笑。可見在这个大时代里，这兒也进步得很快！如果你不願落后，就得加紧脚步！

拉賽·弗雷得力克出去以后，爱倫走到貝萊跟前，摸着他的头发。

“欢迎你回来！”她温柔地說，还吻了他那起皺紋的前額。

他紧握住她的手。

“謝謝你維持了一个家給我回来安身，”他紧瞧着她回答說；“要不然的話，我真会从此沒着落了。”

“你要知道，孩子出的力量也不少啊！他工作上劲，靠我一个人是背不起来的，有过几次我真弄得走头无路。你别生他的气，貝萊，即使他对你有点冷淡。别忘記他跟那些孩子們是怎样熬过来的。有时候他回得家来簡直象一只斗敗的公鷄。”

“是为了我嗎？”貝萊放低了声音問。

“是的，因为他受不得别人說你的坏話。有一个时期他每天都和人打架。現在想来他們不再惹他了，因为他从来不肯讓步。但是这件事可能在他身上留下些烙印。”

她老是犹豫地看着他，好象有什么話要对他講，但是下不了决心。

“怎么啦？”他便先发問，帮助她开口，但是自己的心却在怦怦地跳。他也有点希望把这件事彼此心照，就不說也罢。

她牵着貝萊的手走进卧室，去到搖籃旁边。

“你还沒有看过小安兒啦，”她說。

他局促不安地弯下身子去看那小孩，那小孩也在睜着大眼睛望他。

“你得讓我慢慢地习慣起来呀，”他說。

“它是瑪丽生的，”愛倫用一种特殊的意味說。

他立刻站直身子，疑惑不解地望着她。他一时还摸不清头脑。

“瑪丽呢？”他費了大劲才問出一句。

“她死了，”愛倫說着便伸手去握他的手，帮助他支持精神上的打击。

一个暗影从貝萊脸上消失了。

第 三 章

貝萊和他的妻子所住的房子，本街上居民称之为"宫殿"的，是一座破旧的有二重斜度屋頂的三层楼建筑。前面正中竪起几根有凹槽的嵌墙柱的残余，一直通到上面两层，給那些小窗子做了美丽的窗檐。这"宫殿"的得名并不是完全沒有理由的；住在后院的那个拾荒的老太婆还記得，在她小时候，这座房子是一位将軍的乡間别墅，跟旁的房屋不相連接。現在的伊斯德街，那时候还是海滨，連市政厅前的广場，当时也还是果树园。市政厅后院那些房屋旁边的两棵虫蛀的老苹果树，还是当时的遺物。

后来市区使果树园后退了好几里，久而久之，西桥区的繁华的大馬路两旁出現了許多横街小巷——都是些狹隘的貧民街。它們把零落分散的乡間小屋联系起来，遮蔽了阳光；穷人、艺人，以及娼妓挤跑了这所华丽的消夏别墅的主人，把它变成一个末路紳衿和落魄文人的大杂院。

这"宫殿"是一个沒落的时代的最后遺迹。从那些被烟熏黑了的天花板上的彩繪，和深嵌在墙内的窗戶上，还看得出它从前的富丽堂皇；但是大房間都已經隔成了两三小間，分租給小戶人家做住宅，連寬闊的楼梯口也已分隔了一半，变做堆煤間了。

从貝萊的两小間住房，走过一扇門，走下几級楼梯便通到一个大房間，这房間占了厢屋的整个楼面，好象从前曾經是一个大餐厅。那些高到楼頂的厚实的天花板，从前曾經雕花彩繪过的，已經給烟熏得烏黑，大部分的粉漆都已剝落，連横梁都搖搖欲墮了。

这个大厅曾經被利用来做过釀酒房，也曾做过仓庫，但是还残留着从前富丽堂皇的迹象。住在这里的孩子們認为它是个好玩的地方；他們常常来拉下几块板壁去做柴烧，或者坐在那些从前放名人半身象的砖坛上大呼小叫，玩几个鐘头。

不时有一批流亡的波兰人或俄罗斯人把这个大厅租下来，住上几夜。他們并排地睡在地板上，把自己的包袱做了枕头；早上，他們就来敲爱倫的門，打着手势要求用一下盥洗室。起初爱倫有点害怕，用衣橱堵住了房門；但是一想到貝莱在过着牢獄生活，她就心腸变軟，对他們同情了。这些面黃肌瘦的可怜人，为飢寒所迫而离乡背井。他們旣不懂别的話，也不了解世界的情形，就只象候鳥一样，由本能把他們带到哪里算哪里。在他們盲目的行程中，找到"宮殿"来做一个歇息处。

除此以外，这个有两层楼高的大厅平时总是空着的。它本来可以改成几个房間，但是屋主——一个从格罗斯特鲁普来的老农民——是个吝啬鬼，尽管有利可图，也絕不肯在这屋子上破費一文錢。爱倫倒并不反对他这样！她乐得在里面晾些代人家洗的衣服，免得晒在院子里給灰尘和煤烟弄脏。

对穷人来說，机会往往代替了天意。爱倫和他們孩子在敎堂街弄得走头无路的时候，就是机会把她們送到这里来的。爱倫在艰苦工作之后，本来已經把她的縫鞋业务搞得相当顺手，还收了两个学徒帮着做活。不幸遇到一次长期的罢工，她又給搞垮了。她还想尽办法来掙扎，但是有一天房东来把她的家具什物丢到街上，把她赶出来了。这是司空見慣的事情，貝莱已經听得多了。她和孩子們守着东西，一直到天黑。这时下起雨来了，她們不知道該怎么办才好。过路人停步問了几句話，又繼續走他們的路。也有一两个人劝她去找救济所，但是爱倫和拉賽·弗雷得力克都不肯丢这个脸。

他們把两个小的托給地下室里那个砑布的老太婆，自己在外面看守东西——痴望着有个救星出現，因为經驗从来沒有剝夺过穷人的这种希望。

他們等了好久，果然碰到了机会。有两个流浪汉从北桥街那面推着一輛四輪大車奔过来，这是穷人常常用来在夜里搬家的車子。一个在前面挽着車杠，一个在后面推，正在跑得飞快的时候，他就伏在車上，用脚尖踩一下煞車器，車身一斜，就碾在路旁的沟里去了。这空車的边上坐着一个半老的女人，鼻子里哼着歌曲，两只脚在車边宕着。她身子胖大，头上戴着一頂很大的闊边帽，上面插着顫巍巍的大花朵，这是一种专为勾引男子而設計的帽子。他們就这样唱着叫着，横冲直撞地从街路的这一边竄到那一边，那女人每一回都尖声惊叫着。

“有一个搬場車来了！”拉賽·弗雷得力克說；这时那大車恰好吱吱咯咯地走过他們面前，就在水沟边停了下来。

“你怎么搞的，托华尔德？”一个車伕說，随即瞪眼望着愛倫說道：“你眼睛有毛病嗎？”

那女人已跳下車来。

“走开，蠢驢子！”她說着把那人推在一边。“你沒看見他們是給赶出来的嗎？……是不是你丈夫把你赶了出来？”她俯身向愛倫同情地問。

“不，我們是給房东赶出来的，”拉賽·弗雷得力克回說。

“这小家伙倒有趣！……那么，这样說来，你們今晚沒有地方住了，是不是？……来，克利斯汀，把这些家具装上車，讓他們到我們門廊里去过一夜，不然的話，要給雨淋坏的。”

“不錯，椅子脚都已經在生根了，”克利斯汀說。这两个人都是怪高兴的。

“你們跟我一起去，”家具裝上了車，那女人說。“我給你們找个地方过夜。到明天，也許上帝在家了。”①

“她是一个妓女！”拉賽·弗雷得力克扯扯母亲的衣服再三輕輕地說。但是愛倫滿不在乎，她現在只求不落到救济所里去；她已經不再那么自高身分了。

他們所遇到的就是那个“戴莉莎王后”，从这一天起，她們可以說是轉了好运。戴莉莎帮愛倫找到了住处，又帮她向附近的姑娘們收些衣服来洗。这活兒并不好，因为西桥区的姑娘总是把好衣裳一直尽可能的穿下去，個了就換新的。——但是总还可以勉强餬口。

貝萊不願意讓愛倫再做这种粗重的工作；他以为从此該由他来維持全家的生活。况且，愛倫已經尽了她的本分，也辛苦够了；現在她形容憔悴，正应該好好地休息一下。他回来了，能够把家庭責任重又担負起来，她似乎是可以卸肩了；不过她却不肯放弃洗衣工作。

“沒有打到清水，就不該先把脏水倒掉！”她說。

每天早晨，貝萊带了嶄新的工会証出門，向每一个靴鞋作坊去找工作。但是他这一行的景况很不好，他那些老同业都已經被迫改了行——有的当了电車卖票員，有的当了路灯伕。正如人們所說的，他們給机器排挤出来了。这是大罢工的結果；大罢工搞垮了那些雇用一两个职工的小作坊，助长了大企业的繁荣。少数几个資財較厚的便买了机器开厂了。其余的只好被挤到冷街上的地下室里去做补鞋匠。

---

① 欧洲习俗，凡有灾祸，就說是“上帝不在家”。此处意为“明天一定得到上帝的照顧了”。

貝萊絕不打算去找条件和从前一样的工作。現在他甘願重新再做学徒，以伺候他的新师傅——机器，并且还願意接受最苛酷的剝削。但是工厂主都不要他，他們还很記得他。

"你脫离生产太久了，"有些人說，显然含有双关的語气。

这分明是算他的旧賬，不过話說得客气罢了。但是他痛苦地感覚到，他自己过去的事情竟也起来和他作对了。他斗爭过，牺牲过一切，为了改善工人的工作条件，可是他和他的同志們所得到的改善，却是使他們失业的机器。

在这个春光明媚的时候，在市內东奔西走，徒劳无功地寻找工作的，并不单是他一个。别的行业中，也有許多工人遭到和他同样的命运。每天早晨，他也投进了那股注定了要在徒然的寻找中踏破路面的人流，这些都是被机器挤了出来，再也无法回进去的人。

他听来听去总是一样的故事，他們怎样忽然被停歇了，好象火車脫了节，眼看着其余的列車开走了。因此他便想："也許是他們自己不好。他們自己配合不上新的列車；也許他們是好吃懶做，或者酗酒貪杯的吧。"

但是过了些日子，他每天早晨都看見有能力强，本事好的人也在这队伍里到处找事，却沒有人要，他这才悚然吃惊，明白这是时代变了。

只要他有工作，他当然能够养家活口。物价倒不算高，不过它們却充不了飢。从总的情况看来，鞋业工人似乎已毫无生路，再加上大企业截断了他們独立經营的路子，使他的处境愈加困难。他連这一条后路都給堵塞了！他最好还是别做这个梦罢；因为要自己做老板，就得有資本和貸款。这样看来，除了向一家家工厂去找活之外，前途可以說是毫无希望的。

貝萊又碰上老問題了。整个情况鮮明地摆在他面前，他閉上

眼睛也沒有用。他很想只顧自己的个人生活，不去管别人的事；但是事情都是彼此互相牵連的，无論他願意也好，不願意也好，他总得从全面来看問題。

从外表看来，工会是經起了考驗了：現在工人們已組織得很好，爭得了和老板进行談判的权利；工会也受到了重視。工資已經有所提高，工人中間也有了家庭的观感。有許多人已經从地下室迁居到有两三个房間的公寓，还买了体面的家具。他們生活要求更高了，但是物价同时也涨了，所以他們还是和从前一样，手里賺来，嘴里吃光。貝萊看出社会的发展跟不上机器的发展；机器不声不响地，但又是毫不留情地在工人和工作之間插足进来，使越来越多的工人失业。工作时間并沒有縮短多少，社会也并不怎么关心劳工保护，不过对于残废工人是比以前更加注意了，对穷人的救济也已經大大地前进了一步。这些事情并不是根据什么規定的制度，而只是根据一系列的法令，聊以粉飾現状而已。救济倒是多式多样的，可是始終只能免于冻餓；而申請救济的人却越来越多。接受救济虽然并不使人丧失公民的权利，然而却使他們在政治上丧失了独立性，变成所謂“寄生的”无产阶級。

这就是貝萊曾帮助着征服的好世界——这就是他久别归来，用新眼光所看到的这个世界的景象。这个世界并沒有革新，工人运动似乎并沒有創造出任何坚强的，对人民有价值的东西。工人們似乎已經乖乖地从斗爭中退了出来，只要能够領到一点救济費就算了。他們从前那股豪迈之气到哪里去了？他們旣然心甘情願地讓别人来养活自己，想必已經沾染了資产阶級的习气。他們并不是力量不够，只要团結起来，他們是能够不流一滴血而使世界改变面貌的。他們所缺少的就是責任感；他們已經把工人运动的基本观念忘掉了。

当貝萊蹓躅在馬路上，劳而无功地寻找工作的时候，他把这个問題从各方面加以考慮。这一次的全面考慮，鼓舞了他，使他覺得有內在的和外在的力量在他身上发生作用，推使他投入运动，走上領导的地位。但是他打退了这种思想，因为他現在要为自己的家庭而工作了。

他向邻居找了些补鞋的工作，还帮助爱倫晾晾衣服，轉轉砑衣輥子。他只好收拾起自己的驕傲，想想她至少还能賺一些錢，便自覺庆幸了。爱倫有他做助手，也很高兴，但是她不願意讓别人看見他干娘兒們的工作。

“这不是男人家干的，”她望着他說，眼光里表示出有他在一起她是多么愉快。

他們很喜欢偎倚在一起，說話并不多，只要能靜靜地耳鬢厮磨就是幸福。待做的工作很多，但是貝萊和爱倫都不急于去做。他們都找不到話講，却能在脉脉含情里心心相印，能在相对无言中愈加亲近。他們知道彼此都曾备尝艰苦，不必再放在嘴上来訴說；时間已經在他們身上做了工作。

并沒有风暴来打乱他們的破鏡重圓的生活。日子平平稳稳地过去，以往的岁月使他們感到一种凄凉的况味。爱倫的心上既沒有热情，也沒有責备。她小心謹慎地对待他——几乎有初次会見时那种怯生生的情况。在她那慈母般的关怀的背后，藏着当时那种少女的隐忍态度。她默默无言地接受他的撫爱，而以不离他左右作为她的回贈。他注意到她对他的任何一桩小殷勤，都是出自她的心坎，有如母亲的慈爱，使得他和她关系愈加密切起来。他很感激她这种恩爱，不过这还不是他所最需要的。

当他們俩坐在一起消磨黄昏，孩子們在左右戏耍的时候，爱倫通常是默不作声，不时偷偷地溜他一眼；但是他一回看她一眼，她

便把眼睛低下了。她莫不是又在和初次会面时一样，要摸清楚他这个人？她仿佛在考察他的內心，却又不肯显露出她的眞意。一个母亲有时候观察自己的孩子的前途，也就是这样一种情形。难道說她不爱他嗎？她已經把她所有的一切都給了他，替他生了孩子，在大家都把他弃如敝屣的时候，她忠誠地，始終如一地等候他回来；但是他仍然不能肯定她究竟有沒有爱过他。

貝莱从来沒有經驗过狂热到不可遏抑的爱情；工人运动早巳把他的青春的余力侵吞淨尽了。但是他現在仿佛跟春天一同得到新的生命，忽然覚得自己身上洋溢着一股大力。今后他和爱倫要开始过眞正的生活了，因为他的一切从此将都是为了她！人生使他学会了实事求是，这倒是很好的。他想到过去的粗枝大叶，沒有先把爱倫当作爱人，就使她做了母亲，自己也頗为吃惊。既然她到如今还沒有灰心失望，仍然一心一意等他回来博取他的欢心，可見她这副女性的胸襟，是非常宏大的。这是因为她做了母亲，才能养成这一片心地。

他究竟贏得了她的心沒有？她是眞的在等着他嗎，还是听天由命，随遇而安呢？

現在他是这样热烈地爱她，凡是她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在他看来，全都另有一番新姿态。現在他明白了她和他是相依为命的，这使他感到幸福。她身上穿的戴的一絲一縷——只要是她所有的，哪怕是最平凡微末的东西，一根带子，一条布围欄，都发出异常的温暖，使他的心里充滿了甜蜜滋味。她对他望上一眼，或者摩撫他一下，他便快乐得神魂顚倒，心上热辣辣地，但她只是微微一笑，或者握握他的手，絕沒有象火燃燒一般的热烈。她是爱他的，也不拒絕他的任何要求，不过他始終覚得她沒有把她的心和盘托出来；每逢他想窺探她的內心的时候，她总是用温存撫爱来把它遮

隔住。

第四章

貝萊仿佛在流亡多年之后回到故乡来，得重新建立个人对一切事物的关系。刑滿释放只放到他大門口为止，家門以內的事情还得靠他自己来解决。他开垦的土地已經落在别人手里，他再也沒有任何权利可以过問。不过地究竟是他播种的，所以他很要知道这块地給人家照料得好不好，兴旺不兴旺。

工人运动已經改变了方向，現在主要是搞政治活动了；同时它已暫时不去管那些最穷苦的人的吃飯問題，正如輪船抛掉压艙物，使船身得以迅速地上升。要紧的是先把机关单位爭取过来，然后再回头用别的方法解决群众的生活要求。当然，要撇开这些最妨碍发展的人，原是很方便的事，但是用这样的办法能够成功嗎？要曉得，一切的斗爭，原来都是为了他們啊！貝萊已經徹底得到了教訓，深知欺騙别人就是欺騙自己。他对那些专找最低的地方爬籬笆的人，已經不相信了。

这些新策略是在大斗爭胜利后产生出来的。他曾亲自領导胜利的群众在首都举行大游行，如果他当时沒有被捕，現在当然已經当上了工党議員，坐在議会里，象征着轉向資产阶級的身份了。但是現在，他对这一切全沒有分，只好在現实情况下决定他的态度。他已是屬于社会所不齿的一等人，眼看一切都和他不能相容；他不相信現在的这种社会倫理能发展到使穷人的地位提高起来。他自己也至今还是一个得不到法律保护的人，也許将一輩子都无法改变。你既然从那道門里給撵了出来，再去低头固然难堪，就是想混

进去却也不是容易的事。因此他并不想采取任何步骤，重新进入那些要人的圈子。現在他已經有了足够的勇气，可以不靠别人，专靠自己了。

爱倫，受了这許多不公平的遭遇，吃了許多苦，也許是希望在这方面得到些补偿的。她的忍耐力多大啊！貝萊曾作过諾言，要使她和孩子們得到幸福，他相信，只有依照自己的办法去做，才能最好地达到这一目的。

他并不眞正快活。家庭的經济情况很困难，无論他怎样动脑筋，前途还是很渺茫。他必須做一家之主，做养家活口的人，好讓爱倫受到他的庇护，可以安心吃他的飯，无挂无虑，快快活活地过日子。

但是他养不了家，据他想来，缺点就在于此。至少从拉賽·弗雷得力克的态度上看出是这样。这孩子本質是好的，虽然染了点市井的习气。他是一个有能力的人，聰明伶俐，有进取心，对一切的生意經，都非常精明。貝萊在他身上看出有自己的形象，不能不为这个兒子而感到驕傲，但是这孩子对于父亲却并不报之以无条件的信賴。他对父亲只是很勤謹，也很听話，除此以外就沒有别的了；他象是抱着一种考驗的态度，仿佛要先看看貝萊究竟有什么能耐，然后才肯承認他做父亲的权力。

对于这种把他看成“晚爷”一般的难以忍受的不信任，貝萊非常苦恼。他有了一种受到考驗的感覚，心里又好气又好笑。若在往时，只消一頓鞭子便可以解决，現在却須好好打算，妥善处理，才能收到长久的效果，因为現在买不到便宜貨了。当他帮助拉賽·弗雷得力克組織送牛奶的孩子的时候，他謙虚地从“大斗爭”的經驗中举出一些事例来向他提供意見，以表示他并不是毫无用处的。他从兒子的表情上看得出他还不十分相信，主张还得仔細地加以

考虑。这一来便伤了他的敏感的心，只好自个兒忍气吞声。

有一天当他正在工作的时候，拉賽·弗雷得力克跑进来，气喘吁吁地喊道："爸爸，請你講給我听，你怎样把那些关在厂里的工人弄了出来！"

"我講了你也不肯相信的，"貝萊带着埋怨的口气說。

"我会相信的；因为人們叫你做'閃电'！"孩子以欽佩的口气說。"他們要弄掉你，所以才把你抓去关起来。我們送牛奶的車伕把这些事情都告訴我了！"

从这一天起，他們便做了朋友。貝萊一下子就成为兒子心目中的英雄人物——剃掉鬍鬚，脸上抹了烟煤，闖进敌人的陣营里面，还有比这更强的嗎？貝萊可得提防給人家当作是个戴高帽，穿皮靴的文明强盗头兒才好！拉賽·弗雷得力克有这么一个生动的想象！

貝萊很需要有这样一次胜利。他必須先取得自己家里人的支持，然后才能把从前的事一刀两断。不过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小安兒跌跌撞撞地到处爬行，小眼睛炯炯地望着他，先是扶着椅子櫈子走，最后一段便在地上爬过来了。刚把他放下地，他立刻便向貝萊奔过来，有时候还能从厨房老远的爬过来，不到爬近貝萊的脚跟前，抬起头来望着他不肯停止。

"瞧，他已經多么喜欢你啊！"爱倫一边把小安兒放在地板上讓他自己去爬，一边溫柔地对貝萊說。"抱抱他吧！"

貝萊机械地听从爱倫的吩咐。他自己对这孩子并沒有情感。实在說来，这并不是一个孩子，而是投到他身上来的一个活的譴責。而爱倫呢，她却站在一边，仿佛这孩子是她自己生的。貝萊不懂得，为什么爱倫毫无輕視之意，他一想到不得不承認这个私生子为自己的兒子的內心斗爭，就不免深感慚愧。幸而她对他寬洪

大量，絕口不提起这件事。他对自己不能象愛倫那样亲热地看待这孩子，也引为痛苦。礼拜六晚上，当她給小安兒洗过澡，抱在膝上給他穿干净衣服的时候，貝萊就受到良心上的譴責。他曾不加考慮地糟踏了"方舟"里的瑪丽，而愛倫呢，在她最需要他的时候，他曾把她抛弃过，而她却以同情的手給他抹去罪过。她仿佛猜出他的抑郁的心事，走近他跟前，把那暖烘烘的赤精的小肉团兒放在貝萊膝上，笑吟吟地說："可不是嗎，这孩子多可爱啊！"

她的心地眞是宏大到使他吃惊；她对这孩子比自己亲生的还更加愛护。

"我是他的媽啊！"她态度很自然地說，"他沒有个亲娘难道活得下来嗎？"

瑪丽的命运象一个暗影似的籠罩在貝萊心上，他不得不对愛倫坦白出来，才除得掉这个暗影，但是愛倫看不出这些事有什么关系，她認为这是命中注定的事情。

"那时你正在被人追捕迫害，"她靜靜地說，"沒有人来照顧你。所以就必然会发生这种事情。瑪丽把这件事全都告訴我了。她身体很坏，不能生孩子，这也不是誰的过錯。医生說过她发育不全；生理上有毛病。"

唉！愛倫不知道一个人能負多少責任，而她承担下来的已大大地超过她的本分了。

这些具体事实的說明，虽然沒有把問題从根本解决，仍然起了一些慰借的作用。过去所鑄的大錯，長期压在身上，实在受不了，所以貝萊很高兴听到愛倫对于瑪丽的命运能够談得这样达观；使他也覺得这是理之常情。瑪丽在情况不能再隐瞞下去的时候，来找愛倫求个安身处，愛倫把她收留下来，等到临产再送她进医院。瑪丽自己知道她是要死的——仿佛她感覺得到——所以一面帮着愛

倫做縫鞋工作，一面就和她談了。她象一个有經驗的母亲似的，老早就安排好了一切。

“她是多么老練，同时又有一副孩子气！”爱倫談到瑪丽总是感动地称贊她。

貝萊不禁回想起他在“方舟”里的生活，那时瑪丽才不过是一个十一岁的小女孩，便当起主妇来，給他和她的两个兄弟料理家务！她虽然发育得不好，但是她身上却孕蓄着丰富的能力，她就象“貧困”一样。在貝萊的青年活力的刺激之下，她长大起来，成为一个美丽的姑娘，她上街买东西的时候，一般輕薄少年都要看她几眼。象她那样的孤苦伶仃，无依无靠，貝萊常常为她的前途担忧，却不料竟是他自己把这个孤伶无助的穷姑娘蹂躏了。为什么他不把自己的十字架独自背起来？他使她認識了人生的乐趣，为什么又去接受她为感恩图报而献給他的情爱？为什么他在一个艰难的时候把已經送出去的人情又收了回来？她出自一片好心，給她的孩子起了个“安兒”的名字，巴望貝萊能够真正欢喜他；但是这个安慰的代价真不小，他是用另一个人的生命換来的！对貝萊来說，这个孩子几乎就是一个控訴。

有許多問題需要解决，但这并不都是容易的事。貝萊有时簡直覺得自己身上所負的責任太重了。在这种时候，他就想到莫尔頓。

“无論如何，莫尔頓对我是不够朋友的，”他想，“他妒忌我的成功！”至少在这一点上，貝萊是振振有詞的。

如果他們要恢复从前的关系，应該讓莫尔頓先来找他。貝萊并沒有恶意，不过認为要由在上头的人先伸出手来才算公正合理。

就这样，他認为問題已經解决，可以心安理得了。但是現在，他旣然把一切責任放在自己身上，还要为一点礼节而犧牲他惟一

的朋友嗎？不，他应該先去找他，向他伸出手来，取得和解。

对于他，这一决定似乎是难能可貴的了。但是它并沒有使他感到滿意。他仍然感到一种痛苦，正如在监獄里所受的一样，那就是当他从工作中偸閑一下，独自躲起来看書的时候！他覚得有一只无所不睹的眼睛經常在窺察着他。因此，他就不得不把这个問題再想一想。

毫不自私的莫尔頓会有妒忌心嗎？的确，他沒有敲鑼打鼓的来庆祝貝萊的胜利，而只是行其心之所安！无疑地，这就是問題的症結所在。貝萊陶醉于大吹大擂，想找些东西来压低莫尔頓的沉靜而警告似的声音，甚至还怪他妒忌。其实不够朋友的还是貝萊自己。

一天，他主动去找莫尔頓了。要打听莫尔頓的住址并不困难，他現在已經是一个成名的作家，报紙上談到有关工人阶級問題的时候，常常提到他的。他住在南大街，跟从前一样，还是一个屋頂擱楼，从那里望得見卡尔伏博堤岸和阿馬格尔島。

“怎么，是你嗎！”莫尔頓說，紧紧地握着貝萊的双手。

他对着貝萊的严肃而多皺紋的脸上望了好一会，直到眼眶里含了一泡泪水。

“貝萊，你改变得多了！”他有点吃惊似地輕声說，接着就領他走进房里。

“当然，”貝萊郁郁不乐地回答。“我的改变是尽有理由的。你怎么样？結婚了沒有？”

“沒有，还是个独身汉。我要的人还是不理睬我，别的人我又不要。我以为你也把我摔开了，想不到你还能来看我。”

“我从前太得意了，所以有点自以为了不起。”

“唔，的确！但是你在牢里，为什么把我的信退了回来？这未免

太叫人难受了。”

貝萊惊訝地抬起头来望着他。

“一个做囚犯的人絕对想不到他能得罪人家！这件事你冤枉我了。我当时只想懲罰我自己。”貝萊說。

“你生过病嗎，貝萊？”

“不錯，生过病！要是你知道一个人被剝夺了做人的权利，关在四堵高墻里面，会变成怎样一种情形，那就好了。有一个时期我簡直盲目地憎恨整个世界；我只想找一个方法来向全世界报仇雪恨，可是，既然沒办法打別人，就只好拿自己来出气。我滿足于这样一种想法，我越是吃苦，就越显得人家的凶恶。我的确給了他們沉重的打击；有一个时候他們把我恨透了。”

“难道沒有一个人对你說句安慰的話嗎？牧师呢？教师呢？”

貝萊苦笑了一下。

“有的，他們用鞭子来安慰我！獄卒管服我不下来；所以他們說我是一个难弄的囚犯。这并不是我不肯遵守紀律，而是因为我精神不正常。这好比一个人在头昏眼花的时候，你却要求他脚步走稳。我想，他們大概看出我自己改不好，于是有一天便把我綁在一根柱子上，掀起衬衣来蒙住了我的头脸，抽了我一頓鞭子。这話說来好象很怪，但事实是千真万确的；打得我很凶，使我声息全无。既然象这样的事都做得出来，还有什么可以抗議的。他們用一条湿被单把我裹起来，抬我到板床上，就算完事大吉。整整八天，我只能俯着躺，痛得一动都不能动；稍稍轉动一下就会象野兽一样叫起来。鞭子抽进肉里，我胸前現在还数得出数目来呢。我就这样給摔在地上，张口結舌，人发了呆，象一个鉛球似的躺在那里。‘这就是他們的人道！’我心里呻吟着，‘这就是他們的人道！’我怎样也理解不通。”

貝萊的脸変成了灰白，沒有一点血色，顴骨突出，和死人脸上的一样。他哽咽了两三次，才透得出声来。

"你懂得受鞭打是怎么一回事嗎？"貝萊又嗄哑地說。"火烧算不了什么；我宁願活活被烧死也不願再挨一頓鞭子。獄卒并不要懲罰你；他并不是生你的气，任何人都不生你的气；他們只是不滿意你的行为罢了。他把鞭子打在你的背上仿佛秤配給粮那样仔細，几乎好象是在撫爱你。但是每鞭一下，你就覚得肺要胀破，宛如万箭穿心，周身肌肉迸裂，五脏六腑都要从嘴里吐出来。現在一想起那种情形，还不免心跳，仿佛要呕出血来似的。你知道肉刑的意味嗎？它給你的并不是肉体的痛苦，他們所鞭打的是你的心灵。当我躺在那里，精神頹丧，象一只失群的野兽自己舐伤的时候，我明白我是碰上了这个社会的黑良心，做了一个牺牲者，讓他們在我身上发泄他們对受苦难的人的仇恨心。"

"你記得他們憑什么理由打你嗎？"莫尔頓一边揩着額上的汗一边問。

"是些小事情。……大概是因为我大喊大叫。孤独和寂靜压迫得我受不了，我就叫喊起来，想在那可怕的空虛中有点生气。我記不清楚了，但是我想来这就是我的罪名。"

"无論如何，一个朋友給你的好話，会对你有些好处的。"莫尔頓还在想着他那些被退回的信。

"話是不錯，可是牢房的气氛不利于外面朋友关系。你会恨一切自由的人——連对你有好感的人也不例外——你連自己所栖身的一个小树枝都会砍断。要不是牢房里那几只小老鼠，我恐怕永远也不会再有生趣了。我常常把面包放在鉄格子上請它們吃，当我半生不死地躺在那里胡思乱想的时候，它們在我的手上走动，发出吱吱的叫声。这究竟是一种撫爱，即使它不是来自和你同类的

人。”

莫尔頓住的是一个有两間房的小擱楼。他和貝莱談話的时候，从另外那个房間里不时有声音传出来；声音每响一次，莫尔頓便皺起眉头，回头去望望那扇紧閉着的房門。他越来越显得神情不安，只管傾耳靜听。貝莱覚得奇怪，但是并不开口动問。

突然有了椅子翻倒的声音。莫尔頓連忙站起身走过去，随手把門关上。貝莱听見有輕声說話的声音——是莫尔頓的訓責和一个女人的顫抖的輕細声音。“原来他有一个姑娘藏在里边，我还是走吧。”

他站起来准备离开，顺便从擱楼的大窗口向外面望望。自从他初来首都，从莫尔頓的旧居了望过一回以来，景象已經大大改变了！那时他曾梦想要征服这个城市，并且确也实現过他的計划，可是現在又得从头来过。一个嶄新的城市罗列在他的脚底下；在碼头和煤栈之間，他遇見爱哭的彼得的地方，現在聳起了两排华丽的大楼，当中有一条美丽的林蔭大道。这外边，一切都是新气象；在原来是水和木材場的地方，現在造起了一个广大的工人住宅区，在他的脚下，有机車拖着滿載貨物的列車开往新建的火車站。海港对面的冰島碼头上，出現了一个新的住宅区和商业区。这背后，就是水和阿瑪格島上的綠草地。莫尔頓的确象夜鶯一样，会挑最高的树枝去做窠。

他又收集了一大批書籍，写字台上还竪起着几幅有签名的名人照象。总之，他似乎已經在文学界有一个地位了。

貝莱从書堆中抽出几本莫尔頓自己的著作，很感兴趣地翻閱着；他似乎在字里行間听到了莫尔頓的誠恳的声音。他現在要讀一讀他的著作了。

莫尔頓回来。“你还沒走嗎？”他用手抹着額角問道。“再坐一

会兒，我們暢談一下。要曉得我是多么地挂念你啊！”

他样子显得很疲劳。

“我很高兴看看你的作品，”貝萊兴奋地說。“你写了这么多啦！可見你的时間倒幷沒有虛过。”

“大概孤独也使你喜欢看書了，”莫尔頓望着他說。“如果是这样，那么你在牢里也交了些好朋友了，貝萊。我所写的这些都算不得什么好作品，不过是些粗浅的东西。你別忘記我們的时代是一个新时代。”

“工人报似乎很少談到你。”

“唔，幷不多，”莫尔頓冷冷地說。

“他們說你只給資产阶級报紙写文章。”

“不这样，我就得餓肚子。他們至少給我有口飯吃。况且，我們的报紙不用游击战士，它們只要服从命令的人！”

“要你去听从人家指揮，这是很难的，”貝萊笑着說。

“我有更高的良心上的責任，”莫尔頓激动地回答。“如果要讓瞎子去瞻望将来，我就不能受他的領导。工人报有时轉載一篇我在資产阶級报紙上发表的稿子，我和自己人方面就只有这么一点关系。我得向圈子外面去寻食，幷在那边下蛋；这实在是很艰苦的。老实告訴你，有过好几次，我不得不繞圈子来和自己人講話，心里总覚得很难过。好吧，这也沒有关系！我有的是时間，等着吧；在他們，少了大力士的兒子也沒有多大关系，我現在姑且在資产阶級中間做工作，把穷人景象放在那些有錢人的眼前，使他們不得安宁享乐。在这一方面进行革命的准备也是有必要的。”

“但是他們能容忍你所写的东西嗎？”

“可以，統治阶級也能象沒有站起来以前的普通人民一样寬容；这是文化使得他們如此。有时候他們甚至太大方了，以致你不

大敢相信他們的話。如果有什么不配他們胃口的事情，他們总是从美学的观点来解释的。”

“这話怎么講？”

“他們把你写的东西当作是一种艺术作品！好比一出戏，你排演出来供他們消遣的。他們会說，‘好得很，不过这是毫无根据的，一点都不现实——至少，在我們的国家里完全沒有这种事。’但是我相信总还有一些人感到不安，慢慢地会尝到它的苦味。也許总有一天我能够写出这样一种关于穷人的作品，使人不能不注意的。但是你的看法怎么样？失望了嗎？”

“多少有点。在牢里，在我最苦恼的时候，我以为幸福的时代要等你們来实現了。无論如何，的确已經起了很大的变化。”

“你覺得滿意嗎？”

“样样东西都貴了，”貝萊慢慢地說，“失业似乎成了永久的現象。”

莫尔頓点点头。“这是資本家的反攻，每增加一次工資，他們便把物价抬高两倍，始終是由工人来付出代价。这样的胜利，穷人可受不起許多。”

“更糟糕的是小資产阶級的作风有了发展。据我看来，我們工人阶級似乎正在分化成两派——一派是高級工人，正在上升为小資产阶級，一派是眞正无产阶級，他們还是落在后面。整个运动都局限在一个很狹小的范围里，因此就不会有眞正的进展。”

“你出过門，見多識广，眼界也大了，貝萊，”莫尔頓意在言外地說，“現在你得教教别人了。”

“我自己都不懂得，”貝萊推托似的說，“并且我是关在牢里。你呢？”

“我不适宜做一个鼓动家，这是你很知道的。人們对我都不感

兴趣。我走在群众的前面太远了，跟他們又沒有真正的連系；我实在是寂寞得要命，你知道嗎？不过，也許我会比你們先走到頂上，如果这样，我会在那里点起一个火炬給你們照路。”

莫尔頓靜默了一会兒，突然又抬起头来：

“但是你应該把这任务担当起来，貝萊！你說你不胜任，但是除了你以外再沒有別人了。难道你忘了你是这个运动的火炬，是人們誠心信仰的对象嗎？他們万众一心地象小孩兒一样盲目信任你，你如果放手不管，他們就什么事情都做不来。关进牢监的并不是你，而是其余的人，是整个运动！现在你回来了，并且还带了新的力量回来，我是多么高兴啊！你从前还沒有現在这样壮大，貝萊！可是，那时你就干出过成績来，何况現在，你准能干出些更伟大的事情。”

貝萊一边傾听，一边看着天色在晚下来，心上觉得又惊又喜，又有些惶惑。居然是莫尔頓在推举他，这个严肃的，永远不会堕落腐化的莫尔頓，他的声音永远象自己的良心一样地跟着他。

“不，我現在得慎重一些了，”他說，“这是要怪你的，莫尔頓。从前是你刺激了我的心灵，現在我有了警惕，不再象盲人瞎馬似的蛮干了。我有一个想法，要是我們两人合起来搞这运动，准是一件世界上空前未有的好事情。这样做，前途就可以格外远大，比我所能看到的更远，而这正是我所希望达到的。現在我也看書了——这是我在牢监里学会的。我想获得一个全世界的展望。我已經得到了一个奇特的見識：你常常說的‘人是神圣的’这句話的意义，我現在已經懂得了。我不能滿足于做整体中的一个渺小部分，我必須設法使自己成为一个完整的世界。这話說来似乎很愚蠢，但是我觉得我仿佛是在天平的一头，世界上其余的一切在另一头；非到我的重量能够使另一头升起来，我不敢把自己当成群众的带头人。”

天色已在他們不知不觉中黑下来。新車站的灯光照在这搁楼

的天花板上，再反射到他們两人的脸上。他們对坐在幽暗中，身子向前傾斜着，静静地談着話，誰也沒有注意到后房的門开了，一个瘦长的姑娘站在房門口，睜大了黑眼睛在望着他們。她赤着脚，身上穿着的一件汗衣，已从一个肩膀上褪落下来。这汗衣只长到膝头，下面露出一双羸瘦的小腿。她的呼吸里有些嘘嘯的声音。

貝萊抬起头来正要开口，但是見了这个又白又瘦的孩子，瞪着两只似乎要把黑暗吸收进去的大眼睛望着他，便默不作声了。他和莫尔頓的会見本来已使他感到精神兴奋，耳朵里还在响着他的以大义相責，要他完成任务的声音，現在忽然看到出現了这个幽灵似的人，不免大吃一惊。她那一副細瘦的，但是給飢寒磨折得失形脫色的面貌，她那一双飽經忧患然而还带孩子气的眼睛，显示出她旣是一个奄奄待毙的苦人兒，又是一个未能开花展艳的美人。这莫不是一个受尽了貧穷、折磨和压迫的人的鬼魂，回到世界上来求他去进行斗爭的嗎？还是他自己的神經錯乱了？是不是他在监獄的黑暗中所見的幻影重又出現了？

“莫尔頓……！”他推推他的胳膊輕輕地說。

莫尔頓跳了起来：

“哎呀，姚汉娜，难道你不害臊嗎？”他譴責似地說。

他想把那女孩子拦回后房，并把門关上；但是她推开他，索性走了出来。

“我要見見他，”她激动地說。“如果你不讓我見他，我就逃跑！他把我的衣衫藏了，”她的凹陷的眼睛望着貝萊，“可是我穿了汗衣也会走的。我可什么都不管。”

她的声音又粗又啞，是后院里的潮湿空气造成的。

“現在回到床上去吧，姚汉娜！”莫尔頓用比較温柔些的口气說。“該記得医生的話。你要是受了凉，那就全都白費了。”

“我才不管这些！”她說着，发出一声狂笑。“你犯不着給我花錢，花时間；我并沒有給你生孩子。”

她冷得索索地打抖，但是仍然倔强地站着，尽用一連串恶毒的話来回答莫尔頓的劝告。到后来，她才住了口，疲倦地坐到椅子上。

两个男的不声不响地望着她。这孩子显然因为不再有人和她作对而感到难受；他們这种靜默的注視使她窘了。她仰着头反抗似地对他們輪流望着，眼睛里閃出一股异样的亮光。忽然她滑倒在地板上哭起来了。

“你不能由她这样啊，”貝萊严肃地說。

“我拖她不动，”莫尔頓毫无办法似地說，“还是你的气力大。”

貝萊弯身下去把她抱起来；她拼命挣扎，还用脚踢他。

“她这是在发病，”他对莫尔頓說，“应該把她送到自来水龙头上去冲一冲。”

她立刻安靜下来，讓他把她抱到床上。她在发着高烧，她呼吸的时候，可以听到喉間有喘声，象一只漏气的唧筒似的。莫尔頓走近她身边，說些好話安慰她，她抽搐着哭了；她翻身过去面向着墻，嘴咬着被单来掩盖她的哭声。她漸漸地安靜下来，終于睡着了。他們两人脚步輕輕地退回前房，随手掩上房門。莫尔頓似乎已非常疲累，因为他的身体一向是不够壮健的。

“我抗上了一付抗不动的担子，”他沮丧地說。

“这可怜的孩子是誰？”貝萊輕声問。

“我不知道，貝萊。她是今年春天到我这兒来的，当时醉得不省人事，情形很可怕；第二天她感到后悔，便逃跑了，但是我又去把她找了回来。她是那些以堆放木材的場地为唯一住处的穷人之一，在那兒生活过得很坏，跟一些較大的男孩子混飯吃，从一个人手里轉到另一个手里。她絕口不談她的身世，但是我从别的方面打听

到她在木材堆下或地窖里至少已經过了两年了。男孩子們招引一批浪子到木材場上来，出卖了她的肉体。他們把錢都留着自己用，却給她喝酒以鼓起她的兴致。据我所知，有好些有組織的黑帮专給市內的浪子們供应男女青年。这种事情，想起来就叫人生气。这孩子大概是一个孤兒，但是，我已說过，她什么都不肯講。有过两三次我听見她梦里叫喊祖母，可是我一提到这事，她便一声不响的发脾气了。”

“她喝酒嗎？”貝萊問。

莫尔頓点点头。

“为这件事她也弄得我很为难。为了找酒喝，她什么主意都想得出来，狡猾到令人难以相信。最初她的身体是坏到連一点热的东西都咽不下。她确是体力上和精神上都受了很大的損伤，使我麻煩得很。”

“为什么你不把她送交救济院呢？”

“我們的救济机关还沒有能力改造墮落的人，并且姚汉娜也經不起懲罰和紀律管束。有时候她会撒野逞凶，制伏她不了，弄得我束手无策；等我不望着她的时候，她又自个兒躺着悔恨自己似地哭起来了。不管怎样，她本質上是不坏的，无奈她不能够使她的善良的一面战胜。我也曾試过把她寄放在一家人家，在那里，我知道他們会好好地照顧她的，但是过不了几天，他們就来对我說她已經逃跑了。她在外面流浪了两三个礼拜，又回到我这兒来。有一天我很晚才回家，我发現她坐在我門外的暗角落里，渾身湿透，瑟瑟地打顫。我倒很为她难过，但是她因为我看見了她，便大发脾气，乱咬乱踢，正和刚才一样。我因此不得不动手硬把她抱进来。她的悲惨的生活情况已經使她失去了理智，但是我竟无从知道她的历史。这件事就是这样的情况。我就在这张沙发上睡覚，但是，你总知道，单

身汉的宿舍当然是很不合式的，所以邻舍們已經有很多閑話了。”

“你感到麻煩嗎？”貝萊詫异地問。

“我倒不在乎，但是这孩子……她对这些事情是早熟的。不过在別的方面她却又太不懂事；她年紀才只有十一二岁，可是已經习惯了把她这有病的身体乱糟塌。看了她这双失神的眼睛，你想象得出有多么可怕嗎？医生說她內脏有損伤，可能还有肺結核，他認为她已經是治不好的了。还有她的心灵！一个年紀輕輕的小姑娘，怎么受得了这样一付重担！过象她这种生活的孩子，有一个就已經嫌太多了；可是在我們这个地獄世界上，却不知有多少！”

貝萊和莫尔頓默默无言地相对着望了一会。

“現在，我要送客了，对不起，”莫尔頓終于站起身来說，“我还得工作；有点东西要在今天晚上赶完。你不会見怪吧？有空請再来，謝謝你今天来看我！”

他說着握了握貝萊的手。

“請給我留意打听打听，”他一边开門一边又說，“也許你能帮助我，把这个可怜的孩子的历史調查清楚。你認識的人很多，說不定跟她有过交道，因为我从她的态度上看得出来。你注意到她很想見你嗎？想法子去弄个明白，成嗎！”

貝萊答应了，但是做可沒有說的那么容易。当他的思想向他在大罢工时期所接触的无数穷人中間去搜索的时候，他知道，和姚汉娜同样的遭遇的孩子，可能有几百个之多呢。

第五章

貝萊把他旧有的工具清理出来，自己开业，給本街上的居民补

鞋。他不再出去找工作，爱倫認为他已經絕望了。其实他还是跟以前一样的乐观，只是在等待着，在作准备而已。他的脑子里始終在梦想着意料不到的运气。

爱倫做洗衣工作的那个小房間分不出余地来給他使用，因此他租了一間地下室，在窗口挂了一块大牌子，上面写着："把你們的鞋送到这兒来，我們互助前进。"

拉賽不上学或不工作的时候，他多半时間都是在楼下跟他父亲在一起；他是一个聪敏的孩子，許多事情都能帮上一手。父子俩在工作的时候，常常聊聊天；孩子把所見所聞講給父亲听。他已长进得多，什么事情都能理解了。貝萊担心他年紀小，懂事过早。所以当街坊上的孩子們跳跳蹦蹦地走过窗口的时候，他便問他的兒子："你不去跟他們玩嗎？"

拉賽·弗雷得力克只是搖搖头。在他們所玩的游戏里，他什么角色都扮演过，从罪犯一直到国王；他在这方面已經再也感不到兴趣了。現在他要的是一些真实的事情，他正在想去航海。

他家虽有三个人生产，可是收入只能勉强維持生活，沒有一点余裕。爱倫特别发愁；貝萊却不很耽忧。只要他的盆子里有一点可吃的东西，他就心滿意足，不問是什么。爱倫的梦想是以为只要早起晚睡地劳动，他們总有一天还可以脫离貧困，爬到上层的社会地位。貝萊却不是这样想，如果爱倫工作得太晚了，他就要生气；他說，"宁可再穷些，总得过人的生活。"爱倫不了解这一层，但是她看出他正在忙着关心别的事情。

貝萊以前是一看書就会打瞌睡的，現在却专心一志地看書，連孩子們在他身边吵鬧都好象沒有听見。爱倫有什么事情需要他做的时候，真可以說是要去叫醒他；她又担心这种新的力量又会象从前那一种似的，使他着迷得和她越来越疏远。可是她又不敢反对

他，过去她已經有了慘酷的經驗教訓了。

"你在这些書里找些什么？"她一边問一边在他身旁坐下来。

貝萊心不在焉地抬起头来望望她。他的思想好象才从遙远的地方回来，那地方她从来沒有跟他去过。他在找些什么？他想告訴她，但是无从講起。

"我在找我自已！"他忽然大徹大悟地說。

爱倫又吃惊又失望地望着他。但是她不想有什么举动；这一回她不希望再鬧出事情来摧毁她的小天地了。她决不再正面反对他，現在，她的办法是跟着他走，他到哪里，她也跟到哪里。

"你到底在做些什么？講給我听听，讓我也得点好处，"她說。

貝萊本来准备独自个去摸路的，現在看見爱倫也要求进步，感到非常愉快。直到目前为止，知識的世界，对他来說，还好象一片荒野，有两个人結伴去探察，那是再好沒有的了。于是他把他的思想講給她听，并和她一起討論。爱倫这才明白，原来又是些和他們的幸福小天地不相干的事情。她不了解为什么他这样脫离现实；在她看来，貝萊好象是孩子，他要的偏偏是不該要的东西。

晚間，小安兒和小妹妹都上了床以后，貝萊便拿出書来朗讀，爱倫做做針綫，縫縫补补，拉賽·弗雷得力克靠在椅背上，竪起了他那一双招风耳朵听着，眼睛注視着他父亲的嘴。虽然他还有一大半听不懂，可还是用心地听着，直到疲倦了才沉沉睡去。

爱倫很能体会到这情况，因为她自己也很难使眼睛不閉攏来，因为貝萊所讀的并不是有趣味的故事。有时候他会停下来做些笔記，或提出問題来討論。他会有非常离奇的思想，把一些在爱倫看来好象是天南地北的东西扯在一起；她不禁想到他大可以学做一个传教士。此外，当他兴奋地談論一个問題的时候，他的嘴角上显出一种特殊的皺紋，使她一心只想湊上去吻它一下。她不得

不承認这是一种最无害处的夜間工作，并且因为他这种新鲜的玩意兒能使他不离开家庭，所以倒也很为高兴。

有一天，貝萊察觉到她并沒有跟着他走。对于他所感兴趣的事情，她甚至并沒有信心，她从来不曾盲目地信任过他。“爱倫从来沒有眞正地爱过我，原来就是为这个原故，”他灰心失意地想。也許这就是为什么她把小安兒看待得如同亲生的一样；因为她全沒有妒忌心！貝萊宁願她痛痛快快地駡他一頓，然后再含着一泡热泪吻他。但是爱倫却絕不失去控制，乱发脾气。

他們的生活虽然幸福快乐，貝萊却看出她在一定程度內并不怎么重視他，仿佛他有一种使人永远忘不了的弱点。她以往的經驗給她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

爱倫对那大厅及其后面的两个小間作了一番打算；她厌倦了洗衣工作，收入少，費力多，而且还叫人家看不起。她現在想布置一套公寓房間来出租給一班流浪艺人；她知道本街上有好几个妇人用这办法来取得相当好的生活。

“只要我有两百克郎做开办費，我就有把握一定搞得好，”她說。“那时候你就有更多的时間可以安安靜靜地看書了，”她又献媚似地說。

貝萊不贊成这个計划。比較高級的艺人都住到文艺旅館去了，他們所可能接待的那些却又付不起錢。他从他的窗口看見过他們，也給他們补过鞋子：他們大多数是屬于打赤脚一流的人物。此后爱倫便不再提了，但是他看得出她并不心服，只是因为他不贊成，并且因为資金是要他去設法的，所以她才不得不放弃了这一企图。

他覚得有些不忍；他現在变得謹愼了，特别是在向别人提出意

見的时候。这笔款子非設法不可；如果沒有别的办法，只好拿家具和工具去押借。万一这个計划搞得失败了，那就一定会完蛋；但是如果不作孤注一擲，爱倫也許会以为他累得她寸步难行，剝夺了她提高社会地位的可能。因此有一天他就解下他的皮作裙，出外去筹款。他到很晚才回来，爱倫焦急地站在門口等着他。

“錢有了，亲爱的！你怎么酬劳我？”他兴高采烈地說，于是把一叠鈔票一张一张地交在她手里，一共是一百八十克郎。

爱倫望着錢发呆；这么大的一笔款項从来沒有上过她的手。

“你打哪兒弄来的？”她終于問道。

“我整天到处都跑遍了，”貝萊愉快地說，“最后才有人指点我到布拉迦尔街去找了一个人。他借給我二百克郎，用家具作抵押。”

“但是只有一百八十克郎呀！”

“不錯，这是因为他扣掉二十克郎。这笔借款每月要还二十克郎，十五个月还清。我得签一张三百克郎的借据，但是不用再付利息了！”

“三百克郎，可是我們只到手一百八十啊，貝萊！”

但是，她忽然抱了他的項頸热烈地吻他：

“謝謝你！”她喃喃地說。

貝萊大为惊异：这样的狂热，她向来不曾有过。

她立刻去把大厅租下来，进行布置；横梁朽了，得敲敲牢，墙壁补补好，并刷上白粉。那乡下老头很願意把房子出租，却不肯花一文修理費，最后，爱倫才办成功交涉，那房东答应担任一半費用，条件是她得租用一年，并預付租金。

“我們可以請我的弟弟弗雷得力克在礼拜天早晨来帮一下忙，”她对貝萊說，“这样我們也許一个錢都不用花了。”

她样样都精打細算！……实在也是非这样不行。单是房租就占去了一百克郎，还有許多东西要置办。爱倫去买了一些廉价的印花布，把大厅隔成几个小房間，每間里面放一张行軍床，鋪上一条草席，还放了一张盥洗台。

“卖艺人是容易滿足的，”她說，“我相信他們有一个地方練习已經欢喜不尽了。”

最后还有那两个小房間，她想布置得考究些，好租給比較講究排場的艺人。可是錢不大够了，有些东西只好賒欠。

样样終于布置齐全，只等接待客人了。从花費的錢数来說，实在是办得很出色。貝萊不得不佩服爱倫的精明，能把这么一点点錢办这么多的事。余下的問題就只是怎样去引魚兒上鈎了。但是到了这一阶段，她的知識經驗就赶不上，感到无法进行了。

“我們得在报紙上登个广告，”她边說边計算着余下的錢。

貝萊便嘲笑她。在报上登广告，而要招徠的人却还不知在哪里，火車上还是輪船上，这种广告起得了什么作用？

“那么該怎么办呢？”她不安地望着他，請求帮助似地說。

毕竟还得讓他——男人——来出馬！

首先得在临街的大門口挂一块用德文写的招牌，讓人們知道有房間出租。貝萊在牢獄里曾学过一点德文和英文，他就自己动手写起来。然后又印了一些带有地址的卡片，放上西桥街角上的文艺咖啡館里；半夜里，艺人們做完了工作，集合到这兒来的时候，他亲自去跑两三趟，并且还去杂技院后台門口招徠。他把这件事当作了应尽的职責，和干别的事情一样認真，这一回是只許成功不許失敗的！

爱倫看着他奔忙，又是惊异，又感到无能为力。她現在反而惶惶不安，耽心地注意着他的每一个活动。

但是事情很快就开展了。照顧爱倫洗衣服的姑娘們关心她这一事业，便給她介紹了一些房客；拉賽·弗雷得力克走得进馬戏团的馬房，常常带来一两个表演农民舞或哥薩克騎兵的俄罗斯騎师。有时也带来几个低倒了头走路的东方人：印度和日本的行脚僧和魔术家，摩洛哥得吐安地方的弄蛇人，都是些剃光头或拖长辮子的人，乜斜的、充滿忧郁的眼睛，后臀特别肥大，皮肤作青綠色，很象貝萊用来縫女鞋的皮革。小妹妹見了他們有点害怕，拉賽·弗雷得力克却很高兴，好比看賽会。还有些肥胖的蒂罗尔姑娘，总是三个一伙的来；她們在杂技場里演技，白天看起来都很丑怪，使爱倫大失所望。不时有一大群人哄到，于是大厅里立刻成为杂技場，蕩秋韆，穿鉄环，西班牙舞女在跳舞卖俏，变戏法的在試練新节目。鬧得乱哄哄的。

这是一些下了場最好不被看見的人物。爱倫現在也常到馬戏場和杂技場去，但是她簡直不能相信这些演員就是她家里那些令人見了駭一跳的丑鬼。他們大多数都要求很低，只求房租便宜。他們自己做飯，天知道他們吃的是些什么。有的干脆就在地板上的一块鉄皮上生起火来，用米或諸如此类的东西煮成一种杂燴飯。貝萊說他們吃不慣丹麦伙食。有时候他們房租也不付就走了，間或还順手牵羊，带走一些东西，把家具什物弄破更是常事。靠他們发財是不可能的，不过，只要能維持下去，付掉房租，拨还欠款，还剩下一点生活貼补，爱倫也就認为滿意了。她打算等事情上了軌道之后，把这种坏分子淘汰掉，讓业务进展得好一些。

当貝萊弓腰曲背地給人修补那些破到連底都不剩的鞋子的时候，她对他說："太苦的工作别接来做了，省点精力吧。"

多数鞋子都是先在别处縫补过才流到这地区来的，到貝萊接上手时，已經沒有整块的皮了。

“这种工作不接也罢，”爱倫說。“掙这几个錢实在太苦了。我們現在的情况也不必来者不拒了。”

爱倫是一番好心，認为貝莱既然耽于看書，那就得讓他有时間能好好地看，但是貝莱却不願意吃閑飯，做懶汉，叫老婆賺錢来养活他，自己假充斯文人。这种人在本区里有的是，人們很羡慕他們，但是看上去总不順眼。这种人可以說是另外一种酒鬼。

对于貝莱，書籍是一股新的力量，是在他监禁期中慢慢地成长起来的。他在监獄里独自个坐着干活的时候，反躬自省，从各方面分析和考察了自己。当他在自己身上发現了一些新鮮的，素来不認識的东西的时候，就好象交了一个新朋友。有一天，他发現了他一向沒有弄清楚的真“我”，原来它是由前人的經驗累积而成的。經常放在监犯桌子上的圣書給了他帮助；它的話有一种非常熟悉的声音，使他想起小时候爸爸拉賽說話的声音。他又从圣書进而讀其他的書，发現这些講道理的書都是象他一样孤独的人在对他說話。他有了这样的伴侶，孤独还有什么可怕呢？貝莱对于以前害怕孤独的心理，再也解說不出个所以然了。在他做小孩子的时期，他曾是一个最广义的生物；他跟周圍的一切交朋友，能够和树木、鳥兽和石头聊天。后来，这种自然的血脉漸漸萎縮了，不再給他带来营养；但那时他又和群众打成为一片，以他們的思想感情为自己的思想感情。此后这种关系也消灭了；于是他愈来愈孤独了。但他感到兴趣的是，在这情况中，他发現了一个規律。他在兒童时期就能使大自然听命于他，后来又征服了群众。現在他要战胜的就是这种孤独了，因为他現在置身于这个广大而奥妙的孤独之中。他虽然还一点也沒有了解它，可是它已經在他的心里留下了磨灭不去的印象。他感到非常兴奋，有点象他跟着父亲初到蓬尔霍姆的时候一样，什么都看不見，只听見迷茫的烟雾后面有一片嘈杂声。一

个未曾認識的美妙的新世界正在迎候着他。

貝萊的行动并不是自己下了决心，要从此以后有所作为，以提高自己的地位；而是他自身里面一种新的力量觉醒了的結果。他不再不关心于风雨晦明，以前視为很平凡无奇的事物，現在他都惊奇地注視着，并且看出它們有新的意义。他得一切都从头学起，对每一件小事都得重新观察：多么奇妙啊，一切喜怒哀乐，和种种瑣碎小事，密切結合起来，构成为他——这个曾經領导过几万人，可是必須到了监獄里才体会到自己的富有的貝萊。

他心头燃起了一个永远不会熄灭的火焰，这是一切事物取作燃料的圣火，不管願意或不願意。現在他是再也不会被征服的了；因为他已从永恒中获得了力量。

那个四壁光光的牢房——只有三步寬，六步长——連同它那小鉄窗，它那門上仿佛一只經常监視着的眼睛似的神秘的偵視孔，这里面关閉过的东西是多么伟大而丰富啊！穷人的命运一向是从空无所有中創造出世界，建立起空中楼閣，轉眼便烟消霧散，使他們重又陷入更悲慘，更困苦的境地。这一处都是能持久的；在这空空洞洞的牢房里，人生的千絲万縷似乎集合在一起，这兒仿佛是一座大楼的黑暗的地下室，供应全楼的光和热的机器就安装在这里。貝萊在这兒发現了人生是多么丰富而又多式多样！

貝萊心情很为振奋。他覚得有一种比自己更伟大更美好的东西寄居在他身上，发荣滋长，达到尽善尽美的地步。这是一个新的生命，同时又是他自己；它在他身上生了根，从貝萊的一切行动中取得营养。他現在謹言愼行，凡事都加以考虑，仿佛要把每一样东西都秤过似的；有許多事情都不讓做，都要加以約制，因为生怕伤害了“它”。現在存在着两个人：一个是貝萊，一个就是他那奇妙的，无影无形的“自我”，这个“自我”沉重地牢固地附着在他身子

里，象一个胎儿一样，血脉深深地和他連系着。

貝萊的爱好書籍自有其极深的原因：他想从書本中認識世界。他不相信小說，它的內容太容易看懂，解决不了什么問題。何况小說又全部都是虛构出来的。他所需要的是眞情实况，需要事实。他的脑子里还有許多空閑，渴望有关于任何事物的实在知識来充实。他最喜欢看历史書籍，尤其是社会史；目前他是碰到什么就看什么，都是些沒有加工加料的素材，只有放进脑子里再去斟酌取舍。这是一种从未滿足过的渴望，現在更是貪得无饜了。

但是他对于工作一点也不馬虎；他定下了一个原則，手边如果还有工作，决不拿起書本。在獄里的时候，他曾梦想过一天做八小时的工作日，这样好讓他有时間和精力去学习文化，提高知識水平；但是現在他并不縮短工作时間，只是把睡眠时間减少。知識的領域无論如何总是一个别人不能阻挠他进去的地区；他也想获得一些历代以来的智識学問。他覺得这是一件武器，穷人因为缺少教育，長期自甘停留在角落里。他想走进去，但是每一次都被人轟出来，还遭到譏諷嘲笑。为什么穷人不去向資产阶級夺取这份特权呢？所費的不过是一点辛苦而已，而这种代价，他一向是付惯了的。

他并不是沒有这种能力。照貝萊現在的了解，每一个新时代的先驅者差不多全是下层阶級出身。他很高兴地发現他的自我探索并未使他脫离世界，因为他探索到了最深处之后，仍然又回到光明里来，是的，又回到光明里来了！他遵从着他內心的秘密規律，重又回到为大众謀幸福的老問題上来了。他的实驗精神肯定这一切情况。同时也还有实际的效果；历史已經不能再用来照导他的趋向，他知道的事情太多了。他的眼光放得越来越远，所看到的范围也越来越闊大了。終有一天他能找到山神的神咒，用以喚醒

巨人！

他勤奋地工作，照例满怀着信心。当最后一批卖艺人从咖啡館回来的时候，他那鞋匠用的灯光还亮着。他們常常站在敞开着的窗前，用不成句的丹麦話和他閑談一陣。他的經济情况还是很困难的。他們所能竭力留下来的錢，全部償付了押款和其他債务。貝萊还是沒有希望得到較好的工作条件。但是工作使他坚持信心：他确信只要不倦不息地干，迟早总能打开一条出路的。

愛倫对他的計划的怀疑不信，他处之泰然。在这一事上，他自覚比愛倫伟大；她还沒有达到他的思想水平的高度！

第六章

貝萊虽然睡得很晚，每天早晨四点鐘便起床了。在这个季节，他不能酣睡，差不多只是半閉着眼，因为夏夜里的亮光照射着他的眼瞼。他輕輕地走进厨房，在自来水管下洗过脸，便下楼去工作。街道上还籠罩着夜来的雾气，但是屋頂上空已現出一抹晓霞。"太阳馬上就要照临大地了，"他想，同时回忆起他童年时期的早晨：田野里迷漫着一片白銀似的雾汽；突然太阳出来了，把它們变成千千万万晶瑩閃亮的露珠。啊！要是他还能够赤着脚，即使有点抖索，跑到潮湿的草地上，对着正在到来的白天高声喊叫："太阳啊，出来罢！貝萊已經在等着你了！"該是多么好啊！

守夜人拖着緩慢的步子回家，打他那敞开着的窗口走过。

"已經起身啦？"他一边向貝萊点头，一边用隔夜的沙喉嚨說。"不錯，起得早，財运好。你总有一天会发財的，鞋匠师傅！"

貝萊哈哈大笑；他早已发过財了！

他一边工作，一边想到他的妻子和小孩。想到他們此刻还宁靜地睡着，而他却已起来工作，这是很快慰的，因为这說明了他是养家活口的人。他每敲一下鍾子就意味着家道兴旺一分，这就是为什么他起劲地揮打他的鍾子。他們固然穷苦，但是，尤其重要的是，如果少了他，这个家便得垮散了，这样一比，穷些也无所謂了。在孩子心目中，他現在已成为上帝。常听見他們喊："爸爸要怎么样，"或是"爸爸說的！"在他們的眼里，他是絕对沒有錯誤的人。爱倫有困难也开始来和他商量；她不再独力承当，而承認他的肩膀負得起更大的担子。

实际上他是不配这样被尊重的，这只是运气在帮助他罢了。他看到妻子辛苦工作，帮着維持家庭，虽然感到慚愧，但是还沒有能力叫她丢手不干。他对孩子們也还沒有尽过一分职責。一下子从空地上建設起一切来，这可不是容易的事，有时候他很想放下一些事情，讓别的事情可以进行得快些。照目前情形而論，他究竟算不了什么。他旣不是旧的貝萊，也还不是新的，而是一个沒有定型、正在形成中、还十分需要寬容原諒的人！好比一輛載滿家具什物走向新居去的搬家車子。

从外面，他也常常得到这种感覚；无論是在老朋友或旧敌人的眼里，他已是一个社会地位降得很低的人了。

"从前那么一个英勇的人，难道眞的只落得这个样子了嗎？"他們的眼光似乎在說。

但是他的亲人却很原諒他：

"爸爸还沒有时間，"小妹妹独自个在他旁边玩的时候，会这样自己对自己解释，"但是总有一天他会有的！"

于是她接着就会講到那时候她将有許多好玩的东西。貝萊听了非常感动，他也希望这个日子能尽快到来。

他現在所要开发的是一个幽暗的，从未有人走过的地方，但是他已在开始寻找着到这个地方去的路径。道路崎岖，崗巒层叠，他每次从林莽荆棘中出来，便又碰上一个山头。在这种地方旅行倒是很有意思，也許这就是他和其他的人所要寻找的地方吧？等他走到尽头之后，他就能給他們带路了。貝萊的記忆力很强，凡是讀过的書他全都記得。他能够把大部分逐字逐句地背誦出来；每天早晨，在街市还沒有醒来之前，他总是一边工作一边把讀过的东西在脑子里温习一遍。

他惊奇的是历史上很少提到人民；只是到了最近，人民才在历史里有了地位。他并不覺得难过：工人运动的确是新近才有的事情，并不是历史上屡見不鮮的老套。現在他需要讀一些关于工人运动的理論書籍，有一天，他坐在图書館里聚精会神地讀馬克思和亨利·乔治① 的著作。对于这个問題，貝萊本来已經有点知識，現在讀了他們的書，就等于从深海里拉起了一网，給他展开了一个光輝灿烂的新奇世界。他从这里得到了鉄証，証明自己的政治观念是正确的，虽然这是他盲目地摸索出来的。幸福的国土十分寬广，可以容尽所有的人；进去的人越多，它扩展得越大。貝萊很想重新出馬，为人們的幸福再打一仗！

忽然，仿佛整座屋子从屋頂崩坍到平地似的，楼梯上一陣轟隆声把貝萊震醒到現实的境界来。原来这只是拉賽·弗雷得力克开始他一天的生活，他一跳几級地奔下楼梯，順道向爸爸問一声好，便跑着去上工，一边跑一边扣上他的褲带。再过一会兒，爱倫把咖啡給他送下楼来了。

---

① 亨利·乔治(Henry George 1839—1897)，美国資产阶級經济学家，他承認工人阶級利益与資本家利益之間有矛盾，但是基本上站在資产阶級政治經济学的立場。

“你起来的时候为什么不叫醒我？”她嗔怪地説。“空着肚子工作到这么长久，可不成。”

貝萊笑着和她亲了个吻，　她早安。

“高貴的太太总是比丈夫起来得迟得多，”他調笑地説。

但是爱倫不肯被一句笑話便説得服輸了。她以为一个操持家务的妻子应該比丈夫起得早，給他准备好早餐。

“我要你叫醒我，”她坚决地説。脸色漲得通紅。偶然有些生气，她的脸色会更加好看。

貝萊喝咖啡的时候，她坐下来和他談談她的事情，他們商量商量当天的計划。然后她才回到楼上去帮孩子們穿衣服。

快近中午时分，貝萊放下工作，換过衣服，把做好的活兒給主顧送去。他还順便到图書館去查一查百科全書找些参考資料。

这条街虽然靠近鬧市，但人們却过着恬静的生活，天天都是老样子。那个肥胖的茹特兰旧貨商人照例总是站在店門口，抽他的木烟斗。

“早安，鞋匠师傅！”他和貝萊打招呼。

一个黃皮肤，斜眼睛的东方人，身上穿了一件土耳其式的黑长袍，脚下趿着拖鞋，从地下室里的牛奶舖里走出来，一手端着一碗牛奶，一手拿着一只面包，自由自在地跨上台阶来。人行道上有两三个孩子正在玩着独脚踢石子的“造房子”游戏。正在一盏大紅灯底下，灯光整夜照明着一块“去除鷄眼”的广告牌，从大街上也看得見。两个姑娘，穿着自行車竞賽者的服装，从一个門洞里推着車子出来；她們正要去郊游。

“日安，貝萊！爱倫的营业好嗎？”她們很亲热地問。她們是爱倫洗衣服的主顧。

貝萊很喜爱这个五花八門的地段，这里有大橱窗的新式百貨

店，隔壁却是一些低矮的小鋪子，窗口供着丁香花和天竺牡丹，还很有乡村小店的风味。花盆上边绷了一根繩子，挂着一板别針或一束鞋带。这里的人民固然大多数都是穷人，但是生活并不象北桥区那样的艰苦。他們好象生活得很輕易，他覺得他們似乎不很規矩，而且也不很容易向善。他們似乎都有一种乐天派思想，不願意按时上班下班去做固定的工作，而是用种种方式去謀生。

这个区好象是一个正在蛻变中的世界，跟貝萊的情况正相符合；生活的不安定使一切都籠罩在一种特别紧张的气氛里。在这里，貧困并不表現在一队队工人身上；它的装扮是多式多样的：它表現在老旧的哥本哈根大戶人家的最后一些毛織物上，或者表現在金絲边眼鏡和高高的大礼帽上。貝萊自以为認得出所有的行业，但是这里却有几百种无法組織的行业，他每天都能发現些令人惊奇的新行业。他因而回忆起当年在这里做組織工作曾感到多么难困——这兒的生活太无法估計了。

在这里，人人都有他的容身之处。一个还沒有被工会吸收进去的人，隔壁住的却是一个被工会开除出来的頑固的反对派。貝萊在这里也有他的一席地；他所害怕的那个暗影并沒有跟了他来。人們对人生的見識多了，沒有功夫再去管别人的事；小資产阶級的习气还沒有沾染給穷人。这一区和“方舟”有点相似，不过沒有那种陷于絕望的景象；恰恰相反，这里倒是发展的机会很多。穷人从富人手里夺到了这块土地，他們的发展方向好象也受到这些富人的影响。只要一个穷人憑他自己的种种本領爬了起来，于是全体都会受到他的感染。在那些开滿了旧貨店和当鋪的长长的小街上，生活还沒有跟着职业而分解开来。浪漫女郎和賭徒的隔壁还住得有道貌岸然的老先生，靠着放利錢过活，礼拜日总是挾着頌主詩歌上礼拜堂去做礼拜。地下室里的旧貨商人，除了破銅烂鉄之

外，也会有金表和各式各样的古董。

貝萊順着西桥街走向市中心。暑假刚过完，靠音乐厅那一边的人行道上挤滿了給太阳晒成古銅色的人：商人，大学生和女大学生——她們在人群中显得格外高兴。他們刚回到城里来，还嗅得出新鮮空气和海风的气味，看了这些人，就好象在乡間散步一样。

如果他想再走远些，多开开眼界，那也可以；街上有的是来来往往的人，都能抓住他的幻想，吸引他再往前走。这一区好比一个远洋碼头，世界各地的人都薈萃在这里；有艺术家，有海員，有各国做生意的人。还有一群奇装异服的妇女招搖过市，身躯肥大，富有异国情調，如同温室里培养出来的鮮果。貝萊認識她們，因为在"方舟"里那个做旧貨生意的老太婆的女兒的照片上見到过。并且知道她們是屬于在全世界一切城市都能遇到的那一类女人。她們穿着条子花紋的衣裳，浓密的金黄头发散放着各种远方异域的香味，就象一只輪船的內艙。她們的丰滿而毫无表情的脸上，胭脂塗得很厚，活象一个嬰兒的紅紅的屁股。她們神气儼然地往前走，仿佛张了滿帆的三桅大船。她們背后跟着几个小家伙，也是这种走江湖組織里的人物，可是打扮得象小孩一样，扎袖短裙，头上还束了緞带。給太阳吸引出大門来的手脚顫抖的老年人，眼睛盯着这些花扑扑的孩子，呆呆地望着。

貝萊給这一股和人生一样广大而和平的人流带着往前走，心情覚得很愉快。世界之大，超过了他的想象，他并不偏袒哪一方面，只是对于人生的千变万化感到非常惊奇。

下午两点鐘他从图書館回来，挾着一大本統計書。爱倫两眼通紅的开門迎接他。

"你的房客又和你搗乱了嗎？"他瞧着她說。

她回过头去。

"他們付了你的工錢嗎?"她沒有回答,却反而問他。

"沒有,老板不在店里。他們会送来的。"

"那怎么办,我們一个錢都不剩了,也沒得东西給你吃。"她想勉强装出笑容,但是她的眼皮却在顫抖。

"就为了这件事嗎?"他說着伸手去摟住她的肩膀。"为什么不給我煮点粥?我倒喜欢吃粥。"

"粥倒是煮了,不过此外就沒有别的东西。一个男人家光吃粥可不行啊。"

他双手箍了她的腰,把她抱起来輕輕地放在烹飪桌子上。

"你看,这就是麦粥的好处,姑娘!"他打趣地說,"我渾身都是气力呢!"

但是这还逗不出她的笑容来;今天出了一件她不願意告訴他的事情。他終于慢慢地从她嘴里得知有两个演小丑的不付房租就溜走了,并且还损坏了她的新被单;他們是和衣睡上床的,把被单弄得稀脏,洗也洗不干净。她本来不願意告訴貝萊,因为他当初曾反对过这个計划。但是她忽然全部都講了出来:

"你可别笑我!"她抽噎着說,把头伏在他的肩膀上。

貝萊竭力想安慰她,不过这可不很容易。使她受到挫折的不单是这一件事,而是整个事业遭到了失敗;她原来是对自己这个大計划希望得很高的。

"还不至于全部失敗,"他安慰她說,"我們只要支持下去,一定搞得好的。"

然而爱倫是哄不过的。

"你自己都不相信,"她气恼地說,"你只是为了寬我的心,才这样說!旧貨商人今天早晨来通知过了,如果不还他余下的欠賬,他

就要来把家具搬回去。"

"那就讓他搬走罢！这样倒可以收掉这个場子。"

"那么我們付过的本錢岂不是全損失了嗎？"她一边擦眼泪一边着急地說。

貝萊聳聳肩膀。

"有什么办法？"

"把家具一点一点卖掉，是不是好些？我們已經付了三分之二的价錢了啊。"

"这可不行。我們沒有这个权利。家具是我們用分期付款办法买的，只要还欠下一个錢，东西仍然是他們的。唉！我們还年輕力壮，有的是劳动力，何必难过？"

"話是不錯，"爱倫回答，勉强笑了一笑，"但是我們身体越强壮，飯越吃得多。"

一个小姑娘跑着送一双鞋子来，要尽快上底；这是"戴莉莎王后"的，她等着晚上要穿。

"这可以給我們找几个錢了，"爱倫兴奋地說，"我来帮你，做得快些。"

他們在作台边一人一边对面坐下，就动手做起来。这使他們回忆起新婚的日子。他們不时停下活来大笑，因为爱倫常常忘了这，忘了那。不到一点半鐘，鞋子修好了，貝萊亲自送去，可以保証把錢收来。

"你到酒館里多半找得着她，"爱倫說。"此刻正是那些艺术家吃飯的时候，她大概也在那里。"

在艺术家的酒店里，此刻正是兴旺的时候。小餐桌周围坐着一些瘦骨嶙峋，剃光了头发，古銅色皮肤的男子，正在和一些本地姑娘一起吃飯。他們都是演杂技的，扮丑角的，賽拳的，全都是一

样装束，大格子衣服，大袖口，皮靴头上装了鉄皮。他們細嚼細咽，呆头呆脑地望着姑娘們打情駡俏；他們的脸上有一种死板的表情，手指上带着挺大的鑽石戒指。有些人的下巴特别发达，据說是专为在賽拳时挨拳头用的。

隔壁大厅里有几个时髦青年在打弹子，但是眼睛却留心着小桌子上的人物。他們的头发燙成波浪式，脚上穿的都是漆皮鞋。

“戴莉莎王后”却不在那里，貝萊便上她所住的丹尼布洛格街去。但是家里也不在，他只好把鞋子托她的邻居轉交，空着双手回家。

好！这一下眞是毫无办法了！你越是有急需，机緣越是跟你开玩笑，仿佛猫兒玩弄老鼠似的！貝萊見到爱倫的时候，表面上虽然装得滿不在乎，心里却很感到气餒；現实步步逼紧了。他决意去找莫尔頓商量，但是毫无把握，不知道会不会有結果；莫尔頓自己也是入不敷出的。

“你来得正巧！”莫尔頓手里揚着两张鈔票說。“我刚收到‘工人报’送来的二十克郎，我們分来用罢。这是我头一次得到他們的稿費，所以我在烟囱上画了一个十字架。”

“这么說，他們終于来請教你了！”貝萊高兴地說。

莫尔頓哈哈大笑。

“他們报紙上轉载我的文章够多了，可是从来不承認我是他們的写稿人，我到过編輯部去，提醒他們注意关于剽窃版权的法律規定。要是你看見了他們脸上的表情才好看呢！当然，为了我飯吃，要影响到旁人固然不好受，但是，你这些辛苦賺来的錢一定要求討了才給，那就更是痛苦。你别以为在别的情况下我也会这样干；我宁願餓死也不走这条路的。但是无論如何我可不甘心讓自己人来剝削我！……你好久不到我这兒来了！”

“我一向穷忙。姚汉娜怎么样啦？”这最后几个字說得声音非常之低。

“眼前并不太好；她睡在床上起不来了。她常常問起你。”

“我近来很忙，不幸得很，关于她的身世我还打听不出一点眉目。她还是什么也不肯說嗎？”

“她在发脾气的时候說过，如果她高兴的話，她能够指引我們一条綫索。这样看来，她是在故意玩弄我們。”

“一个小孩子决不会有这种坏心思的。”

“不能这样說。你該記得她已經不是一个小孩子了；她的經历太可怕了。我覚得她很恨我，老是在想怎样和我搗蛋。你想象不到她的仇恨心会有多大，仿佛那些垃圾堆揮发出来的臭气使她中了毒。如果有人来看我，給她看出我对那人有好感，前脚才走出門，她便在背后吐涎沫，說他們的坏話，企图使我难堪。她不罵的只有你一个，所以我料想你們之間一定有一种秘密的关系。你不妨再去問問她看。”

他們两人一同进房去看她。門一打开，她連忙鑽进被窝，假装睡熟——原来她在門背后偷听。莫尔頓回去做他的工作，随手把房門带上。

“唔，姚汉娜，”貝萊說着在她床边坐下。“我給你带来一个好消息。你猜是誰带来的？”

“是祖母带来的，”她一边喊一边很快地坐了起来。

但是她馬上就发現上了当，覚得难为情，又縮进被窝里去。她抿紧了嘴唇，偷眼望着他，脸上現出猜疑不信的神气。她的眼光和头部的姿态引起了他的一些久已忘記了的回忆，但一时还說不出来。

“不，不是祖母带来的……說起来，她現在在哪里呀？我很想和她談談。你病好了之后可以带我去看看她嗎？”

她眼光閃閃地望着他，嘴角上还現出嘲諷的笑容。

“好，好，你去罢！”她哼着一句流行歌辞作为回答。

“把她的地址告訴我，姚汉娜，”貝萊追問着，同时握住她那瘦削的手。“你会成为一个漂亮姑娘的！”

“唔，今兒晚上！”

貝萊皺皺眉头。

“你这孩子眞是毫无心肝，居然会把老祖母丢掉，还不讓別人来帮助她。我想信她現在一定很困苦。”

姚汉娜很生气地望着貝萊。

“我还打她呢，”她恶狠狠地說，但是看到貝萊臉上的表情，又爆出笑声来。“不，我实在并沒有打她，”为使他放心，她接着又說。“我不过夺掉她的拐棍兒，把她的眼鏡藏起来。这样她就不能到外面去拿牛奶，只好派我去拿。我就把牛奶喝光，換些水进去，她眼睛看不見，便罵送牛奶的人不老实。”

“这些話恐怕都是你編造出来的吧，”貝萊半疑半信地說。

“我还把面包的軟心子挖掉，讓她吃硬皮，”姚汉娜点着头繼續說。

“別胡扯了，”貝萊說着用手去撫摩她那潮潤的額角。“我知道你在生我的气。”

她憤憤地推开了他的手。

“你知道我要的是什么？”她忽然說。“我要你做我的爸爸！”

“你願意我做你的爸爸嗎？”

“当然；到你年老多病的时候，我一定象侍候祖母一样的侍候你。”

她沙哑地笑了笑。

“我相信你对祖母是很好的，”貝萊正色地說。

她瞧了他一会兒，想看出他是不是在說眞心話，随后便把脸轉过去对着墙壁。从她身子的抽搐，他看出她是在硬忍住眼泪；他想使她回过身来，但她硬是不动。

“我不要回到祖母那兒去，”她頑抗地說，“我不要去！”

“但是你到底是愛她的呀。”

“不，我不愛她。我受不了。她对邻舍說我累住了她！为了拖着这个短命孩子，害她进不成养老院，她这样說过；我亲耳听到的。可是我却到处去討飯給她吃。所以我就离开了她！”

她声音沙哑地挣出了这几句話，同时两手痙攣地抓紧了被单。

“但是你总得告訴我，她在什么地方，”貝萊追問道，“我答应你，如果你不願意，我一定不把你送到她那兒去。”

姚汉娜态度倔强，始終不肯說；她不信任他的諾言。

“旣然这样，我就只好上警察局去打听了，但是我很不願意这样做。”

“唔，那是因为你坐过牢！”她說，还笑了一声。

貝萊脸上現出了痛苦的神色。

“你以为这是可笑的事嗎？”他映着眼睛說，“我相信你祖母一定不会以为这是可笑的事。”

姚汉娜轉过半个身子来。

“当然不会，她还哭过呢！因为那时候再也沒有人給我們送吃的东西来，所以她就哭了。”

貝萊这才恍然大悟。

“那天在公有林里你們两个到什么地方去了？我們本来約好一起野餐的。”他說。

“你是在什么时候給逮捕的？我們找不到你，就只好回家了。”

她的脸現在完全露了出来，灰色的大眼睛盯着他。面貌和安

妮一模一样；也同样透露着对生命的惊愕，不过比安妮还多了些惨酷的生活經驗。忽然她的脸色变了，她覺得自己被哄出了底細，便尖利地瞅着他。

“这是不是眞的，你和媽媽恋爱过？”她突然狡黠地問。

貝萊脸紅了。这句話問得实在太突兀了。

“我可以把你母亲的事情講給你听，不过要你把你所知道的先告訴我，”他紧瞧着她說。

“你要知道些什么？”她用一种审問似的口气說。“你是不是要把我的事情写稿子去登报？”

“孩子，我要知道你祖母的下落。她說不定要餓死了。”

“我想她大概还在救济院里，”她靜靜地說，“我总是逢礼拜四到那兒去，这是那些老人可以出来討一杯咖啡喝的日子；有一天我看見过她。”

“你沒有招呼她嗎？”

“沒有，我听她的抱怨也听得厌了！”

姚汉娜从此不再倔强，也不再反抗了。她把脸轉过去，一边羞怯地玩弄着他的手指，一边回答貝萊的問話，虽然口气还有点不大高兴。她那些一言半語的答話，拼凑起来，使他串成了一个悲惨的故事。

自从“方舟”失火焚毁后，楊生太太再也做不了什么事情。她自己覺得年紀大了，人也不中用了。貝萊入獄后，她更是沒有了指望。她和小孙女的生活非常困苦，姚汉娜覺得自己是一个累贅，便逃走出去，另找安身立命的地方。从另一方面說，老婆子也可以說是她的累贅。这孩子得了她母亲的遺传，富于荒唐的幻想。她抛掉一切，要去自寻快乐。一个年紀比她大一些的男朋友誘騙了她，把她带到木材場的流氓窩里。她在那兒沒有人照顧，常常在露天里

睡覺，有时也偷人家的东西，但是不久就学会了自己賺錢养活自己。天气凉了，她就去酒館里洗餐具或給丹尼布洛街上的妇女們做帮工。說也奇怪，她居然始終逃过了警察的注意。她也曾有过两三次回到祖母那兒去，但总是走到楼梯口为止；她怕受責罰，并且受不了老婆子的唠叨。后来她习惯于她这种新的生活，也就无意再离开了，很可能是因为她喝上了燒酒。

不过，她也曾有几次偷偷地到救济院外边，偷望老祖母一眼。她不肯說她为什么要这样做，仍然固执地說她并不爱这个老人。大概老婆子常常唠叨，說这孩子是一个累贅，这件事使孩子耿耿在心。去年她曾在尼哈芬区一家专做水手生意的酒館里当过女招待，老板名叫艾勒比，就是貝萊初到哥本哈根时騙光了他的錢的那个家伙。艾勒比經常收未成年的小姑娘做义女，以逃避法律，并給水手找女人。她們一般都是不到一两年就死了的；所以他臂上經常纏着黑紗。他本来也要收姚汉娜做义女的，幸亏她及时逃走掉。

慢慢地她以推心置腹的信任心把种种經过情形全都对他講了，这一种信任心是“方舟”里的人对貝萊特有的，她也从她的母亲和祖母繼承了这种好感。

簡直是个人間地獄！他一向以为生活已經很好，不必再急于改变。但是，孩子們怎么办？要他們等着，等他进行了全面考察，作好了通盘打算，要他們等一輩子，等到遭遇毁灭嗎？和恶劣的生活条件斗爭，并爭取較好的生活，是否必須等了解全局才好动手嗎？有了好心腸，不是也就够了嗎？当他向書本中研究的时候，也許有成千成万的孩子正在被人践踏。难道这不是生活的一部分，就不需要加以注意嗎？貝萊第一次对自己发生了怀疑。

“現在你躺躺好，睡吧，”他温存地說，并用手撫摩她的額角，覺得額角上象火一般的燙。

他吃了一惊，便去按她的脉息。手腕又瘦又干枯，脉搏很不正常。啊，她是在发着安妮的那种燒热。他站起来要走的时候，她紧紧地握住他的手不放。

“媽媽究竟是不是你的爱人？”她輕輕地說，眼光炯炯地望着他。

他恍然明白了她想要知道的事情，同时也明白了她为什么对他很和馴。他望着她躊躇了一下，随后便慢慢地点点头。

“是的，姚汉娜，你是我的小女兒！”他弯身下去对她說。

她的慘白的臉上微微現出一絲笑容，同时她靦覥地亲了亲他的鬍髭鬖鬖的下巴，然后轉过身去睡着了。

貝萊簡单地把这孩子的身世告訴了莫尔頓：楊生太太和她的丈夫为生活的徒劳无功的奋斗，她丈夫的跳入阴沟里的自杀，以及被称为“方舟”里的公主的安妮的少年时代，她怎样追求幸福，結果反而养了这个苦命的孩子！

“你从来沒有和我談起过关于安妮的事情，”莫尔頓望着他說。

“沒有，”貝萊慢慢地回答。“在我的眼里，我总覺得她不是一个現实的人，只是一个美丽的梦。你可知道她是跳舞跳到死的嗎？无論如何，你必須使这孩子相信我就是她的父亲。”

莫尔頓点点头表示答应：

“你得代我上救济院去一趟，打听打听那位老太太的消息。要她在那里边养老是很可怜的。”他說着向四周看了一轉。

“你这兒住不下吧？”貝萊說。

“也許可以想办法。她和这孩子是分不开的。”

貝萊先把錢送回去交給爱倫，然后赶往救济院。

楊生太太已住在病房里，活不到多久了。她过了好一会兒才認出貝萊，她似乎已經忘記了过去的一切。貝萊告訴她已經把她的

孙女兒找到，但是对她好象并无影响。她喃喃地說了些不清不楚的話，还焦慮着有两张嘴要吃东西，有房租要付。老年的忧愁挂慮已給她打上了磨灭不去的烙印。

"她在这兒是不会养得好的，"旁边床上的一个老妇人說，"她一刻不停地叫苦，老是在想找吃的东西。稍稍清醒一点的时候，她就要上茹特兰去。"

听到了这个地名，楊生太太便盯着貝萊看。

"我希望在我死去以前再見一見茹特兰！"她說。"自从年輕时候来到这兒以后，我就盘算着要省下一点錢回家乡去。可是始終办不到。要养活安妮的孩子。在她这个年紀，食量是很大的。"

于是她又說囈語了。看护来通知貝萊該离开病房了。他站起身来，弯身下去和老太太告別，他想到她过去对他是多么的关怀照顧，而現在弄到几乎認不得他，心里感到非常难过。她摸索着接过他的手，双手紧紧握着它，仿佛瞎子辨認东西似的，瞪着两只毫无表情的眼睛望他，因为人快要死，眼光已經模糊了。

"你还有一双能干的手，"她慢慢地說，声音是老年人那种好象从远处传来的說話声。"安妮应該是嫁給你的，如果那样，情形就完全不同了！"

第七章

在图書館里，人們看到这个态度严肃，沉默寡言的工人，抱起書来好象搬运砖头一样，都感到惊异。但是大家对他都有好感，帮助他寻找他所需要的書籍。

有一个年老的館員，常常来問貝萊有些什么事情需要他帮助

的。他是一个枯瘦的小老头，戴了一付金边眼鏡，稀疏的白头发和白鬍髭，使他的蒼白的臉显得和藹可亲。他从事图書館工作已經有大半世；書堆里的灰尘侵袭了他的肺部，每一分鐘要干咳几声，在整个閱覽室里引起回响。

这个图書館員布倫是个独身汉，据說家道很富有。他对于衣着并不考究，但总是穿得清清楚楚，使人觉得他从来沒有遭受过生活的压迫。在他写的文章里，他表现出是一个狂热的唯我主义者，只承認良心是人人所应該服从的唯一原則。他为人朴訥，不善应酬交际，但是有某种力量把他吸引去接近貝萊，他知道貝萊曾經是工人群众运动的灵魂。这位图書館員惊异而感兴趣地注視着这个現代工人的发展；他不时拿他的文章給貝萊看。文章大概都是关于人性的研究，以“自我”为出发点闡释某些哲理，或某一宗教，企图探索一些当前的問題。

他和貝萊在一起輕言細語地討論这些文章的內容。这位老哲学家旣不大跟人往来，也很少人讀过他的作品，但是他对广大的社会群众却非常热爱，渴望知道一个普通工人会怎样理解他的思想。他为人虽然和善，甚至显得胆小怕事，但他的思想却很进步，暴力吓他不倒。不过他对工人阶級的上升却表示怀疑。

“他們不会讀書，”他說，“一般人都从来不碰一碰眞正有价值的書。”

他在書堆中过日子太长久了，所以他認为人生的眞理是在書堆里面。

他們彼此漸漸地熟識起来。布倫是一个世家大族的末代子孙，这一家曾經富豪过好几代，現在已經走向沒落了。他看不起金錢，并不把金錢看成有价值的东西。他沒有遭受过困苦，自奉也很儉薄，情愿自己刻苦来帮助别人。据說他过的是斯巴达式的生活，①

把他的收入全拿去救济穷人。在許多方面，他和工人阶級是相一致的，不但在理論上如此，而且还是出自本能。貝萊出乎意外地看到：旧制度的毁灭，也有可能从社会的上层开始。可見新时代无疑地是在上下两个极端同时酝酿着。

有一天，布倫巧妙地把話头轉到貝萊的私人事情上：他好象已經知道他的一些情况。

“你有沒有什么計划？”他問道。“我很願意帮助你。”

但是貝萊自己还不十分明确，他到底該怎么办。

“目前我的思想还很混乱，”他說。

“但是你总得生活啊！在你找到出路以前，請別見外，讓我借点錢給你……一个人总得有了錢才站得直，才有办法，”貝萊推辞后他又繼續說。“这固然是可厌，但事实是如此。你又不是想要什么就去取什么，有人送錢給你用就該收下来，否則你就穷一輩子了。”

“我情願穷一輩子，”貝萊說。

“我觉得你和你的同志們老是这样；这于你們究竟有什么好处呢？难道資产阶級会回心轉意嗎？你們太看重了金錢的价值，太尊重别人的財产了。唔，这是千真万确的！老輩的穷人都是自奉很薄，只要塞飽肚子就算数，好东西都讓老婆吃。这就是为什么人們为他叹息扼腕，認为他是无可救药；因为他这样就很容易发財。他的子孙也很多繼承他的性格。”

“錢会使你失去独立自主的，”貝萊反对他的意見。

“这倒并不尽然，”布倫笑着回答。“在我所隶屬的这个社会阶层里，人們借錢欠債，連眉头都不皺一皺；債越欠得多，越显得有办法，对待債主也越不客气。在这一点上，我們可比你們自由得多

① 古代的斯巴达人，生活以刚毅刻苦著称。

了；这也就是資产阶級和人民大众不同的地方。害怕欠債，受了人家的好处要加倍报答，这当然很好，在你們的阶层里也是很有益的；不过这也就是使你們在和我們的关系上处处自卑的緣故。我們可沒有这一套；否則那些从生下来一直到死都要別人帮助，一輩子靠別人給他們效劳的人，怎么还活得下去呢？”

貝萊迷惘地望着他：

“穷人别的一无所有，只有一付自尊心，所以他們坚持要保存它。”他說。

“你們就是决不肯丢掉这种对我們很有利的自尊心嗎？”布倫惊异地問。“你不妨检查一下現在的道德观念，你就会发現这是由我們創造出来——給你們去用的。的确，我說出这样的話来，会使你大吃一惊，但是我是一个資产阶級的沒落分子，不守家規，不尊重制度的人。我已經看出，你在感到奇怪，为什么我不拍拍你的肩膀，說：‘虽然穷，倒有志气！好汉子，坚持下去，不要变节！’可是你不用老远的下結論。我已經說过，我不是这一种人。好吧，你要不要我帮助你？”

不，貝萊不能同意。布倫的話引起他內心的抗議，使他愈加坚决地拒絕。

“你眞是个頑固的乡巴佬，”布倫一半生气，一半开玩笑似地說。

在回家的路上，貝萊繼續寻味这番談話。当然，他一向很清楚地看出，整个社会好比一輛馬車，他和他的同伴好象駕車的馬，法律和制度好象轡头和繮繩，使他們好好地拉車向前。当然，大人老爷們是从来不肯承認的，但是貝萊拼命研究历史和統計，想找出无可辯駁的証据。現在有了一个自己坐在車上的人，亲口証明这是千眞万确的；而且这不是書本，而是和他面对面的活人。这就使他

更加相信他的观念是正确的。

加强自己的信心是有必要的：因为在家里，情况弄得很糟了。他們不再做二房东了，爱倫正在一件一件地卖掉家具。

“我不管什么法律不法律！”貝萊警告爱倫要当心的时候，她就这样回答。“难道仅仅因为我們出了一张字据，就該把我們付过錢的东西白白送給家具店老板嗎？家具卖掉之后，自会把欠他的錢还清的。”

不过这錢始終沒有还清；因为他們总得先顧生活。余下的尾数始終是一个威胁；如果出卖家具的事給发現了，那就会使他們得到很坏的后果。

“别忘了我是坐过牢的，”貝萊說。

“他們总不能为我做的事来处罰你！”爱倫惊惶地望着他說。“貝萊啊，貝萊啊，我錯了。我为什么不早听你的話？”

她垂头丧气了好一会兒。

“既然这样，我們就馬上設法把它还掉，”忽然，她坚决地說。“二十克郎总还有办法想！”她跑上楼去，很快便戴了帽子，穿了外衣下来。

“你打算怎么办？”貝萊惊异地問。

“我打算怎么办嗎？我去找‘戴莉莎王后’。她有办法筹得出这笔款子。”

她說着弯身和他亲个吻：

“你不用耽心！”

过了一会兒她就带着錢回来了。

“我可以洗衣服来还她，”她快乐地說。

如果他們能把余下的尾欠一次还清，問題本来是可以解决了。但是这样却办不到，每月拨付的款子使他們越陷越深。有两三次

貝萊不得不去要求展期，这样就每次使欠額加高到原数，債主称之为罰息。

現在貝萊很少打开書本了；他沒有心情看書。每天从早到晚他到处找临时工做——給旧貨商送出或收回家具，或者碰到什么就干什么。有一天夜晚，愛倫給他看"戴莉莎王后"給她的一方剪报：是一个招聘广告，需要一个誠实可靠的，有經驗的鞋匠，待遇优厚。

"这是今天早上才登出来的，"愛倫兴奋地說。"但願还来得及。你馬上就去罢。"

她急忙拿出貝萊的节日衣服，帮他收拾整齐。路并不近，是在波格尔街的制鞋厂；貝萊便趁电車去，可以到得快些。但是并不存有多大的希望，因为这个厂商是他从前搞工会时候最狠的敌手。他是一个青年技工，能够迎合潮流，所以当上了鞋厂老板。

"怎么，是你嗎？"厂主招呼他說。"好吧，好吧，我們过去的爭执不至于妨碍我們的关系，如果我們的意見能够取得一致的話。我需要一个人，能够做大大小小的事情，在工作上做我的一个助手，我出門的时候就代我照管厂务。我相信这件事你能干得好的。你对工人有影响，希望你能使他們和我的关系搞好，同时也不过份迁就——你明白嗎？什么事情都可以好好地协商解决，不用花很高的代价，我已經有經驗了。况且，我現在也入了党了。"

"是嗎？你也入了党嗎？"貝萊怕是听錯了。

"当然罗！一个企业主就不能做党員嗎？只要你看透了，就沒有什么可怕的。只会对你有利。十年后，每一个有理智的人都会成为社会民主党的党員。"

"也許有可能，"貝萊笑着說。

"我的話說得不对嗎？有一天晚上我对我的太太說：'你听我

說，現在不加入党派簡直不行。在别的国家里，百万富翁，伯爵男爵，全都入党了。'她起先还有点不贊成，但是現在十分滿意了。她前几天还对我說，'这些人很不錯，有些还是有身份的。'我当初加入并不是有什么信心，但是現在倒是真的相信了，因为他們說的話都是有道理的。憑良心說，这是惟一能对付得了无政府主义者的党。你同意我的話嗎？据我看来，大家应該团結起来和他們斗爭，这样他們就会完蛋了。我对政治問題很动过一些脑筋，因而得到一个結論：我們做企业主的一开头就做得很蠢。我們不該和工人运动作对；这样只有逼得他們走向极端。你自己看罢，自从我們对他們表示尊重以后，就多么容易和他們打交道。我对你說，如果要别人怎样对待你，你也应該先怎样对待别人。如果我們对你們和气些，你們也就不会很粗暴了。你同意我的話吧？你們工人也和别的人一样，想吃得好些，穿得好些，不被人看不起。这就是为什么你們要脫离低微的地位，一个人如果負担太重，他就爬不上来了。那些經常把别人踏在脚底下的人，我可合不来。我們得忍耐着，等我們的党取得政权。这就是我的政治主张。……閑話少說，你对我的建議有什么意見？"

"我对于机器是外行，"貝萊說。

"你很快就会懂得的。况且这并不是主要的事情——只要你能对付工人就行了。这当然是你的拿手。我給你每礼拜三十五克郎的工資——我認为这是相当高的待遇了——在你这方面，当然是要保卫我的利益。一个人加入党不是为了去送死——你懂得我的意思嗎？你还可以住免費的房子——当然是沿街的——做后边那座房屋的管理人。那是一座三层楼的单間宿舍。我不耐煩自己管理，那些流氓都是蛮不講理的。他們造成种种破坏，房租能拖欠，就拖欠，你如果态度强硬一些，他們就去上报或是写謾罵的信。当

然我并不怕担什么风险，不过我仍然想求个太平无事，并且多半也因为我希望当选做董事……所以你的薪金項下一年可得一千八百克郎，外加四百克郎的住宅，合計是二千二百克郎，总算很不錯了。要滚筒滑溜，就得多加油。怎么样，你同意嗎？”

貝莱要求考虑一下，明天作答复。

“有什么多考虑的？一个人不应該想得太周到，我們这时代需要的是行动。我巳經对你說过，內行的本領并不是主要的；我所需要的首先是你的威信。換句話說，你要做我的心腹人。好吧，好吧，就等你明天来回話。”

貝莱慢慢地步行回家。他不知道为什么要求有时間来加以考虑。問題是巳經肯定了。如果你想有一个安乐的家庭，你就顧不得后果，碰上什么就干什么，好讓老婆兒女生活得好些。这样一来，你就只好做一条看家狗，欺負你的同类。他穿过新皇家广場，走上大街。这里到处都好似在过节日。弧光灯高悬在柏油馬路的上空，象一排发光的鳥兒，不时拍着翅膀以保持平衡。也可以說它們是在把夜的黑暗扫除下来，所以不时有巨大的黑影掠过街头，一閃随即消失。狭窄的横街小巷里却是一片漆黑，有种种声音从这里透发出来：姑娘的嬉笑，嬰孩的啼哭，还有被丈夫虐待的女人的吵駡声。

但是走在大馬路上的人們，成双作对，态度安閑，有說有笑的，什么也沒有听見。他們巳經穿上冬大衣，領略着初冬的寒意。大咖啡館里乐声悠揚，顧客拥挤到容納不下。人們各自呼朋覓友地坐在一起，尽情欢乐。在他們围坐的桌子上，冰桶里的香檳酒瓶向上斜指着，仿佛要把天也射下来給他們享受似的。他們好象都感到自己是很幸福的！难道他們竟不覺得自己是坐在一层薄薄的皮上，下面就是穷人的困苦嗎？也許正是为了这个緣故，所以他們便

抱了及时行乐的态度嗎？今天輪到你，明天就輪到我了！也許他們已經看穿了世情，能到手什么就拿什么，而不大留心傾听这些横街小巷里发出来的嗄哑的抗議！

市政厅前的广場上，有一个人站在电灯杆下面卖报。

“每份五个欧勒，有錢請买来看，沒有錢就奉送，”他一边喊一边塞一份报給貝萊。

这人面色蒼白，鬍鬚黑參參的，眼眶凹进去，似乎有內病在慢慢地消損着他。貝萊望了他一眼，原来是他的老伙伴彼得·特雷叶！

“怎么，你干卖报的行业了嗎？”貝萊惊异地問，同时伸手去和他握手。

彼得·特雷叶沉靜地回了他的問候。他的神色还是严肃而沉思似的，跟以前貝萊和他在耶格尔街的一个小閣楼里見面时一样，只是好象更沉着了些。

“是啊，我做报人啦，”他回說，“不过是在晚上，业余时間。这张小报是我自己写，自己印的。你看了也許有点好处。”

“講些什么？”

“講到你，也講到我。”

“大概是宣传无政府主义的，”貝萊望了望报紙的名字后說。“上次我看見你的时候，你的思想就很古怪了。”

“你不妨看看……每份五个欧勒，有錢請买来看，沒有錢就奉送！”他一边喊一边遞一份給过路人。

离开不远，有一个警察在注視着他，并且正在一步步地走过来。

“有人在监視你！”貝萊提醒他注意那警察。

“我已經习惯了。他們把我这份不得罪人的小刊物沒收过两

三回了。”

“不見得就沒有不得罪人的地方吧？”貝萊微笑說。

“我并不劝人做別的事，只劝他們为自己打算打算。”

“如果他們听了你的話，你这劝告也就够危险的了。”

“不錯，是討人厌的，所以警察要千方百計断絕我的經济来源。我才在一个老板那兒找到工作，就有警察去劝他解雇我。这就是他們耍慣的手段！他們找你的肚子进攻，因为他們的心就在这个地方。”

“这样說来，你的日子一定很难过，”貝萊同情地說。

“沒有什么大不了的。他們不时把我关进牢房，也沒有一点法律根据，过一些时候又放我出来，也不說明理由。他們想不出办法，找不到借口来扼杀我們。我觉得他們是要清除我們的，只要他們找到办法，但是这个国家地面不够大，不好随便有人失踪。不过，現在我可不願意再做被他們追踪捕捉的野兽了。虽然我們的法律只是暴力的外衣，我看不上眼，可是我仍然謹愼小心，不越出規定的权利范围之外。如果他們再用武力来对付我，我也就不肯放过他們了。”

“可是这場斗爭形势不均啊，”貝萊郑重地望着他說。

“一个人到了忍不过的时候，也就不用再忍了。不过在我們的国家里，我們缺少一样东西，一样对我們有重大关系的东西，那就是自尊心。所以人家对待我們就越来越坏了。”

他們一同在西桥街上走着。在一家大咖啡館面前的人行道上，站着一个枯干的老妇人，手上抱着一个小孩，向过路人兜卖鲜花，其实巳是一些残敗的花杆子了。彼得·特雷叶不声不响地指指她，又指指咖啡館里的人，他的脸色显得很痛苦。

“我并不反对人們享乐，”貝萊說。“恰恰相反，我倒是高兴有

人能过幸福的生活。你要晓得，我所恨的是制度，不是人，除非那些不讓别人有一点快乐，以别人吃苦受难为快意的人，我才恨他們。”

“你相信这里面有一个高兴别人幸福的人嗎？你相信有一个人肯說：‘我一年有二万五千克郎的收入，自己只許花五千克郎，其余的都該給穷苦人’嗎？决不，他們坐在那里，把剝削穷人得来的錢浪費濫用，还要糟塌他們。他們辱駡工人和工人的老婆——他們的奴婢。現在他們的肚子塞飽了；你不妨走到这些餐桌中間去听听，他們在說些什么：穷人是畜生，不可靠的家伙，无論給他們多少好处，总是不知感激的；所以他們的困苦是活該。对于某一些人，这种話成了他們酒席上的調味品，而另一些人則用以麻木他們內咎自責的良心。可是他們吃的喝的无一样不是穷人做出来的；甚至珍饈美味也总得經过穷人的肮脏的手，带上一点兒辛辣的汗腻和飢餓味道。他們竟認为这是理所当然，对于穷人的不加以报复——例如下一些毒葯，讓他們尝尝苦味，也毫不覚得奇怪。你想想看，一天有几百万人給有錢人制造精美食品，可是絕无一人动报复的念头，可見穷人的心腸是多么善良！資本家可以說实在是把头枕在我們的膝上睡覚，做梦也在駡我們，可是我們并不想到割断他們的咽喉。”

他們在維多利亚街头停下来，那警察，一路尾随着他們，也同时在对街人行道上站住了。貝萊示意彼得多加注意。彼得若无其事地望了那人一眼：

“他好比一只英国警犬，”他泰然地說，“有一张凶恶的嘴，但是沒有脑子。最使我感到憤怒的是，我們养出这些狗来追赶我們自己。但是我們不久就要到軍队里去鼓动了。”

他向貝萊道过晚安，便向他居住的草地街走了去。

爱倫在街口迎上了貝萊。

“怎么样？”她迫不及待地問，“你接受了那个位置嗎？”

他靜靜地把經过情形告訴了她。她把胳膊勾着他的肩膀，快乐地对他說：

“你眞伟大！你不知道我对你是多么得意！現在我們有錢了，貝萊……一礼拜三十五克郎！你自己覚得滿意嗎？”

“是的，我高兴的是你和孩子們終于能稍稍过得安逸些。”

“你自己呢？你似乎并不很高兴。可是这个职位很不坏啊！”

“这个职位对我来說很不容易干，但是我只好努力把它做好，”他回答。

“我不明白你是什么意思。你得站在厂主的一边，不过在这个地位就只好这样做，況且他也有权利保护他的利益。”

走进家里，爱倫把燉在灶上的晚餐端出来。她不时疑惑地望着他，因为他今天的神气，有些叫她看不懂。其实自从他坐过牢以来，对于一切事情的看法都有些奇特，所以也就不以为怪。她走近他身边去撫弄他的头发。

“你不久也就会感到滿意的，”她說。“他不耐煩自己管理厂务，这倒給我們有了机会。”

“他忙着要搞政治活动，”貝萊心不在焉地說。“目前他希望靠工人的票来当选市政委員。”

“要是这样，他請你去算是聪明的，”爱倫兴奋地說。“你对这种事情是內行，可以帮他一手。如果我們积攒得起一些錢，說不定将来有一天可以把他的鞋厂盘下来。”

她神情很快乐，用种种花样来討他欢喜。她心里快乐，容貌显得越加美丽，他看了她，就覚得沒有什么可悔疚的。她曾为他牺牲

过一切，所以他的行动也不能不为她打算。他必須讓她毫无保留地尽情欢乐，任何代价在所不惜，因为他的一切都是她所賜与的。在这天眞坦率的时刻，她显得多么美丽啊！她还是保持着爱穿黑衣服的习慣，这样的打扮，配上她的一头黑发，衬托着她的瘦白的脸，使她看上去好象一个飽經忧患，做事完全出于一片慈悲心的修女。他突然想起，他从来不曾听見过她放声大笑；她始終只是微笑。可見他还沒有打动过她的內心，沒有能够使她快乐。这就是为什么他們虽然同床共枕，同桌吃飯，她始終保藏着她的最美的部份，象一个守身如玉的处女一样。

但是現在她的快乐使她的脸色光輝起来了，她的眼睛热烈地看着他，閃出希望的亮光。她已不把貝莱看做一个庸碌之輩，他成为能够在最困难的时候施展出奇迹来的神仙故事中的英雄了。他覚得換取这样一种变化，付出的代价絕不算太貴。女人生来本不应該过困苦孤独的生活的，她們是要受到幸福的雨露才能盛开的鮮花。爱倫尽有权利把生活的重担移在貝莱的肩上。

第二天，貝莱穿上他的最好的衣服，准备去和厂主把事情作最后的决定。爱倫帮着他扣上領子，刷掉衣上的灰尘，一边做着这些事情的时候，一边以飞鳥般輕松心情，談論未来的計划。

“我們現在該怎么办？我們得放弃这間屋子，搬到那一头去，”她說，“不然的話，你来来往往路太远了。”

“我忘了告訴你，我們是要住到那边去的，”貝莱說。“他有一座单間宿舍的三层楼房；我們要兼管經租賬房的任务。他自己对付不了那些租戶。”

其实貝莱并沒有忘記这件事，但是他拿不出勇气来告訴爱倫他将做別人的看家狗。爱倫震惊地望着他：

“这也是职务的一部份嗎？”她气急地問。

貝萊点点头。她忽然扑在他的身上：

“做不得！”她拉着他的胳膊喊道。“听見嗎，貝萊？做不得！”

愛倫心緒大乱，用悬求的眼光望着他：

“我簡直不了解你！”

貝萊也心煩意乱，支支吾吾地說了几句給自己辯护的話。

“难道你看不出他只是想利用你嗎？”她繼續激动地說。“他雇你去当出卖朋友的犹大！但是我們可不能为自己掙面包而把穷人赶到大街上。我知道这是怎么一种职位，我自己的家具什物就曾經被扔在阴沟里。天呀，要是你到了那里！”

她惶恐地对他望着。

“我不明白是不是你的头脑糊塗了！你向来是个聪明人，”她鎮靜下来后，譴責似的說。

但是她随即就明白了一切，她哭了。

“啊，貝萊，貝萊！”她把脸掩住喊道。

第八章

貝萊不再看書，也不再到图書館去了；他为了生活，已經够忙的了。現在已談不上寻找工作，因为寒冬已經临近，失业的人一天天在增加。他耽在家里，有人送鞋子来就补补鞋子，此外就是在愛倫洗衣的时候帮着照管孩子。他和拉賽·弗雷得力克象和同志一样談論，但是他也喜欢花时間在两个小的身上。孩子們亲近他，这使他增加了勇气。他現在很愛小安兒了，惟一使他感到难过的就是这孩子还不会講話。孩子的哑默經常好象是一种无声的譴責。

“为什么你不再借些書回来？”愛倫从洗衣間回进来的时候，常

常这样問他。她袒裸着两条胳膊，头发上滿是蒸气凝結成的水珠子。"你現在有的是时間。"

不，看書有什么用处？書也許能使他的眼界开闊一点，但是他不懂的范围还更要寬闊得多；他越讀越感覚到自己的渺小。无論如何，总不可能滿意地看得見全面；人尽管有智慧有思想，世界仍然走着它的弯曲的道路。对于自己无法加以改变的事物，即使精通了也得不到多大乐趣；穷人倒不如沒有知識的好。

他和莫尔頓刚去办完了楊生太太的葬事。她始終沒有能够再見到茹特兰！她辛苦了一輩子，从来不曾积攒到十克郎买火車票，而火車却是空着几百个座位天天开行，按着規定的时間，开得非常准确。在这位老婆婆渴望重見故乡的这些年月里，开往茹特兰的火車不知有过几千几万个空座位！如果她曾步履蹣跚地走到了火車站，坐进了車厢，就会被严厉的規章把她在第一个停車的站上拉下来。她有什么权利去茹特兰？不錯，她是渴望着要去的，但是无奈她沒有錢！

这究竟是出于恶意呢还是无心的忽略？火車空着座位开行，叫人很难想象得出还有比这更恶毒的玩意兒了。就是这些空座位，使火車开得非常之快，仿佛由魔鬼駕駛着，一边叫嘯一边狂奔，把列車拖到人們渴望重見一面的地方！車长穿过車厢，向这些許多人渴望坐上去的空座位报导到达站名的时候，想必覚得阴慘可怕的吧！

再說小妹妹吧，她是那么蒼白，那么瘦弱，淡黃色的头发沒有一点光澤；她一到兴奋的时候，便要气喘，从喉嚨里发出貧民区兒童所无法避免的那种苦痛的嘘声。这是由于后院的穢浊空气的影响，和一切相偕而来的事情一样，使貝萊大感痛苦。这孩子要的是阳光！太阳光是慷慨好施的，可是穷人却得不到它的好处，和得不到其他一切的好处一样。今年草莓大丰收，但是大园主却决定讓

一大半草莓烂在枝茎上，以減低采摘費用，同时还可以維持市价。而这里的孩子却因缺少水果而病得很厉害！这是什么道理？对于这个問題不可能有合理的回答。到处都是这样。看一看各种社会設施，也同样有伤心惨目的現象：很大的車輛，只供少数人使用，常常是大部份空着开过。这些空座上的旅客，因飢寒和失望，弄得貧病交加，似乎在用譴責的眼光望着你。你只要看見过他們一次，便永远也忘不了。

有时候，貝萊又会大发奇想，計划着要建立一个理想国，那里的火車是按照人民的需要来供应的，而不是有錢的人才有乘坐的机会；在那里，凡是飢餓的人都有得吃，只有对别人吝啬的人才是唯一的穷人。……带住吧，这种梦想未免太荒唐了！一个从不知哪兒来的声音喚醒了他和他的同志們，走出到光明的地方来，这才发現什么也沒有改变，原来是給人家哄了一場。

布倫常常来看望貝萊，这位老图書館員很記挂他的青年朋友。

“为什么你不到我們那兒来了？”他問貝萊。

“我去干什么？”貝萊不客气地回答。“穷人不需要知識；他永远是該死的。”

他已和外界断絕了一切往来，对于布倫的訪問也并不欢迎。他認为最好是各人管各人自己的事，有錢人决不是他这种人的同伴。他毫不掩飾他的思想。但是布倫故意装作不懂。布倫已經在十月初搬到弗勒得力克斯堡街上，差不多每天下班回家总到貝萊家里来。孩子們准时到地下室里候着他，因为他經常有些东西带来。

現在，貝萊和爱倫对于生活的要求都不存多大的奢望了。他們安心地一道工作，象一对駕車的馬，习慣了同甘共苦。現在主要的事情是把那笔該死的債务还清，免得經常提心吊胆；但是仅仅这一件事他們还是力不胜任。他們省吃俭用，罗掘积攢的一点錢，月

月都給放高利貸的債主搜刮了去，但是所欠的数字始終原封不动。对于貝萊到手的一百八十克郎，已經还过一百二十克郎了，可是还欠着二百四十克郎。这叫做“罰息”，每次还款脫期一两天，或根据莫名其妙的理由，数目便不断地增加上去，总之，这好象一个无尽长的螺絲鑽，把他們身上的一点一滴油水都抽干，完全吸进那放高利貸債主的荷包里去了。

貝萊实在忍不下去了。上一期他就沒有付，并且也不打算再付。这会弄到什么地步，只好听其自然。

“你該向布倫先生去借些錢来把这笔債还清，”爱倫說，“不然的話，他会来把我們的家具全部搬走的。”

但是貝萊很固执，不肯听她的劝告。一想到給一个寄生虫附在他身上，不管他的一切抵抗，硬要吸干他的血液，使他大为憤怒；他要看看他們敢不敢来动一动他的东西！

債主上門来討賬的时候，他迎面給他吃了閉門羹。他向来总是心平气和地接受一切遭遇，惟有提到这个問題，他便大动肝火，自己都不知說些什么了。爱倫不敢干涉他，只好等他的火气自己平息。

有一天下午，貝萊照常在地下室里的窗口做他的工作。布倫坐在門旁的一张椅子上，两膝上各抱着一个小孩，分枣子給他們吃。貝萊不去理睬他，一味低头干活！他的神气象一个怕别人和他交談的疯子。他对于工作不象以前那样有劲，所以进展得很慢；他心煩意乱，有什么工具找不到的时候，便发起脾气来，把东西乱砸乱扔。

布倫皺着眉头注視他的行动，表面上却装作专心于引逗孩子。只要他露出一点怜憫的神色，便会惹得貝萊冒火。布倫猜出这是为了經济問題，但是他不敢表示願意加以援助。每一次他想和他

談談，貝萊总是打断他的話头，做出不屑的神气，似乎在說：

“我看得出你的意图。你想找机会給我錢用，我可决不給你这个机会！”

他相信这只是一时的困难，終于会得解决的。

一輛車子在門口停下来，走出三个人，一直上楼去。过了一会，爱倫奔进地下室来：

“貝萊！人家来搬家具了！”她带着哭声喊，沒有留意到布倫。

孩子們看見媽媽哭，也跟着号叫起来。貝萊站起身，捞过他的錘子。

“我来送他們走路！”他咬牙切齿地說。

于是他走向門口。他走得不急，只是低了头走，也不望任何人。布倫紧紧地拖了他的胳膊，止住他：

“你忘了有监獄嗎？”他用一种特別强调的語气說。

貝萊目瞪口呆地瞅着他，一时間好象要杀死这位老图書館員似的，随即撒手放下了錘子，人也就此軟在地上。

第九章

有时候会有一个从前的老同志来找貝萊，邀他去开会。这使他回忆起过去的斗爭。也許一切問題的关鍵都在这兒。他便丢下垫膝的皮围裙出去了。爱倫目送他到門口，对于他受了这許多苦楚，还要回到老路上去，不免覺得奇怪。

但是情形已經不是从前那样了！貝萊記得在斗爭期中，人心是多么振奋，現在他覺得那种热情好象已經烟消霧散。人們只有在选举的时候才活动起来，在平常日子便是各人做各人自己的事，

仿佛絕沒有团結这回事似的。他們虽然都已經組織起来，但是并沒有給他們新的力量；他們可以說是在組織里生长的，但是好象和它不发生关系，組織也幷沒有使他們有所提高。他那些老同志們的热情显然已經冷下来，也許是由于看出了幸福幷不是那么簡单，象在神仙故事里一下子就会出現的；他們不再天眞地以为只要打开幸福的大門，便可以一拥而进，得到享受，原来还得走一段遙远艰难的道路。因此他們每人都只顧到自己的事，牺牲渺茫的前途，以迁就眼前的小利，而这些小利却又是随时可以被現状吞掉的。

工人运动做得不够深透。这是他自己之过；他沒有打好牢固的基础。当初就不曾把"方舟"的住戶团結进来，到現在还有大批无产者被扔在后面，由他們自己去找自己的出路。从前那些同伴，現在已分化成为两类：一类是小資产阶級，一心只在为自己打算，另一类就是这些无产阶級。但是这幷不算什么新奇的事情。一个阶层升上去之后，下面就有一个新的阶层显露出来；这是历史上的通例。

那么，是不是注定了应該有一大批人永远沉在底下，負担着社会的重荷，挨飢受餓嗎？为了眼前的幸福，他是不是必須把一切困难問題尽量延迟解决，象把布匹上的皺紋尽量往后推，使它們最后挤在一个地方嗎？貝萊給自己提出的还是这些老問題。不过，从前他还有明确的信心去解决这些疑問，現在他不能再以盲目的希望为滿足，而要求有一个决策了。如果运动之所以停滞不前，是由于出发点选择得不当；那么，应該找出錯誤的原因，从头再干！

从根本看問題的，幷不光是貝萊一个人。彼得·特雷叶介紹他認識了一批新青年。他們都是来自运动的底层，可以說是从它的渣滓中生长出来的。現在他們向社会提出了新的要求。他們通

过人所不知的道路，达到了和貝莱同样的結論，首先要求穷人应該有人的身分。他們認为人格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他們不甘心受任何覊軛，首先反对自己加在自己身上的覊軛，所以他們不吸烟，不喝酒，不做任何奴役。他們始終在工人运动之外，在南馬路上另有他們自己的会所，在那里开会討論新社会应有的体制。

这伙人都是些有知識的，收入很好的工人，坚持着过无产阶級的生活；他們都是些有心人，如果遇到比他們更穷的人，便願意把工資去接济他們；他們也都是些期待着革命的激进分子。他們里面有些曾因为宣传革命而坐过牢。其中也有农村青年，大都是挖沟工人或炭坑工人的兒子。莫尔頓称他們为“穷鬼的兒子”。

貝莱发現他們的父亲都是参加过工人运动的，正合乎有其父必有其子的話。他們生活得很淡泊，資产阶級的腐化堕落侵蝕不了他們。他們随时在准备采取行动。人人都能看出，号角已經为他們吹响了。他們很想吸收貝莱参加他們的組織。

“到我們这边来吧！”彼得·特雷叶常常这样說。

但是貝莱躲在家里，仿佛蝸牛蜷縮在壳里似的，不容易被引出来。他对这个五口人的小天地負有責任，凴他的力量还护持不了他們。他勤勤恳恳地工作，还不够使他的小家庭温飽，还得靠别人来帮忙。当妻子兒女嗷嗷待哺的时候，就沒有时間考虑到个人的清高；但是現在却一切都安排妥当了，他对那老图書館員深为感激。不过这毕竟是一件耻辱的事情，鼓不起他的勇气再去关心别人的幸福。

他不喜欢再去听青年人的激烈言論。即使号角的响声也是为了他，这是因为他的体会和他們不同。自从他能走路以来，他一直就自我奋斗，以求在一切活动中有他的一个地位；甚至在监獄里，他也并未覺得置身事外：相反地，他覺得他和外界一切的关系更加密切。他并不知道应該怎样去打开这个問題的結，但是始終渴望

着这个結应当解开。

“你不行！你沒有仇恨心！”莫尔頓和其他的人常常这样激励他。

这是眞的，他的仇恨心好象霜露，太阳一出来就消散了。回顧一下过去，他看出他的妥协精神，尽管有过种种不幸的遭遇，仍然原封不动地保存着；外加最近那位老图書館員又使他覚得資产阶級也有好心腸的。

貝莱死心塌地地留在他的原位上，守着他的作台，不为別人的急躁所动搖。他覚得来日方长，尽有时間讓局势自然发展。

小妹妹欢喜和他在一起，他的工作室里只听見她喋喋不休的說話声。早晨八点鐘，当他开始工作的时候，他就听到她咕咚咕咚地下楼来。她整天耽在那兒，直到晚上爱倫强迫她去睡覚才离开。她把所有的工具全搬出来堆在貝萊面前，把作台堆得滿滿的，使他一动也不能动，她說这是給爸爸帮忙。此后，她把手擱在作台边歇息歇息，开始和爸爸聊天。

“小妹妹工作好！”她指着她的成績自信地說。“小妹妹是个好姑娘！”

如果他不回答她的話，她便三番四复地重說好几遍，直到得了夸奖才肯罢休。

“是的，你工作得好！不过，你能把这些东西放到原处去嗎？”貝萊說。

她搖搖头。

“小妹妹累了，”她用坚决的口气說。

但她馬上又搬来一件工具，慢慢地放在原先的一堆上，同时斜望着貝萊的脸，看这件事是不是可以做得。

“小妹妹帮你做，”她連連說，“她帮得好！”

貝萊裝作沒有听見。她安靜了一会兒之后，又走到父亲跟前，涎圍里兜滿了从火爐背后拖出来的破旧靴鞋。他想板起面孔，但还是低下头去忙他的工作。这一来却使孩子沒有了主意；她把涎围里的东西都放在作台上，蹲着身子，两手按着膝头，想看看爸爸的脸色。这样还是不满意，于是她又站起来，把手按在爸爸的膝头上。

“爸爸，你有本事，”她討好似地看着他說，“你样样都会……你是世界上最有本事的。”

停了一停，她又說：

“我們两个都有本事，是不是，爸爸？”

“是嗎？”貝萊喊道。“恐怕我們两个里头总有一个是夸口吧！”

“可不是我！”她摇着头，神气很坚决地說。

“你們俩倒很快乐啊！”爱倫說。她是抱着小安兒下楼来寻安娜的。

小妹妹不願意跟她上楼去；她縮到屋角里，躲在貝萊的椅子背后；小安兒掙扎着要下地来玩那些鞋楦头。

“好吧，我們就大家都耽在这兒吧，”她說着便坐了下来。

她現在变得泰然自若，安于現实了；这是失敗教育了她，使她变成这个样子的。她不再談到将来，只庆幸他們逃过了債主的魔爪。一想到这件事，她便滿心覚得有一种安逸的，但是不免略带悲哀的快乐。她不再梦想更好的生活，对于現有的已經是感恩不尽了。貝萊覚得她丢掉以前的奢望，同时也好象失去了一些什么东西。看上去她仿佛放弃了一切似的；她的安于这种灰色的日常生活，使她失去了一切光輝。

“她需要的是太阳光，”他想。

于是他的念头又轉到将来的出路上，这是一条老路，他走了巳

經几百次了。这事已成了机械的动作，他所能得到的結論就只是：抽刀断水，徒劳无益。在他的本行內是沒有出息的；那里只有剝削者和被剝削者，这两种身份对于他都不适宜。

可是，当他考虑有无其他可能性的时候，他的思想老是自然而然地回到他的本行，宛如一只乱跑的狗总是会嗅回到老地方来。仿佛出于命中注定似的，他覺得和他的行业有不解之緣，尽管这行业已毫无希望；他既然把毕生精力都放在这行业上，所以他还得在这行业上找到解决問題的方法。

一般人相信宿命論的人認为人生凡事都有一定的安排，一定的前途，也就是說，一飲一啄，莫非前定。貝萊也沒有任何理由放弃这种宿命論。他經常努力想摆脫一个老問題，但是它好象邪法一样老是纏住他，他睡眠的时候跟着他入梦，他才一醒来，又抓住了他。这是一个扭住他不放的旧梦，一个在搞工会运动初期想过但后来遺忘了的念头：他想办一个使皇家御鞋匠成为无用的合作工場的計划。这个計划有一时本来已經認为不可能实現而被放弃，但是現在他又旧事重提，仔細地加以研究。

他很容易找到一批干練而可靠的同志，在工作和利潤上肯和他同甘共苦；規章倒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工人們在过去几年間已經学会了服从自己同志的指揮。这是一个办法，使小手艺人可能在本行中維持生活，同时参加工人运动。一个人干不成的事情，許多人合伙做就成了；这就是利用現代技术，分工合作。他細心地拟出計划，又反复修訂了几遍，以确保銜接紧凑，沒有一处脫节。他梦中看見他的合作工場已經成为事实，他和同志們一起在光綫明亮的地方工作着：那里既沒有老板，也沒有伙計；机器轟隆轟隆地轉动着，同志們一边操作一边唱歌或吹口哨。工作时間很短，下班后每人都有一个快乐的家庭等着他們回去。

令人很难过的是：睡醒来发现实际并不如此。唉！全世界最干練的工人，第一流的好手，在他們的本行业內都显不出他的本領；如果沒有資本来帮着发动，他們連一針都縫不成。如果資本家不合作，工人就毫无能为，仿佛手被砍断了似的。

机器要花錢去买。他可以向布倫筹得到这笔款子：这老人曾屡次表示願意出資本帮他办一些事业。但是貝萊已經欠了他的錢，万一資本家会打垮他的工厂又怎么办？他們时刻提防着，不讓别人办这种事业。因此貝萊便躊躇不定，不敢冒险。

这位老哲学家差不多天天都来。貝萊現在已經成为他的生活中的一部分，他看了貝萊的情况很感到不安。这个青年人从前是有狂风暴雨般的干劲的，不知道是牢獄生活呢，还是書籍，使他变得犹疑不决，以致如今竟沒有了选择自己的道路的能力？人格的发展如果要以活动能力为牺牲来换取，那么它的价值也就很成問題了。这位老人所希望的是，把它移植在新的处女地上，也許它会发展得出更大的活动能力，所以他竭力鼓舞貝萊，使他从他的迷惘状态中振作起来。

貝萊終于猛然惊醒。人家从四面八方都在催促他，要他当机立断，不可再因循下去。不錯，他自己也知道他是在半睡半醒中。他覚得他好象是一个在进行着蜕变过程，而需要眠蟄的人；只有他的潜意識在他心中起着变化。

"我什么也不知道啊！"他一半气憤地說，"那有什么用？我原以为書籍会引导我从全面看問題的；可是却使我反而迷失了方向。使我盲目冒进的东西我是懂得太多了，而帮助我去寻找一切事物所环繞的軸心的东西却懂得不够。我所接触到的一切，都已經分化成为两派，不是贊成，就是反对。"他无可奈何地笑了笑。

有一天布倫带了一本書来給他。

“这部書曾使許多寻求眞理的人得到滿足，”他意味深长地微笑着說。“讓我来看它能不能使你也滿足。”

这部書是达尔文論生存竞爭的“物种原始”。貝萊看了这部書，自覚是拨开云雾見青天。他在这里找到了关鍵；一切問題只用一句話就总結了出来。种种思想在他头脑里动蕩着，他讀开了头就舍不得放下，一夜的工夫把它讀完，对于作者那些无情的观点又是佩服，又覚得可怕。

第二天清晨，爱倫給他送咖啡下来的时候，他刚刚把書看完。对于她出于怜爱的責备，他并不回答，只是默默地喝咖啡，喝完便戴上帽子，走出到冷清清的街上，去清醒一下他的灼热的头脑。

时間早得很：工人还沒有出門，赶早市的咖啡館也刚在除下排門。衣服穿得很暖和的电車工人穿着木底鞋在街上咯咯地走过。有些憔悴不堪的妇女，衣衫襤褸，鞋跟拖塌，踯躅在寒风里去赶早市，她們提不起精神，还沒有开始工作，人已經覚得累了。不时有一个挽着籃子的女人，蹣跚地走过，这是有孩子的母亲，在去上工之前，得先把孩子送进托兒所。

貝萊突然起了一种强烈的反抗意識，喉嚨都几乎給梗塞住了。这个强权即公理的冷酷理論，使他要在做强者还是做弱者这二者之間作出选择——这就是了解人生的鑰匙嗎？它給他和他的同志們，以及全世界的穷人們，宣布了死刑。从这个角度来看，現行制度倒是唯一可能的制度，簡直是理想的制度了。貝萊所痛恨的那些剝削者和高利貸者，竟是最最符合于人生根本原則的了！令人可怕的是，从这个观点上看来，現有的社会制度倒是非常光明合理，无法加以否認的了！可見現行制度无論坏到怎样，凡是能够适应它的，就会得到胜利。

这部書使人对于社会一清二楚了，但是这种理論把貝萊和他

的同志們，以及穷苦大众，放在什么地位呢？他們是沒有被考虑到的！所以，社会实質上是有产者的社会。現在貝萊認得了他們的宗教，認識了他們进行无情剝削的道德根据。他一向想不通，人怎么可以剝削人；但是照这部書説来，拿石头給人当飯吃却是一項神圣的职責。最大的压迫者实在是人生的宠兒，因为社会要靠他才会有进步！

穷人是不用这种理論的。如果有一个工人工作得不好，其余的人并不欺負他，即使他咎有应得也不难为他。他們支援他，帮助他保全他的位置，替他做完他的本分工作；工人是不抛弃弱者的：他們对他发揚阶級的友爱。他們如果违反了这一原则，就会失去成功的机会。背上背着受伤的同志去賽跑，是不会获得优胜的。但是，在这一事实之下，你可以知道他們并不屬于現在的社会制度，但是他們有权要求自己的新时代。新时代是会到来的，那时候，为了各取所需，便須人人各尽所能——有仁爱心，有团結性，这是最主要的。这样看来，貝萊从前所搞的工人大联合，显見得方向是正确的。他否定了"以寡敌众"的原則，而在互惠的原則上建立了他的方針。

穷人并不是給現时代判定了要受顚連困苦以至于灭亡的可怜虫，也不是餓着肚子去梦想烏托邦的幻想家。貝萊曾在乡間度过他的少年时代，不分风霜雨雪，和各种生物打过交道。他曾看見过一只老鷹捕了一只小鳥，小鳥的伙伴們成群地去围攻老鷹，終于迫使它放掉小鳥，狼狽逃竄。又当他把一只螞蚁困在一片草叶上的时候，其他的螞蚁也齐集到草上来营救他們的伙伴，无論怎样也拦他們不住。如果他想赶走它們，它們会一边在他的手上放毒，一边繼續工作。他对于它們的勇敢感到有一种乐趣；它們所放的毒是很輕微的，你无法看得見，但是当你把手放近鼻子的时候，就嗅到

一种刺鼻的辛辣味。它們数目这样众多，又是这样忙碌，为什么竟不肯遺弃一个伙伴呢？它們在沒有把它救出险以前，甚至連飯都不吃。

穷人只有坚持团結才有力量这一信念才是对的。貝萊突然找到了他应走的路了。既然穷人受不到現社会及其法律的保护，为什么他們不根据自己的法律另外建設一个世界呢？从工会組織中，他們已經学会了管理自己的事情；現在是到了要实行当家作主人的时候了。

有无政府主义思想的青年們刻苦自励，以求不受金錢的支配，但是这并不是斗争的办法，資产阶級經常宣传的正是要穷人知足。貝萊要另外走一条路，要通过一个大合作运动，在生产方式上取得胜利。

現在他不怕用布倫的錢了，他对他已經沒有怀疑。他的思想十分明白：他幻想用和平手段进行一場世界規模的革命，把現有的制度推翻。貝萊知道穷人是沒有国界的，他以前就已經提出过一个攻不破的观念。他現在所組織的合作运动，应該是劳动和資本之間从事世界性斗争的一个起点。

第十章

过了两天，貝萊和布倫同往弗勒得力克斯堡街上去看一家召盘的鞋厂。这个厂規模并不大，只有十来个职工，作場設在地下室里，装有电力发动的机器，上层还有一个店面。全部生財和机器都可以作价出讓。就只是房租稍为高一些，此外一切条件都很合适。

“依我的意見，我們可以作这样的安排，对于投入的資本和流动金，照信貸公司年利四厘来拨还，”布倫說。

“这种条件太便宜了，”貝萊說。“但是这也不一定能保証我們的事业搞得好，因为我們和其他企业的条件不同。”

“这也算不得十分便宜。只要有可靠的保証，照这样的条件，要多少款子都借得到；我以为，在以劳动力为基础的事业上，工人就是最好的保証。”这老人微笑着說。“貝萊啊，等到你当权以后，貸款的行情就会大大地跌落了。不过現在，光是資本也已經沒有多大价值，因为沒有人願意接受高利貸了；而我們所要打倒也就正是放高利貸的人。”

貝萊对于利率低是感到滿意的，不然的話，他还有很多的困难。他的事业进行起来，資本家会毫不迟延地对他宣战！

他們两人同意不要人家代理或經銷；他們要完全独立經营，和消費者直接发生关系。工場里做出的活，除了維持店面开支以外，一切贏余全部分配給工人。

“按什么原則来分？”布倫用考察的眼光望着貝萊問。

“平均分配，”貝萊不加思索地回答。“我們不要行論件計工制。我們在开始搞运动的时候，維持了这种制度而不把它取消，造成了大錯。这样做只会加深不平等。每一个劳动的人都应該有同样的生活权利。”

“你以为工作能力强的工人肯同意和工作能力差的拿同样的待遇嗎？”布倫怀疑地問。

“他当然应該同意！”貝萊坚决地說，“不然的話，他怎么能坚持一切劳动都有同等价值这一原則呢？”

“这也是你自己的主张嗎？”

“当然。譬如說，我看不出有任何理由对于医生和清洁工人要

有不同的待遇。他們里面哪一个对公共卫生用处更大呢？誰也說不出来。主要的是：各尽所能。”

“很好！”布倫喊道，“很好！”

这位老哲学家兴致很高。貝萊一向認为他很迂腐，脫离生活实际，現在却出于意外地发現他在許多方面倒是非常現实的。

“这是因为摆在我們面前的是一种新的东西，”这老人搓着手說。“我是抛掉了旧的东西才投到这个新世界来的；旧世界一点也提不起我的兴趣，我是一个所謂沒落分子，一点也不錯。現在我这个書呆子倒要給我的祖宗看看，我血脉里也还有些热血呢。我們俩个已經找到了撬起世界的杠杆，亲爱的貝萊，我相信我們的确找到了。我們就动手吧！”

需要做的事情固然还很多，但是总算已經成为事实，貝萊觉得两脚又踏在实地上了。这和单凭个人的梦想在空中飘蕩，随时有栽下来的危险，情况完全不同；这一回，他可以說是用自己的一双手打开了出路。

他們和旧业主商妥，要他再負責一个时期，等貝萊摸熟情况，学会管机器和做会計，再办移交。貝萊一刻也不停地工作，白天沒有一刻兒閑，夜里倒上床就睡得和死人一样。他的思想不再象鍋爐里的水那样在脑子里沸騰；睡眠把这鍋爐底下的火灭熄了。

他們必須組織成一个彼此能絕对信賴的团体；貝萊毫不犹疑地把那些沒有能力在新組織中工作的人辞退，另外邀了一批新的来加入。他所約的第一个就是彼得·特雷叶。爱倫劝他别这样做。

“你是知道他和警察有蹩扭的，”她說。“沒有他也已經够你麻煩的了。”

但是貝萊需要有个能用新眼光考虑事情，并且能充分了解他

的行动的人做他的助手。自私自利的人是不行的。但是，一个坚持在旧制度里不肯进步的人，却必然是个自私自利的人。

貝萊从会計补习班下課回家吃飯，爱倫已带着小安兒上街去了，但是飯已經給他准备好。

为了方便，他就在厨房里的桌子上吃，边吃边看他的簿記学。

拉賽·弗雷得力克在前房温課，两手掩着耳朵，以免外来的声音打扰。但这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小妹妹有一个动搖的牙齿，他手指痒痒的想給她拔掉。他不时停下功課，答应她这样那样，哄她答应拔掉这牙齿，他的脚在桌子底下蕩动着，好象在发烧。但是小妹妹始終回答他：

“不，我要爸爸給我拔！”

于是他放弃了用正当方法，改用欺騙手段，給她来个冷不防。他終于說服了她，給她在动搖的牙齿上扎一根綫，把綫的另一头拴在門把上。

“我們現在来烧断这根綫，”他一边說一边点起一段蜡烛。“烧断了綫就会把牙齿烧松，要不然爸爸再也拔不下来的！”

他象一个变戏法的人似的胡扯了一陣，以轉移她的注意，忽然把蜡烛移到她的鼻子边，孩子便急忙向后退。

“喏，这不是你的牙齿嗎？”他胜利地喊，还把牙齿給小妹妹看。但是小妹妹却嚎啕大哭了。

貝萊虽然全都听到了，可是他一声不响，繼續吃他的。孩子們的事情，由他們自己去收場好啦。过了一会，拉賽·弗雷得力克为了补偿他所闖的禍，竭力对安娜說好話，还給她玩具安慰她。到貝萊进去的时候，发現他們两人都俯伏在地板上，头鑽在床底下。原来他們已經把牙齿抛在墙脚根，正在合唱着：

小耗子，小耗子，

拿去我的坏牙齿，

換給我一顆金牙齿！

“你要做工作嗎，爸爸？”小妹妹跑到他跟前来問。

当然，貝萊是有些工作要做。

“你老是有这許多工作！”她撅起小嘴問。“你一輩子要这样忙嗎？”

貝萊自覚受到良心的責备。

“不，我現在并不很忙，”他馬上說。“我可以陪你們玩一会兒。我們来玩什么呢？”

小安娜拿出她那旧布做的大洋娃娃，把凳子拖攏在一起。

“不，这玩意兒沒意思，”拉賽·弗雷得力克說。“最好要爸爸講他放牛的故事，講那条发野性的大公牛的故事！”

于是貝萊便講述他幼年时代的許多故事：老公牛，爸爸拉賽，岩石农庄的主人，有十三个孩子的卡萊叔叔和他的快乐性格。大庄园，乡村生活，采石場，大海：在这两个生長在城市的孩子听来，这些事情就好象一部猎奇探險的大書。少年貝萊和那些大牛的爭强比胜，他的意外地得了一枚二十五欧勒的銀币，这些故事一个比一个精彩动人。但是最紧张的莫过于大力士艾立克怎样被打得变成了痴子。

“这些都是从前的事，”貝萊点着头說，“現在不会再有了。”

“你見識过多少事情啊！”爱倫插嘴說，她已經在他們講故事的时候回来了，这时正在編結絨綫。“你那么一个小孩子，我簡直想不起你怎么干得来。我真想看見你当时的情形！”

“爸爸真有本事，”小妹妹很佩服地說。

拉賽·弗雷得力克不大肯随便夸贊。永远相形見絀是够气悶

的，他总想找机会显一显自己的能为。

“晓得嗎？下面車間門口有一大車麦子，”他說，想表示他也懂得一些乡村生活。

“那不是麦子，”貝萊說，“那是干草，是狗尾巴草晒成的干草。你連麦子都不認識嗎？”

“我們都叫它做麦子，”拉賽·弗雷得力克很自信地說，“尖稍上有鬚的，难道不是麦子嗎？”

“你說的是穗！普通的草也有穗的。事实上，麦子原本是从草演变出来的。你从来沒有去过乡下嗎？”

“有一回，我們本来要到乡下去住一个礼拜，可惜媽媽的工作沒有安排好……但是我也到过动物园。”

貝萊突然明白，孩子們住在城市里，少得到許多知識。

“我們搬到城外去住好不好？”当天晚上，他和爱倫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貝萊这样問。

“好，如果你有这意思的話，”爱倫回答。

爱倫本人并沒有这个想头；她本能地害怕住到乡下去，也并不認为在乡下住家对孩子們会有益处。有許多孩子住在城市里也长得挺好的，貝萊当然也不会希望孩子們都变成乡巴佬。但是既然他这样說了，必然有他的道理；他平素的見解照例是正确的。不过，既然这样，就該及时通知房东退租，因为离四月租約滿期只有一个多月了。

每逢礼拜日，他們在嬰孩車里裝上些食品，到城外去游玩，和从前只有拉賽·弗雷得力克一个孩子，坐在車里象个小王子的时候一样。現在是由他推着小安兒坐的車，小妹妹走累了，就放她坐在車沿上，两脚挂空。他們每一次都換一个方向，去的地方有些連拉賽·弗雷得力克都不認識。北門外的城墙后面有几处果树园，

綠树丛中有几間低矮的茅屋，显然是做过农庄里的农民住宅的。他們从一条小路上穿出来，无意中发現了这个地方。市区日漸扩大，人們造起許多工人宿舍，把这个田园风味的地方四面包圍起来。

天气晴朗的时候，他們就找一个斜坡坐下来野餐；貝萊和拉賽·弗雷得力克在枯草地上比賽体力，爱倫便采些常綠树枝回去装飾房間。

在这种郊游中，有一次他們走过一片长着柳树的沼澤地，这后边是一块高起的耕过的土地。他們随意漫步，无意中走到一座略有残毁的空屋。它建筑在这块高地中間，从那里望得見哥本哈根，四周环繞着一个野草长得很高的大园子。一块腐朽的木板上写着“召租”，但是沒有注出接洽的地方。

“这座屋子正合你的意，”爱倫說。

貝萊停了步。

“我倒想看一看里面，”他說，“我想鑰匙一定在那边的农庄里。”

拉賽·弗雷得力克向相隔不远的小丘上的一所庄院跑了去，一会工夫，那农庄主人亲自陪着他来了，这是一个面色蒼白，神气萎靡不振的年輕人，穿着一件竪領衬衫，嘴里含了一支雪茄。

这所屋子是“小山农庄”的产业，盖給业主的老父母养老的。老人家有个怪想头，把它叫作“黎明”，用大字漆在东边的門楣上。几年前他們过世后，这屋子就一直空着，冷落得可怕，窗子破了，看上去活象两只沒有光的眼睛；地板上灰尘积到几寸厚。

“不，我不喜欢这个地方，”爱倫說。

但是貝萊給她說，屋子本身并不坏，門窗都很坚实，只消修理一下就行了。这座屋子的底层有四个房間外加厨房，楼上也有几間房，其中一間是朝南的大閣楼。园地面积有五千多平方公尺，院

子里另外还盖得有鷄房和兎房。租金是一年四百克郎。貝萊和拉賽·弗雷得力克看得很中意，仔細地到处勘察了一轉，有許多意外的发現。但是一听說房租的数目，貝萊的心便冷了。

“房租这样貴，我們只好放弃这个念头，”他說。愛倫并不回答他的話，但是，在回家的路上，她自己盘算着；她看得出他是多么失望。

“算下来比我們現在付的租金每个月多十五克郎，但是我們可以在园子里搞些生产，再养些鷄！或者再把楼上分租出去。”

貝萊感激地望着她。

“我敢担保园子里会有几百克郎的出息，”他說。

愛倫担心在这种荒野地方会有流氓来騷扰；屋子空了好久还租不出去，也許就是为了这个原故吧？

“如果有的話，他們也休想踏足进来！”拉賽·弗雷得力克豪迈地說。“我們可以請‘戴莉莎王后’通知他們安分点……他們都很怕她的。”

回到家里，全家大小都很疲乏了：因为这段路究竟不算短。

“那地方很远，”愛倫說，“你得設法买一輛旧的自行車。”

貝萊忽然从她的口气里了解到她住在那里一定会感到寂寞。

“我們还是放弃这个念头，在市区里找一个有三間房的住所吧”，他說，“那个地方实在不很适宜。”

第二天晚上，他从工厂里回来，愛倫給他一个意料不到的喜訊。

“我已經去把那屋子租下来了，”她說。“那里距离电車站并不很远，并且头一年只要付租金三百克郎。他答应在四月一日以前把屋子收拾清楚。你滿意嗎？”

“当然滿意罗，只要你也高兴，”貝萊边說边把她抱起来。

孩子們都很高兴。他們現在要住到以前只有假期才能去看一看的光明世界去了，以后可以天天游玩，天天吃新鮮的蔬菜了。

一星期后，他們搬家了。貝萊認为他們还沒有力量雇人搬家。他去借来一輛四輪手車——象爱倫从教堂街搬行李来的那种車子——礼拜六下午和礼拜日上午他和拉賽·弗雷得力克先把家具搬了去。戴莉莎王后帮着爱倫收拾行李。最后一趟赶得很急，因为他們得在做礼拜的时間以前离开市区。他們几乎是連跑带走；小安兒坐在一只放在車頂上的大木盆里。爱倫带着小妹妹安娜跟在車后。压队的是身躯肥壮的戴莉莎王后，捧着几盆需要特别小心照应的花卉。一行人迤邐而过，真象一个游行的队伍。

一整天非常忙碌。屋子收拾得很馬虎，爱倫和戴莉莎得重新全部打扫过。这是預料得到的。搬家照例两头要收拾——一边是搬出，一边是搬进。修理工作做得很差；这也是常有的慣例。天下的房东都是一样的。提意見与交涉，也不会有什么效果，租約已經签定，你也奈何他不得。貝萊只好逐漸加以补救。

忙到夜晚，屋子才稍稍有点象样，可以安得下身了。

“今天該歇手了，”爱倫說，“别忘了今天毕竟是个礼拜日。”

他們搬了几把椅子放在花园里，就在那里用晚餐；貝萊把一扇旧門板擱在一只桶上作为餐桌。戴莉莎王后每次把胳膊靠在桌上，杯盘碗碟便差一点要翻倒，她吓得尖声怪叫。

她原是牧师的女兒，在这种环境中，心里忽然忧郁起来。

“我自从十五岁离开家庭以来，从沒有象这样在露天里开过餐，”她眼泪汪汪地說。

“可怜的人，”他們送她上电車后，在回来的路上，爱倫說，“她吃过的苦很不少。除了我們，再沒有别人关心她。”

“她的确是牧师的女兒嗎？”貝萊問。“象她这一流的女人时常

装作好人家出身，不过是命运不好。”

“的确是的。她脱离家庭，是因为在家里受不了。連笑都不許她笑，經常要她做祷告，想到上帝。她的爹娘还要罵她。”

他們繞过后园去欣賞晚景。爱倫絮絮不休地談話。她已經有了一大堆計划：她要种植果树，开辟菜园；还要养鷄养兎。到明年她将有时鮮菜送到市場上去卖。

貝萊只是听着一半，因为他正在看着那照射得很远，宛如草原上的野火一般的斜阳产生遐想。他的周围和他的內心都有一种无声的快乐。他态度严肃，仿佛在别离多时后，又回到了兒童时代的境地似的。脚踏在和軟的泥土上，使人有一种亲切的感觉；象是一种撫慰，使他变成坚强，使他有新的生命。在这里，他脚踏着实地，觉得自己是不可战胜的。

“你为什么不說話，”爱倫边說边挽了他的胳膊，和他并排走在田塍上。

“我觉得我們今天才是新婚，”他說着便把她摟在怀里。

第十一章

每天早晨，布倫在上图書館之前，总要先到貝萊的工厂来看看。他对这事业很感兴趣，連人都显得年輕了許多。他时常提出扩充的計划，不断地鼓励貝萊前进。

“如果需要錢用，只要告訴我就是，”他再三地說。

他急于要看到这个新制度的效果，所以时常問貝萊听到什么关于这件事情的話沒有。当他听說鞋业資本家开过一个会，商量如何对付这个新組織，他就哈哈大笑，并給貝萊打气，无論要付多

高的代价，都在所不計。这位老哲学家变得和小孩子一样性急，他的衰迈的生命里，产生了新的生活力；他惟恐寿命不够长久，不能及身看見事业的全部成就。

“你固然是来日方长，”他对貝萊說，“可别忘了我已經是个老头兒，况且还有病。”

他待貝萊象兒子一样，常常很亲热地用“尔汝”称呼。貝萊埋头苦干。許多事情都得依靠着这一事业的成功。他紧张地管理着这个事业，仿佛注定了要由他来打开将来的出路似的。工会里也在很注意他的事业，工人报也时常加以报导，但是采取保留态度，暂时不表示立場，所以有贊成的，也有反对的。

貝萊一心要給他們一个可以做証明的答案，所以很謹愼地訂立一切規章制度；凡是不适合于这个計划的工人，便毫不犹疑地淘汰掉。这是会結怨的事，但是非这样做不可。他在各方面忙碌着，遇有照顧不过来的地方，便叫拉賽·弗雷得力克去做，这孩子已經放弃了以前的职务，帮助在厂里担任跑差。愛倫也想来給他帮忙。

“我們可以雇个佣人，这样我就能抽身去学簿記，将来可以担任記賬并照应店务，”她說。

但是貝萊不同意。他决不要她再做維持家庭生活的工作了。一个女人的工作应該是照管孩子。

“現代妇女是任何工作都可以参加的，”她反駁說。

但是說也沒用，貝萊还是坚持他的意見。有男人管生产尽够了。难道要他們閑逛着，看女人們工作嗎？这思想可能是不够开通，但是他滿不在乎。尽管有人說女人和男子地位平等，可是女人毕竟象鮮花一样。如果定要她們为了面包而工作，她們是不会快乐的；他看得多了，很知道这情形。

当他們父子俩忙于工作的时候，她却不願意袖手旁观，所以她

便去收拾园子，种些蔬菜；菜畦堆得高高的，象很厚的天鹅絨被子一样；到有嫩芽长出来的时候，她覺得很快活。她还买了些园艺書，煞費苦心地記熟各种植物的名称和种植的方法。夜晚貝莱来給她帮忙，凡是他經手栽种的，都长得很好。这使愛倫有点气恼；她也完全依照他一样的做，但是好象植物对于貝莱却有所偏爱。

“我有一双农民的手啊，”貝莱笑着說。

下一个礼拜日，他們特别忙碌。全家都在园里工作：拉賽·弗雷得力克垦地，貝莱修剪园門口两旁的树墙，愛倫帮着用鉄絲扎起来。两个小的跑来跑去要給他們帮忙，可是越帮越忙。不是这个搞坏了东西，就是那个出了岔子，不是踏坏了蔬菜畦，就是把栽好的树秧拔了起来。他們簡直什么也不懂，告訴了他們还不肯当心；貝莱覺得眞是沒有办法，差一点要发脾气。

有一天，小安娜折了一枝苹果花，天眞地送来給他。他气得很，粗暴地拉住她的膀子。但是，当他一看到她脸上的恐怖神情，便立刻想起自己小时候，那个敎他看牛不用鞭子的人的古怪眼光，因而感到慚愧。于是他就牵了两个孩子的手，带他們走进园里，告訴他們，树木和树苗也和他們一样有生命，都想对他們有好感。枝椏就是它們的胳膊和大腿，如果給折断了，可以想象得出它們将受到多大的痛苦。小妹妹的脸色发白了，一句話也不說，小安兒却把肚子挺得和小鼓一样，嘴里在嘟囔着。他很迟才会說話，但是当他終于开口說話之后，却成了一个小話匣子。他身体长得很坚实，当他在园里繞着走的时候，愛倫滿心自豪地看着他。

一切东西都有生命，这个知識对孩子們发生了很大的影响。他們常常手攙着手小心翼翼地在小径里走动。他們周围的土地正在裂开来，生长出新奇的东西；豆苗尖上有帽子般的子叶保护着它們，萵苣拱起了手，仿佛在祈祷天气好。每天早晨孩子們进园里去

巡視的时候，总有些新的东西出现。

“喏，喏！”小安兒口齿不清地喊，好象嘴里还含着麦粥，他把圓滚滚的小肚子挺向着那些茱畦，却不敢用手去指点。他和安娜都站得远远地，身子弯向前，談論这些新的奇迹，双手都藏在背后，仿佛怕它們会来咬手指似的。有时候小安兒的胖胖的小手不知不觉地伸出来想去撫摸它們，但是馬上就惊惶失措地縮了回去，好似燙痛了一样，还喊一声“啊唷！”于是他們赶紧跑回到屋子里。

在这两个孩子心目中，这园子成了一个神异世界，充滿了可喜又可怕的事情。他們很快就用他們所特有的方法和園里的花木混熟了，和它們发生了一种神秘的友誼，非常友好地彼此交換意見——仿佛两个不同世界的人无意中相遇似的。但是这些新朋友始終有一点神秘，使孩子們不敢去接近，因为它們不讓人能够充分了解它們的情况。如果有人問他們：

“誰在叫你們？”

他們会回答：

“是媽媽爱倫。”

但是如果有人問他們地下有些什么东西，他們就不知道怎样回答了。无論他們游过多少遍，这园子总还是一个百看不厌的新世界。他們每天在树丛底下都有些新的发現：甚至有些地方他們还沒有到过，还有些地方他們还不敢踏进去。他們一天里总有十次八次地走近去，隔着酸栗树丛，向那黑洞洞的地方张张望望，这地方隐藏在树丛里，象一个不知道名字的怪物。他們站在有太阳光照到的小径上，和这怪物挑战；小妹妹拼命吐涎沫，直吐到把涎圍都淋湿了，小安兒忙着撿起石子向黑暗里扔去，他身体肥壮，弯腰不方便，所以每一次都得蹲下去才撿得到石子。后来，他們无緣无故地感到惊惶，便拔脚飞跑，回进屋子里。对于园子里的生活，不

一定是小孩子才能感到兴趣。一切东西都以一种令人难以相信的力量蔓延并繁殖起来；夜里，月光下听得到簌簌的声音；树枝在伸出嫩芽，老树皮在流出浆汁，綻放花苞。有人認为这是貝萊和爱倫的热情关怀起了刺激作用；已經有几年不結实的半枯的果树，居然重又欣欣向荣，花开得很繁盛。这的确是一場竞賽——人和花木的竞賽，看誰的成就大，也是花木与花木之間的竞賽，看誰表現得更好。

"春天給我們带来了繁盛的紅花綠叶，"貝萊說。

他从来沒有看見过比他这个家园更美丽的了；現在他終于創造成了一个家！住在这里多么愉快！野葡萄和仙人草爬滿了屋子的前墙，在园門前挂垂着。爱倫常常坐在那里干活，同时照管孩子們在草地上游戏。礼拜天她更喜欢和貝萊一起坐在那里，有京城里的眷屬出来郊游的时候，他們常常会佇立在籬笆外贊叹：

"啊，多美丽的小屋子！"

貝萊的工厂，也和别的厂家一样，早晨六点鐘上工；但是下午四点便停工了，讓工人可以有余暇的时間去料理私事。他把工作时間縮短到九小时，暫时还不敢作更进一步的措施。

有些工人是喜欢这个办法的，他們下工后可以带了老婆兒女出外去游玩。但是也有些工人主张早上多睡一点鐘。有一天，他們来說，他們是多数，希望能滿足他們的要求。

"我不同意，"貝萊說。"起早是工人的特权，我不能放弃。"

"但是我們已經表决了。这里不是講民主的嗎？"

"我并沒有宣誓服从投票表决，"貝萊从容地回答。"現在，我是領导人，有不滿意的，可以到别处去！"

象这样的事情是常常有的，但是貝萊不加以过分的重視。这

些工人已經知道他們有了权力，但是大多数还不了解权力的用途。他們盲目地运用权力，正如孩子們玩弄旗帜，只以看見它招展为快乐。为了要改变現状，他們的态度显得粗暴一些，他們为要报复过去所受的压迫，便有系統地要求一切都絕对反其道而行之。他們覚得有点飘飘然，投票的功效使他們冲昏了头脑。这是一个很自然的过渡时期；将来他們自然会有責任感的。

又有一回，两个技能最好的工人来要求恢复論件計工制。

“我們不願意辛辛苦苦的为别人賺錢，”他們說。

“难道他們偷懶嗎？”貝萊問。

“不偷懶，不过我們做得快些。”

“可是他們做得比較細致。长处可以补充短处。”

“这也許很好，但是对我們沒有好处。”

“可是对消费者是有好处的，在新的制度下，这还不是一样嗎？我們必須維持一个原則，凡是認認眞眞工作的人，都有同等的价值。这是为了我們的共同利益啊。”

这一来他們沒有話說了。这两个人头脑是聪明的，不过对新事物还不能接受。

类似这样的事情发生过好几回：工人們眼光短，只看到自己的鼻尖。性急也有些关系。工作时間縮短了，工資提高了，但是他們不去和别的工厂的工作情况比較。这里固然是代表了一个新时代，可能实現他們的梦想，但是还不能說貝萊領导下的这个事业就是人間的天堂。当四方八面还存在着卑鄙的竞爭的时候，他对于原則不得不执行得稍为严格一些。

例如，有些人还是固执地要穿手工做的鞋子，情願多出一半价錢。許多单干的小鞋匠就利用机会，以“手工制鞋”的广告为招徠，却把接到的生意轉給机制厂家。这样做法对于厂家和单干戶

双方都有利，但是貝萊不肯做这种交易。他在本厂的出品上全都打上自己的商标。

貝萊对于这一切困难，都是心平气和，沉着地应付过去。他有什么权利要求大家意見一致呢？这正是他的責任，要教育他們。只要他們願意接受教育，他就感到心滿意足了。总有一天，他們会有能力共同享有，共同管理这个事业的，但是在达到那个时候以前，他們还应該依照他的計划去工作。

他的事业虽然規模很小，可是他的远大的理想已經在这里开始实現了；如果这个事业能得到成功，那就意味着一条走向新时代的道路打开了。还有更重要的是，他自己的家庭也和他的工厂同时昌盛起来。他已經找到了把自己的利益和大众的利益結合起来的办法；这一回，他的路可走对了。有时候，他忙碌和麻煩了一整天之后，晚上回到家里，会感到有点厌倦，但是到第二天大清早，当夜霧逐漸散开，百灵鳥在他头上鳴囀的时候，他踏着自行車进入市区，仍然又是心怀舒暢，精神抖擻。他从他的工作中推測前途，深信他那些合理的原則必然会得到胜利，他的事业也必然会大大发展。在别的市区，别的城市，甚至在更遙远的地方，这一类型的企业会紛紛出現。

瞻望未来，他已經看得見生产方式最后必将由工人来掌握。

彼得·特雷叶象一个好同志似的帮助他，替他排难解紛。他毫不自私地尽心尽力，但是他不同意貝萊的看法，他不信这事业会有多大的成就。

“天哪，这事业也还是資本主义！”他說，“这是社会主义的資本主义！你看看馬路边，穿着脫了底的鞋子的人有的是！他們的脚都是湿淋淋的，但是他們并不上我們这兒来买一双新鞋子，因为我們的鞋子还是要錢买的，而最需要鞋子的人却一个錢也沒有。……

并且这一件家伙要使十个人失业！”

他說着把一架机器踢了一脚。

貝萊为他的机器辯护，但是彼得并不改变他的見解。

“首先要把社会根本改造过，”他激动地說。“照目前情况，这种发明不过是害人精！机器出現得太早了些，象虏获的大炮一样，炮口还对着我們呢！”

“用机器制鞋，一架抵得上十个人用手工做，”貝萊說：“这并不算是坏事。毛病是在于分配不当。”

彼得·特雷叶聳聳肩膀，他不願意再多討論分配問題。如果有人肯实事求是地进行改革，他是願意参加的，至于空口說废話，他却听得厌煩了。有錢的人能够把厂里的出品統統都买光，赤脚的人还是照样打赤脚。这是永远的事实。难道每一个人按劳取酬，就算是革了世界的命嗎？这不过是在現行制度下，也就是說，在金刚鑽还比面包值錢的社会里，稍稍有点公道罢了。

“我不懂为什么碰运气有工做的人应該比找不到工作的人多享些生活权利，”他声音顫抖地說。“也許你不知道失业的苦处吧？你看看那几百万不論夏天和冬天都在流浪的人，他們眞是一支黑压压的大队伍呢！社会的慈善救济，仅仅能使他們免于餓死。天呀，这里可不是慈善机关，你得尊重尊重工人的身份！既然他們喜欢投票，就讓他們保有他們的投票权吧。这也是一种沒有害处的消遣啊。你想想看，如果他們不要求这个，而要求更多的面包，又怎么办？”

貝萊对于这一支飢餓的后备大軍是很熟悉的，他自己也只差一点会加入到他們的队伍里去。但是他終于找到了一个坚强的据点，在这个据点上，他覚得有一种和平的力量能够使他引导大家前进。彼得·特雷叶是承認了这一事实，所以他才赤胆忠心地帮着干的，只是他不肯明白地說出来罢了！

起初他們曾有过好几次爭执，但是貝萊逐漸学会了消除誤会。彼得一般地是和善易处的，但是一談到当前的社会制度，他便牢騷滿肚，言詞憤激，仿佛他已經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虽然他收入很丰，可是他并不考究衣着，吃的也不見得比較好些。早餐是在厂里和同志們一道吃的，通常只吃塗人造黃油的面包；渴了就到自来水龙头上喝冷水。头几次，人家都譏笑他的牢飯式的飲食，但是他很快就教訓了他們少管他的事，他可不是好惹的。他把他的收入的一部份用于宣传鼓动；据他的同志們說，他和一个有老母亲的駝背女人同居。他对任何人都不談他的私事，他变得愈来愈沉默孤僻了。

貝萊只知道他住在西桥区的一条小街上，但是并不知道确实地址。他静默地工作的时候，脸色經常是忧郁的，有时还現出很悲戚的表情，似乎有一种摆不脫的痛苦在折磨着他。

警察經常在跟着他。已經有人向貝萊示意过几次，叫他把彼得·特雷叶辞掉，但是他坚决拒絕人家来干涉他的事情。后来他們就干脆命令彼得每礼拜向警局报告一次自己的行动。

“我决不干，”他說。“这是不合法的。他們迫害我，只是为了我的政治思想。可是我处处小心謹愼，不讓他們找到任何借口，他們却要来这一套！我决不讓他們取得这个胜利！”

他控制着情緒，把声音压得很低，但是手却在顫抖。

貝萊想用感情来打动他：

“为了我，就委屈一下吧，”他說。“否則他們会把你关起来的，你知道我是少不得你的啊。”

“如果要你去报告，你会肯嗎？”彼得·特雷叶問。

“我一定答应。在暴力面前低头，不算丟脸的事情。”

最后，彼得总算同意了。不过这是他費了很大一番思想斗

争的，从此以后每礼拜他去报告的那一天，回来之后，最好别去触犯他。

第十二章

小瑪丽的命运不再象重負一样压在貝萊的心上，因为时間已經泯除了这一苦痛。現在他可以毫不歉疚地回忆着在“方舟”里和她，以及他的两个弟弟，一起过的生活，并且常常想知道这两兄弟的下落。可是沒有人能給他一点消息。

有一天，在中午休息时間，他乘了自行車上莫尔頓那兒去給要倫送一个信。莫尔頓的起居室里有一个人聳起了肩膀背着窗坐着，眼睛呆望着地板。他的衣服松散地挂着，稀疏的头发沒有一点光澤。当他慢慢地轉过眼来看門的时候，才抬起了他那憔悴不堪的脸。但是貝萊一看見他那只有一个大拇指和半节食指的残废的右手，就認識他了。他現在已不再把这只坏手掩藏起来，讓它擱在瘦瘦的膝头上。

“喂，彼得，你好！”貝萊吃惊似地喊，同时伸手去拉他的左手。

彼得把左手从衣袋里伸出来給他；貝萊所握到的只是几个沒有生气的肉釘子，和枯骨节差不多。彼得脸上毫无表情地望着貝萊，当貝萊感到一惊的时候，他的眼睛里也閃出了一点点亮光。

“你怕些什么？”他冷冷地說。“人人都料得到，独只手管切削机是不会长久的。我也和工厂里其余的人一样，知道早晚会有这一天，所以天天等候着出乱子；最后我只好把眼睛閉上。他媽的，我常常想，是不是能早些完蛋？于是，終于等到了这么一天！”

貝萊打了一个寒噤。

“你得到了撫恤金嗎？”貝萊覚得沒有話説，就这么問了一句。

“当然拿到了！市政委員为了我这个小人物举行了全体会議：他們議决給我三千克郎，照完全残废办理。但是，东家沒有錢，也忘了給我保险，所以只有一紙空文。但是毕竟比上次大有进步了，对不对，同志？我們的党总算做了些事情罗！”他带着譏笑的神气望着貝萊。“你应該为这紙上的改革欢呼呀！”

彼得現在是在一个青年的革命团体里担任信差兼文書一类的职务。他已經学会文化，跟青年人一起研究无政府主义的書籍。他的同志們象兄弟一样关怀他；他居然沒有陷于沉淪潦倒，实在是了不起的事情。他瘦得只剩下皮包骨，但仍象一个滿怀烈火的狂热分子。他的智力不很发达，但是生活对他提出的問題也并不十分复杂。他的仇恨是有很明确的邏輯根据的。現在这个社会制定了一套虚伪的法律，可是誰也不用承担这种法律規定的义务，他的事情就是一个例証。他和这个社会已經訣絕，所以参加了革命党。

他到莫尔頓家里来是为了邀請他去給他們的小組会作报告。

“我們来邀請你，并不是因为对作家有很高的評价，你切不可有这种想头！”他神情忧郁地説。“作家也是靠我們过活的，但受到我們过分的尊重。其实，荣誉应該属于体力劳动者，其余的人全都是寄生虫。我对你説这些話，只是希望你不要带了錯誤的想法去。”

“謝謝，”莫尔頓微笑着説，“能够知道人家对你的看法，总是好的。但是我倒要問問，你們还以为我对你們会有用处嗎？”

“有，你在供給資本家消遣的那許多人中間，还是比較好的。不过我們組織里一致認为你还算不得眞正的无产阶級作家；你太文雅了。从来就不曾有过一个无产阶級作家，但这也沒有关系，叹苦經实在也引不起人們的兴趣。到了我們那兒，也許会有人对你説这些話的。”

"很好，我一定来，"莫尔頓回答。

"你能不能給我們組織的成立紀念日写一首詩，那就是跟俄国的流血星期日①同一天。我将努力使他們采用，但是不要平常那种歌頌的老調。"

"能够碰到你，倒也是很巧，"他轉向貝萊，仍然不改变他的忧郁神态。"你碰到过卡尔沒有？"

"沒有，他在哪兒？"貝萊兴奋地問。

"他現在闊了。他在阿德尔街上开了一个鋪子。但是他的福享不了多久的。"

"为什么？他的生意不兴嗎？"

"不是，因为总有一天我們会把你們全都打倒，我們現在已經是多数了。你听我說，你也可以上我們組織里来作一次报告，講講你的牢獄生活。这一定会很有意味。原則上我們不邀請外人；我們只由会員向会員发言。但是你去講話，我想不会有什么困难。"

貝萊答应了他。

"这倒是个硬汉，你說我的話对不对？"莫尔頓送出彼得，关上門后說，"但是他不是傻瓜。你注意到他什么都不要求嗎？他們这一伙人全都是这样的。他們飢餓的时候，碰到什么人就說：'給我点东西吃。'无論吃些什么都无所謂，只要塞得飽肚子就行了；也从来不謝一声。任何事情都不能改变他們的思想。这伙人宁肯做賊，不願当化子。基本上我是喜欢他們的，在他們里面你感觉到一种新的东西。也許这是我們的反芻动物讓一个胃囊休息，而由牙齿和脚爪去对付残余食物的办法吧。"

"只要他們能进一步行动起来就好了，"貝萊說，"空談是不成

---

① 指一九〇五年一月九日圣彼得堡工人袭击冬宮的"彼得堡事件"。

大事的。"

"說起来，你的和平革命进行得怎样了？"莫尔頓問，眼睛里閃着一絲嘲笑的亮光。"有些进步沒有？"

"进步得很慢，但是肯定有进步。世界并不是一天造得成的。可是我相信它不会使你感到兴趣。"

"我相信你的做法是对的，貝萊，"莫尔頓認真地說。"但是要讓青年人从下面加一把火，这样就可以更快些。在我們国家里，有新生力量在成长起来，这并不是坏处；它可以讓統治者知道他們的座位底下藏着火药。这样就大大地增加他們的責任感！……你要見見姚汉娜嗎？她很想念你。近来她的情况又不很好了。"

"爱倫叫我来和你商量，讓姚汉娜到乡下去和我們一起住。她觉得这个小姑娘很使你麻煩，并且你也不能給她所需要的一切照顧。"

"承你太太的情，但是她不是已經够忙的了嗎？"

"啊，爱倫对付得了的，"貝萊热忱地說，"你答应她，只会使她高兴。"

"那么，我就老实不客气，多謝你們了，"莫尔頓說。"只要她禁得起搬动，我就可以大大地輕松下来。她現在和我倒沒有什么过不去，我們已經相处得很好了。姚汉娜是个很好也很听話的孩子，的确是一个好孩子，虽然有过不幸的遭遇。她是不会給你找麻煩的。不过我觉得，她如果离开我这兒，轉到有家庭和孩子的母亲身边，对于她也会有好处。在我这兒，对她的照顧是不够的。"

他們走进房里去看她。她睡熟了，蒼白的脸上冒着大顆大顆的汗珠。

"她在出虛汗，"莫尔頓低声說，"她气力还不足。"

他們进去，打扰了她的睡眠，她在床上翻了几个身，突然睜开

眼睛，神情惊惶地望望周围。一看見是他們，便微微一笑，把身子撑起一些，以一个小孩子的可爱的娇痴，向貝萊伸出了双手。

“講給我听听你們的屋子和小安兒的情形，”她边說边給他在床沿上讓出个坐位。“我在这兒很气悶，莫尔頓先生又是那样的严肃。”

于是她以一种蔑視的眼光向莫尔頓那边望了一眼。

“是嗎？”貝萊喊道，“那一定是因为他忙着写文章。”

“不是，这是因为我多少得摆出点庄严架子，”莫尔頓說，显出一种滑稽可笑的学校老师的神气。“而这位小姐却頑皮起来了。”

姚汉娜躺着自得其乐地笑，眼睛望着他們，一忽兒望望这个，一忽兒又望望那个。

“要是他再戴上一副眼鏡，那就眞的架子十足了，”她說。

她說話的声音很低，沒有气力提得再高了；但是她的音調显然很頑皮。

“旣然他待你不好，你不如搬到我們那兒去住，”貝萊說，“这样你就可以和孩子們一块兒玩，还可以在花园里晒晒太阳。你要曉得，現在正是好时光。眞的，我說的是正經話，”他繼續說，因为她一直是嬉皮笑脸的。“是愛倫叫我来对你說的。”

姚汉娜立刻变成严肃起来，又开始向这个望望，那个望望，然后轉过脸去，問道：

“莫尔頓也去嗎？”

“不，姚汉娜，我当然得留在这兒。但是我会来看你的。”

“天天来嗎？”

她面向着墙，用手指去刮墙上的花紙。

“我一有空就去看望我的小心肝兒，”莫尔頓边說边撫弄她的头发。

她的脸上和頸上一时都泛出紅色；一股血突然涌上来，但是又慢慢地象燒完的火烬似的隐入蒼白的皮肤下面。安妮每逢碰到一些小事，也会有同样的情形。姚汉娜繼承了她母亲的娇羞靦覥和难以形容的媚态，同时也具有她的怪僻的性情。

她背轉身子不声不响地躺着，也不理睬他們的劝告。甚至她有沒有听到他們的談話，也很难說；随后她突然憤恨地回过脸来对莫尔頓說：

"不用你費心了，我知道你是巴不得要弄走我的。"她說着眼里好象要冒出火来。

莫尔頓只是現出一副苦楚的样子，但是貝萊却动气了。

"你这种态度实在应該自己感到慚愧！莫尔頓辛辛苦苦的为你，你竟这样报答他嗎？哼，你真算得一个知恩报德的人！"

姚汉娜神色不动地听他責駡。等貝萊說完以后，她靜靜地拉了他的手去放在她那羸瘦的脸上，刚刚把整个脸都遮住。她从他的手指縫里偸眼望着他們两人，显出一股很古怪的柔顺，但还是一种頑皮。

"我知道这是无礼的，"她毫无表情地說，同时把他的中指在眼前移来移去，使她的眼睛斜着看人，"不过你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爱萊——貝萊，莫尔頓——普尔頓，我会說胡話！"

她哈哈大笑，但是从笑声中听得出她的沮丧。

"你看吧，你上貝萊家里去以后，身体会好起来，心情也会更快活，"莫尔頓說。

"我很快就能够起来做家务，你可以不用花錢雇保姆，"她那双大眼睛热情地看着他說，"我現在身体够好的了。"

"但是，亲爱的孩子，絕不是这个意思！这完全是为了你。难道你还不明白嗎？"莫尔頓俯着身子恳摯地向她說。

但是姚汉娜失望地把眼睛移开去望别处，仿佛她已經放弃了求人了解的念头。

“我看不必勉强她搬动了，”莫尔頓送貝莱下楼的时候說，“她的性情旣是这样怪僻，誰也不了解她的心思。况且我覺得我也舍不得她；她是这么一个好孩子。她能够起来走动的时候，她总是不声不响地做事，令人感动地想使我愉快。但是她往往突如其来地想起过去的生活，心情便忧郁起来；她还是信不过人，生怕她成为别人的累贅。但是她需要有女人陪她，需要一个她可以推心置腹的人。象她这样一个孩子，心事实在压得她太重了。”

“要是你們两人都搬来怎么样？你們可以住楼上的两个房間。”

“这个主意倒不坏！”莫尔頓說。“讓我考虑一两天再說。替我問候爱倫和孩子們！”

第十三章

工厂放工后，貝莱經常总繼續在鋪子里工作一两小时，在应酬顧客的余閑，还要整理賬目并安排明天的工作。快要到六点鐘，他才关上鋪門，跨上他的自行車赶回家：这时他归心如箭，脚下用尽了力。

人人都有他那样急急忙忙的神气，这說明大家都希望早点回到家里。成群結队的騎自行車的人追在貝莱后面。他們碰到电車，便象受惊的鳥似的，东一批西一批地四散分开来。电車鈴声不停地响着，因为月台上也挤滿了乘客，所以車子重得一路顚簸。

有些人从郊区进来，和这些住在郊区的人恰恰走相反的方向。

工厂里同时都在嗚嗚地鳴放汽笛，好比一群大公鷄的合唱：一处响起，别处的也就跟着响起来。一大队面目黧黑的工人从工厂大門里走出来，衣袋里露出啤酒瓶，飯合子吊在手指上。

做工或上街买东西回来的妇女們，手上挽着籃子，站在街角上等候她們的丈夫。小孩們手搀手地在街上閑逛，突然远远地在人丛中看見了某一个人，便拔脚飞奔过去抱住他的两腿。

小妹妹常常打田地里抄近路奔上来迎接她的父亲，爱倫則等在“黎明”的門口。

“你好啊，厂主！”她向他招呼。她現在的生活已經得到了补偿，保养得很健康，也感到很幸福了。虽然貝莱以为他的世界里只有工人，叫她不要用这个称呼，可是爱倫絕不同意，还是这样叫他。无論如何，厂的領导人总是他，尽管是合作性質，她覺得并无关系。她是以他为夸耀的，尽管他把自己称为一个經理人，这也由他去說好了！男子汉总有他們自己的一套想法，要不然，在工作中就得不到安慰了。她不能理解为什么要平均分配利潤，她只坚信象她丈夫这样大名鼎鼎，又有本事的人，应該比其余的人多拿一倍的待遇。但是，这件事并不使她伤脑筋，她享受了她自己的私生活，已經够快乐，够滿意了。

貝莱曾耽心爱倫过不慣乡村生活，而她的不容易过得慣也是很明显的：尽管由于她天性好活动，有創造性，拔草种地，很有干劲，并且也逐漸地搞得象模象样，但是她对于地上的工作始終感不到多大兴趣。貝莱和孩子們在这兒都感到身心愉快；她所滿意的只此一点。至于她自己呢，她是不会在此地扎根的。只要有他們和她在一起，无論在哪兒都无关重要；他們耽得下去的地方，她也耽得下去。她的生命寄托在他們身上，从他們的幸福中得到幸福。

在她的心里，却潛伏着一股奇妙的力量；不管什么理論或制

度，她总发射出她自有的温暖。貝萊也不再勉强她接受他的思想；在男女間的相互关系上何必談什么理論呢？他所需要于她的祇是柔情密意就够了。相反地，对于他的朋友們，他却是要求他們了解他的理想的。例如和莫尔頓談話，他就深感滿意，他們能够在一致的見解下討論到一个段落。如果他們靜默下来，他們各人的思想也还是并行地发展着，到恢复談話时，他們的話头仍然接得上。但是和愛倫就不同了，即使开头是同一个出发点，只要稍为停頓一下，他們的思想便分歧了，貝萊絕不知道她会又从哪兒談起。他自以为对愛倫是很了解的，但是她往往給他来一个意想不到的变化。

但是，他愛她的，岂不正是这一点嗎？那么又何必斤斤計較，一定要她接受他的理論呢？

无論他自以为对她有多少了解，她还是和以前一样的难以測度。在他的眼里，这就是她之所以越来越显得伟大的地方：她給他带来了一个新奇的，未曾見过的世界，这个世界，他一向在探索而未得，現在得她之力，却很亲切地投到他的怀抱里来了。他不再要求她百分之百地和他一致了，在他心底里，他知道，大概每一个人都是孤独的。他料想她是在隐秘地沿着她自己的道路发展，不知道她会在什么时候又明朗起来。

以前，因为她不了解工人运动，对政治問題和选举权全都不感兴趣，他曾感到痛苦。現在，他已經隐約地懂得，她的力量就在这里；无論如何，他也并不希望她别的企图。对于他所做的一切事情，她难得过問，为什么她要过問呢？但是，她虽然默默无言，却左右着他的一切行动，对于他的每一个思想，从萌芽的时候起，就給他做着孕育的工夫了。正因为她不会爭論，才不被駁倒；他所認为理由十足的事，对她絲毫不起作用。她对貝萊的思想，并不随声附和；他也并不盼望她这样做。她之所以能够把他駕馭得服服貼貼，是

因为她有坚强的自信心；对于看上去似乎是最有力的論据，她只消微微一笑便駁倒了。于是，貝莱对于知識的优越性开始发生了怀疑，知識在現代虽然似乎有无上的权力，但是它的成就絕不是輝煌灿烂的。他一想到爱倫的丰富的天性，就覚得知識是很貧乏的。对于她，亲亲热热地吻一下比千言万語的論据还更有說服力，可是她錯誤的时候却又很少。

她自己能放射出温暖来，貝莱和孩子們有不如意的时候，总是来靠攏她。她說話不多，可是能大大地給予他們以精神上的慰借。对他来說，她現在仍然和以前一样，好象是一顆虽然隐而不見，可是活跃着的心，是一个亲切而使人安慰的声音。每当他遭到挫折的时候，他总喜欢把他的煩恼而疲乏的头擱在她的胸膛上，半醒半睡地傾听生命的甜蜜的細語，正如他在兒童时代把耳朵貼在草地上，傾听淙淙的泉水声一样。

春色很美丽，他們倆喜欢一块兒出去散步；当沒有人看到的时候，他們象一对青年情人似的，手搀手地沿着田沟走去。貝莱指点着田野說：

"瞧，这边的草长得和那边的不一样，这不是很奇怪嗎？"

他又回到兒童时代的春天的欢乐心情了。爱倫笑盈盈地听着，她对于草木的生长并不感到惊奇，以为完全是很自然的；原来这祇是她的"轉变"，大地的汁液也注入到她的身上罢了。

新鮮空气和种地的工作使她的胳膊变成了栗色，人也长得健康而美丽了，生活有保障，更使她摆脫了一切忧虑。有一天，她的眼睛里显出了一个新的小人兒，象一个好奇的孩子似的望着貝莱，仿佛在問：

"我們要不要玩玩？"究竟是誰燃起了她的心火呢？是他还是春天，这可不必去追究，反正快乐是屬于他的！阳光照进了他心灵

上的最深奥的角落，把牢獄生活留給他的最后阴影都驅除掉。爱倫的无忧无虑感染了他，使他成为一个彻头彻尾幸福快乐的人。这是爱倫創造出来的奇迹；她終于成为他的幸福使者。

她一天比一天变得更加温柔，更加敏慧。乡村的太阳和风使她有了一种从来不曾有过的新生命，一种由于身体壮健而产生的天眞的快乐，以及使牙齿也显得分外洁白的健旺的食欲。当貝萊带回一些裝飾品来給她打扮的时候，她就兴高彩烈；現在她不再样样都留給孩子們了。

"你瞧！"有一回她拿一块黑色的天鹅絨放在她的皮肉上——在夜晚，她的皮肉还放散出太阳的暖气，正如风里的乾草——对貝萊說，"等我們有錢的时候，你得給我买一身这样的衣服。"她說着眼光亮亮地看着他，意味着将以很大的好处来答謝他。

貝萊原以为他是一个来自土地的人，而事实上，他是通过爱倫才眞正認識了土地。当本年的蘿卜刚拔出来，她就貪饞地用雪白的牙齿咬着尝，欣賞多汁的新鮮滋味的时候，人們会說她是流露着一种自然的崇拜。旁晚，貝萊跳下自行車，和她拥抱的时候，她身上充滿了春天的气息，风和肥土的气息。他从她的呼吸里嗅出野蜂蜜的香味，混合着花汁和花粉的香味；她总是閉上眼睛，仿佛自己也感到陶醉。

在这里，他們的复活了的爱情变成了青年人的眞正热爱。爱倫老是在門口等候貝萊回家。貝萊一吃完晚飯，孩子們便陪他到园里去玩，告訴他白天有过什么事情。他們牵着他的手，爱倫只好独自个走。他們俩渴望亲近，但是孩子却不甘心被抛在一边。

"他是我們的爸爸，"他們說。于是爱倫和貝萊便好象一对青年爱人被无情的命运拆开，互相脉脉含情地望着。

孩子們上床以后，他們才偸偸地溜出来，讓拉賽·弗雷得力克

留着看家。他看見过一个画家坐在篱外写生，画春光下的烟雾弥漫的都市，因此他也去买了一副画具。他現在每天傍晚都坐在那里塗紅抹綠。如今他不再想去航海当水手了！

貝萊和愛倫手搀手地沿着潮潤的草地，走过那农庄，对着落日的方向走去，默默地凝望着远处。晚霞照紅了他們的脸，使眼睛发眩，愛倫的嘴唇也給晒得又黑又胀。相隔不远处，有一个小树林，他們便躲到这林子里去远避煩囂。他們互相紧紧地摟抱着，輕輕地談着話，一直走到幽蔭里。她不时仰起头来，讓他接吻，这时有一道看不見的光射进她的眼里，由于折光的作用，在黑暗里形成一个五彩的星星。

沿着树林边，有一道高高的土壩，被榛树和幼小的山毛櫸树蔭复着。这些树蔭下有几处僻靜的角落；他們便去隱藏在里面；落叶飘集在壩下，鋪成柔軟的地毯。他們头頂上有許多雀鳥在跳来跳去，睡意惺忪地鳴叫着，啾啾唧唧，仿佛在梦想到白天唱过的歌曲。月亮不时嬉笑地窺望他們。地上那些落叶散发出浓厚的夜的气息，使他們遽然入睡，有时候要到大自然因太阳出来而发生顫动才把他們惊醒。貝萊会冷得打抖，但是愛倫虽然脫下一部份衣衫做枕头，身体却还是很溫暖的。

本能中的母愛在她身上还是和以前一样强烈，她的热誠使她情願牺牲自己。她对貝萊的关怀照顧是多么慷慨啊！她情願睡在坚硬的地上，只要他尽可能睡得和軟。可是她还能使她自己的身子非常柔暖。因为大自然把它所有的富庶和溫暖都給了她，因此，生命和幸福在那地方給他們做一个安乐窝，这也就不足为奇了。

他們的愛情跟阳光一起愈来愈强烈，使周围的一切都光明和美好，不讓黑暗有存在的余地。

貝萊常以微笑来应付一切横逆阻难的事情。他处在一种半陶

醉的状态之下，甚至最重要的事物也不能使他心里不想到爱倫。她的温暖的呼吸整天都在他周围洋溢着，使他急于要回家去。在晚餐桌上，他們以隐語或手势談到他們倆所特有的小天地。他們在过着青年时代的那种初恋生活，尝着秘不告人的甜蜜滋味，并且用青年人的那种脉脉含情，心照不宣的方式，彼此微笑示意，仿佛全世界都在注視他們，可是又一点都不懂得。当他們的脚在桌子底下碰到，眼光互相接触到的时候，爱倫会和少女一样脸紅起来。她的爱情是熾热得絲毫禁不起挑逗，甚至在他們自己中間也是如此。她的脸上掠过一陣紅暈，她的眼睛起了一重障翳，仿佛她心里永远怀念着幽期密約的甜蜜滋味。她不大开口，往往以微笑作为回答；她总是边走边唱，充滿了青春的幸福。

有一天下午，当貝萊踏着自行車到家的时候，爱倫并不和往常一样在門口迎接他。他有点不安心，連忙走进屋子里。看見沙发已变成眠床，爱倫站在旁边，低头望着正在发烧打顫的姚汉娜。爱倫抬头起来示意給貝萊，叫他别說話。孩子都縮在角落里，害怕地望着这个正在閉眼呻吟的生病的小姑娘。

“她是在午后跑到这里来的，”爱倫很古怪地望着貝萊悄悄地說：“我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她病得很厉害。我已經打发拉賽·弗雷得力克去通知莫尔頓：她到我們这兒来了。”

“你請了医生沒有？”貝萊边說边俯身望着姚汉娜。

“請了。我叫拉賽·弗雷得力克告訴莫尔頓，带了他的医生一块兒来。他想必最懂得她的病情。我想他們这会兒快来了。”

姚汉娜打了一陣寒顫。她躺在床上翻来复去，用舌头頂住她的乾燥的上顎，不时說几句囈語。突然她惊恐地抬起身来，睁大了眼睛望着貝萊，但是不認識他。

“走开！我不願意！”她喊着把貝萊推开。

但是他的严肃的声音使她安靜了下来，乖乖地躺着，閉上了眼睛。此后，又这么发了一陣。

“这說明有人在跟着她，”爱倫哭着說。“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这是她的旧事在兜她的心，”貝萊心煩意乱地低声說。“莫尔頓說过，常常是这样的。——你把孩子們送到园里去，爱倫。我在这里陪她。”

爱倫費了大劲才把孩子們哄得出去；但是不久便听見他們在草地上有說有笑了。

貝萊把手按在姚汉娜的額角上，呆呆地向前凝望着。他突然又想起人生的可怕。看着她那苦楚的眉額間的抽动，覺得手中好象握着一只被人粗暴地践踏在泥淖里的飞禽，一只因受伤而变成残废，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可怜的小鳥兒。

疾駛到門口的馬車声把他从冥想中惊醒过来；他走出去迎接两个来客。

医生对姚汉娜的病情十分不安。

“我耽心她的症候恐怕只有增加，不会减少，”他低声說。“最好是等她能搬动时便送她进医院去。”

“进医院对于她会好些嗎？”爱倫問。

“不，对于她自己并沒有好处，不过，这是一种不容易侍候的毛病，亲爱的太太！”

“那么，她就留在这兒吧，”爱倫說。“我們会好好地伺候她。”

拉賽·弗雷得力克踏了自行車进城去配药，接着医生也走了。

大家坐在园里，靠近园門，以便听到病人的叫喚。貝萊和爱倫低声同莫尔頓談話。莫尔頓的神情很可怜，姚汉娜的逃走使他太

难堪了。

“不知道她为什么要这样？”貝莱說。

“自从你劝她搬到你們这兒来的那天以后，她就变得很古怪，”莫尔頓痛心地說。“她有了一种想法，認为她是我的一个累贅，我想摆脱她。两三天前，我不在家的时候，她起床来料理家务，无疑地是作为我收留她的报答。她有一种几乎是病态的敏感。当我断然地禁止她起床的时候，她說她不要欠我的債，并且要离开我。我知道她虽然有病，她是会做得出来的，所以我就留在家里不出去。今天中午，我出去买牛奶，到我回到楼上时，她已經不見了。幸而是来到了这里！她既然有了她是一个累贅的念头，誰知道她会做出些什么事来。”

“她显然是很爱你的，”爱倫望着他說。

“我以为不見得，”莫尔頓苦笑着說。“至少她是把感情紧紧地隐瞞住的。我甚至有了这样一个印象，那就是自从那天我們談起把她搬到这兒来以后，她就怨恨我了。……我今天晚上可以耽在这兒嗎？”

“只要你能将就，”爱倫回答說。“沒有舒服闊气的床，只有一个可以躺的东西罢了。”

但是莫尔頓并不要睡。

“我要坐着看护姚汉娜，”他說。

第十四章

这样一来，这屋子就变成了一所医院。对于他們的自得其乐的生活，这倒是一个很大的折磨，但是貝莱或爱倫都毫无怨尤。他

們誰也不对于生活有过奢的要求。

爱倫日夜守着病人，寸步不离，直到过了危险期。她为了看护姚汉娜，連貝萊和孩子們都管不到了。

“你太操心了，”貝萊不安地說，“結果怕会連你自己也鬧病的。讓人家来帮一手吧？”爱倫旣不肯听他的話，他就自己作主，請戴莉莎王后每天上他們家里来。

几天之后，莫尔頓安排好他的事情，把房間退了租，搬来和他們同住。

“你到底跑不掉，”他对姚汉娜說。她坐在床上听人家把他的东西搬上楼。“等你好些，就讓你搬到閣楼上的大房間，那时我們可以快快活活地住在一起了，不是嗎？”

她并不答話，但是高兴得脸紅了起来。

莫尔頓把他每个月用于房租伙食的錢，照数付給爱倫。她倒弄得沒有了主意：这些錢該怎么用呢？太多了！好啦，現在他們不用再为房租着急了。

姚汉娜的病很快就好起来，能够稍稍起床了。新鮮空气对她的神經起了很有益的作用，爱倫又懂得怎样使她愉快。老布倫送給姚汉娜一张紅黃两色的藤睡椅，有太阳的时候，他們把她抬出到草地上。讓她看孩子們玩耍，有时也在椅子上参加他們的游戏，指揮他們东奔西跑。小安兒倒肯听她的話，但是小妹妹却不大服气。她不喜欢这个面生的姑娘叫貝萊做爸爸。当她鬧蹩扭的时候，她会站得远远地連声說：

“他不是你的爸爸；因为他是我的爸爸。”

爱倫不得不把她拉开。

姚汉娜常是悶悶不乐地呆望着远处。偶然有些新奇的事物使她暫时分心一下，但是随即她的眼光又望到远处去了。她始終不

能健康到可以自由行动，即使她自已觉得好些，两条腿总还站不起来。布倫每天下午都到“黎明”来看望她；这位老人对她的凄惨的命运很为感动，因而十分关心她的健康情况，甚至把他常例的假期旅行都放弃了，以便随时来看望她。

“总得給她想个办法，”他对医生說，医生是由于他的要求，每天来一趟的。“难道就沒有办法了嗎？”

医生搖搖头說：

“她在这里已經算是好的了，換了别的地方，怕还沒有这样好呢。”

大家都喜爱她，都尽力使她快活。布倫經常带些东西来給她，有时候还送她些貴重的东西，例如美丽的絲織被单，讓她躺在园里的时候盖在身上，还有一串漂亮的珊瑚項圈。凡是他猜想到能够令她高兴的东西，他都給她去弄来。每逢得到一样新的东西，她的眼睛便閃出亮光，馬上把这些东西穿上戴上。

“現在我是一个全副打扮的公主了，”她向他微笑着輕輕地說；但是轉眼之間她就把一切都忘記了。她很爱这位老人，要他坐在身旁；她叫他“爷爷”，想給他要頑皮，可是又不敢。但是他講的話，她并沒有听到，要是孩子們来糾纏这位老人家去玩，他也尽可以放心走开，因为她只是自顧自，并沒有注意他。

唉，什么东西都不能使她童稚的心灵和她那斲伤了的肉体取得协調，无論是感情或装飾品。她的心灵仿佛已厌弃了她的伤残的躯壳，已經尽可能地远走高飞，只剩一縷随时都可能断絕的纖維系着。她一天比一天消瘦；有别的孩子在旁边的时候更为显著。他們代替她吃，代替她发胖。爱倫才一轉背，小安兒便来把病人的飯菜吃掉，虽然他并不餓。姚汉娜处之泰然，因为她对一切都抱着滿不在乎的态度。

这个夏季天气非常好，又乾燥，阳光又多，他們可以把大部分的时間都消磨在园子里。每天旁晚，他們总是聚集在那里；爱倫和戴莉莎王后已經料理好家务，坐在姚汉娜身边做針綫。布倫講些老年人的閑話給她們解悶，姚汉娜面对着园門打盹。他們說說笑笑来鼓舞她的兴致。布倫答应过她，只要她能早一些可以走路，便要带她去南方旅行，还告訴她南方的太阳多么好，葡萄和橘子又多又好，可以任憑她自己去采。她对于这些話，都报之以一綫苦笑，似乎已很明白她的命运了。她的浓密的黑头发越来越使她那蒼白而羸瘦的脸上蒙着暗影，仿佛黑夜已經降临到她身上似的。她那双黑眼睛老是看着园門，仿佛有一种昏迷状态在使她漸漸地失去生存的欲望。

莫尔頓常常出去作演講旅行，有时一去就是好几天。但是当他終于踏进門口的时候，姚汉娜的脸上便有了血色。他是惟一能使她恢复生机的人，看上去她的苟延残喘，完全是为了他。她現在不再和他鬧脾气了。当她有气力的时候，她会坐起来，用手摟住他的頸子，不声不响地淌眼泪，讓她的积念尽情发泄。爱倫明白这小姑娘的心事，便示意叫其他的人都走开，讓莫尔頓独自个陪伴她。

于是莫尔頓会在她身边坐上几小时，把他在外边做了些什么，見到些什么，講給她听。她是听不厌的，两眼亮亮地望着，瘦到見骨的手擱在他胳膊上。她对他的一举一动都感到兴趣；有时候她現出怀疑的神情，要对某一件事情追根問底。病使她的官感特别敏銳；莫尔頓的衣服上如果有了生人的气味，她便要猜疑不欢起来。

“可怜的孩子，她是在爱他啊！”有一回爱倫哽咽地对貝萊說。“可是她病得快要死了！”

她自己的幸福使她很能了解姚汉娜的心境。

“可是，亲爱的！”貝萊不同意似地說。

“难道你还一点看不出来嗎？她对他这种古怪态度，就是这个緣故呀！多可怜！”

这小姑娘的可怜的命运使他們的生活也变得阴暗起来，但是太阳升得很高，正在光度最强的时候。

“貝萊，”爱倫撫弄着他的灰白的头发說，“亮夜馬上就要过去了。”①

莫尔頓还是固执地相信姚汉娜会恢复健康，但是除了他以外，人人都清楚地看得出她已沒有希望。她的生命也正在随着夏季逐漸消逝。她一天比一天变得更加温馴。她所有的仇恨心全都熄灭了；只是以一个疲乏的微笑接受他們給她的恩爱。她那被毁損了的身子出現一种奇特的美态，可以說是打上了死的印記，愈走近坟墓，显得愈美。

到了秋天，她的性情起了变化。每当貝萊或莫尔頓走近去的时候，她会忽然显出惊慌恐怖的神气，并且张开嘴来大叫；等到認清了是他們之后，她就把脸伏在他們的肩膀上啼哭。她不能再到园子里去了，整天睡在床上。她也受不了孩子們的嘻笑吵鬧，这使她苦痛地回想起流浪在小街上的生活。因此只好把孩子們整天赶在屋外。說囈語的症候越来越頻数，她的細弱的嗓音又变得粗声大气了。只听她在和野孩子，和流氓，和衣冠楚楚的紳士們吵架，叫着种种綽号，恶口毒舌地駡人，对每一个人都咬牙切齿。到后来她才不响了，便討酒喝，喝过酒便哭。

老布倫不敢再走近她的床边；她以为他是小流氓派来和她打交道的老管事，所以用叫喝和咒駡来对付他。

他們从这种情况中看到了姚汉娜过去在木材場上所过的可怕

---

① 丹麦夏季，夜間最短，晚上都有日光。

的生活，都大为之感伤。仿佛一个残酷的命运紧紧抓住了这个天真无邪的牺牲者不肯放手，只要她活着一天便要迫害她一天，使他們給她的愛和关怀全都不起作用。在她和死神搏斗的最后几天，莫尔頓一直守护着她；他坐在一个角落里，要在她昏睡的时候才敢走近来。只有愛倫有胆力，日夜都不离开她，毫不倦怠地侍候她，尽力減輕她临死前的痛苦。当那可怕的时刻到来的时候，她把她抱在怀里，用她所有的母愛的力量保卫她，想驅走死神。

愛倫从来沒有經历过送終的場面，但是她現在有勇气望着她，这小姑娘就在她怀里咽了气。

姚汉娜的死，使莫尔頓完全呆住了。在还有一分可能的时候，他都不放弃救活她的希望，如果救她不活，他認为天道太不公正了。及至他也看出病势显已絕望，他便頹丧到了极度。他什么事都不能做，只是昏昏迷迷地踱来踱去，一句話不說，东西也吃得很少。他仿佛头上受了一下沉重的打击。

安葬了姚汉娜之后，别人都乘車回家，他和貝萊两个一起步行。一路上貝萊談些不相干的事情，企图分分他的朋友的心，但是莫尔頓沒有听見他說些什么。

“朋友，你可不能这样下去啊，”貝萊突然說，还把手去挽住莫尔頓的胳膊。“你陪伴这个可怜的小姑娘已經够长久的了。活着的人还有求于你呢。”

莫尔頓抬起头来：

“我多写几篇少写几篇有什么关系？”他疲倦地說。

“你的笔是給你替那些沒有自卫能力的人說話的；你沒有权利抛弃他們，”貝萊說。

莫尔頓苦笑了一声：

“难道我沒有用尽我的力量替孩子們說話嗎？我是这样的天

真，以为我們只要能使人們睜开眼睛，看到他們的苦难就够了。可是，我得了些什么成就呢？最多不过是增加了一部所謂文学作品，再也沒有别的了。人总是一点不肯自找煩恼；当然，你要他們在戏院里淌眼泪是很容易的；他們喜欢安坐在戏院里为舞台上的苦命人淌眼泪，但是如果在街上遇到了这个苦命人，他們可就不瞅不睬了！对于我所写的关于兒童生活的作品，最热心贊揚的是一位老紳士，可是后来他却是一个蹂躪女孩子的家伙。”

“但这是什么意思？”貝萊吃惊地望着他問。

“唔，这是什么意思？我正要請教你！你有理由責备我不关心别人，但是我怎么能够繼續参加一場連孩子都饒不过的战斗呢？你还記得我那个投水自杀的妹妹咯仑嗎？跟咯仑和姚汉娜同样命运的孩子何止千千万万？人們說这个世紀是孩子的世紀，可是孩子的血却在地底下喊着要报仇报怨！那些早死了的还算是有福气的。如果姚汉娜还拖着她的躯壳活下去，就不堪設想了！孩子时期的阴影会跟上她一輩子！”

“但是孩子的光明也是永远存在的，”貝萊热情地說。“所以我們必須为穷苦孩子着想。我們需要有一代热心的人。”

“我也这样想，”莫尔頓慘然地說。“你知道，貝萊，我很爱这个来自生活最底层的小姑娘。我的一切都在她的身上体現出来；悲慘世界从沒有这样残酷地呈現在我的眼前。我一直在做美丽的梦，愚蠢地梦想着她能活下去。我还想把生命和幸福撫慰她，那时我就可以写出一本記述我这个胜利的書。我不知道你懂不懂得我的意思：我是說，在仁爱的影响下，苦难也能够轉变为健康和幸福。姚汉娜正就是苦难的本体：人生再也不可能比她淪落得更深更低的了。但是你可曾注意到在这一层薄薄的泥汙底下，她孕藏着多少窈窕美艳啊？我本来想帮助她除去穷苦和丑陋，使她的本質的

美显露出来，讓全世界看看我們这些沉在下层的人，在刮掉一身淤泥之后，是多么美丽。这样，也許能使上层社会的人做些比較公平合理的事情。这就是我的梦想，但是我的命眞苦，連爱一个穷苦的孩子都失敗了。現在我惟一的爱已經死了，我再也不能談什么胜利了。你看我該怎么办？"

"好象雨果曾說过：心是唯一能安于籠子里的鳥，"貝萊說，"但是你的心却不肯承受这个負担，尤其是在这样需要你的时候。"

"啊！不，"莫尔頓說，他精神有点振作了。"我当然不会自暴自弃的！但是我受的这一打击实在太重了；只要我多有一点象你这样的信心就好了。唔，有你这样的人做朋友，我总該是快乐的。"

他高兴地微笑着伸出手来和貝萊握手。这时，那老图書館員从田里走过来迎上了他們。

"你們倆耽得太久了，"他注意地望着他們說，"快开飯了，爱倫在等你們呢。"

于是他們三人就在收割过的田地上走回去。

"夏天最好的时候現在过完了，"布倫望望周围叹了一口气說，"时間的輪子又轉过一个輪齿了。"

"死对于一个人并不算是最坏的事情，"莫尔頓說，他的情緒还有点忧郁。

"这样的話在年輕有为的人是随便說說的，并不当眞。到了明天，生活又要把你和你的忧愁拉去为它服务了。但是我沒有認識你們两人的时候，从来不曾有过年輕的日子，所以我总是吝惜地計算着一时一刻光阴的消逝……我羡慕你們这样健旺，走路能这样輕快，"那老人又微笑着說。

貝萊和莫尔頓便把步子放慢些，当他們三人一同沿着籬笆走向屋子的时候。听到园子里有一个輕微的哼叫声。原来小安兒和

小妹妹用他們的鏟子在一块空着的菜畦上挖了一个坑，小安兒坐在坑里，小妹妹正在把泥土抛在他身上，已經埋到他的項頸了。他并不抵抗，只在泥土洒进他嘴里的时候才輕輕地哼叫着。

貝萊惊喊了一声，便跳进篱笆，同时爱倫也赶到了。

"你差一点要把弟弟悶死了，"爱倫慌张地喊，一边把小安兒抱起来。

"我只是把他种在地里呀，"安娜說，对于她的工作被破坏了，还覺得很可惜呢。"是他自己願意这样的。到春天他又会生长出来的！"

原来这两个孩子巴望有一个小弟弟，他們同意由小安兒来犧牲他自己。

"你們不能干这种事情，"爱倫温和地說。"明年春天你們总可以有一个小弟弟的。"她說着对貝萊热情地看了一眼。

第十五章

合作工厂里的工作稳步地进行着。沒有人談起这种新型式的企业；工会里也几乎忘記了有这么一回事。貝萊所走的这条路是遥远而困难的，但是他始終坚信它能达到預期的目标。他按着計划一步一步地干下去，从来沒有这样从容稳定过。目前，他是在創造經驗。他和彼得·特雷叶已經訓練出一批可靠的工人，他們知道这一事业的意义，即使有什么新的花样闖进来，也不会使他迷失方向。业务日漸发展，不断需要增加人手，但是貝萊对于新来的工人，已不怎么挑剔；他的事业已經十分巩固，有力量同化和改造他們了。

但是厂商們却并沒有忘掉他这企业的存在，一有机会便极力想破坏它。貝萊倒反而感到高兴，因为这样就証明了他这企业对

于他們是有危害的。厂商們通过他們彼此間的关系，关断了貝萊的貸款門路，不料貝萊有布倫的財力做后盾，所以这个办法收不到任何效果，于是他們又唆使皮革商人不卖原料給他，因而他不得不向国外去进口原料。这件事使他不免有些困难，因为目下正需要准备好一切，以免因缺少什么东西而陷于停頓。

有一回，一批新訂的貨物中缺少了一样重要的东西，生产几乎停頓下来，虽然貝萊用尽手段去弄到了手，可是已惹得他动火了。

"我要和这些皮革商人見个高下，"他对布倫說。"目前我們缺少了原料，就得用手段去找。我們要不要把隔壁的鋪面租下来，自己来做皮革生意。这样就可以給他們一个打击，并且可以源源不絕地供給自己的需要。我們不打算在这上面賺錢，所以我想邻近的小作場老板一定欢迎我們的。"

当然，布倫不反对进行更尖銳些的斗爭。現在这样的战斗，他还不过癮呢。

新的皮革店在十月里开张了。貝萊本想要彼得·特雷叶去管理，但是彼得推辞不肯：

"我不会做买卖，"他不乐意地說。

于是他从厂里抽調出一个青年工人去負責，由他自己加以指导。

这一来，业务就有了开展，不愁缺乏原料了。他們生产出来的鞋子多到本店銷售不完。而貝萊的皮革店又帮助許多小作坊的老板摆脫了資本家的控制，他們中間有許多在补鞋之外，还兼售鞋厂里的出品，現在他們就向貝萊批貨去卖。在外省，他的商品也已取得了好几处市場。这一切都是稳紮稳打，一步步取得的胜利。資本家还是在每一个机会中破坏他的营业。但是后来，工人消費者出来要求他們所交易的鞋鋪发卖貝萊的产品。于是开始了一个买

"貝萊鞋子"的斗爭。

但是貝萊知道这还只是一个开端。很快就会发生大冲突了，他的基础够不够强啊？資本家立意要破坏他的营业，便去他对面也开了一家鞋店，搶他的生意。一天，他們把一切商品以大廉价出售，想搞垮他。

"由他們去，"布倫說，"至少人們可以有便宜鞋穿！"

但是貝萊对于他們这个新的阴謀，却有点焦急不宁。即使合作工厂能够支持得住，經济情況可能会大受損伤的。

不幸的是他們太孤立了！他們好象是一些被海浪冲刷到一无所有的岸上的人，沒有可以蔭蔽或依賴的地方。資本家早就发現他們自己也和工人一样，是有国际性的，因此他們也就抄袭了貝萊过去的組織策略。从国外进口原料也并不經常順利，貝萊看出了資本家之間的連系。如果不能把制革业也組織成一个合作生产制，他随时随刻都还有栽斤斗的危险。但是，首先他得使工人大軍站在他的一边；工人的团結是一切事情的枢紐！

有一天，他在相隔多年以后又登上了講台，发表他的第一篇关于合作生产制度的演說。重新站在自己的同志面前，看到他們注意傾听的脸色，是有点感觉异样的。現在，他們对他的看法是把他当作一个从国外回来的人，带来了新的理想，或者祇是一种新近流行的时髦花样。但是他一定要把他們爭取过来！他們虽然很固执，可是这种固执一經說服之后，效果却是很好的。貝萊很了解他們：他們是不容易推动的，但是一旦动了起来，也就无法阻止得住他們。只要他的理想能为他們所接受，憑着这样庞大的組織，这样坚强的紀律，他們就是不可战胜的了。

貝萊把所有的力量从事宣传鼓动，每礼拜在政治組織或工会里演講一次。

“你多忙啊，貝萊！”爱倫在他回家的时候說。

她的怀孕使他充滿了快乐；这仿佛在他們的新的結合上打了一个护封鈐記。爱倫的性格似乎更收斂了一些，她的容顏和身上都显露出一种梦幻似的温柔。她虽然依旧走到門口来迎接他，可是有点力不能支和精神渙散的样子，儼然是一个需要人好好照顧的年青母亲了。她一天天丰滿，带着胎兒长大起来，好象开出了一年中最后一次花朵的园子一样慷慨，貝萊看了覺得很幸福，因为各方面都在为他发展。

他們現在很少看見莫尔頓。他还沒有过完他的精神上的剧变，不願和别人接触。他經常訴苦，說他无法工作；提起笔来即使想写些小文章，也終于写不成。

“这是因为你对它沒有了信心，”有一回貝萊对他說。“凡是怀疑他自己的工作的人，就等于用斧头砍断自己所坐的树枝。”

莫尔頓疲乏地听他講。

“不止这样呢，我簡直对人类本身都怀疑了，貝萊。我一向覺得冷，可是不明白这是什么原故。現在可懂得了！因为人是沒有心肝的。凡是生长的东西都需要温暖，而我們的文化却是在寒冷的基础上建設起来的，所以这里才会这样冷。”

“可是穷人是有心肝的，”貝萊說。“培养他們的，正是心肝，而不是知識。要不然，他們早就变成畜生了。虽然穷，而沒有变成畜生，为什么呢？为什么阴沟里还能生出灿烂的花草来呢？”

“不錯，穷人互相給予温暖，但是他們仍然冷得面色发青！在这样一个冰冷透頂的社会里，他們沒有心肝倒还好些。我羡慕那些用历史眼光去看穷苦，而能想着将来以为自慰的人。我自己也相信，好人总有一天会得到胜利的，但是想到在这个反对不合理制度的斗爭中，先得有几百万人死亡，而享不到幸福，我心里又很难

过。我是一个不妥协分子，事实如此。我的理想是另外一种生活状态，所以我不拥护現在这种生活状态。向人家手里去拿我应得的錢，也使我感到苦痛，因为我不能不想到它的来路，想到这些錢曾經使多少人受难，多少人流泪啊！当我又把它用出去的时候，我的思想也使我苦恼，因为我对帮我做事的人，洗衣女工和其他的人，給得这么少。他們几乎不够生活，这罪过我也应該承担一份的。于是我又想到其他种种人的困苦，我的心就沒有一刻安宁。我每吃一块面包，或是看看商店橱窗里的貨物，就会想到那些挨飢受餓的人。我沒有能力去改变这个显然是不公平的生活状态，心中眞是万分难受。即使我想把这种印象当作是病态来驅除它，也驅除它不掉，因为这实在不是病态，而是一种預感。如果被压迫者不趁早起来反抗，扭轉这种形势发展的方向，我們大家总有一天都会走上这条路的。你知道，我是命中注定要和大家一起吃苦受穷的，我自己的生活就沒有享受过特别丰富的阳光。你想想我的兒童时代，多么苦啊！我不象你一样，我沒有一个可以吸取人生乐趣的泉源啊，貝萊，你别忘了这一点！”

这是事实：莫尔頓的生活缺少阳光，現在他还是冷得发抖呢。

但是有一天晚上，他手里揚着一张紙跑来对貝萊說：

“我得了一笔遺产，”他說，“明天我就动身到南方去了。”

“那么你得先收拾收拾东西，”貝萊說。

“收拾东西？”莫尔頓哈哈大笑。“我是随时都可以动身的。我向来就准备着在一小时內便可以出发去周游世界。”

他搓着双手在房間里踱来踱去。“現在我可以好好地晒晒太阳了，我可以眞正地享受日光浴了。我相信，如果能躲过一个冬天，对我的肺部会大有好处的。”

“你要到什么地方？”爱倫眼睛亮亮地問。

"到意大利南部和西班牙。我要去的地方，冬天不会为了帮助富人穿皮大衣而使成千累万的穷人没有衣服穿。我还想去看看那些没有沾到机器文明的光，而靠阳光取暖的人——象姚汉娜和她的母亲，她的祖母那样的人，不过他們还是有权利活着。啊，去看看那些并不冷得瑟瑟发抖的穷人，該是多么好啊！"

"讓他赶快动身罢！"爱倫在莫尔頓上楼去收拾行李后說。"要是他一想到穷人，他就会放弃这个計划了。我要把你的袜子和衬衣放几件在他的箱子里；他連換洗的衣服都沒有一件。要是他想到把衬衣送到洗衣店去洗，准会給太多的漂白粉弄坏了！"

"你最好去帮他收拾收拾，"貝萊說。"我怕他会忘記了必要的东西。莫尔頓有时候是昏头昏脑的。"

爱倫便打橱里检出了一些衣袜上楼去。

她去得正好，因为莫尔頓装滿了一箱子，里面全是書，一些少不得的东西倒反而沒有放进去。她把箱子里的东西統統翻出来，重新替他装过，莫尔頓无可奈何地望着她，神气很不高兴；所有的东西原来是整理得好好的，詩歌放在一角，无产阶級小說又放在另一角，想拿什么，只要一伸手进去便可拿得到。但是爱倫毫不留情，她把全部东西都騰了出来放在地板上，又叫莫尔頓把他所有的內外衣服全都放在椅子上，讓她挑必要的装进去。每放一件进箱子，莫尔頓便怯生生地提出抗議：用不着这許多袜子和衬衫；要什么，随时可以买。

"怎么？这些都用不着？可是带滿滿一大箱无用的書，象个販卖圣書的人，就用得着了嗎？"

爱倫跪在箱子面前整理。貝萊听到了辯論声，也走上楼来，斜靠在門框上，望着他們。

"对，好好地敎訓他一頓，讓他一直到回来时都不会忘記，"貝

萊笑着說。“这对于他是有必要的。”

莫尔頓垂头丧气地坐在一张椅子上。

“幸而我沒有結婚，謝天謝地！”他說。“我眞替你叫苦啊，‘貝萊！”

不过，人們看得出，他心里是很高兴有人这样照顧他的。

“不錯，你現在看得出我的家累是多么重了，”貝萊正色地說，“以前你是无論如何也不会相信的。”

愛倫不去理睬他們的談話。現在箱子是滿到不能再滿了，她知道莫尔頓不至于在国外穿得象个流浪汉了。剩下的只有盥洗用具还沒有收拾——莫尔頓連这些东西都沒有想到。愛倫从箱盖的插袋里抽出一本大書給这些东西騰出一个地位，但是莫尔頓馬上跳起来搶到她跟前。

“无論如何这本書非带不可！”他坚决地說。这是雨果的“悲慘世界”，是莫尔頓的圣經。

愛倫翻开印着書名的首頁，看看是不是眞有带这么重一本書的必要，因为它的确有些斤两！

“沒有地方了，”愛倫一边說一边泰然自若地把書拋开，“如果你不打算不洗脸过日子的話；至于悲慘的人們，你随便到什么地方都碰得到的，因为他們到处有的是。”

“那么我希望太太准許我把我的文具带走吧？”莫尔頓求情似地說。

“哦，这当然可以！”愛倫笑着說，“只要你用来写些美好的东西，給我們穷苦人看看。至于悲哀和苦难的事情，我們已看得够了！”

“等太阳把我晒得温暖，我回来时会写一部关于太阳的書，”莫尔頓严肃地說。

第二天是礼拜日。莫尔頓一早就上公墓里去。他在那里呆了很久，大家都等着他吃早飯。

“他来了。我看見他正在那边田里走过来！”拉賽·弗雷得力克說。他刚从小山农庄里拿了牛奶回来。

“既是这样，我們可以把鷄蛋放下鍋了，”愛倫对小妹妹說，現在小妹妹也帮着做点家务了。

莫尔頓态度很严肃。

“姚汉娜坟上的玫瑰花又給人采去了，”他說。“我眞不明白誰这样狠心，連死人的东西也要搶去，要知道死人是我們中間最可怜的。”

“我很高兴听見你說这句話！”貝萊喊道。“一个月前你好象还說过死人是最有福气的。”

“你眞是一块石头！”莫尔頓微笑着說，同时用手去拍他的肩膀。“即使别的一切都改变了，我相信你还是始終不变。”

“上桌罢，上桌罢！”愛倫招呼說。“可是得快点，不然我們的好菜要冷了。”

她手里捧着一盆用盖子盖着的菜等候大家就座。

“怎么？你請吃新生的鷄蛋嗎？”貝萊吃惊地喊道。

“是的，那些母鷄前几天又生蛋了；想来是为了庆賀莫尔頓。”

“不，是为了庆賀好天气，因为它們現在又可以到处乱跑了，”拉賽·弗雷得力克說。

莫尔頓哈哈大笑。

“拉賽·弗雷得力克倒是一个頑固的現实主义者，他可不要生活上的点綴。”

愛倫很殷勤地劝莫尔頓吃。

“你得多吃些，”她說。“在外国不一定能吃得好。”

她想到那些在“宫殿”里寄宿的人的伙食情况，就觉得很耽心。

馬車停在門口，箱子已經放在車伕的旁边。时間还早，莫尔頓和貝萊耽擱了好久才上車。一起步就走得很快。拉賽·弗雷得力克和小妹妹站在車沿上，一边一个。他們陪送到大路口才跳下来跑回家。

爱倫抱着小安兒站在門檻上揮手帕送行。

“丢下了一切出門去，想必有一种异样的感觉，”貝萊說。

“对你来說，也許是这样，”莫尔頓回答，向貝萊的屋子望了最后的一眼。“我却什么也沒有丢掉，相反地，我倒会去遇到一些东西。”

“无論如何，听不見头頂上有你的脚步声总是不慣的，特别是爱倫和孩子們。但是你会給我們写信的吧？”

“当然会写的，你呢，你也写信告訴我关于你的事业发展的情况嗎？”

火車开了。貝萊站在那里望着它漸漸远去，他的心緊縮起来，仿佛他的身体有一部份給火車带走了似的。他一向梦想着要出外去开开眼界；自从加里巴提在他那县城的小作場里出現以后，他就怀着这个希望。現在莫尔頓也去了；他却永远无法出去；他只好以他曾經有过的那一次“国外旅行”为滿足。

貝萊对那火車已看不見了的軌道远望了一刻兒，心中充滿了种种梦想。但是很快地他就清醒过来，发現他的家庭象一个鉛球似的墜住他的脚，虽然他并沒有故意这样想。那边，爱倫和孩子們都在等着他回去，而他却在这里做着远远地离开他們的梦。他不回到家，他們是什么也不干的，因为礼拜日是他的日子，只有这一天，他才眞正屬于家庭所有。

他連忙走出火車站，跳上电車。到了电車終点，他下車跳过水

沟，想抄近路穿田里走去，这时忽然看見布倫在相隔不远的一条小路上走来。这位老图書館員費力地爬上坡，因为气喘，走不到几步便停下来歇息。

“他是到我們家里去的，”貝萊想，心里很为感动。他从来沒有想到布倫跋涉这条难走的路竟是这么吃力，而他老人家为了要到他們家来，和他們見面，一星期却要走上几趟。

“我又来了！”布倫說。“但願你們不討厌我来得这样勤！”

“絕对沒有这种想法，”貝萊边說边搀扶他上坡。“孩子們都怪想念你的。”

“当然，孩子們我是放心的，对你，我也放心的，貝萊。但是你的太太，我却有点保不定。”

“爱倫虽然有点成見，这是她的老脾气，但她是很爱你的，”貝萊恳切地說。“誰要是能使孩子喜欢，也就使她喜欢了。”

“你眞是这样想嗎？我一向瞧不起女人，因为她們沒有个性，直到認識了你的太太，我的想法才有所改变。你的妻子是一个例外的女人，貝萊！这个女人个性很强，强到使我有点害怕。你能不能劝她以后别再叫我布倫先生？”

“我去对她說，”貝萊微笑着說，“不过恐怕沒有什么用处。”

“老实对你說，这个‘布倫先生’已經是个叫人受不了的人物了。在你們家里，我希望不要再碰到他。你想，一个人要是一輩子拖着一个非亲非眷的‘先生’，这还有什么味兒！人家都有人叫作‘爸爸’，‘爷爷’，或其他亲热的称呼；但是我呢，人們对我老是說‘布倫先生’，‘謝謝你，布倫先生’，‘非常感激你，布倫先生’。”

这老人心情忧郁起来，把“布倫先生”这个称呼作为諷刺的对象。

“这兒的路很坏，”他忽然說，同时停了脚步稍稍歇息一下。“我

倒不懂，这样靠近城区的地方，还会有这些荒地，居然没有給投机家捞了去！”

“因为这是一块沼澤地。但是我看見靠北那边，已經有人在把它填起来了。”

布倫很感兴趣地向北面望着，但是随即又沮丧地摇了摇头。

“不行，我不戴上眼鏡，看不到那么远；这也是書籍所賜与的恩惠。一点不錯！在乡村里，老年人是要看書的时候才戴上眼鏡，我却要用它来看远处，这个差别就很大了。都是那些城墻和愚蠢的書籍使我变成了近視眼；一个人要是不住在空曠的乡村里，眼光是看不远的。城市隔絕了人的五官，書籍又夺去人的生气；所以我也想搬到城外来住。”

“冬天快到了，这样做妥当嗎？在坏的气候里进进出出，对你怕不相宜罢。”

“那么我就辞掉图書館的职务好啦，”布倫回答說。“我并不觉得可惜，我已經把大半世送給它了。你想，貝萊，昨天晚上我忽然想起，我几乎把世界上所有的書都編了目录，但是还沒有看見过給小孩穿衣服。象我这种人还有什么权利去对别人提意見呢？”

“我不明白你这句話，”貝萊說，“書籍对我倒是有过很大的帮助。”

“不錯，因为你是有基础的！要是我还年輕，我也要用双手劳动。我从来沒有劳动到出汗和疲乏的程度，因此受到的損失，比你沒有讀过經典著作的損失还要巨大。現在我已发現我的貧乏了，貝萊；我宁願把所有的一切来换一个坐在火爐边做老祖父的地位。”

这时，孩子們打田里跑过来了。

“你今天有东西給我們嗎？”他們老远就在嚷着。

"有，有，但是要到暖和的地方才可以拿出来。要是我在这里就解开衣裳，我要咳嗽的。"

"好，但是你走得这么慢，"小安兒說。"是不是因为你年紀老了？"

"当然是罗，"老人笑着回說。"你們只好耐心点罢。"

但是孩子們最缺少的就是耐心。他們揪了他的大衣拖着他走。走到屋里时，他已經喘不过气来了。

爱倫严峻地望着孩子們，但是不說什么。她帮着布倫脫去大衣，解下围巾，讓他舒舒服服地坐在起居室里，然后走进厨房。貝萊料到她有話要說，便也跟了她去。

"貝萊，"她严肃地說，"孩子們对布倫先生太随便了。你怎么会这样放縱他們的。"

"可是他自己喜欢这样啊，爱倫。不然的話，我当然会阻止他們的。他所喜欢的正是这样。你知道还有什么事情会使他更加高兴嗎？那就是如果你請他住到我們这兒来。"

"这是我絕对不願意的！"爱倫坚决地說。"会招人家笑話的。"

"但是他很需要有个家庭，他又很喜欢我們！他跟别人沒有跟我們这样相处得好。"

唔——不，爱倫还是不能理解。他們对他能有多大的好处？布倫有的是錢，他尽可以使他自己过得很舒服的！

"我至少得添些新台布，买个地毯，还有别的东西！"

"你就去添办些吧，"貝萊說。"我們当然要尽可能使他舒适，虽然他和我們一样对生活的要求很簡单。"

也許是这样，不过爱倫究竟是一个操持家务的主妇，对某些事情她是不肯馬虎的。

"如果布倫先生住到我們这兒来，我們总得样样使他滿意，"爱

倫說。“但是奇怪得很，为什么他自己不提呢，讓他自己提出来，要比我們方便些。”

“不，应該由我們主动請他，說得更正确些，应該由你来請他。因为他有点怕你，你看得出嗎？”

“怕我？”爱倫生气地說。“我……我对誰也沒有象对他那样表示好感的了！既然这样，就由我来請吧，貝萊，可是現在还不到时候。”

爱倫把两手摩着脸，她因为这个小家庭被人这样重視，便快活和迷惘得脸都紅了。

貝萊回进起居室。布倫坐在沙发上，膝上抱着小安兒。

“这孩子生得眞坚实！”他說，“但是他不象媽媽，和你倒是一模一样。”

“他不是爱倫生的，”貝萊低声說。

“啊，原来如此！……眞古怪，他額角上的三条皺紋也得了你的遺传，……活象丹麦国徽上的三个波紋。你們两个似乎时常生气的。”

“从前是这样，”貝萊說。

“提起生气，”布倫說，“我昨天去过警察局，他們同意以后不再监視彼得·特雷叶了，但是要他停止到軍队里去鼓动，作为交換条件。”

“这是我們絕对說他不动的。这等于要他宣布放弃做人的权利。彼得·特雷叶用了极大的忍耐才答应只采取議会的方式来从事斗爭，再多就做不到了。他决不会再讓一步。在这一点上我和他的意見一致。对現制度进行斗爭，如果連精神武器都不能用，那就什么都完蛋了。”

“这是实話，”布倫說，“但是我很可怜他。警察老是监視着他

的一举一动。他簡直一点沒有人生的乐趣。”

第十六章

貝萊一向希望彼得·特雷叶把生活看得更冷靜些。他打算到春天便在亚魯斯設立一个合作分厂，派彼得去开办。但是彼得的精神似乎无可救藥，刚有点安靜下来，很快又給新的情况騷动起来了。这一次是失业人数增加，刺激了他。而警察的愚蠢地监視他，更使他火上加油。即使他們目前暫时不来追踪他，他也覚得他們显然是在布置陷阱，讓他多犯事情，好重重地給他打击。他自己再也无法知道人家想怎样对付他。合作工厂的业务已經发展得很大，以致不得不把工場本部搬到厂屋的后进，而騰出地下室的全部来作为修理工場，这一部分就归彼得·特雷叶負責管理。他的工作是沒有話可說的；他用出全副干劲，照顧得很周到。但是他不适宜于領导一个大規模的任务；他的精神始終在躊躇不定，所以他虽然有才干，毕竟做不出什么大事来。

“他应当放弃他的宣传，做些比較更有用的事情，”有一天晚上，在和貝萊談論的时候，布倫說。“单靠暴力是不会有成就的！而且恐怕他只会碰壁。”

“你从前的主张并不是这样的，”貝萊說。

他知道，最先影响彼得的思想的，正是布倫写的那些关于个人权利的文章。

“我知道。当时我認为必須先打垮一切，才能从混乱局面中重新建立一个新的世界。那时我还沒有認識你，我認为毁掉我的阶級并不足惜，因为他們只是一个进步的障碍。但是你却使我改变

了原先的观念！我批評你們的行动迟緩，这是我自己操之过急了；原来你看事情比我看得更清楚，更有条理。我們这个小企业給我証明了：人民在繼承資产阶級的遺产这一件事上，无論是主动的或被动的，都是够聪明的。我看到彼得·特雷叶走了歪路，很为难过。他是你們这阶級中間最能干最先进的一个。我們能不能讓他搬到这里来？我願意讓出一个房間給他。我以为他需要有一个比較安适的环境。”

“还是你亲自向他提出，比較好些，”貝萊說。

第二天，布倫便跟貝萊一起进城，到工場里，請彼得搬到他那兒去；但是彼得·特雷叶謝絕了他的好意。

“还有两万人失业，沒得吃，沒得取暖，这时候，我哪有权利来享受你的舒服？”他坚决地說，随即又带着鄙視的口气添上一句：“但是你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并且听說你还是一个百万富翁，所以跟失业的人沒有什么相干。”

彼得·特雷叶認識了这位老哲学家之后，便感到失望，并且絕不掩飾他对他的嫌恶。

“你并不是不知道我已經把我的財产都交給了无产的工人去处理，”布倫很感委屈似地說，“至于处理的方法，我相信是挑选了一个最好的，这是将来自会証明的。如果我今天把全部財产都分給失业工人，明天就会象太阳晒残雪一样化为烏有，因为，不幸得很，要救济的穷人实在太多了。”

彼得·特雷叶聳聳肩膀。他以为这更是应該帮助他們的理由。

“难道你以为，我們应該为了給現在餓肚子的人吃上一頓飽，而把使将来永远沒有穷困的伟大計划牺牲掉嗎？”貝萊問。

的确，彼得只看到現在的穷困情况；他覚得当前的現实太可

怕，因而便把将来放在第二位了。

但是他的心理发生了一些变化，使他似乎完全放弃了工人运动。

“他閱历太多了，”貝萊对布倫說，“他的心支配着他的理性。最好由他去吧；我們非但不能說服他，反而会激怒了他。看着他眼前的一切慘状，誰也不能保持清楚的头脑而生活；你如果不狠着心腸，閉目不視，便只好被弄到焦头烂額。”

彼得·特雷叶的心是有障碍作用的。他常常会在工作中停下来透气。

“我要气閉了，”他說。

象他这样的人很不少。日益增多的失业使人們心理上发生恐慌。不仅仅是思想激烈的青年人失去耐心，从那些团結成一片的庞大群众中，以往是不可能看出个人来的，現在却突然出現了一些头脑簡单的人，滿口时代的眞理，給人們加以訕笑。連那些对生活規律毫无所知的小人物，原先是被工人运动的过分整齐的步伐催眠入睡了的，現在也觉醒过来，开始在騷动不宁了。但是，老实說，并沒有发生什么事情，就只有技术工人一个个地脫离了群众，上升到資产阶級队伍里去。

在这以前，工人运动是一个中心，一切主要的事情，一切的光明，都是从此而来的。但是現在，連思想最簡单的人的头脑里，也忽然发生了一些新的东西，他們对运动的口号提出了疑問。領袖們千篇一律地回答說：“等运动得到胜利，一切便会两样了。”但是，現在他們有了政权，也并沒有什么改变，怎么会得两样呢？也許有过一点改良，但是并沒有什么重大的兴革。每逢有女人养了私生子，或有男人做了盜賊，或是丈夫杀死了妻子，他們总是說：“这是旧社会制度所造成的！去投票吧，同志們！”

这些話已經成为老生常談，他們現在听起来感到无聊了。活見鬼，他們是投了票的，全心全意投了票的，但是一切东西仍然在涨价！他們是天字第一号的奉公守法者；他們竭誠地拥护議会制度，但是所得到的除了許多法令，沒有别的。結果怎么样呢？有人怀疑过穷人是多数，是压倒的多数嗎？那么为什么要胡說八道，說什么多数的必能取得胜利呢？不，那些当权的人显然自己知道怎样去保持他的地位；别的人呢，如果願意的話，就讓他們去得些空头法令吧！

人們对于現状太重視了，因此就常常被現状所愚弄。法治固然是好事情，但是絲毫不能使一个制度推进到另一个制度。此外难道还有什么别的理由可以說明沒有新的改变的原因嗎？事实是，每一种新的措施总是立刻被現存制度吞了去，使它有利，使它更加巩固。眞該死，无論你怎样对付它，資本家总是越来越肥壮，他象猫一样，始終是跌不伤的。每一次工人爭取到提高一点点工資，資本家总是加倍收回，把支出移加到消費者的身上。这就是为什么在工人要求提高待遇的时候，他們肯这样好商量了。景况比較好一些的工人，資本家把他們誘騙到他們一边去，其余的則轉入衣衫襤褸的无产者的陣营。你当然可以說，工人运动是有了大进展，但是要有好眼力的人才看得出来。

因此，不滿的声音越来越大了。起先不过是一些不值得理睬的乳臭小子在叫囂——茶楼酒館的老顧客，在茶余酒后发发积郁的牢騷。但是漸漸地变成众口相传的輿論了；失业的暗影威胁着每一个家庭，使人們非为自己重新考虑一下不可；因为誰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輪到他去流浪街头。

对于这种新現象的意义，貝萊是不难理解的；这正是他自己出獄以后的思想情緒，現在却变成群众的思想情緒了。但是今天，貝

莱已經改变了态度，他不再認为工人运动完全沒有做出一点成績来。工人运动固然沒有显著的成就，能够使过去和現在之間有分明的区别，但是它仍然能够团結工人，使他們的力量强大起来。即使它只是带領群众轉了一个圈子，而沒有向前迈进，但它到底領导群众渡过了一个不景气的时期。現在，掌握群众的思想又成熟了。

过去成就不太大，也許倒是一件好事，不然的話，群众会安于現实，得过且过的。最好讓他們多挨餓一时，使他們能够憑自己的力量去建造一个新的世界。飽食暖衣的奴隶是很容易忘掉他們的自由的。

在这些鬧哄哄的不滿情緒中，貝莱感覚到新时代在不时出現，因而产生了一种奇异的效果。

有两三百个被雇用做一項大規模的挖土工程的工人，因为包商破产而陷于失业。工程由另一个包商接办了去，但是工人提出要求，要新的包商答应付清欠他們的工資，停工期間的工資也要照发，他們才肯复工。

"既然你的利潤沒有我們的份，那么損失也該由你去負担，"他們說。

他們居然要一个包商負担另一个包商的責任。在国内正有千万人失业的时期，他們居然很古怪地拒絕了这样好的工作！这件事使輿論迷惘了，連他們自己的报紙也表示有些不贊成。但是他們坚持他們的主张，包商一天不答应他們这种不合理的要求，他們情願失业一天。

在这次事件中，貝莱注意到有些新的情况。这是工人阶級第一次要資本家为他們的罪恶負責，不管他是某甲某乙，并无分别。这表示人們对团結的观念看得更远了！

由于精神的茫茫无主而产生的一种巨大的厌倦情緒重又浮現出来了。这种情緒，貝萊已經体驗过一次，奇怪得很，当时使他警觉的信号却是从底下发出来的。开始是不分皂白地攻击議会制度，攻击选举权和政綱，这是因为領导人的不善应付群众，乃至压制群众，以致人們不自覚地发生了反抗情緒。經过一些莫名其妙的变化，群众就分化为許多"个人"，他們在最艰难的时候，却提出了个性发展和滿足个人的方法的要求。这些人都来自最低的阶层，尽管衣衫襤褸，但是他們要求的是尊重他們的人格。

怎么会这样的呢？这真是一个謎！这些穷人，在饑寒交迫中挨过了几百年，好容易在运动中团結成一个集体力量，现在却在紧要关头上，突然站出来，提出了最强硬的要求，要把他的"灵魂"还給他，这岂不是很难想象的嗎！

貝萊在这种騷动中看出了青年人也在急躁不安了。彼得·特雷叶之成为許多失业工人集会的中心人物，这并不是全无意义的。彼得曾邀請貝萊去出席講話，貝萊也跟他去过一二次，因为他想知道这些人对他的理想作何观感。但是他只躲在后面，不肯走上講台。原来这些思想混乱的青年把他的理想完全誤解了，他和他們之間并无一致的可能。至少，在目前他还不可能給他們以任何精神食粮。至于运用娓娓动听的語言去說服他們，这个办法，他如今也已經沒有信心了。

"上去給他們說几句好話吧！你不看見他們正在多么飢荒嗎？"有一天晚上，彼得·特雷叶对貝萊說。"他們对你还有着从前的信心。只是别向他們宣传合作制度，肚子餓的人不要听将来的音乐。"

"那么，你現在有飯給他們吃嗎？"貝萊問。

"沒有，这我做不到。但是我給他們一个发泄怨气的出路，使

他們起来抗議。至少，这是有点用处的，他們可以不再悶声不响地甘心屈服了。”

“如果明天他們有了飯吃，也就会忘記这一切骚动了，他們还是一步也沒有跨进。所以，重要的并不是他們今天挨餓，而是他們怎样才能把运动干到底！”

“如果你要求这样的穷人对他們自己的命运負責，那你眞是一个鉄石心腸的人了！”彼得气憤地說。

不錯，現在正是需要鉄石心腸的时候，光有一点点同情心是干不成事业的。噙着一泡眼泪的人，做不来夜間行車的駕駛員！目前是在工商业清淡的季节中，能够保持原有的地位，人們就感到满足了，在春天未到来以前，誰也不作任何新的发展計划。但是貝萊却在用全力发展他的新群众。他在党报上展开討論，并到处发表演講。他挑一些平静无事的工会去进行；他不作任何鼓动性的宣传辞令，很客观地解释他的理論，提供他自己的經驗，不用花言巧語，只是用事实来引导听众得出所需要的結論。他想爭取的是这些年来占工人运动中大多数的稳健分子；他們是运动的坚强的核心，始終如一地沿着老路走，虽然沒有走出什么結果来。这些都是大斗爭时期的精銳部队，他必須首先罗致的！貝萊是深知道这些人的，如果能取得他們来为他的理想作战，憑着他們的好紀律，一定会有很大的成就。

現在正是有一个新的理想出来引导他們向前进的时候；他們对于老是在原地方踏步，正在感到厌倦；而工人运动的精神也已經差不多离开了他們。但是貝萊給他們带来了一个新的理想，这理想不会使他們厌倦，还能領导他們克服一切阻碍，走到目的地。任何人都不能說他对这个理想还不能了解，因为这是一个人人都懂得的，可以用之于一切的家常而簡单的理想。这是爱倫教給他的理

想，如果他們自己不能了解，只要回家去請教他們的妻子就成了。做母亲的并不考虑一家之中誰出錢少，或誰吃的多，而是按每一个人的需要和願望来分配的。全世界应該象一个亲善友爱的大家庭，任何人都不压迫别人——这就是全部理論，再沒有比这更簡单的了。

貝萊一天忙到晚。他几乎每天都有演講，要不然就写关于合作制度的文章。常常有人請他到乡間去参加集会。对于这位本人收入并不比他的工人更多些的了不起的制造商，人們都想瞻仰瞻仰，听听他的言論。

在这些旅行中，他对于乡村情况有了認識，他发現乡村里早已在实行他的理想了。农民以前对"社会主义者"这个名詞是害怕得很的，現在却大規模地实行了工人运动的理想，結果是供銷农产品的合作网布滿于全国。

"等我們的事业再发展得好些，我們必須和他們連系起来，"貝萊对布倫說。

"对，不知农民肯不肯跟我們合作！"布倫表示怀疑。"你知道，农民的性格是保守的。"

但是在这件事上，他們的行动簡直是很有革命性的。据貝萊的判断，資本家再也不可能向农村中剝削到一点利潤了。农民做事，向来就是不声不响地干的。貝萊自己也是农民出身，他絕不怀疑：等到时机成熟，他和农民可能建立关系。

这一运动正在向各方面发展开去，人如果要前进，就得一步接一步地跨过去！这好象已成为发展生存的一条自然規律，一个基本的神圣原則！現在，这条規律在推动貝萊和他的同志們向前战斗，当他們快要取得胜利的时候，誰也不退縮落后。从来沒有一个社会阶級发出过这样一个光明而伟大的号召；人类虽然能了解星球，

却还不了解在地球上公平分配粮食，这是人类的耻辱，他們要一劳永逸地給人类洗去这种耻辱。

看到人們对旧制度的愈来愈强烈的不滿情緒，貝萊愈覚高兴；这种不滿給人們打开了茅草閉塞的头脑，使他們看到新的远景。目前，貝萊的群众还不很多；許多不同的新思潮正在竞爭着爭取群众，群众也正在委决不定，时而傾向这一边，时而又傾向另一边。但貝萊是个乐观主义者：他相信自己是献身于一个伟大的理想，所以絕不丧失勇气。

失业和个性的覚醒使許多人和彼得·特雷叶結合起来。他們反对一切現状，除了打垮这一切之外，看不到别的出路。这些人从赤貧中涌現出来，要求尊重他們的人格，但是他們还沒有力量担負起这个重任；沒有希望脫离的穷困还在威胁着他們，使他們感到窒息。于是他們就成为障碍；他們要以自己的崩潰，使整个社会同归于尽。因此他們便成为貝萊的最棘手的敌人。

直到現在为止，不幸得很，他們的想法倒是正确的，但是現在呢，他却理解不出他們为什么还会这样急躁。他已經給了他們一种理想，这一理想能够帮助他們征服世界，而不用动搖一切社会秩序。如果他們不接受这一办法，那就是他們自取其咎了。从这个观点出发，貝萊对于他們的宣传工作，处之泰然；他知道，观念健康的人一定能取得最后胜利。

这时，彼得·特雷叶正在发动一个失业工人的群众大会。他希望有两万工人及其妻子兒女到市政厅广場或阿瑪連堡皇宫广場上去示威，要求社会負責救济他們，不达到目的，决不散队回家。

“到那时候，政府就不得不挑选一下，还是答应他們的要求呢，还是用消防水管和枪口来对付他們，这样也許才能解决問題！”彼得說。

“你得当心别給警察把你抓去，”貝萊警告他，“否則你那些群众便会群龙无首，那时你只会使他們陷于一場笑話，只有失敗，别无好处。”

“叫他們当心点，这批狗腿子！”彼得威胁似地說。“誰敢先向我下手，我就先对付誰。”

“这以后呢？你打了警察能得到什么效果？要知道他們只是工具，并且人数又很多。”

彼得厉声大笑。

“当然，”他說，“不是警察，也不是包探，也不是警察局长！什么也不是！很容易对付：誰也沒有办法！人家經常是这样出卖我們。罪犯总是溜得掉的，如果抓住了他，他就說：‘不是我’！現在工人站起来保卫自己的权利，資本家也以不出面为有利，因此就出現了一种无人可抓的股份有限公司。啊，到处都是这种騙人的鬼把戏！到哪里去找人說話呢？誰都不是負責人！但是，你瞧吧，現在該干它一下了！如果我打伤了工具，我同时也打那使用工具的手；必須打中你看得見的目标。我已經备了一支手枪，用来对付警察；讓那些用武力对待人民的家伙，不再能容易地吃飯而不受到懲罰。”

第十七章

一个礼拜六晚上，貝萊坐火車从外县回来，他是在那边帮助建立一个合作社。时間已經不早，但是許多商店还开着，雪亮的灯光照着迷蒙的細雨，在灯光雨絲中，黑黝黝的人流永远是那么快地流过。这是市中心的职业妇女回家的时刻：其中有脸色蒼白的打字員，眼光里还在回味看通俗小說的紧张故事的出納員，和时装公司

里的縫工。有些人急急忙忙地向前走，絕不注意一下在馬路上閑逛的人，准是家里有什么人在等着他們——也許是她們的孩子。还有些人沒有急忙的必要，便优游自得地走着，用疲倦的眼光向四处看看望望，想要一旦在人从中看見了一个青年人，便会立刻活跃起来。

帮人的女僕这时也手挽着籃子回家了；她們每天的工作时間很长，到晚上几乎都是拖着两条腿走路。街路上滿是做完工回家的妇女，这眞是一个顚倒的世界！艰难的时势使妻子們都去工作，而丈夫們反而流浪在街头。在回家的路上，她們买些礼拜日吃用的东西；在肉食店里或伙食店里，她們凄慘地垂倒了头，象工作过度的馬一样萎靡地排着队。冷得脸上发青的孩子手脚顫抖地紧握着錢，下巴靠在柜台上，眼望着那些丰富的食物，貪婪的眼睛里反射着灯光。

貝萊走得很快，想早点走到乡野里。他不喜欢这些近郊的冷街僻巷，狹窄的路边尽是穷人的住处，就象海边悬崖上的鳥巢似的。那里的黑暗又显得格外浓厚，格外凄慘。当他走到这种两边尽是一两个房間組成的宿舍一层层地堆起来，高达七层，望去好象一条走不完的砖石狹衖里，貝萊的勇气几乎完全消沉了。他仿佛走进了一大块墓地，那里埋葬着許多被摧残的希望；住在那里的这几千戶人家就代表着这許多不幸的命运；他們的生活起先原是充滿了光明和希望的，現在却淪落在这个地獄里作无結果的掙扎。

貝萊大踏步走出到田野里。天已很黑，又下着雨，但是他对这里的每一条沟渠和小路都已經記熟了。远处的小山上发出一个火光，好象挨近地平綫的一顆星星——这准是布倫房間里的灯光。貝萊覺得奇怪，为什么这老人还沒有睡；他現在很容易感到疲倦，已經放弃掉干了几十年的职务，通常总是老早就上床的。莫不是

他忘了熄灯吧。

貝萊把衣領翻起来遮了耳朵，覚得心境舒暢。他喜欢一个人在黑暗中走。从前，他对这种四无遮拦的曠野会感到惊惶，但是监獄生活已使他习惯于这种空曠的黑暗。他高兴这样地孤身摸黑穿过田間回家。城市的嘈杂声落在后面，漸漸听不見了，他呼吸到的仿佛是从太空中出来迎接他的新鮮空气。在这样的夜行中，一切对朋友都不能言传的情緒，都涌現在他的心头。在每天的斗爭中，他往往耽心他的成功可能純粹是出于偶然。在成千成万喧嚣的人声中，你的声音是很不容易被人听到的；必須做出些聳人听聞的举动，才引得起人們的注意。而他提出的却是簡单而平凡的理想，确信不用停止一个机輪便能改造世界。沒有人肯費精神来反对貝萊；甚至他本业的資本家对于他所干的事业也处之泰然，从种种方面看来，好象都不再和他作对了。他原本預料会遭到强烈的反对，也估計着能战胜的，但是这种不被重視的情況，有时候却使他自己怀疑起来。他这个不可战胜的理想竟被埋沒在生活的紛乱中了。

但是在这里，曠野中，夜的沉靜主宰着大地，使他重又感到渾身的力量。許多事情，他以为是无关重要的，他只覚得自己象桥柱子一样，重要的意义是在水面以下。虽然他显露在水面上的并沒有多高，但他是稳立在一个巨大的基础上的。他四周的寂靜帮助他意識到这一点，因而感覚到自己的力量。資本家假装不注意他的事业嗎？很好，他可以趁此机会把它发展到非常强大，使他們覚醒过来的时候，会感到头痛了。

貝萊認为住在乡下是一桩乐事，他梦想着将来有一天要把工人也搬出城来。他对于城市越来越沒有好感；事实上，他对它从来沒有过好感。他过不慣这种鬧哄哄的生活，在这里各人忙着各人

的事，但事实上又全都屈服于一个規律：那就是飢餓的規律。城市有一种神秘的力量掌握着人心；它用花言巧語来吸引穷人。当它把穷人騙到手之后，便用一种恶魔的力量管束着他們。城市的毒空气好比鴉片烟一样，連最可怜的穷人也会陶醉于生活在其中的幸福的梦想；只要他們一尝到这味道，他們便不想回复正常的生活了。在城市的面貌的后面，經常隐藏着些可怕的东西，仿佛在等人来落网，好剝他們的皮，榨他們的油。白天里，它被喧嘩的声音遮住，但是到了黑夜，它便显露出来了。

每天晚上临睡前，貝萊总要走出門去，在屋角边向黑地远望一会。这是一种古老的农民习慣，得自爸爸拉賽，而拉賽又得自他的父亲。他的思想正在想到城市，所以他的眼光也就先遙望着那边。在明朗的夏夜，只看得見一片烟霧，但是在現在这样的黑夜里，城市上空却显出一派喜洋洋的紅光。

城市有一种特殊的力量，能使黑暗浓厚，而在其中用人工的白光来照亮它。它的地势很低，好象山坳里的沼地，一切水流都注入到这里来。它上面那一重发亮光的霧气似乎籠罩着整个地区，把一切都吸引来归向它。大群的蜻蜓金光閃閃地翱翔在这沼澤的上空，蚊蚋也在这上面象无忧无虑的影子似的飞舞着，嗡嗡的声音一刻也不停息。底下就是培养它們的深渊，发着沸滚的声音，貝萊站在上边也听得到。

有时候从城市的光照耀得滿天閃亮，仿佛是从一个大熔爐里照射出来的火光。你会以为有一个巨大的心在下面黑暗中惊惶搏跳着，貝萊自己的心也由于害怕而不禁紧縮起来。时常有叫喊声从那黑暗里发出来，这差不多可以說是人們所希望的，因为在这永远很紧张的气氛中，这倒是一种安慰。那边，城墙脚下，黑暗經常在活动，它从那里放出一股稠密的人流，深入到舞場、酒館、和工人

宿舍，散布他們的穷苦和詛咒。这种秘密的活动使貝萊很害怕；他憎恨城市，就因为它的黑暗里隐藏着这么多的丑恶东西。

貝萊在“黎明”旁边停了步，远远地俯望着城市。忽然他听見屋子里有一种声音，吃了一惊，便連忙打开門走了进去。爱倫走出到过道里来迎上他，神色很是不宁。

“謝天謝地，你回来了！”她說，連問候的話都忘記了。“安娜病了！”

“严重嗎？”貝萊一边說一边匆匆脫去外衣。

“还是那个气喘的老毛病。我已經向农庄里借了車去請了医生。花了我不少錢，但是布倫說非請不可。医生說要給她喝調了矿泉水和苏打的牛奶。你先到火爐边去烤烤暖再去看她，但是别多耽擱，她老早在等着你了。”

病人房里是半明半暗的。爱倫在灯上加了一个紅灯罩，免得光亮扰了她的睡眠。布倫坐在她床边的一张椅子上，眼睛一刻也不离开她。安娜躺在床上，嘴里說着囈話。布倫做手势叫貝萊脚步輕些。

“她睡着了，”他輕声說。这老人显得很忧愁。

貝萊小心翼翼地俯身下去望安娜；她閉了眼睛躺着，但是并沒有睡熟；她的喘急的呼吸冲到他的脸上。他正想站直身子，她已睜开眼来对他微微一笑。

“小妹妹怎么样了？又生病了嗎？”他低声問。“我还以为太阳已經把你那討厌的支气管炎赶跑了！”

“你听見洞里那个人的声音嗎？”安娜气力微弱地說。果然，他躲在她的气管里，正在竭力呼嘯，她很严肃地听着。随后她从被窝里伸出手来，撫摩她爸爸的脸，仿佛安慰他似的。

但是布倫馬上便把她的手塞进被窝里，并把被子拉上来裹紧

她的頸子。

“我們差一点丢掉一个洋娃娃，”他認真地說，原来他曾应許过，如果她盖好被子，便送一个洋娃娃給她。

“我还可以得到嗎？”她喘息地問，眼睛担心地望着他。

“当然可以得到的，如果你快快地好起来，你还可以得到一輛有橡皮輪子的小馬車。”

爱倫走进来，打断了他們的談話。

“布倫先生，我已經把你的房間收拾好了，”她說，同时伸手去撫摩安娜的着急的脸，使她寬心。

这位老图書館員勉强站起身。

“这就是說，布倫先生該去睡覚了，”他有些不乐意似的說。“好吧，祝大家晚安！如果情况变坏，希望你們来叫醒我。”

“他真是好心，”爱倫輕輕地說。“他一直坐在这里管住孩子盖好被子。他不許我們走动，因为她需要安靜，但是只要她一睜开眼，他自己就管不住自己，要和她聊几句天了。”

爱倫已經叫拉賽·弗雷得力克搬到她房里去睡，她自己却搬到这里来，看护孩子。

“現在你去睡吧，”她輕輕地对貝萊說。“你刚出門回来，一定很累了。况且昨晚在車上，准是沒有睡好。”

他脸上确是露出了倦色，但是她劝他不动；他决意要留在这里。

“反正我也睡不着的，”他輕輕地說，“外加明天又是礼拜。”

“那么就在我床上躺一会兒吧，至少可以养养神。”

为了不讓她不乐意，他便躺下了，眼望着天花板，在听孩子的断断續續的气喘的呼吸。他听出她并沒有睡熟，只是躺着玩弄那喉嚨里的声音，使她那“洞里的人”有时輕言細語，有时粗声大气。

她似乎已經很习惯于这种使她病了好些时候的痰音，但貝萊却听得很难过。她以一种貧民区孩子所特有的古怪的逆来顺受态度接受这一場疾病，不使性子，也不鬧脾气，只是安心靜臥，自己寻找排遣的方法。她对于她的床似乎具有好感，一躺上去便心怀舒暢。乡下的太阳已經把她晒得有了健康美，但是她的身体內部想必还有些驅除不掉的东西。要想彻底摆脫貧民区里的坏空气的影响，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当她发一陣咳嗆的时候，貝萊便扶她坐在床上，帮她把痰咳出来。咳嗆的时候，她的脸涨成青紫色，眼睛望着他，仿佛眼珠都要突出来似的。随后爱倫便递过了热牛奶和矿泉水，安娜很勉强地喝了，重又躺回枕头上。

“从来沒有这样厉害过，”爱倫輕輕地說，“你看，搬出来有什么好处？也許乡下的空气对她不利。”

“应該是对她有好处的，”貝萊回答，“不过这个可怜的孩子，从来沒有健康过！”

从爱倫的口气中听得出，为了孩子，有搬回城里去住的意思。她認为城市的空气并沒有害处，她还覚得比較郊外的空气还要温和些。經过几代相传下来，她已經习惯于城市空气，毒素也沾染不上她。她以为城市空气是健康的，这是她本乡本土的空气！无論住在什么地方，她都願意，但是总不要說她生长地的坏話。否则，她是要发怒的。

孩子給他們的細語声吵醒了，睜大了眼睛望着他們。

“我不会死吧？会不会？”她自言自語地說。

他們俩一齐俯下身子去望她。

“你要盖好被子，别想这些事，”爱倫焦急地說。

但是孩子还固执地說：

“要是我死了，你們会象对姚汉娜那样的伤心嗎？”她两眼盯着他們，神情紧张地問。

貝萊点点头，一句話也說不出来。

“你們要把天花板塗黑来表示哀悼我嗎？要不要塗黑，爸爸？”她毫不留情地繼續問下去，眼光一直看着他。

“要的！要的！”爱倫情急地回答，同时吻着她的嘴唇，使她不再开口。

安娜感到滿意之后，便轉过身去，一会兒就睡熟了。

“她現在沒有那么燒，”貝萊悄声說，“看来热度已經退了。”

他的脸色还是很严肃。死神虽把冰冷的手在它上面碰了一碰；他知道这不过是开一个玩笑，但是他擇不掉它給他留下的印象。

他們夫妇倆默默地坐着，靜听孩子已經和緩下来的呼吸。爱倫握住了貝萊的手，不时在顫抖。他們一动不动地坐着，听时間在鐘声中过去。不久院子里鷄声唱了，貝萊醒过来，正是三点鐘，这說明安娜已經安睡了两小时了。灯油已經几乎点干，在半明半暗里他只模糊地看得見爱倫的側影。她的怀孕使她稍稍失去了一些去年夏天的美丽，但使她的脸色变得更加溫柔些。她显得很疲倦。貝萊便輕輕地站起来吻她的額角。

“現在你到楼下去睡吧，”他悄悄地說，同时牵着她走到房門口。

門外有脚步极輕的走路声。这是布倫来听听病人的情况。他簡直沒有上过床。他房間里还点着灯，桌子上堆滿了紙；他通夜都在写字。他得知病势已无危险，感到非常快活。

“亲爱的太太，你最好請我們喝杯咖啡，”当爱倫責备他不睡覚的时候，他說。

爱倫便走下楼去，煮了咖啡送到布倫房里。房門半开着，为了可以听見安娜的消息。

“多討厌的黑夜，”貝萊擦着自己的額角說。

“是呀，如果再这样下去，我們一定得搬回城里去住，”她固执地說。

“等她好了之后，最好开始給她洗冷水浴，好讓她鍛炼鍛炼身体，”貝萊說。

“你曉得嗎？”爱倫回头对布倫說，“貝萊認为孩子不习慣在新鮮空气里生活，因此她的身子比在城里更坏。”

“如果是这样的話，”布倫認眞地說，“我們就得再考虑考虑。”

第十八章

第二天他們起身都很迟。爱倫一覚睡到十点鐘，醒过来簡直大吃一惊。但是她起来一看，屋子里已生了火，一切都收拾好了，原来是拉賽·弗雷得力克已代她作了一切的事，只等爱倫去做早飯了。

小妹妹的病好了。爱倫把她移到楼下起居室里，坐在沙发上，用几个枕头給她靠稳了，讓她可以和大家一起同桌吃飯。

“安娜病好了你难过嗎，老先生？”小安兒問。

“我不叫‘老先生’。人家叫我‘爷爷’或者‘布倫先生’，”这位老图書館員用笑眼兒望着爱倫說。她立刻就脸紅了。

“安娜病好了你难过嗎，爷爷？”小安兒又一个个字的說了一遍，他那神情認眞得很是可笑。

“为什么我要难过呢，你这个小傻瓜？”

"因为，这样你就得花錢啦！"

"哦，不錯，要买洋娃娃啦！不过你得等到明天，小妹妹，因为今天是礼拜。"

安娜吃完了她的煮鷄蛋，把蛋壳倒轉来放在蛋杯里，好象一个原封未动的鷄蛋一样，輕輕地連杯子推到布倫面前。

"怎么？"他把眼鏡推在額角上，同时說，"你的蛋沒有吃嗎？"

"我吃不下，"她說着低下了头。

"怎么，你还沒有好全嗎？"老人惊疑地說。"这么一个又好又大的鷄蛋，我来吃！"

于是他敲着蛋壳尖。安娜和小安兒都眉飞色舞地抿了嘴望着他的动作；当茶匙陷落到空壳里去的时候，布倫跳起来，装出要用蛋壳去扔他們的样子；他們便哈哈大笑了。这个玩笑虽然重复过許多次，却再也不会使他們厌弃。

他們正在吃早飯的时候，小山农庄主人来通知他們得准备搬家了，因为他已决定要把这座房子卖掉。

他也是那些被大城市弄得头脑不清的农民之一。从他的小山上，他眼看附近的农庄一个一个的繁荣起来，那些庄主都变成了大富翁，他也在老等着他的机会。他讓他的土地荒废着，因为最大的丰收和他的黃金梦比較起来，簡直是渺小得很，因此他就尽讓地上长滿了蒿萊茅草。

爱倫和貝萊一样，想到要离开"黎明"，都惊得发了呆。这是他們的家，也是他們的安乐窝；他們的快乐和幸福都和这个地方有关系的啊。

"你們把我这屋子买下来罢，"那农民說。"有人出过一万五千克郎，我現在也准备卖到这个数目。"

农民走了后，他們就談論这件事。

“价錢不算貴，”布倫說。“再过一两年，市区便要扩展到这一带，这屋子就至少可以涨上一倍。”

“可能性很大，”貝萊說，“但是你得先有这笔錢，还得付出利息。”

“第一次可以抵押到八千克郎，还可以向地产信貸公司做第二次抵押，可以押到半数，这就有了一万二千克郎。余下的三千克郎我有胆量做第三次抵押，”布倫說。

但是貝萊不贊成。

“你的錢要用来发展企业的，”他說。

“对，对！但是你如果把屋子修理修理，重新申請估价，包管信貸公司肯押足一万五千克郎。我相信你能担負得了的。”布倫說。

爱倫拿了鉛笔和紙来算細賬。

“利率該多少？”她問。

“五厘，”布倫說，“不过屋子要由你自己保养。”

“这样，我倒要来冒一个险，”她似乎已經下了决心似地望着他們說。“有一份自家的房产是很好的。不是嗎，貝萊？”

“不，我以为这件事太傻了，”貝萊回說。“这就是說，我們一年要付七百五十克郎的房租呢。”

但是这却吓不退爱倫；房屋和园地可以生产出这笔开支的。

“几年后我們把地出卖給人去造房子，可以賺很大一笔錢。”她說，兴奋到脸都紅了。

貝萊哈哈大笑道：

“唔，投机！那小山农庄的主人不是就垮在这上面嗎？”

貝萊要做的事已經够多的了，他絕不希望再有私人房产来伤脑筋。

但是爱倫对于这个計划却越来越感兴趣。

“那么，你自己去买下来吧，”貝萊笑着說，“我可不想做富翁。”

的确，爱倫眞想买下来。

“那么屋子就是我的！”她說。“要是我卖了土地賺来的錢，我就有权利自己用。我可不願意放进你們那个无底的合作公賬里面。”

两个男的都笑了。

“現在我和布倫出去走走，”貝萊說。“回头就用你的名义去把合同訂下。”

他們打园地里走下去，沿着小山往南。天气很晴朗，气候已在轉变，田野上鋪着一重薄霜。太阳低近天边，阳光照到的地方，霜正在溶化，露出了枯萎的草。

“这地方眞好，”布倫說。“你看，城里那些高楼大厦显得多么美，就是你不能去住在这里头。昨天夜里孩子咳嗆的时候，我坐在那兒想，工人实在是从来沒有照到过太阳！甚至景况比較好的人也照不到。因此，我想在‘黎明’两边的小山上給我們合作社的工人造几座宿舍。新时代的人应該住在比人家更高更明亮的地方。我打算这样办，由我拿出錢来买地，在企业的利潤中陆續偿还。这样做也等于把利潤分給工人，而且还可以給我們的企业增加不动产。說到利潤，你的工作眞不坏，貝萊，我昨天晚上核算賬目，今年凈賺一万克郎。好吧，現在我們再来談刚才那件事，押款尽够解决建筑費用，过几年押款还清后，全部房产便不負任何債务了。”

“那么这些房产是誰的呢？”貝萊問。他嘴里嚼着一根草，思忖似地一步一步走过去，象农民走在新墾过的土地上。

“当然是屬于合作社的！我們要規定这些房屋不得轉讓，也不得再做新的押款。我們的合作事业必須避免一切投机行为，这样就限制了資金的运用范围。整个企业是一个单位，应該做到自給自足，它的成員不应当有私产观念。你要曉得，这正是你的‘大社

会中的小社会'的理想，我不过加以进一步的发展。目前还不容易有一个使合作社遵循的法規，只好暫时由我們来領导，再加上莫尔頓，如果他願意加入的話。我希望他能带些新的力量回来！”

“这个計划什么时候实現呢？最近的将来就可实現嗎？”

“我想就在这个冬天。这样就可以使失业工人有些工作做。三十座房子——这不过是一个开端。我們还要推广到全世界呢，貝萊！”

“你是不是打算强迫我們的工人住在这些屋子里？”

“是的，这是他們的責任。他們不能一只脚踏了进来，一只脚还站在外面。唔，你的意見怎样？”

“这是一个伟大的計划，”貝萊說。“这样，我們要在这座小山上建立起我們自己的城市来了。”

老人的脸上亮出了光彩。

“可不是，我总还有一手的吧？我身上有的是我祖先的血。他們曾打出了一个天下，为什么我会赶不上他們？但願我年紀輕些就好了，貝萊！”

他們繞过小山走了一圈，从另一头走到那农庄。

“要是我們想发展的話，这整块地方还不算大，”貝萊說，他每逢想到一个大計划的时候，总是不怕規模太大的。

“我也这样想，”布倫回說。“这里有多少地？有百把亩吧？如果每家都能有相当面积的一块地，大概足够住得了一千家吧？”

于是他們便走进农庄去，向那庄主把房屋土地都买下来，作价二十五万克郎。

“但是愛倫呢！我們該怎样去和她說？”在回家的路上，貝萊說。

“哎呀，眞的！我們原是为她去的，現在却据为己有了。不过我想，她知道了我們的計划，一定肯答应的吧。”

“这个，我沒有多大把握，”貝萊笑着說。“还是你去和她說明吧。”

“怎么样，你們把房子买下了沒有？”爱倫在門口迎着他們問。

“买下了，而且还不止房子呢，”布倫高兴地說，“我們把整块地都买下来了。”

“眞的嗎，貝萊？”

貝萊点了点头。

“那么我的屋子怎么样？”她慢慢地問。

“当然是一起买下来的，”布倫說。“如果要分开来也并不困难，不过在我們的合作事业还沒有建立好，就先破坏了它，恐怕不很妥当。”

布倫等着爱倫有什么話說，但是她默不作声，所以他等了一会之后就乾脆地接着說：

“这件事大概沒有什么話可說了。既然說过，就得守信，我明天就来办理过戶手續，作价一万五千克郎，房子归你。不过我們的計划只好擱起了，貝萊！合作工厂的領导人倒有了私产，这是人家不会原諒的。我的整个計划就此摧了。”

“只要我和爱倫分开住就行了，”貝萊机智地說，“我的住宅可以造在附近的地上，这样我們仍然可以隔着籬笆見面談話。”

爱倫严肃地望了他一眼。

“我只覚得有点奇怪，为什么你們处理我的事情，不和我先商量一下呢，”她終于說。

“怎么，我們竟忽略了这一点，”布倫回答。“希望你原諒。那么，你肯放弃这座房子嗎？”

“既然貝萊威胁着要和我分开，我不放弃也是不行的，”爱倫微笑說。“可是我总有点舍不得；我相信不久就可以賺到很大一笔

錢。”

“如果讓女人去干我們所放弃了的事情，倒是滿好的！”布倫半真半假地說。

“爱倫始終是一个习气很深的資本家，”貝萊凑合着。

“可惜我不是錢多到連用都不会用，”爱倫俏皮地說。

老布倫哈哈大笑。

“这是說我布倫先生了，”他說。“但是，既然你有勇气作地产投机，爱倫太太，我倒可以貢献一个意見。在我們买进的那块地里，有一块草地，正在到城里去的半路上，沼澤地的附近，这块地可以給你作一个补偿。目前是不值什么錢的，得把它犀掉水，用土填高，才会値錢。但是不用多久，市区便要扩展到那里了。”

爱倫对这个建議并不反对。

“但是这块地里的花息，我要有权利自由运用，”她說。

第十九章

这一年的阳光特別好。一直到十二月中还有夏天的余热。每一回遇到天气变坏，爱倫总要說：

“这一下，冬天来了。”

但是太阳又打了一次胜仗；它低悬在南边的天空，光綫直射进来，依次地照亮了整个房間，仿佛在計算挂在墙上的那些画片。

大朵的黃玫瑰还在开花，爱倫每天去采来一大束玫瑰花和紅叶。她在这时期体重增加了；冷风吹得她的脸頰发紫，使她的鼻子也冻得越来越尖了。有一天，她在貝萊面前放了一大束鮮花，并問他道：

“你預备給我多少錢过圣誕节？”

的确，快要到年底了。过了新年，冬天眞正到来了。冬天带来了大雪大寒，使人們的对外交通很为困难。而在屋子里的人却彼此愈加亲近。安娜本来已經到了上学的年龄，但是她受不得这样的冷，并且她的身体也不够强壮，所以爱倫和貝萊决意不讓她在雪地里跋涉去进学校，而自己来教她。

現在，爱倫已懶得走动，很少进城，要买什么东西，就由两个男的晚間回家的时候順便替她带来。这时正是淡季，下午放工很早，所以他們回家也早些。爱倫把晚飯时間改到五点，以便大家一道吃飯。

晚飯后，布倫通常总是上楼去工作一两小时；他一刻也不肯休息地赶制新購进的土地上的建筑計划。貝萊的丰富思想和苦干精神感染了他，因此他的計划的規模也越来越大了。他不顧到自己体力衰弱，一早就起身，整天忙于合作社的事务。

他仿佛要和貝萊的少壮精力竞賽，惟恐自己会发生什么事故，打断了他的工作。

貝萊一家人都聚集在灯下，各干各的事情。小安兒坐在他的小桌子边，不停地用他的小木錘敲一块厚厚的东西，那是爱倫怕他把桌子弄坏，給他放在那兒的。他是一个很壮健的孩子，手腕上的肉厚到折叠起来。要是不想到他的母亲为他送了性命，他額上的那些皺紋就使人感到很滑稽了。他自己好象也懂得这一层，所以他的神气总是那么严肃。他和大家在一起坐一会兒，到六点鐘便給送上床了。

拉賽·弗雷得力克一做好功課，便忙着画图。貝萊滿意地注意到他兒子也繼承了他这种才能，这才能除了使他坐牢之外，沒有給他别的好处，可是在兒子身上却有了前途。貝萊为了教孩子怎

样画法，有时也重新拿起了放弃多年的画笔。但是他的主要工作却是教安娜讀書，并給她随意講些故事，小妹妹最愛听的是动物故事，这一类故事，貝萊在放牛时代的回忆里尽有得搬出来講的。

“动物真的有智力嗎？”爱倫惊奇地問。“你真相信它們会和人一样思想嗎？”

“对小妹妹来說，这并不是新奇的事；她每天都跟家禽和小兎子交談，知道它們是多么聪明的。”

“花也能思想嗎？”拉賽·弗雷得力克問。他正在憑記忆画出一朵花来，心里一直在想把它画得象一个人的脸，所以提出了这个問題。

貝萊認为草也能有思想的。”

“不，不，貝萊！”爱倫說，“你这話太不对头了。只有我們人类才有思想。”

“它們至少是有感覚的，这也可以說是一种思想方法，不过是用心而不用脑罢了。誰喜欢它們，它們馬上就感到了；如果你不喜欢它，它們就长得不好。”

“这句話我相信。誰喜欢它們，自然就照料得好些，”爱倫还是不改她的論調。

“这倒也不見得，”貝萊逗着玩似的說。“你很喜欢你的鳳仙花，但是花匠会对你說，你对待它就象一株白菜。而它却仍然开得多么茂盛。花是会答謝人們对它們的友情的，难道这还不算有思想嗎？智力也許并不象人們所設想的那么有价值，你也是一个用心来思想的啊，媽媽。”現在他也跟着孩子們叫她媽媽了。

在这一类的閑談之后，他們又各做各的事。貝萊給小妹妹講識字本上的各种动物：牛对人类有些什么用处，兎子怎样舐干苜蓿上的露水，又怎样跳在小牧人的鼻子上。到了冬天，它就溜进园子

里来啃小树的皮，还偷吃农民妻子种的青菜。

“是的，是的，我可以做証人，”爱倫插嘴說，引得大家都笑了，因为刚有小兎子偷吃了她的甘藍菜。

随后小妹妹突然丢开这个話題，想知道哥本哈根是不是从古以来一直都有的。貝萊只好費一番思索，幸而从記忆里挖出了阿布沙隆① 主教来，并利用这个机会告訴他們首都有五十万人口。

“你点过数嗎，爸爸？”小妹妹疑惑地拉着爸爸的袖子問。

“爸爸当然沒有点过罗，你这小傻瓜，”拉賽·弗雷得力克說，“沒等爸爸点完，可能又有一个人生出来哩。”

于是他們又回过来講鷄。識字本的开头和結尾都画着一只公鷄。它有雄赳赳的姿势，老是站着高声鳴叫，从不睡覚，它永远在惊覚人，但是如果小妹妹肯用功，它就在書里夹一个欧勒給她。可是母鷄却会生蛋，并且也好象花一样，如果你待她好，把她当作家人一样，她下蛋就下得勤，但是如果你給她造一間鳥籠式的屋子，照普通养鷄的办法来养，那么她所下的蛋还抵不上所費飼料的代价。嗒萊叔叔家有一只母鷄，常常走进孩子住的房里去，整个冬天别的鷄都不下蛋的时候，她却每天給他們下一个蛋。后来岩石农庄的主人把她买了去，希望她下蛋，他花了二十克郎，以为她是一个金矿，誰知道她到冬天便不下蛋了，因为岩石农庄里并不把她当作一家人看待，只把她当作一只靠她来賺錢的母鷄！

“媽媽的鳳仙花整个冬天都开的，”小妹妹感动地望着花說。

“这是因为它看見我們大家都性急② 的原故，”拉賽·弗雷得力克嬉皮笑脸地說。

“别不懂裝懂！”貝萊笑着訓斥他。

---

① 阿布沙隆（Absalon，1128—1201），据传說，是丹麦首都哥本哈根的奠基人。

② 鳳仙花这一字，原文有“性急者”意。

爱倫正在編結几双嬰兒穿的袜子。她的眼光向他們慢慢地一个个望过去，听着他們的談話微微发笑，覺得他們都是几个大孩子！

“媽媽，給我的洋娃娃穿，可以嗎？”安娜拿起一只結好的袜子問。

“不行，这是小妹妹来了之后要穿的。”

“准是个妹妹嗎？”拉賽·弗雷得力克插嘴說。

“她什么时候来呢？”

“春天。等老鸛鳥回到庄上来的时候，它就会带她一块来。”

“呸！老鸛鳥！”拉賽·弗雷得力克鄙夷不屑地說。“这是騙人的假話！”

小妹妹也很乖覺了。天气好的时候，总是她上农庄里去取牛奶的。她从那里知道了許多事情。

“我知道，我是你肚子里生出来的，媽媽！所以我很爱你呀！”她一边說一边把脸窝在她媽媽的膝上。

“現在你該去睡了，孩子，”爱倫說着便站起来。“我看得出你很倦了。”

她把小妹妹送上床后，仍又回来做她的絨綫工作。

“据我看来，你也該休息了，”貝萊說。

“这样我就来不及准备了，”爱倫回說，她的編結針动得更加起劲些。

“可以送給用机器編的人去代做。你做这手艺反正賺不到一頓飯吃的。时間应該好好地安排，有工作的时候，也要有休息的时候，否則就不是一个人了。”

“媽媽編結一点鐘可以賺到三个欧勒，”拉賽·弗雷得力克說，这是他算出来的結果。

多编結点有什么妨碍？爱倫認为她并沒有耽誤別的工作。

“不过，实在叫人想不通！”拉賽·弗雷得力克忽然喊道。“为什么我們的腿上不长出毛来？为果长了毛，就用不到从羊身上剪毛来紡絨綫，織袜子了。”

“你在講些什么荒唐話！”爱倫大笑着說。

“唔，人本来是有毛的，”拉賽·弗雷得力克接着又說，“現在沒有了，这眞是一件很可惜的事。”

貝萊并不以为可惜，因为这就說明了人有适应生活需要的能力！动物都是生来就具备了生活技能的；甚至象猫和鷄那样怕水的动物，也是生来就会游泳的，人却是需要什么才学会什么。大自然并不照顧他們；因为他們能自己照顧，人类是創造的主宰。

“照这样說，穷人应該是从头到脚都长着毛的了，”爱倫提出反对的意見。“为什么大自然不象照顧动物那样照顧他們呢？他們也不能創造他們所需要的东西啊。”

“哪里的話，正是他們才能够創造！”貝萊說。“差不多一切东西都是他們創造出来的。你以为金錢能够耕田，織布，或从地下去采煤嗎？不成，全世界的資本如果雇不到劳动人民的手，連一枚針也不可能从地上拾起来。要是穷人身上长了毛，他就会被划入不配自己照顧自己的下等动物这一类去了。穷人尽管受尽千辛万苦，大自然始終讓穷人的孩子生出来和皇太子一样精赤着身体，难道这不是一大奇迹嗎？如果你把一个新生出来的王子掉換了一个新生的乞兒，誰也分別不出来。这就好象上帝孳孳不倦地要把我們人类的高貴标志放在我們眼前似的。”

“那么你相信世界眞是可以改造的嗎？”爱倫温存地望着他說。

她覺得这个可以被她攬在怀抱里的人——貝萊，竟能担当得起这样伟大的事业，簡直是了不起。

貝萊也热情而惊訝地望着她。她永远是那个样子，象他們初認識的时候一样，甚至和开天辟地的时候一样！她的性格并不是逐渐有所生长而成，而是生下来就具备了一切。的确，世界可以改变，可是她始終是她的老样子。

邮递員送来了一封莫尔頓的信。目前他住在西西利，打算要沿着北非洲海岸去西班牙南部旅行。

“我可能要到沙漠边区去游覽一次，試試騎駱駝的味道，”他写道。他身体健康，精神也很好。他說这封信是打开了門窗写的，可是这里却正是冷得要命的时候，想到这情况，眞叫人觉得奇怪。他又說他每餐都喝酒，和人們在家乡喝白水一样；他信上还說那里刚过了橄欖和橘子的收获季节。

“这种地方，如果能够去玩一趟，准是很够味的，”爱倫叹了一口气說。

“等新时代打好基础，对工人来說，这种事就不再是做不到的了，”貝萊回答。

布倫已經做完了他的工作，現在下楼来了。“啊，耽在家里眞好！”他伸着懶腰說。“今晚的风眞大！”

“这是莫尔頓的来信，”貝萊說着把信递給他。

老人便戴上了他的眼鏡。

第二十章

一到气候略轉，土地不太硬的时候，工人宿舍的挖掘地基工作便以全力进行了。布倫很关心这工程，整天从早到晚冒着寒冷去监工。他在外套外面再披上一件斗篷，手套也是在皮的外面再加

上一双羊毛的。爱倫給他結了一条大圍巾，讓他把嘴和鼻子一起包起来。她常常在窗子里望着他，不时得出去把他拉进屋里来暖和一下。不过屋子里几乎留他不住，他对工程的进行太关心了。天气变冷，土地太硬的日子，他还是要走到停止工作的工地上去散步一回，神气之間，似乎很不高兴。

平时，貝萊白天里是絕不在家的，但是礼拜日，天才亮他就要出去看看工程已完成了多少。布倫来打他的房門：

"喂，貝萊，你快起床了吧？"

"讓他在床上喝他的咖啡好嗎？"爱倫从厨房里喊道。

于是布倫只好独自个繞着屋子散步，以消磨时間；直要到貝萊看过了他所做的或改过的工程設計，并表示了贊成，他才会显得高兴。什么地方該开一条路！那边，十字路口，如果开辟一个小广場，放一些雕象，就很好了。一个念头使他又生出另一个念头。这位老图書館員的幻想簡直是从一片白地变成了一个完整的城市，有公費学校，有戏院，有养老院。

"消費合作社和学校应該馬上就开办，其余的便隨着人口的增加再一件件办起来，"他說。"我想只有救济院和监獄这两样我們可用不到。"

他們会把整个上午都消磨在工地上，边走边想計划。到午飯时候，还得爱倫去找他們回来。她往往发現他們站在一个土坑旁边談得很起劲，这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四方形土坑，坑中积滿了泥濘和冰雪，这是造房子打基础用的，但是这两个人談起来，竟仿佛这是整个新世界的基础似的。

这位老人白天里很想念貝萊，到了将近貝萊回家的时候，他也和爱倫一样眼巴巴地盼望着。

"我眞要妒忌他了，"爱倫把貝萊拖进厨房去私下亲热的时候

說。"要是他能够，他一定会把你打我手里搶去的。"

貝萊参加集会的日子，常常是很晚才回家，布倫已經睡上床了，早晨又多半是在老人起床前便出門去上工。布倫很难得进城去一趟。他只怪天气不好，实际上是他在城里无事可做。但是如果一連几天見不到貝萊，他便彷徨不安起来，对挖地基的工程也失了兴趣，精神萎靡地踱来踱去。随后便推說有什么紧要的事情要办，突然套上长靴，穿过田里向电車站走了去。爱倫站在窗口带着感动的笑容目送他。她知道是什么在吸引着他进城！人們看了他們这样的彼此不能相离，会以为这两个人之間一定有血肉关系呢。

"老人好嗎？"貝萊进門头一句話总是这样問。布倫对于貝萊呢，即使父亲对于兒子，也沒有他这样的亲切关怀。貝萊不在家的时候，布倫便坐立不安，忽忽如有所失。

爱倫不贊成他不管天气好坏，老是在工地上去找那些土方工人。到了晚上，屋子里的暖气影响了他的肺部，便咳嗆得很厉害。

"这样是要病倒的，"她說。她希望他在床上躺几天，把感冒养养好，免得做成老毛病。

这件事成了他們經常爭論的題目，爱倫不得胜利决不肯放手。但是到布倫承認患了感冒的时候，情况已經严重了。这老人得了床上的温暖，寒气表散出来，居然有了鼻涕和眼泪。

"还算好，我們能够及时把你請上床，"爱倫說。"現在不到大冷天过完，决不放你起床，哪怕要逼到我藏掉你的衣服，我也会这样做的。"

她象看护小孩子一样看护他，給他煎甘菊茶吃，那是她在夏天采来晒乾的。

一經睡上床，布倫也就随遇而安。他躺在床上觉得很安适；有人撫爱他，給他盖好被子，身体裹得紧紧的，他叫爱倫做这样，做那

样，尽享受她的关怀照顧。

"唔，你倒是眞能多装几分病的样子，"爱倫笑着对他說。布倫也笑了。

"我从来沒有受人这样照顧过啊，"他說。"我一出世，爹娘便把我交給佣人手里，所以我长得这样瘦。我无論要什么都得用錢去买。'金錢打消了亲爱'这句俗話是有几分道理的，不然的話，你就'錦上添花'了。"

"对呀，幸而世界上最好的东西不是金錢买得到的，"爱倫边說边給他脚边的被子塞塞紧。

背靠着枕头，布倫就坐在床上工作。他把小山农庄的地图放在身边，在設計一个大規模的建筑計划。他把他的意見写在一本笔記簿上，作为設計图样的附件。他从清早一直要工作到中午，在这个时間內，爱倫几乎沒有办法使孩子們耽在楼下；小安兒不时会爬上楼梯去找他老人家。

午飯后，爱倫把厨房里的事情料理好，才亲自带着孩子們上楼去陪伴他一小时。孩子們坐在布倫的桌子边看图画書，爱倫坐在窗口一边結絨綫一边和老人談天。从她的坐处望得見外面挖土的工作，她得把每一块地上的工程进行情况詳詳細細地講給他听。

工地上經常聚着好几百人，在看着工人們工作，这些冷得打顫的人去了一批，又来一批，永远有这么多。他們是失业工人，听到这里有工程在进行而赶来的。天还不亮他們就来了，希望能找到一个做临时工的机会。来来去去整天川流不息，簡直是一队无穷无尽的可怜人。他們很象是一批囚犯，正在被罰轉踏着一个巨大的輪子，他們走过的田野里，踏出了一条寬闊的大路。

这成千累百的人，从城里老远跑来，希望做到一天临时工，可是毫无所得，被拒絕了回去。布倫想到这些人，覺得非常难过。

“在目前的工程中，我們当然不能再多添人了，添了只有碍事，”他有一回对貝萊説。“但是我們不妨把預定将来做的計划提前开始，譬如修筑道路或者办一些类似的事情，讓这些人有点工作做。”

不，貝萊不敢同意这样做法。

“到了春天，我們就需要資金来帮助硝皮工人創办合作硝皮厂，”他説。“在我們保証貸款給他們的条件下，他們的工会日内就可以核准这个計划了。我認为把这件事办好是极端重要的；我們的敌人以我們从国外进口原料来做攻击我們的資料。这种情况当然是不能拖得太久的，現在必須終止。在目前的情况下，我們的工厂还是很危险的；如果断絕了原料的来路，我們就要完蛋了。但是如果我們有自己的硝皮厂，我們的事业就能根深柢固，不怕破坏。到那时我們就能应付封鎖了。”

“那么皮张打哪兒来？”布倫插嘴問。

“所以我們要和农民取得連系。他們已經是合作化的，絕不会跟我們作对。无論如何，等我們的合作硝皮厂一开始，我們就得和他們建立关系——这就是説，向他們买牛来自己宰杀，这样，除了有生皮之外，还可以保証有廉价的牛肉供应。”

“对，对，但是硝皮厂用不到我們的全部資金！我們还可以分出一些来筑路。”

“不，不能够！”貝萊坚决地説。“别忘記我們还得組織供銷合作社，不然的話，我們的工作就毫无用处了。事情是一个个关連着的。有許多事情都要靠我們目前这些事业的成功。我們可不能讓没有出息的事情来累倒我們的事业。我們該先顧到人，然后才顧到路。今天这些失业的人只好自己去解决他們的困难了。”

“据我看来，你的心肠未免太狠些，”布倫用手指敲着被子説，

他不很贊成貝萊的坚决态度。

"人家对我这样的責备，这也不是第一次，"貝萊正色地回答；"但是我还要坚持。"

布倫向他伸出了手。

"对不起。我并不因为你不肯作魯莽行动而怪你。当然，我們不能为了同情那些从事斗爭的人而犧牲掉自己的胜利。这不过是我一时的心軟。可以完全相信，一时的心軟足以敗坏大事；我也承認！但是眼看着这样不合理的制度，而漠不动心，这也很不容易。人們說工人宁願吃一份'救济粮'而不願意工作；如果从他們工作所得的那一点微薄的工資来看，这話也未始不是确实的。但是在我們动工开挖地基的这一个月来，每天至少有千把人来找事做。这些人难道都是不要工作而宁願吃救济粮的嗎？他們在急难的时候，可以得到一份救济，但是想找工作却絕无办法。这就是社会的不合理！所以使人很想把这架机器推动一下，讓它再轉动起来。"

"这要費一把大劲呢，"貝萊說。"挡着路的并不是小小的障碍。"

"无論如何，初初一看总叫人覚得可笑。我們的社会学家告訴我們，工人并不是因为失业而陷于穷困，而是因为陷于穷困才失业的。这眞是顚倒是非的謬論！这一大批失业工人，就是社会的耻辱。国家和民族所极其需要的人力，就此白白地浪費掉，如果私人企业照这样的原則来經营，一开头便注定要失敗了。"

如果貧困是由于人們顚倒是非，那倒还容易糾正，"貝萊答說；"但是絕不能怪那些統治者一点沒有見識，只要看他們在别的事情上尽够聪明，就可想而知了。請你相信我的話，要是对資本家沒有利益，連一只小麻雀也不会落到地上来的。要是对資本家有利，保証国家民族也就会兴盛繁荣。但是这簡直是不可能的事；社会福

利和私人財富的积累之間，存在着不可調和的矛盾。我覚得人类有一种奇妙的均衡力，在任何时候，它的生产都能够滿足自己的全部需要，但是如果有一个人要求过多，那么必然会使另一个人的供应不足了。正因为这样，所以我們要換掉一批人，而把权柄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对，对，一点也不錯！我并不想給政府辯护，讓这些統治者去負这个責任罢。不过我在想，我們能不能找出个办法来，把这些浪費的人力利用一下，使它們有利于合作事业？”

“有什么办法呢？我們沒有能力給失业的人找工作。”

“不是說要給他們工資。工会組織和社会已經在維持他們；要求他們做些工作，这不是很自然的嗎？不过，当然也要对他們有利才行！”

“你的意思是，譬如說，想利用失业的石工，木工和泥水匠来建造工人宿舍嗎？”貝萊兴奋地問。

“是的，这不过是一个例子罢了。但是应該保証房屋不得作私人投机，外加也該象我們所建造的一样，永远屬于工人所有。为了不被人家疑心我們剝削工人，我們应当自己来管理这个事业，这就会加速合作事业的发展。这样一来，旧时代的垃圾就变成为新种籽的肥料了。”

貝萊沉思了好久；布倫躺在床上急不可耐地望着他。

“喂，怎么样？你睡熟了嗎？”他終于忍不住問。

“这主意是很好，”貝萊抬起头来說。“我相信各个工会組織会支持我們的，它們对合作事业已經开始感到兴趣了。等委員会开会时，我将提出你这个計划。但是对于社会，我可沒有把握，布倫！他們也时常用得到这一大批失业工人，所以还稍加維持，不讓他們餓死，不然的話，早已由他們餓死去了。所以我不相信社会能同意我

們利用失业工人来反对它自己！”

“你看事情总是太悲观了，”布倫有点兒不愉快地說。

“是的，不过只是对旧社会的事物，”貝萊含笑回答。

每天晚上，貝萊在布倫房間里的时候，他們常常象这样地談談当前的形势和前途的展望，因为他們俩对这些問題都极感兴趣。有时候，老人覚得自己的見解错了。

“这是由于我的血統关系，”他沮丧地說，“我毕竟和你出身不同。我家里的人久已不劳动，所以我竟忘了这回事了。”

在这个冬天里，他常常提到他的身世，每天晚上总要講一些关于他自己的事情，仿佛他竭力要找出一个能使他和貝萊在一起的規律来。

布倫出身于一个旧家大族，可以追溯到几百年前的一个船长，在特兰克巴①沿海做販卖奴隶生意的商人。这个始祖秉业捕鲸，也做海盗，家住在克利斯汀湾②的一条运河边上。他的船回到本国时，就停泊在他的家門口。布倫家的房屋父子代代相传，逐漸扩大，終于变成了一座大第宅。四代传下来，这座大宅院成为首都最大的商行。到十八世紀末和十九世紀初，族里人多数轉入証券交易和銀行业，从此社会地位更加升高了。布倫的父亲，著名的柯尼留斯·布倫，繼續經营祖业；他的几个弟兄把他們名下的产业讓了給他，而投身于外交界，其中的一个做到了朝廷的显职。

柯尼留斯·布倫以繼承祖业为他的职責，但是为了在貴显身份上不落后于他的兄弟輩，便娶了一位貴族小姐。这位夫人出身的家庭是佛宁島上的一个負債累累的望族，她給他生了三个孩子，

① 特兰克巴(Tranquebar)是印度东南部馬德拉斯省的一个城市。十七世紀就有丹麦移民，当时曾是一个貿易繁盛的商港，十九世紀中轉屬英国。

② 克利斯汀湾是哥本哈根最古老也是現在的中心区之一。

但是，正如布倫自己所說的，全都不成器。大兒子生来又聋又哑，天資魯鈍，幸而不到成年便夭折了。二兒子資質很高，多才多艺，但是从小便表現出有邪恶的傾向。他生得很俊秀，头发柔軟而且烏黑，容顏細嫩，如同女人一样。他的母亲給他穿上华丽的衣服，把他当个宝貝。他从来不干正經事情，一味交結上流社会的紈袴子弟，花天酒地，揮金如土。到了酒色过度，身子淘空之后，便在四十岁上猝然死去。报上宣称他是死于心脏衰弱，实际上是由于当时社会上沸沸揚揚地传說着他和某些显貴人物之間的风化罪行。那时是在七十年代的末期，正值工人运动开始迅速发展的时候；人民大众要求彻査。上层阶級也不敢把这件事情完全掩盖住，因为怕人民說这是对腐朽和偏私的現社会制度的拥护。到了偵査势在必行，这个专求享乐的布倫将被作为輿論的牺牲品，使地位比他高的人物得以脫罪的时候，柯尼留斯·布倫就交一枝手枪給他的兒子，或許是亲自把他枪杀了，究竟哪一說正确，这位老图書館員却弄不清楚。

"这就是我們那棵正在腐朽下去的家族树上所結的两个果实，"布倫痛心地說。"不容否認，他們两个都是受了虫蛀的。第三个就是我了。我是个老来子，比我的二哥晚出世十五年。在我出世以前，我的父母对于他們的子息显然已經吃够了苦头；至少是很早就断定我也是个前途无望的废料，甚至在我还沒有表現出我的能力以前就有了这样想法。也許他們本能地覚得我也会走上邪路。不錯，在我身上确是也有些敗家子的成分。例如，我对于家庭观念很薄弱。我記得，在我年紀还很小的时候，我已常常听見我母亲在抱怨我的不习上流；因为我經常和仆役下人亲近，并且站在他們的一边来和我父亲母亲作对。我对底下人的爱护，使我家里人非常看不起我，似乎还更甚于那两位一个白痴，一个出丑負債的哥

哥，这是很有道理的！我母亲毫不吝啬地給我錢花，大概是为了要抵制我那种平民化傾向；但是我不久就厌倦于享乐，而埋头讀書了。一切眼前的事情都引不起我的兴趣，但是我从小就耽于緬怀过去。我特别喜爱历史和哲学。父亲鄙視我的志趣，說是出家修行。他的批評倒是很正确的。当别的青年找对象談恋爱的年龄，我却对任何女性都不感兴趣，可是随便什么書籍都会吸引我去亲近。父亲长期地希望我能繼承他的事业，而我却終于选择了鑽研学問的道路，因此我們之間完全决裂了。'如果你要逼到我歇业，那你就不是我的兒子！'但到底还是他把全部事业出盘給人家。他那时已鰥居了好几年，除我以外，一个亲人都不剩了。他把商行出盘后，还活了五年，在这五年間，我們从沒有見过一次面，因为我不接手他的事业，他把我恨透了。但是我有什么办法呢？我沒有在我們这时代經营事业所必需的才干，結果只会把事业搞垮台。从三十岁起，我便在图書館中生活，专管記录别人的生平和言行。直到現在，我才走出到太阳光下，开始享受我自己的生活；唉！可是生活已經快要完了。"

"人的生活直到今天才开始有价值，所以你出来正赶上时候，"貝萊說。

"啊，不！我不是那些正在上升的人，"布倫悲哀地說。"我遇見了青年人，我的心便向往着他們，但是这好比暮色和晓光在亮夜里相遇。① 如果說在新的生活中有我一份，那只是因为老一代的人应該傾向它，使这一个圈兒能够不間断地繞过去。而你呢，你是在我終止的时候开始的。"

"你老是在書堆里过活，沒有一个人体貼你，这生活準是够可

① 这种景象只有近北极地区才有。

怜的，"爱倫說。"你为什么不結婚啊？我們女人总不至于可怕到沒有一个叫你看得中的？"

"哦，那当然，"布倫微笑着說，"不过，憎恶总是彼此双方的事。象我这样一个衰朽的老头兒，恐怕沒有人願意和我創建一个家族吧。但是，如果讓我做某些事物的末代，那就并不可笑了。"

爱倫笑道：

"不錯，但是，你并不是一向就老的！"

"是的，我一向就是个老人，我是生来就老的。只有現在，我才开始有年輕的感覚。可是誰能知道？"他苦楚地自嘲着說。"也許会有一天，我要跟上帝开个玩笑，胳膊里挽着一个年輕的太太来呢。"

"布倫有的是这些胡思乱想，"在下楼去睡覺的时候，貝萊說。"但是，等他身子复原之后，自然就会沒有了。"

"他的寿命沒有多久了，可怜的人！"爱倫偎着貝萊的肩膀說。"有許多人沒有享受恋爱的福分，眞是社会上可耻的事。我覚得，这正和你現在竭力反对的事同样的可耻！"

"不錯，不过对于这件事，我們可毫无办法了！"貝萊笑着說。

第二十一章

在"黎明"的园子里，雪一天一天消融了。最初是在屋子的四围，积雪首先讓位給一小丛雪花和番紅花。风信子也在开始从地下鑽出来，显露在草丛中，好似一排指节骨，在很有礼貌地敲門。

孩子們常常到屋外去看这一些变化：他們不能了解，为什么这些美丽的番紅花能够从冰胶雪冻的地里长出来，而不被冻死，可是一到暖和的屋子里，却就会死去。他們每天用紙包一些雪花，去放

在布倫的桌子上，讓他以为收到了一个邮件。此后他們便焦急地等着他回来，等到他回来之后，他們便怪里怪气地用种种方法哄他上楼去。

工地里，挖掘土方的工程已經完毕了。只等冬季的积水蒸发掉，以便搬运石头来打地基。

現在，泥土还太軟太烂。布倫自从生病之后，便不如以前那样精神抖擻，这病虽然对他沒有什么大妨害，到底也使他衰弱了些。他把合作事业都交給貝萊去全权处理，对貝萊的一切建議无不贊同。

“我脑子里放不下这許多事，”每当貝萊来和他商量一些或要修改一些計划的时候，他总是这样說，“尽管照你的意思去做罢，我的孩子；准不会錯。”好在也沒有什么特殊的事情要費他的心，况且他如今到底太老了，再也不能从事业的扩大中增长精力。因此，他把对事业的信心，轉移为对貝萊的信心，貝萊在他眼前显得象生龙活虎一般，是他可以依靠的人。

他已經把他的做計划的册子放上了書架。他感到这工作太累了；現在他只是每天到工地上走两趟，看看工人們进行工作。

由于貝萊的青春在他身上感召起来的那些热情和兴奋，已經在消熄下去，于是他只成为一个感伤的老头兒，他曾一辈子生活在寒顫里，而此刻只是在残余的阳光中享受一些温暖。他已經不再和貝萊計較，也不妒羨貝萊的发展，他只是佩服他，安逸地使自己生活在以貝萊为主的这个小圈子里。愛倫对待他，好象他是一个需要关心的大孩子，因此，孩子們也就把他看成是和他們同等的人物。

他到工地里去的时候，常常带小安兒一起去；这一老一小手携手，跨着一致的脚步，边走边談，好象是两个朋友。有一件事情是

他們倆都感兴趣的：他們每天都在盼望老鸛鳥飞到小山农庄来，那时，它将带一个孩子来給媽媽愛倫。这种盼望并不是全然快乐的。老鸛鳥带孩子来的时候常常要咬母亲的腿。小安兒的媽媽就是給老鸛鳥咬死的，現在他已懂得这件事了。这孩子把愛倫看作是他的亲生母亲，所以他覺得非常耽心。他并不把他的心事告訴别的两个孩子，怕他們取笑他；但是当他和布倫一起走在田野里的时候，他們就談到这件事情，于是布倫，他年紀大些，見識也广些，便作出結論，認为这是沒有什么危险的。不过尽管如此，他們应該經常在屋子附近，以防万一。

一天，貝萊耽在家里不去工作。愛倫到了平时起身的时候，还沒有起床。

“今天我要等老鸛鳥了，”她对小安兒說。“你到外边去看着。”

这孩子便带了一根棍子繞着屋子巡邏，布倫也和他在一起。每次听到愛倫的叫喊，他們便彼此揑一揑手。

这一天簡直乱得很，誰也不能照常做事。一忽兒，来了一輛馬車，載来了一位胖妇人；一忽兒，拉賽·弗雷得力克跳上他的自行車，站起在脚蹬兒上，从田里的小路上溜下去。在小安兒想都沒有想到的时候，老鸛鳥已經飞过，愛倫怀里已躺着一个小男孩了。他和布倫一起进去祝賀她，他們倆都同样地吃惊。老人还要求撫摸一下嬰孩的脸。

“他还是很难看，”愛倫靦腆地微笑着說，同时把盖在嬰孩头上的围巾揭开了一角。

为了讓愛倫安靜，布倫把小安兒带到自己房里。

貝萊坐在愛倫床边，揑着她那在几小时之內就变得又蒼白又瘦削的手。

“我們該把戴莉莎王后請来帮帮忙，”她說。

"要不要把你的母亲也請得来?"貝萊問，他曾經好几次提議，爭取主动和斯多尔倍重归于好。他不願意老是記着旧怨。可是爱倫却搖搖头：

"他們应該先来看我們，"她口气很坚决地說。她以为：如果他們瞧不起她，那倒无所謂，可是他們瞧不起的是貝萊，所以应該是他們先上門来講和，那才公平合理。

"但是我已經去請他們了，"貝萊說。"我叫拉賽·弗雷得力克騎自行車到他們家去了。在目前这情况下，你可少不了你母亲。"

两小时之后，斯多尔倍太太已經来了。她非常感伤，但是她不願意把这种情緒显露出来，因此便滿屋子东张西望的寻找干淨的布和带子，嘴里喃喃不絕地嚕囌了一陣子。在一切关系都斷絕之后，这眞是一个最好的媾和机会！可是那父亲斯多尔倍却并不很快就回心轉意：他不是一叫就来的人。但是，在嬰孩出生后二三天的一个傍晚，貝萊看見他正在屋子附近徘徊：唔，不錯，他是在等母亲，陪伴她一起回家的，这跟别人毫不相干，不是嗎？他开头还装作非常坚决，不肯进屋里去，但是不用多少时候，貝萊就說服了他，一經走进屋子，爱倫馬上就把他的怒气化为烏有了。正如往时一样，她懂得应該怎样对付他的。

"我只要告訴你一件事，爸爸，这不是我要請你来，而是貝萊。要是你不給他先伸出手，承認你得罪了他，那么我們就永远不会恢复感情了！"

"她还是老样子，这个姑娘！她永远不怕拉住牛角牵着牛走，"斯多尔倍說，眼睛并不看她。"好吧，算了罢，我承認我做了傻事。过去的一切都不談罢，好不好，我的女婿？"

于是他伸出手来給貝萊。一經和解之后，斯多尔倍便高兴起来。

“我眞想不到会这么快就又看到你，更想不到是在产妇床边！”他把粗糙的手撫摩着爱倫的脸，很称心乐意地說。

“不，她永远是我們家里的心肝宝貝，爸爸时常在惦念她，不过他装得好象心腸很硬罢了，”斯多尔倍太太說。

“别胡說，媽媽！”斯多尔倍埋怨道。“妇人家老是撒謊！”

他們俩都巳經老了許多。他們的工会里也有很多人失业，斯多尔倍又是上了年紀，不能跟年輕工人在脚手架上爭胜了。从他們的衣服上就可以看得出他們的境况巳沒有从前那么寬裕。但斯多尔倍依然是他那工会的主席，在工人运动中极受尊敬的人物。

“現在，我的孩子，”他忽然将双手按着貝萊的肩膀說，“你講給我听听，你現在正在干些什么。听說你又在鼓动群众了。”

貝萊便把他那合作工厂的伟大計划告訴他。其实老头兒早巳知道了不少；他显然是在远远地注意着貝萊的发展。

“这个办法也許不很坏，”他說。“如果我們大家投入这个运动，我們可能安安静静地把資本家打垮。但是你必須和工人运动取得联系；而且应該讓大家知道，誰要是不帮助这个办法的，就是黃色分子。”

“我巳經和他們有了联系，不过发展得幷不很快，”貝萊說。

“那么我們該推动他們一下。說起来，那个古怪的家伙，那个叫作布倫的，是不是住在你們这里？”

“他可不是一个古怪的家伙，”貝萊笑着說。“我們可以一起上楼去看看他。”

布倫和斯多尔倍很快就有了暢談的話題。他們是同年的人，曾經从各人自己的立場看見过工人运动最初的情况。斯多尔倍太太来过好几次，扯扯她丈夫的衣角：他們該回家了。

“好吧，我犯不着跟太太吵架，”斯多尔倍終于說；“不过我还要

来看你們的。听説你們在这兒造房子，我很想看看我們自己的房子是什么样子。”

“房子还沒有开工呢，”貝萊回答說。“下礼拜日請过来罢，布倫和我可以陪你去工地上看看。”

“我想总該找些老师傅来动手吧？”斯多尔倍問。

“不，我們打算讓失业的建筑工人来干，要是他們願意的話；不过还得找一个人来指揮指揮，”布倫說。“也許你能干得了这件事吧？”

“唔，当然，我能！”斯多尔倍回答說，很有些自負的神气。“我正是給工人們造房子的人！党只有一个党員的时候，我已經是党員了。”

“不錯，斯多尔倍是工人运动的元老，”貝萊說。

“老实說，这件事讓我来做是再好也沒有的了！”当貝萊伴送这一对老夫妻走到电車站去的路上，斯多尔倍說。“我可以去組織一批最好的工人。我們造出来的准是挺好的屋子！这个工程里头絕对不用胶板紙！”

第二十二章

直到如今，貝萊还时常在半夜里从梦中惊醒，而不知道自己是在什么地方，苦悶扼住了他的喉嚨，梦見自己还在牢监里，仿佛还聞得到牢房里那种尿臭和墙壁上的霉膩气味。慢慢地，他才恢复了意識，身边睡着的人的呼吸，以及房間里四周的热气，使他感觉到原来身在自己家里。他便滿心喜悅地起来，擦亮一支火柴，看一看爱倫和孩子們。他不敢再睡覚了，惟恐睡眠会立刻又把他送进

牢监去！他悄悄地穿上衣服，踹着脚步走出屋外去看天亮。

这些梦眞是古怪：它們簡直把世界翻了个身！在牢监里的时候，他常常梦見自己是个生活在幸福地方的自由人。因此覚得白天是可厌的，而夜晚是美好的。可是，在家里，就完全相反了。彷佛你身上有什么东西在需要一些相反的情緒。这个东西，无疑地，准就是灵魂了吧？他一边这样想，一边向东走去，以迎接第一道曙光。在家乡，在他孩提时代，老年人都相信梦就是灵魂独自个出游；有人还看見过它变成一只白耗子从睡熟的人的嘴里爬出来，去給他寻求一个幸福的世界。这倒是眞的！幸而有梦，才能使穷人直到如今都能获得一切財富。把他救出监獄的也就是这些梦。也許人生所扮演的脚色是在黑夜里換班的。也許富人的灵魂也这样地在夜里出来，溜进穷人的身子里，去給它的主人寻求一个不幸的世界吧。

空气中已有了春意。别人还不能感到春天的来临，貝萊却已感覚到一些輕快，有一种放逸和冲破一切藩篱的欲望。他的脸向着黎明的天空一路走去，感到自身孕育着一种不可征服的力量。他自己也不知道这种感覚从何而来，但确实是有这种感覚。他覚得自己好象是一股很大的力量，被关閉在一个很狭窄的地方，如果放它出来，它是能傾复全世界的。他很快地向前走：头上巳飞起了第一只百灵鳥。大地正在慢慢地除去它那休息和神秘的面幕——那就是夜。这种力量的感覚也許是由于他对世界有了全面的看法吧？世界虽然广大无垠，但他的力量也同样是广大无垠的，誰也不能把他摔出他所走的道路。在他的脚步中，他听到了未来正在一同前进。等到人們知道合作制度可以为工人运动服务的时候，工人运动不久就可以結束了。但是还有一点困难，他必須先在群众中恢复信任，人們才願意和他合作。貝萊想到这里，便大笑着抬起脸来，

迎着那象一陣寒顫似的在日出前吹来的晓风。人們把他丢在一边！不是也有些道理嗎？現在这个社会本来不是他的，他并不想在这个社会中获得公民权利。如果他是一个被排斥的人，这正是他高貴的标志：人們同时就可以承認他在将来的权利。他从前曾以一个被斥逐者的身分开始斗爭，今后他也将以这个身分大获全胜。当他取得胜利之后，社会上就不会再有被弃逐的賤民阶层了。这个清晓，他把黑夜抛在背后，向着初升的太阳走去：他好象刚刚踏进青年的門檻，一切美好的生活都在他前途，一切都是屬于他的！这时，他好象自从天明以后才开始生存；但是他也还很記得他所离开的那个黑暗世界！人岂不是一种奇妙的东西嗎？他能够自己縮小到完全化为烏有，也能够扩大到充塞宇宙！現在他才懂得卡萊叔叔为什么对一切境遇都处之泰然，原来他就是有着这样的武装，才使生活不能十分伤損了他那仁爱的心。穷人不能不深自韜晦，縮在一个角落里，如果他要走出到慘酷的現实里来，他就得流光全身的血。这样的韜晦便成为保护穷人安全的甲壳。但是現在，他們却放心地、不顧一切地从甲壳中出来了。等到好时光一到，他們是能够很好地前进的。貝萊心底里常常在自負为一个天命所归的人；即使在孩提时代，这种感覺已使他有勇气面对艰苦的世界，同时使他的四肢充滿了能刚能柔的弹力。他以一个赤貧的光身子来到这个世界上，显然是毫无憑借，然而他却象一个光明的預兆似地来到被工作折磨到衰老的爸爸拉賽的怀里。虽然他还是很平凡，很幼小，但他身上却在放出光来；这是上帝給他的火花，那老人常常这样說。在他眼光里，貝萊簡直是个天降的奇迹。貝萊这孩子也一点不以为奇怪，只是因他父亲的喜悅而感到高兴。那时，他自己却已經看見过許多别的奇迹，例如在市場上看到的两个头的牛和八只脚的羊。他对于人生的富裕，有他自己的一些理想，对于一个天天碰得到

的，生着招风耳朵的平凡的小子，他决不会感到惊奇。

但是今天，他觉得爸爸拉賽的見識是很有道理的。世界上最大的奇迹岂不就是他貝萊嗎？他自己仅仅能維持自己的生活，但是能够号召世界上千千万万的工人！人，这就是世界上最奇妙的东西。他，一个跟别人一模一样的人，岂不是一顆从神圣的思想的巨砧上投射出来的火花嗎？他的思想能够一直达到世界的尽头，而在时間的黎明前折回来。这种能以思想包容一切的能力似乎并不是从什么地方发生出来的，正如上帝本身一样。他这个喧嘩多言的人，要到了牢监里才能認識人生的意义，这一桩已經是一个奇迹了。他身上准是有无穷的財富，只是他一向把自己关紧着罢了。

当他一想到群众运动，他觉得自己有一种极有远見的想法。几百年来，人民都在非常混乱地准备进入一个新的世界，在他們达到目的地之前，誰也无法阻止人民队伍的前进。有一条規律在引导他們走上正确的道路，但是他們都不知道，而且也沒有能力知道；而貝萊却一点也不怕。在他心底里，当他不停地思索着这个时代的大問題的时候，他深信自己是許多对民族的将来負有責任的人中間的一个；他从来不怀疑这个要达到的目的，也不怀疑这些办法！在大罢工开始的时候，就有人怀疑过，是否有可能把这許多工人群众号召起来，投入战斗。后来，事实很自然地証明了一切，从表面上显得非常微弱的一个运动，終于发展成为有組織的全面战斗。

象他們所发出的那样伟大的号召，世界从来沒有听到过！这意味着善战胜了恶！貝萊不喜欢用夸大的字眼，但是在他的心底，他深信一切的恶都起源于貧困和苦难，不信任人和自私都产生于浪費濫用，而这是人們对抗剝削的方法。他們之所以只好讓人家剝削，这是由于生活条件的不稳定。他們不能不想起以往的困苦，也不免要害怕将来的遭遇。

很容易看出，大多数人之所以犯罪，都是由于生活条件恶劣之故，即使在某些事例上看不出这二者之間的关系，他相信这关系还是存在的。他从生活經驗中知道每个人本性都是善的，而他們身上的恶的部分差不多都可以追溯到一个明确的原因，然而善无論如何总还是存在的。当每一个人的生活条件得到保障之后，善就能取得全胜。他坚信，社会如果完全忘記了以往的貧困，那时即使因疯狂而发生的罪恶也自然会消灭了。

他心里有一个信念：他和他的同志們将能革新这个世界；人民将使世界变成一个大众的乐园，正如他們过去已将它变成一个少数人的乐园一样。这需要一股长时期的耐心和毅力，但是他的部队已經受过严肃的考驗了。那些从記不起的时候以来，一直为别人負担着生活压力的人，应該是引导人民走向新时代的領导人物。

这一次清晨的散步，貝萊竟然不知不覺地走到海滨路上，回家去已經太迟了。他肚子里餓得慌，就在一家面包店里买了两个小面包，一路吃一路走去上工。

中午，布倫到厂里来签一些单据文件，并和貝萊核对一些賬目。他們坐在鋪面后边的办公室里。貝萊高声念出各个項目，逐一加以說明，老人半听半不听地只是点着头。他心里急于要回到“黎明”去。

“尽量簡单些，”他說，“我有点不舒服。”原来春季的大风对他影响很坏，使他呼吸很困难。医生劝他到里維耶拉①去休养两个月，春季才回来；但是这老人委实下不了决心。他沒有勇气单独

① 地中海边的一个风景区，著名的疗养地和避暑地。

出門。

門鈴一响，有人走进店堂里来，貝萊便起身出去。柜台外面笑嘻嘻地站着一个晒黑了脸的青年。

“你还認識我嗎？”他說着伸出手来給貝萊。

原来是卡尔，“方舟”里三个孤兒中最小的一个。

“哦，我怎么不認識！”貝萊高兴的回說。“我到阿俗尔街上去找过你了。有人說你在那兒开了个鋪子。”

这是好久以前的事了。卡尔·安寇尔現在是在佛宁島上开一个規模宏大的合作商店。他这次来是为他的店向貝萊采办鞋子的。

“这一回还是試銷性質，”他說。“要是效果良好的話，以后还可以使我們的合作社和你們取得連系；这是一笔大生意，你可以相信！”

卡尔因为急于赶火車回去，請貝萊快些办好定貨手續。

“可惜你沒有时間去看看我們的工厂，”貝萊說。“你还記得‘方舟’里的那个小保祿嗎？那个工厂女工的孩子，母亲出去工作的时候便把他綁在爐子旁边的？他現在已变成一个出色的家伙；是我們厂里最好的工人。他一定很高兴看見你！”

卡尔走了之后，貝萊正待轉身走进办公室里去，忽然看見一个略微駝背的妇人，带着一个孩子，在橱窗外面徘徊着，不时向店里偸看一眼。他們鬼鬼祟祟地讓开过路的人，神情很害怕似的。貝萊便把她叫进店里来。

“你要找彼得·特雷叶嗎？”他問。

那妇人点点头。她生着一张美丽的脸，和两个哀怨的大眼睛。

“如果不打攪你的話，”她說。

貝萊叫来彼得·特雷叶，自己重又回到办公室里，布倫已經睡

熟了。

貝萊听他們在店堂里切切低語。彼得·特雷叶在发怒，那妇人和孩子在哭；他可以从他們的音調中听得出来。只是說了几句話的时間，就听到彼得开門讓她們出去。貝萊立刻回到店堂里。

“如果是为了錢的事，”貝萊急忙說，“你知道只要告訴我就是。”

“不，是为了今天下午要开的失业工人群众大会。她們央求我不要去参加，蠢东西！亏她們想得出来！”

彼得显然憤怒得很。

“不錯，”他接着說，“你不至于反对我此刻就去参加大会吧？再过一点鐘就要开会了。”

“我知道这会已經改期了，”貝萊說。

“唔，不过这只是一个計策，預防被禁止。我們預定在北桥区的一个广場上开会。你也应該来参加，这准是一个著名的大会。今天我們要决定一些重要事情。”

彼得·特雷叶非常激动，一边說一边掏着他的衣袋。

貝萊将手按着他的肩膀，瞧着他的脸。

“你应該依她們的話，”他以忠告的口气說。“我不認識她們，但是，如果她們是要靠你生活的，那么她們是有权利要求你的。我劝你放弃你的計划，去和她們散步散步罢！現在正是抽靑发芽的时候，带她們到树林里去逛逛罢！与其使一千个人不幸，还不如使两个人快活。”

彼得掉轉了头。

“我們也还沒有确定計划，何必說这种話呢？”他喃喃地說。

“你今天是在想干出一些事情，我从你的神气上看得出来。如果你不成功的話，受苦的是誰呢？岂不是妇女和孩子？我說你是

决不能成功的。我們的力量不在这方面。”

“你走你的路，讓我走我自己的路，”彼得說着便打算溜走。

两个警察站在对街人行道上談話，不时对貝萊鋪子里瞅一眼。

貝萊把他們指給彼得看。

“警察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开会，所以他們釘着我，”彼得聳聳肩膀說。“我很容易哄他們上个当。”

那两个警察走过街来，在店門口分左右散开。其中的一个看了一会兒櫥窗里的商品，便毅然闖进店里来：

“彼得·特雷叶在这兒嗎？”他傲慢地問。

“我就是，”彼得回說，同时閃避在柜台后面，“但是我劝你别来碰我！我不願意有警察的手来碰上我。”

“我要逮捕你！”那警察簡单地說着，便向他走过来。

貝萊拉住了警察的胳膊：

“你应該稍稍和气一点，”他說。

但是那警察粗暴地推开他：

“你别管这事！”他說过便吹了一声警笛。

彼得顫抖了。他有些惊惶失措，眼神无主，随后便象猫似的跳过鉄栏杆，落在通到門口去的台阶上。

但是另外一个警察在那边等着抓他。于是彼得又跳回店里，走向刚才追捕他的那个警察；这时他手里有一支手枪。

“他媽的！我受够了！”他喘急地說。

于是听到接連两响枪声。那警察轉身要逃，可是已經一头跌倒在柜台下了，彼得也倒在他身上。看上去好象他是給警察的脚絆倒的；但是当貝萊过去想扶他起来时，才看見他太阳穴上一个窟窿里在淌出血来。那警察已經死了。

貝萊扶起彼得的头，彼得很困难地睜开了眼。

"帮我换一个地方！"他微弱地說，很憎厌地看着那警察的尸体。他手里还痙攣地拿着枪。

貝萊取下了枪，把他抱到办公室里放在沙发上。那位老图書館員正在办公室門口吓得发抖。

"你去取些水来，"貝萊說，可是老头兒竟沒有听見。

彼得·特雷叶做了一个手势，表示他現在什么也不需要了。

"不过她們两个？"他又輕微地說。

貝萊点点头。

"那么……貝萊……同志……"

他想把临終的眼光看着貝萊，但是忽然全身痙攣起来，两个膝盖扭曲到下巴边：

"那些狗东西！"他咒詛着。

他两个眼球向上翻着，簡直看不見黑珠了。但是他的筋肉随即就恢复常态，头往后一仰：死了。

另外那个警察走了进来：

"唔，他死了嗎？"他恨恨地說。"他把我們玩弄得眞够受了。"

貝萊拉了他的胳膊，带他走到梯阶上。

"現在，他不是你管轄的了，"他說。

他关上办公室的門，跟在那警察后面，走下到店堂里。那死了的警察的尸体已經直挺挺地躺在柜台上，这是他的同伴把他安置在那兒的，他还鎖了店門，拉上了鉄栅。

"你去把这事情告訴同志們，讓他們停工罢，"貝萊鎮靜地对布倫說。"我还有一件重要的事要干。今天我不在这兒工作了。"

"你要走了嗎？"老人不安地問。

"唔，我去代彼得参加大会，現在他自己去不成了。"貝萊声音很低沉地說。

他們走下到工場里，工人同志都站在那兒面面相覷。他們听見了枪声，可是不知是怎么回事。

“彼得死了！”貝萊說。

他情緒激动得很，所以也不能再多說什么。他头脑里天旋地轉，急匆匆地跑出去跳上一輛电車。

走过北桥，在一大片空地上，已經有两三千失业工人集合在那里。西风猛烈地吹着，草在每一陣风中象波浪似的起伏不定。工人們有些在徘徊走动，有些站着，在破旧的衣裳里索索发抖。群众的气氛非常紧张和憤怒。不断地有人从附近小街上走来，大多数都是神情很可怜的；从他們的脸上就可以看出他們失业了多久了。許多人連一件象样的衣服都沒有，不敢到城里的会堂去，因而只好利用这个机会碰碰头。

群众在喧嘩，責問为什么不开会。他們彼此詢問，可是誰也不知道。也許彼得·特雷叶也欺騙了他們，投降資产阶級了！

忽然有一个人跳上了借用作講台的垃圾車，群众便从四面八方围攏来。这是誰呀？这个不是彼得·特雷叶！貝萊？……你說什么？哦，这是大斗爭时候的“閃电”！怎么！他还活着嗎？天啊，眞是他！他現在是个大厂家了，他是帮資产阶級的！他来干什么？脸皮倒眞厚！

人群里忽然向他爆发了一陣吆喝和噓声，中間也夹着一些欢呼。

貝萊很严肃地看着群众。他們的敌意幷沒有动搖他；他是代表着一个死人站在这里的。他还覺得彼得的头擱在他的手臂上。

群众稍稍寂靜之后，他才昂起头来。

“彼得·特雷叶已經死了！”他以一个使很远的人都听得到的声音說。

群众中立刻起了一陣喧嘩；他們彼此望着，疑心自己听錯了。誰也不相信这件事；要是当眞的話，这将是一个极大的灾难了。

“这是說謊！”忽然有人冲破了群众的紧张喊出来。“你是警察买通了来欺騙我們的，坏蛋！”

貝萊的脸色灰白了；

“彼得的尸首現在还停在我們厂里，太阳穴里中了一顆子弹，”他不动神色地重复說。“警察来逮捕他，他打死了警察，又打死了自己！”

群众一时間都好象給这件慘酷的事实吓呆了；貝萊看得出他們是多么热爱着彼得·特雷叶。

于是各方面都发出了憤怒的叫喊，有人要去和警察算賬，甚至有些人已經轉身要去了。

“大家靜下来！”貝萊大声地說。“你們是不是大人啊？你們要到一个同志的尸首面前去闖祸嗎？”

“你懂得什么？”有人回答說，“你連自己在講些什么都不知道呢。”

“至少我知道一件事情，在西桥区有一个女人和一个孩子，还在等彼得回去呢，可是他永远不会回去了。你們是不是要别的女人也这样？你們有什么打算？是不是因为全身打湿了，就索性跳到水里去嗎？你們相信这样就能使你們家里人好过日子了嗎？要是你們这样想，那么你們去犧牲罢。但是你們自己也知道，这样就只会給人家扔在一个万人坑里，讓你們的孤兒寡妇白白地哭呢！”

“你說起来容易！”有人喊道。“你的家小过的是好日子！”

“我的工作就是为了要大家都过好日子。可是你們却糊塗得很，要破坏它。当然，我可以說得容易！要是你們中間有人敢抬起头来对着天，說他受过的折磨已經比我多了，那么請他上来代替我

这位子！”

貝萊这样說了之后，便靜默地看着他們。从他們的憔悴的臉色上，可以看出他們都需要食物，但是也可以看出他們更需要的是希望。他們的眼色也还象从前一样，空虛地了望着远处。現在，需要給这些偏激的人負起一个責任，一个能帮助他們达到目的的大責任。

“你們要怎么样？”他接着說，“你們又穷又餓，但是你們一向忍受着，尽管是沒有一点好处；今天你們的忍受是有了一个目的的，可是你們反而不願意再忍受了。我們不是昨天才生出来的人。大家要記得！我們不是曾經在一起战斗到底过的嗎？現在你們却埋怨自己参加过的斗爭，还瞧不起工人运动，說这一切都是毫无用处的事；但是，要知道我們正是从那时候开始打进世界，取得我們做人的权利的。在那时候以前，我們已經有几百年怀着盲目的希望，平安地經历过压迫和穷困。还有什么别的阶級走的路比我們更长嗎？环境逼得我們在沙漠中流浪了几百年，但是我們从来不忘記上帝所应許我們的福地，上帝把他自己的无穷坚忍分給我們一些，帮助我們渡过奴隶时期。但是今天，在我們的旅途快要走完的时候，难道你們反而忘記了过一趟长途旅行的目的嗎？难道說，祇要人家讓你从一个吃不飽的奴隶变成一个吃得胖胖的奴隶，你就情願牺牲一切，前功尽弃了嗎？”

“这兒可沒有奴隶！”各方面投来了威胁的吆喝。

“你們都是馱馬，頸子里套着絡头，眼睛上遮着眼罩。你們現在所要的，只是想吃得好些。什么时候你們才能睜开眼睛来？什么时候你們才能自己負責呢？你們挺胸突肚地面对着刺刀的时候，都自以为是个英雄好汉，但是我們到底敌得过暴力嗎？如果能够的話，那么未来就不是我們的了。”

“你是在侮蔑彼得·特雷叶嗎？”有一个悲哀的声音在問。

“不，我沒有侮蔑他。彼得·特雷叶是个走在前头的人，他把他的心血洒在路上的石头上，讓我們認清道路，不栽斤斗。但是你們沒有权利跟他比，他是为你們而給一个伟大的責任压倒的，你們做了些什么呢？如果你們要紀念彼得的話，應該馬上就回家去，再参加工人运动！那边就有工作在等你們去做，只要你們大家都参加，就可以改变这个世界了。为了造你們自己的房子，費一点力，再挨几天餓，有什么关系？你們在給別人造房子的时候，也同样是挨餓的！

“你們提起彼得·特雷叶，但是我們誰也不是伟大的殉教圣人，我們大家都是平常人，平平常常过日子，也平平常常工作。所有的受苦受难而默默地死去的人，他們不是很有权利向我們要求嗎？他們已經为了工人运动而和平地死去，他們有权利要求我們相信和平的发展。正是我們这些从最低的阶层出来的人，應該肯定历史的发展。再也沒有一种运动有我們的运动那样悠久和悲慘的先史时期了！因为穷苦，我們才准备走向新的时代。可是当一个好的办法快要胜利的时候，你們却用暴行来把整个搞垮嗎？”

現在，群众都寂靜地听他講了。他已經打中了他們的心，虽然他們并不理解他所說的道理。看他們的神情，很象一批听說前面还有很长一段旅途，因而感到疲乏的人。但是他，貝萊，决心要帮他們走到底！

“同志們！”他又亲切地說，“也許我們都見不到新时代，但是，只要它有实现的一天，都算是我們的成就。我們是上帝指定了爭取新时代的人。这不是一种光荣嗎？我們都是最低微的穷人出身，旧社会的东西一点也挂不上我們的衣裳，因为我們身上一无所有。我們是在准备給新的人穿上新的衣裳。旧社会的上帝和他的几千

个牧师，都是不公不义的城堡，我們不認識他們。战爭的好处，我們从来不会懂得，我們一向总是它的牺牲者。

“我們信仰的是善良，因为我們知道，如果善良不能获胜，我們就沒有前途。我們的心是純洁的，所以能够接受太阳光。我們要高高举起我們这个小国家，号召全世界来完成这个使命。我們这些渺小卑微的人，将給世界看看，善良的原則會怎样給我們創造出生活和力量。我們不想伤害什么人，所以善良是在我們这一边。无論什么东西，永远不能妨碍我們的前进……

“現在，大家回去罢！也許你們的妻子兒女都在为你們发愁呢！”

人們严肃而寂靜地站了一会兒，好象还在听着。随后便一声不响地四散了。

貝萊从垃圾車上跳下来的时候，莫尔頓迎上来伸出了他的手。

“你眞够强的了，貝萊！”他簡单地說。

“怎么！回来啦？”貝萊又惊又喜地說。

“我趁的船是下午到的，我馬上就到你厂里去。布倫把一切事情告訴了我，还說你在这里。人們很怕这个集会。我看見有一队警察在附近小街上。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們大概計划好要示威游行或者什么的；我恐怕他們这样做，准会碰到严厉的鎮压。”貝萊严肃地說。

“幸而你使他們改变了主意！我在南方也看見过許多示威游行，看見警察和兵士冲打許多可怜的失业工人。景象眞是悲惨！”

他們一同穿过田地走向“黎明”去。

“你回来了，眞叫我高兴！”貝萊高兴得象个小孩子似地說。“怎么不先写个信来？”

“唔，我本来还打算再耽两个月，可是，有一天，我看見候鳥都

飞过地中海往北来了；因此我就急于要回家乡。我来得也正是运气！这样我才赶上給布倫送行。”

“怎么，他还是要走嗎？这可决定得很快。今兒早上他还打不定主意呢。”

“这是和彼得的事情有关系。我发現布倫这六个月来老了不少，你知道嗎？我們走快一点罢！我急于要看看爱倫和孩子們。小娃娃怎么样？”

“是个小胖子！”貝萊得意地說。“生下来就有九磅；不坏吧，嗯？眞是一个太阳里晒出来的孩子！”

第二十三章

春又来到了丹麦。它的回来，早已有过消息了。百灵鳥在开冻以前就来了，随后又出現了椋鳥。有一天，天空忽然显得格外高朗，使人們的眼睛又可以望得很远。风也更大更有生气——这是春的气息。它显示着万物重新，它閃耀着青年的活力，人們挺起肩膀深深地呼吸了一口。

“啊！南风来了！”人們說，登时便覚得精神活潑，心中充滿了希望。你看！它从南方跨海而来，显着一派青年的兴致。它的到来，从来沒有这样雍容华貴过！难道不能說它就是太阳光嗎？大海在它金黃的馬蹄下閃爍，它在波涛上馳驟而来，揮动着光的长枪，使空气都为之顫震。快！快！快！它在大海上奔馳着。誰将首先到达丹麦海岸？

春象一陣大风似的吹过了島屿和海峽，以他的青年的大力拥抱了一切。它在孩子們的嘴里歌唱着，好象是在一个貝壳里一样，

洋溢着健康的生气。在它的亲吻之下，女人的牙齿变白了，眼睛在和他的光争明賽亮，她們的脸也在它的撫摩之下丰腴了，虽然还是冰冷的，正如沾满朝露的晒熟的果实。在男人的头脑里，思想也在开始轉动起来：它們在春风下升起，好象升到了一个象天一般广大純净，而充满着醉人的希望的宇宙中。而在更高的地方，飞过一群群快乐的候鳥，使人看了这縹渺无尽的宇宙，感到暈眩。

春天光着头，挂着太阳的笑容，象一个陶醉于自己的力量的青年巨人似的迈步前进，一路伸开双臂，以他的歌唱唤醒一切。什么也抵抗不了他。他輕輕地碰着沉睡的大地的心，兴致冲冲地在他耳朵边叫他醒来。一切有生命的根都活动而苏醒了，血液重又流通运行。刺猬和田鼠都睡眼惺忪地鑽出地洞，在籬笆边忙着了。在阴暗的地方，一切旧的、腐烂的东西都在发霉起泡，沟里的潴水也在开始流向海里去。

人們惊呆地看着这个仁慈的战士行过，直到他們覺得自己身上也长出了力气，才使他們行动起来。一切在从前是不可能的事情，忽然变成可能的了，而且甚至是很容易的了。农民又拿起了擱置甚久的耕犁，播种者又把他的种籽袋背上肩膀：人們又要給大地穿上新装了。

白昼一天一天的长起来，一天一天地暖和起来，人們有此感覺，知道正在走向光明，都显得高兴。一天，爱倫把通到园里去的双重門敞开了，这好象是一次解放。但是，光明一进来，照見了多少灰尘啊！

“我們該忙一陣子啦，彼特拉·特雷叶！”爱倫說。

那駝背的小妇人，一个縫級工人，閃着她那双悲哀的大眼睛笑着。于是她們俩就开始扫地抹窗。有时有一个小女孩从园子里跑来訴說安娜不肯把洋娃娃借給她玩。至于小安兒呢，从早晨到傍

晚，他都在工地上帮助斯多尔倍爷爷建造新的工人宿舍。他眞是一个好帮手！

当爱倫去叫他吃飯的时候，他身上肮脏得使她几乎要发怒。

“天啊，布倫不知怎么样了！”爱倫时常在工作中間忽然說起。“我們已經三天沒得到他的消息了。想到他出門得这么远，眞叫人难过。但願人家好好照顧他！”

貝萊忙得很，不大容易見到他。工人运动現在已接受了他的意見：推举他負責做一切組織工作，因此他簡直忙得沒有一分鐘閑暇。

“你說我有一个丈夫嗎？”爱倫在偶尔碰到他的时候，便这样問。

“不久就可以好些了，”貝萊回答說。“只要等机构一成立，它就自己能进行了。”

只有莫尔頓沒有固定的工作。他逍遙自在，在周围的忙碌紧张的空气中，显得是个奇特的对照。

“他是在思想，”爱倫在拍地毯的时候，停了一停，望着莫尔頓說，“謝天謝地，幸而我們都不是作家！”

貝萊常常要把莫尔頓拉到他的工作里来。

“我有許多文章要写，还得参加許多会，”他說。“这些事情你都能办，你比我高明得多。”

“啊，不，老兄，我可不成，”莫尔頓回答說。“我心里也在想到你的事情，我精神上也常常在参加的。有时我甚至想帮你一手，但是我不能。如果我对你的伟大工作有一些貢献的話，也不是在这方面。”

“但是你也沒有在写你那些关于太阳的書呀！”貝萊关心地說。

“我沒有写是因为每一次我想动手写的时候，总会把你的工作

混进去，使我不能把我自己的思想和你的思想分开。現在，我有些象一只鼹鼠，在巨大的生命树底下，盲目地挖掘黑色的泥土。我一边挖一边寻覓，可是永远碰到大树的根。我虽然一点也看不見，但是我听得到从上边来的音乐，因此我很痛苦，恨自己不能爬上到光明里去。”

在五月尾的一个礼拜日早晨，他們全家都坐在园子里。嬰孩的搖籃也搬出到太阳里来，貝萊和爱倫每人坐在搖籃的一头。爱倫把一些家务事告訴貝萊：爱倫在有机会占有貝萊的时候，总有很多的話要告訴他。嬰孩以他那双黑眼睛看着天空；这双眼睛跟他母亲的一模一样。他的皮肤是棕色的，生得圓圓胖胖。誰都可以一看就知道他是幸福和爱情的产物。

拉賽·弗雷得力克坐在山查树丛旁边，正在画一幅图，不等画好，不讓貝萊看。現在他已进了繪画学校，进步很快。他很能观察人，特别是穷人。他能画些关于人生的漫画。他父亲費很大的劲才画得成的形象，他只要两三笔就画出来了。

“你騙人！”貝萊常常半喜半怒地对他說，“近看起来，一点也不象。”

但是他心里不能不承認这是画得很象的。

“怎么啦，我可以看看了嗎？”他問。

他覺得奇怪。

“好了，画好了，”拉塞·弗雷得力克說，于是他把画送过来。画的是一条路，停着一輛送牛奶車；車后倒着一个送牛奶的孩子，头上在淌出血来。

“他睡熟了，因为他起得太早！”拉賽·弗雷得力克解释道。“車子开动的时候，他一头跌下来了。”

早晨的冷清清的馬路，画得很好，不过血却画得太鮮紅了。

"画得很惨，"爱倫打个寒噤說。"但倒是眞有的事。"

莫尔頓从城里回来：

"这是布倫的消息，"他說着把一封厚厚的信递給貝萊。

貝萊走进起居室里靜靜地拆开信来看了，一会兒就又走出来。

"不錯，这回倒是个重要消息，"他兴奋地說。"你們大家听着。"

于是他坐下来讀出那封信：

"亲爱的貝萊：我在床上写这封信給你。近几天来，我的身子不很好，不过，我想也不至于变得很严重。当然，我們都是要把灵魂交給上帝的，但是，如果我要离开人間去作此长期旅行，我宁願从我自己的家乡出发。我一直在想念你們和'黎明'，我在这兒感到很孤独。如果你可能把厂里的事务擱下几天，我希望你来陪我一起回家。我不敢单独走路。

"此刻太阳正在落山，把最后的光照着我，今天整天是阴惨惨的，但太阳終于从浓云中掙扎出来，給大地和我这个老头兒接了个临别的吻。这使我想到要跟你說几句話，貝萊，因为我在認識你以前所过的日子就象今天一样，阴沉而又悲惨！你如果是一个衰微的家族里的末代子孙，你就得承担起你的祖先的悲惨生活的担子！

"有过好几次，我不禁想到，生命的潛在力量实在可惊。有你在面前，就好象給了我一个保証；虽然我知道我已干不出什么成就，也不会有繼起的后輩。可是，由于你，我覺得自己和未来有了連系！你是屬于一个上升的阶級，在你的眼里，我是一个正在灭亡的

社会里的人。但是你看，現在，生命怎样利用了我們彼此不同的道路，使我們大家都有生活的权利！你应該堅强些，相信明天的世界，向未来的发展就在你身上。我很希望我是一个覚醒了的无产阶級，站在黎明的阳光里。但是現在我也感到快乐；因为你使我睜眼看到一个新的世界！我从前总以为人生是枯燥无味的，太平凡了。我已把它編入書目卡里。可是，你瞧，它怎样在复活再生啊！我到了老年，才尝到了生命的永恒的青春！

“从前，我不喜欢农村；我以为这是一个使你沾了一身泥土灰尘的地方。烏黑的大地更使我害怕，它只能使我联想到墓地，这說明我和自然隔离得多么远。农村，这是农民生活的地方，这些高大而粗野的人，差不多象是一种摹仿人的动物。有思想的人不可能住在那兒。这是我的生活圈子里的看法，虽然我的大学教育曾帮助我矫正了一些，但是我仍然还多少保留着一些。我們和自然的关系，使我覚得很有兴趣，但这是从审美的观点出发的，实际上，多少还有一点，即使不是敌视的感情，也还可以說是格格不入的感情。我不能了解，为什么人家会看了一片耕地或一个浅草沟而覚得很美丽。只有在我認識了你之后，我才感到自然的呼召；你身上有一种吸引人到农村去的力量。

“現在，我也很了解我的祖先了！以前，我只是把他們看做一批厚皮的守财奴，一个錢一个錢的积聚起一份大家产，給我們这末两代的子孙任情揮霍，而不做一点有用的事。我常常說，那些又粗又野的祖先之所以成为我們家里人的唯一理由就是他們給了我們足以活命的东西！現在，我看到他們才是胜利者，而我們——他們的后代——尽管拥有全部財富，在人生的旅舍中却只占有一个鋪位。

“我感謝你們，你和你家里的人，为了你們給我的一切。由于

你，我才能認識新时代的人物，我才能把我的財富偿还原主，这使我很快乐，也很感激。我的財富是一切劳动人民所創造，而被少数人所积聚起来的；我現在把它們还給原主，这是很正常的。别人也将象我这样做，无論是出于自願或由于逼迫，直到有一天，一切財富都屬于人民大众。此后，就只有一种斗爭了，那就是为了更美好的生活。資本主义創造了美好的机器，但是在新时代里，人的生活将多么美好啊。能够活到看見新时代的人，眞是幸福啊！

“我已經在遺囑里把所有財产都給了你和莫尔頓。因为此刻还沒有一个机构可以使我願意捐献，所以你們可以为合作事业的利益而管理这些財产。你們是保护穷人的最好的人，我相信你們一定能把这些錢用在最好的地方。我很信任地把它們交在你們手里。遺囑已交給我的律师，我在临行以前已統統办好了。

“問候你們大家，‘黎明’里的一切人，爱倫，孩子們，还有莫尔頓。如果孩子在我回家以前就受洗礼，别忘了依照約定，把我的名字給孩子命名。但是我希望你馬上就能来。”

貝萊讀完了信，爱倫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但願他的健康不至于比信里所說的更严重，”她說。“你当然該去啦？”

“是呀，明天我一早就到厂里去一趟，然后趁早車走。”

“那么我給你去收拾东西，”爱倫說过，便进去了。

貝萊和莫尔頓沿着小山边散步过去，經过那些完成了一半的房子，紅砖在太阳光里閃耀着。

“你相信自己是个有运气的人嗎？”莫尔頓忽然說。

“是啊！”貝萊回答說，“什么也害不了我，我父亲拉賽，还有别人，都說我出生下来就有一层胜利之膜，我想这話一点也不錯。我

在兒童时代所受的苦难教育我待人和善；在牢监里，我获得了自由。本来应該使我会成为一个罪犯的环境，却反而使我成为一个人。什么也害不了我！所以我相信我是有运气的，正如你所說的那样。”

“是啊，你有运气，現在我可找到題材了，貝萊！我不用再盲目地向黑暗里去找了，我打算現在就动手写一部伟大的小說。”

“好，我庆賀你！你打算写些什么？还是你那关于太阳的小說嗎？”

“是的，关于太阳和一切征服世界的人。这是一部关于你的書，貝萊！”

“关于我？”貝萊喊道。

“是啊，关于那个除了胜利之膜以外，一无所有的貝萊！現在正是时候了，应該把这个赤条条的人放在亮光里，讓人家看看，因为未来是屬于他的。你喜欢看伯爵和男爵的故事，但是我現在要写的却是一个找到了宝物，娶到了公主的王子的故事。他走遍全世界去找她，可是到处都找她不到。后来他只有向自己身上去找，却找到了她，原来这公主的心就在他身上。这不是一个很好的故事嗎？”

“我覺得沒有意思，”貝萊笑着說。“你要把我写成一个王子，就得多装点些謊話。我不信工人們会重視这本書。这个題材太普通，太平凡了。”

“他們会搶着看呢；当他們在書里看到他們自己的时候，他們还会高兴和驕傲得哭呢。說不定为了感激，他們还会把这名字給他們的孩子命名呢！”

“那么你打算把你这本書題个什么名字？”貝萊問。

“我打算把它題名作征服者貝萊。”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征服者贝莱　第四卷　黎明
作者=丹麦　马丁·安德逊·尼克索著陈蔚译
页数=234
SS号=10338521
出版日期=1959年03月第1版